

模範小說選

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

謝六逸編

黎明書局出版

1933

版
所
有
黎
明
書
局

1933,3,1.初版

改訂實價十元

▲模範小說選▼

編者 謝六逸

出版者 黎明書局

發行者 徐毓源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黎明書局

代售處 各埠各大書坊

黎六六號(丁)

自序

從前金聖嘆評水滸，評到潘金蓮武松做「叔叔叔叔」的地方，聖嘆從她喊第一個叔叔數起一直數到三十六、三十七，最後的評語是「寫淫婦便是活淫婦，以上已經叫過三十九遍叔叔，至此忽然換上一個「你」字；妙心妙筆。」這種鑑賞的批評，在批評文學沒有什麼成績的中國，即在今日，也自有它的相當的價值。雖然現在已經有了「意識模糊」或者「……能把握現實」一類的評語。可是像這樣籠統的批評，我是……我是什麼呢，我是「不敢說它不好。」

國內有一位著作家，在某雜誌上曾經肯定地說我國的青年沒有再做古文的了。自然，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如像「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

之在抱，久矣夫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或是「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先……」一類的文調，我站在進化論的原則上，當然不相信現在的青年還肯提起筆來寫這樣的文章。時代不是在前進嗎，然而事實上已經證明，舊八股他們不會寫，新八股却頗擅長。例如要形容「衆多」一義，有一部分人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文章裏面，總少不得用一句「如雨後春筍」；他們要概括事物，老是用一句「一切的一切」；要說明印象的深厚，無論在什麼文章裏，也捨不得「……永遠刻在心版上」這一句。我這樣揭發出來，大有「咬文嚼字」的嫌疑。在號稱革命的人看來，文字原是末流，最要緊的是「意識正確」，且須懂得「擁護自身階級的利益」。「不過愚意以爲新八股寫得太多了，也許要妨害『意識的正確』，甚或不免減少『擁護自身階級利益』的力量。我們的希望很簡單，不但要大家的『意識正確』，『能擁護自身階級的利益』，更盼望他們少寫幾句新八股文，不要一味模倣他人；須能自鑄新辭才好。

鑑賞他人的作品，是人人都會的，只要認識字。原用不着把別人的作品拿來分析。反正看了一遍之後，如果原作好，就稱讚它一句「描寫精細」；原作不佳，只消罵一聲「寫得一塌糊塗」就行了，天下事以不了了之，實爲一種高明的辦法。即使要拿一篇作品來分析說明它的優劣，也是各人有各自的想法，實難勉強別人和自己一樣，斷斷乎不能整齊劃一的。我不想做什麼「指路碑」，最高的目的，不過是將個人欣賞作品的絲毫所得，寫點出來供給喜歡看小說的青年，在「文字」，「意識」，「描寫」各方面，助他們「一臂之力」而已。

翻開坊間出版的中國作家辭典一看，我國的作家快要湊足五百羅漢之數了。但我在這本書裏只選了五個作家的作品，我早已硬起頭皮，準備別的作者來打我罵我。而且罵我的第一句話，我也猜着了。這句罵我的話不是別的，就是「你是近視眼啊」其實我的眼睛何嘗近視，我也曾用過千里鏡在這沙漠地帶，向各方眺望了一下。國內的作家無論如何不只這五個，這是千真萬

確的事實。不過現在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選擇材料時，必要顧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線」，我選擇的結果，這五位作家的作品，可以上我的「墨線」，所以我要「唐突」他們的作品一下了。至於其他作家的其他傑作，留特別的「匠人」去使用罷。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於江灣復旦大學。

凡例

一、本書的目的：（一）供欣賞作品之用或作研究小說理論之參考。（二）作學生的教本或課外讀物。

二、每篇作品的後面，附有一「解說」，此為編者鑑賞原作的所得；希望閱者從「解說」裏面得到鑑賞其他作品的暗示。

三、我們能夠從各種觀點去欣賞一篇作品，或是指摘它的缺點。教師如採用本書作為教本，我想不致因為我的「解說」就沒有發揮的餘地。其次，本書不是「文章病院」，缺點恕不指摘。

四、每個作者的來歷，都有簡略的介紹。每篇作品後面，附有參考資料，必須註釋或需要習題的地方，也附上註釋或習題。正文後面有附錄數篇，此為研究近代小說的重要論著，讀者互相引證，自多興趣。

模範小說選目錄

魯迅

| | |
|------|-----|
| 故鄉 | 一 |
| 在酒樓上 | 二三 |
| 風波 | 四五 |
| 祝福 | 六三 |
| 孔乙己 | 九三 |
| 示衆 | 一〇三 |
| 鴨的喜劇 | 一一五 |
| 社戲 | 一二一 |
| 端午節 | 一三九 |
| 孤獨者 | 一五三 |

傷逝……………一九一

狂人日記……………二二七

參考資料……………二四五—二八六

1 吶喊自序……………魯迅

2 魯迅論……………方璧

茅盾……………二八七—三五一

豹子頭林冲……………二八七

創造……………三〇一

參考資料……………三四九—三五二

1 制作的前途……………沈雁冰

葉紹鈞……………三五三—四二〇

潘先生在難中……………三五三

遺腹子……………三八九

一包東西……………四〇九

參考資料……………四二一—四五六

1 創作的要素……………葉紹鈞

2 誠實的自己的話……………葉紹鈞

3 葉紹鈞的創作……………饒杏村

冰心……………四五七—四九四

第一次宴會……………四五七

分……………四七七

參考資料……………四九五—五三八

1 歌頌母愛的冰心女士……………賀玉波

2 讀冰心底作品誌感……………直民

3 我的文學作品……………冰心

郁達夫……………五三九—六三八

過去……………五三九

茫茫夜……………五七三

一個人在途上……………六二七

參考資料……………六三九—六四六

1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郁達夫

附錄……………一一—一三〇

✓ 一、文學和人的關係……………沈雁冰

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

| | |
|--------------------|-----|
| 三、論短篇小說····· | 胡適 |
| 四、中國小說談····· | 俞平伯 |
| 五、論中國創作小說····· | 沈從文 |
| 六、評現今小說家的文字····· | 夏丏尊 |
| 七、論體裁描寫與中國新文藝····· | 錦明 |
| 八、論新寫實主義····· | 陳勺水 |

故鄉

1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2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3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4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5 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6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木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7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8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9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10 「是的。」

11 「還有閩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12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獐儘力的刺去，那獐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13 這少年便是閩土。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僉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纔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里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

；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閩土來管祭器的。

14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閩土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彷彿年紀，閏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閩土。他是能裝 揀捉小鳥雀的。

15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閩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閩土來了，我便飛跑的去看。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16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閩土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

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17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

18 「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喫時，我遠遠地將他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雞，鶉鴉，藍背……」

19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20 閩士又對我說，

21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里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兒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22 「管賊麼？」

23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喫，我們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

是獐豬，刺蝟，獾。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窺在咬瓜了。你便捏了

胡叉，輕輕地走去……」

24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查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凶猛。

25 「他不咬人麼？」

26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搔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27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28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

29 阿！閩土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閩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30 可惜正月過去了，閏十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托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看的鳥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31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32 「這好極！他，——怎樣？……」

33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34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35 「我們坐火車去麼？」

36 「我們坐火車去。」

37 「船呢？」

38 「先坐船，」

39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40 我喫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卻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脚，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脚伶仃的圓規。

41 我愕然了。

42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過你咧！」

43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44 「他多年出門，統忘卻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45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

爲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爲年齡的關係，我卻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卻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46 「忘了？這真是人貴眼高……」

47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48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鬧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49 「我並沒有鬧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50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鬧？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鬧？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51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52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一回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

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53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54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喫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55 這來的便是閩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有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是像松樹皮了。

56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只是說：

57 『阿！閩土哥，——你來了？……』

58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獐，……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59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60 『老爺！……』

61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62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閩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63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64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

閩土說。

65 「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68 「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閏土說着，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

67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卻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閏土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坐了，將長煙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69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曬在那里的，請老爺

70 我問問他的景况。他只是搖頭。

71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

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72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卻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沈默了片時，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煙了。

73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喫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到廚下炒飯喫去。

74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75 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們這裏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76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晨早，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77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啓程的日期。閩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卻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他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78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梢去。

79 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胡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80 「大伯！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81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82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

想。

83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閩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土埋着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里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卻不能，只能看着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麼高底的小腳，竟跑得這樣快。

84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形象，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卻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85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86 我躺着，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

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恹恹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87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閩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裏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的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88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選自吶喊）

魯迅（一八八一——）為周樹人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書有小說集吶喊（1923）、彷徨

(1926)。感想集熱風(1925)、華蓋集、華蓋續集(1926)、墳、朝華夕拾(1927)、而已集(1928)、三閒集(1932)、心集(1932)。散文詩集有野草(1928)。此外著有中國小說史略兩卷和譯書多種。

作者的思想在他的代表作品狂人日記、阿Q正傳裏表現得很明白。在狂人日記一篇裏，他剔抉封建社會的舊習。他以爲中國的歷史，披着儒家的仁義道德的大衣，但那仁義道德却是喫人自肥的東西。在狂人日記的篇末，寫着「救救孩子」，這也是他的思想的表白，是要把青年從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解放出來的意思。作者極其愛護青年，但所得的報償彷彿不大好，他在三閒集的序文裏說：「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並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的痕跡，也沒有懷着這樣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爲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壘感我的，我在廣東，就目覩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後也還爲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麼大幫助」。照此看來，作者還在想「救救孩子」。

阿Q正傳一作裏面，痛快地暴露了病態的國民性。他寫阿Q的「精神上的勝利法」，實在就是

中國的精神文明的縮影。文中的諧諷，使讀者失掉發笑的勇氣。其次中國人有一種憑勢欺人，冷酷無情的性格，阿Q正傳裏面，也將這種惡劣的性格表現得極顯明。

故鄉爲作者短篇中的代表作品，用閩土和楊二嫂等人物寫出了衰殘的農村的矛盾苦悶，借宏兒和水生襯托作者的鄉愁。令人不能輕易看過的，就是閩土的描寫。一面借他來輸出人生的變幻，一面又暗示農村的破滅。全篇的優勝，就在這一點上。



1 全篇的主旨。

2 環境的描畫，和作者的心境對照。注意「……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3 —— 4 主觀的感觸。

5 —— 8 事件的展開。

9 —— 11 從對話中引出作者所要用力描寫的閩土。

12 想像的描寫。

13 —— 14 閩土的來歷。

15 —— 16 寫閩土的幼時。

17——30 寫閩士和作者幼年時代的交涉，由這兩個少年的身上，表現極濃厚的地方色彩（Local Color）。注意 18 21 23 28 29 幾段的描寫。30 段中把這兩個少年的交涉表現到了極峰，也是作者的「鄉愁」的來源。

31——33 寫少年時代的閩士作一終結，事件將向前發展。

34——38 過渡到第二事件。

39 作者的技巧。

40 第二事件展開，描寫楊二嫂的外貌，用的是感覺的表現法，注意「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等句的表現。

41——44 迂迴的描寫，作者處處使人注意他是回到「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45 寫實的諧謔，這是作者擅長的技巧。

46——52 用力描寫楊二嫂——一個生存在衰殘農村裏的農婦，借對話寫出楊二嫂的意識。

53——54 回溯到第一事件（描寫閩士）的預備。

55——描寫閩士的外貌，吸住讀者的注意。

56——58 心理描寫，進一步吸住讀者的注意。58 寫作者要設法解決他的鄉愁。

59——62 現在的閩土和幼年時代的閩土作一對照。62段引出了水生。水生是閩土幼年時代的映照。

63 事件進展。

64——67 作者無法可以解決他的鄉愁，現在的閩土不是以前的閩土了。閩土的環境和意識使他和作者遠離。

68——73 寫閩土的性格，寫鄉農的樸樸。71寫農村衰殘的原因。注意72段，此種描寫勝過千言萬語，寫一個受壓榨的鄉農，連訴苦的勇氣也沒有了，並且無從說起，只是「……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煙了。」作者的技巧，高妙至極。

73——74 事件的停頓。

75——76 注意閩土所揀的東西，對於閩土的性格，環境的描寫，有莫大的幫助，作者的描寫達到極妙的境地。

77 與第8段所寫的前後呼應。

78 另一事件的展開——離開故鄉。

79——82 寫宏兒的小小的鄉愁。

83 由母親的口中，補敘楊二嫂。

84 心理描寫。

86 作者的感傷的情調。在感傷中說出作者的思想。注意「……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和「……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87 寫作者的思想，仍在微薄的感傷中。但作者懷着「願望」，並不因此幻滅。

88 描寫周圍，陪襯作者的「希望」。作者以自己的感觸作全文的結束。「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幾句代表作者的人生觀。作者到了離別二十餘年的故鄉，遇見了閩士。和楊二嫂等人物，感傷之餘，並不幻滅，同時也反映出作者的性格。

在酒樓上

1 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就到S城。這城離我的故鄉不過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這裏的學校裏當過一年的教員。深冬雪後，風景淒清，懶散和懷舊的心緒聯結起來，我竟暫寓在S城的洛思旅館裏了；這旅館是先前所沒有的。城圈本不大，尋訪了幾個以為可以會見的舊同事，一個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經過學校的門口，也改換了名稱和模樣，於我很生疏。不到兩個時辰，我的意興早已索然，頗悔此來爲多事了。

2 我所住的旅館是租房不賣飯的，飯菜必須另外叫來，但又無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潰痕斑駁的牆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鉛色的天，

白蠟般的絕無精采，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了。我午餐本沒有飽，又沒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識的小酒樓，叫一石居的，算來離旅館並不遠。我於是立即鎖了房門，出街向那酒樓去。其實也無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無聊，並不專為買醉。一石居是在的，狹小陰溼的店面和破舊的招牌都依舊；但從掌櫃以至堂倌却已沒有一個熟人，我在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然而我終於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由此徑到小樓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張小板桌；獨有原是木樞的後窗却換嵌了玻璃。

3 「一斤紹酒。——菜？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

4 我一面說給跟我上來的堂倌聽，一面向後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張桌旁坐下了。樓上「空空如也」，任我揀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樓下的廢園。這園大概是不屬於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過許多回，有時也在雪天裏。但現在從慣於北方的眼睛看來，却很值得驚異了：幾株老梅竟鬪雪開着滿樹的繁花，彷彿毫不以深冬為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裏

顯出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我這時又忽地想到這裡積雪的滋潤，著物不去，晶瑩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乾，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

5「客人、酒。……」

6 堂倌懶懶的說着，放下杯，筷，酒壺和碗碟，酒到了。我轉臉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來。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乾雪怎樣紛飛，這裡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我略帶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純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醫太淡薄，本來S城人是不懂得喫辣的。

7 大概是因爲正在下午的緣故罷，這雖說是酒樓，却毫無酒樓氣，我已經喝下三杯酒去了，而我以外還是四張空板桌。我看着廢園，漸漸的感到孤獨，但又不願有別的酒客上來。偶然聽得樓梯上腳步響，便不由的有些懊惱，待到看見是堂倌，纔又安心了，這樣的又喝了兩杯酒。

8 我想，這回定是酒客了，因為聽得那腳步聲比堂館的要緩得多。約略料他走完了樓梯的時候，我便害怕似的擡頭去看這無干的同伴，同時也就喫驚的站起來。我竟不料在這裡意外的遇見朋友了，——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爲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舊同窗，也是做教員時代的舊同事，面貌雖然頗有些改變，但一見也就認識，獨有行動却變得格外迂緩，很不像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了。

9 「阿，——緯甫，是你麼？我萬想不到會在這裡遇見你。」

10 「阿阿，是你？我也萬想不到……」

11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躊躇之後，方纔坐下來。我起先很以爲奇，接着便有些悲傷，而且不快了。細看他相貌，也還是亂蓬蓬的鬚髮；蒼白的長方臉，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靜，或者却是頹唐；又濃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當他緩緩的四顧的時候，却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

12「我們，」我高興的，然而頗不自然的說，「我們這一別，怕有十年了罷。我早知道你在濟南，可是實在懶得太難，終於沒有寫一封信。……」

13「彼此都一樣。可是現在我在太原了，已經兩年多，和我的母親。我回來接她的時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乾淨。」

14「你在太原做什麼呢？」我問。

15「教書，在一個同鄉的家裏。」

16「這以前呢？」

17「這以前麼？」他從衣袋裏掏出一支煙卷來，點了火，在嘴裏，看着噴出的煙霧，沉思似的說，「無非做了些無聊的事情，等於什麼也沒有做。」

18他也問我別後的景況；我一面告訴他一個大概，一面叫堂倌先取杯筷來，使他先喝着我的酒，然後再去添二斤。其間還點菜，我們先前原是毫不客氣的，但此刻却推讓起來了，終於說不清那一樣是誰點的就從堂倌的口頭報告上指定了四樣菜：茴香豆，凍肉，油豆腐，青魚乾。

19「我一回來，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擊着煙卷，一隻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爲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不能飛得更遠些麼。」

20「這難說，大約也不外乎遠點小圈子罷。」我也似笑非笑的說「但是你爲甚麼飛回來的呢？」

21「也還是爲了無聊的事。」他一口喝乾了一杯酒，吸幾口煙，眼睛略爲張大了。「無聊的。——但是我們就談談罷。」

22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來，排滿了一桌，樓上又添了烟氣和油豆腐的熱氣，彷彿熱鬧起來了；樓外的雪也越加紛紛的下。

23「你也許本來知道，」他接着說，「我曾經有一個小兄弟，是三歲上死掉的，就葬在這鄉下。我連他的模樣都記不清楚了，但聽母親說，是一個很

可愛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來還似乎要下淚。今年春天，一個堂兄就來了一封信，說他的墳邊已經漸漸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裏去了，須得趕緊去設法。母親一知道就很着急，幾乎幾夜睡不着，——她又自己能看信的。然而我能有什麼法子呢？沒有錢，沒有工夫：當時什麼法也沒有。

24「一直挨到現在，趁着年假的閒空，我纔得回南給他來遷葬。」他又喝乾一杯酒，看着窗外，說，「這在那邊那里能如此呢？積雪裏會有花，雪地下會不凍。就在前天，我在城裏買了一口小棺材，——因為我豫料那地下的應該早已朽爛了，——帶着棉絮和被褥，僱了四個土工，下鄉遷葬去。我當時忽而很高興，願意掘一回墳，願意一見我那曾經和我很親睦的小兄弟的骨殖：這些事我生平都沒有經歷過。到得墳地，果然，河水只是咬進來，離墳已不到二尺遠。可憐的墳，兩年沒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決然的指着他對土工說，『掘開來！』我實在是一個庸人，我這時覺得我的聲音有

些希奇，這命令也是一個在我一生中最高偉大的命令。但土工們却毫不駭怪，就動手掘下去了。待到掘着墳穴，我便過去看，果然，棺木已經快要爛盡了，只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我的心顫動着，自去撥開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麼也沒有。我想，這些都消盡了，向來聽說最難爛的是頭髮，也許還有罷。我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裏仔仔細細的看，也沒有。蹤影全無！」

25 我忽而看見他眼圈微紅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他總不很喫菜，單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舉動都活潑起來，漸近于先前所見的呂緯甫了。我叫堂倌再添二斤酒，然後回轉身，也擎着酒杯，正對面默默的聽着。

26 其實，這本已可以不必再遷，只要平了土，賣掉棺材，就此完事了。我去賣棺材雖然有些離奇，但只要價錢極便宜，原鋪子就許要，至少總可以撈回幾文酒錢來。但我不這樣，我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

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裏，運到我父親埋着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因為外面用磚墻，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監工。但這樣總算完結了一件事，足夠去騙騙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阿阿，你這樣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麼？是的，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裏去拔掉神像的鬍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的時候。但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敷衍敷衍，模模胡胡。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見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

27 他又掏出一支烟卷來，腳在嘴裏，點了火。

28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我現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還看得出。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于辜負了至今還對我懷着好意的老朋友。……」他忽而停住了，吸幾口烟，纔又慢慢的說，「正在今天，剛在我到這一石居來之前，也就做一件無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願意做的。我先前的東邊的鄰居叫長富，是一個船戶。他有一個

女兒叫阿順，你那時到我家裏來，也許見過的，但你一定沒有留心，因為那時她還小。後來她也長得並不好看，不過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臉，黃臉皮；獨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長，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無風的晴天，這裏的就沒有那麼明淨了。她很能幹，十多歲沒了母親，招呼兩個小弟妹都靠她；又得服侍父親，事事都周到；也經濟，家計倒漸漸的穩當起來了。鄰居幾乎沒有一個不誇獎她，連長富也時常說些感激的話。這一次我動身回來的時候，我的母親又記得她了，老年人記性真長久。她說她曾經知道順姑因為看見誰的頭上戴着紅的剪絨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她父親的一頓打，後來眼眶還紅腫了兩三天。這種剪絨花是外省的東西，S城裏尙且買不出，她那里想得到手呢？趁我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買兩朵去送她。

29 我對於這差使倒並不以為煩厭，反而很喜歡；為阿順，我實在還有些願意出力的意思的。前年，我回來接我母親的時候，有一天，長富正在家

，不知怎的我和他閒談起來了。他便要請我喫點心，蕎麥粉，並且告訴我所加的是白糖。你想，家裏能有白糖的船戶，可見決不是一個窮船戶了，所以他也喫得很闊綽。我被勸不過，答應了，但要求只要用小碗。他也很識世故，便囑咐阿順說，「他們文人，是不會喫東西的。你就用小碗，多加糖！」然而等到調好端來的時候，仍然使我喫一嚇，是一大碗，足夠我喫一天。但是和長富喫的一碗比起來，我的也確乎算小碗。我生平沒有喫過蕎麥粉，這回一嘗，實在不可口，却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喫了幾口，就想不喫了，然而無意中，忽然間看見阿順遠遠的站在屋角裏，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氣。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約怕自己調得不好，願我們喫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來，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於是同時決心，放開喉嚨灌下去了，幾乎喫得和長富一樣快。我由此纔知道硬喫的苦痛，我只記得還做孩子時候的喫盡一碗拌着驅除蛔蟲藥粉的沙糖纔有這樣難。然而我毫不抱怨，因為她過來收拾空碗時候的忍着的她得意的笑容，

已儘夠賠償我的苦痛而有餘了。所以我這一夜雖然飽脹得睡不穩，又做了一大串惡夢，也還是祝讚她一生幸福，願世界爲她變好。然而這些意思也不過是我的那些舊日的夢的痕跡，卽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

30「我先前並不知道她曾經爲了一朵剪絨花挨打，但因爲母親一說起，便也記得了蕎麥粉的事，意外的勤快起來了。我先在太原城裏搜索了一遍，都沒有；一直到濟南……」

31窗外沙沙的一陣聲響。許多積雪從被他壓彎了的一枝山茶樹上滑下去了，樹枝筆挺的伸直，更顯出烏油油的肥葉和血紅的花來。天空的鉛色來得更濃；小烏雀啾啾的叫着，大概黃昏將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尋不出什麼食糧，都趕早回巢來休息了。

32「一直到了濟南，」他向窗外看了一回，轉身喝乾一杯酒，又吸幾口烟，接着說。「我纔買到剪絨花。我也不知道使她挨打的是不是這一種，總之是絨做的罷了。我也不知道她喜歡深色還是淺色，就買了一朵大紅的，一

朵粉紅的，都帶到這里來。

33 一就是今天午後，我一喫完飯，便去看長富，我爲此特地耽擱了一天。他的家倒還在，只是看去有些晦氣色了，但這恐怕不過是我自己的感覺。他的兒子和第二個女兒——阿昭，都站在門口，大了。阿昭長得全不像她姊姊，簡直像一個鬼，但是看見我走向她家，便飛奔的逃進屋裏去。我就問那小子，知道長富不在家。「你的大姊呢？」他立刻瞪起眼睛，連聲問我尋她什甚事，而且惡很很的似乎就要撲過來，咬我。我支吾着退走了，我現在是敷敷衍衍……

34 一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訪人了。因爲我已經深知道自己之討厭，連自己也討厭，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然而這回的差使是不能不辦妥的，所以想了一想，終於回到就在斜對門的柴店裏。店主的母親、老發奶奶，倒也還在，而且也還認識我，居然將我邀進店裏坐去了。我們寒暄幾句之後，我就說明了回到S城和尋長富的緣故。不料她歎息說

35「可惜順姑沒有福氣戴這翦絨花了。」

36「她於是詳細的告訴我，說是『大約從去年春天以來，她就見得黃瘦，後來忽而常常下淚了，問她緣故又不說；有時還整夜的哭，哭得長富也忍不住生氣，罵她年紀大了，發了瘋。可是一到秋初，起先不過小傷風，終於躺倒了，從此就起不來。直到咽氣的前幾天，纔肯對長富說，她早就像她母親一樣，不時的吐紅和流夜汗。但是瞞着，怕他因此要擔心。有一夜，她的伯伯長庚又來硬借錢，——這是常有的事，——她不給，長庚就冷笑着說：你不要驕氣，你的男人比我還不如！她從此就發了愁，又怕羞，不好問，只好哭。長富趕緊將她的男人怎樣的掙氣的話說給她聽，那里還來得及？況且她也不信，反而說：好在我已經這樣，什麼也不要緊了。」

37「她還說，『如果她的男人真比長庚不如，那就真可怕呵！比不上一個偷雞賊，那是什麼東西呢？然而他來送殮的時候，我是親眼看見他的，衣服

很乾淨，人也體面；還眼淚汪汪的說，自己撐了半世小船，苦熬苦省的積起錢來聘了一個女人，偏偏又死掉了。可見他實在是一個好人，長庚說的全是誑話。只可惜順姑竟會相信那樣的賊骨頭的誑話，白送了性命。——但這也不能去怪誰，只能怪順姑自己沒有這一份好福氣」。

38「那倒也罷，我的事情又完了。但是帶在身邊的兩朵翦絨花怎麼辦呢？好，我就託她送了阿昭。這阿昭一見我就飛跑，大約將我當作一隻狼或是什麼，我實在不願意去送她。——但是我也就送她了，對母親只要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就是。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過了新年，仍舊教我的『子曰詩云』去。」

39「你教的是『子曰詩云』麼？」我覺得奇異，便問。

40「自然。你還以為教的是A B C D麼？我先是兩個學生，一個讀詩經，一個讀孟子。新近又添了一個，女的，讀女兒經。連算學也不教，不是我教，他們不要教。」

41「我實在料不到你倒去教這類的書，……」

42「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隨隨便便，……」

43他滿臉已經通紅，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我微微的歎息，一時沒有話可說。樓梯上一陣亂響，擁上幾個酒客來；當頭的是矮子，擁腫的圓臉；第二個是長的，在臉上很惹眼的顯出一個紅鼻子；此後還有人，一疊連的走得小樓都發抖。我轉眼去看呂緯甫，他也正轉眼來看我，我就叫堂倌算酒賬。

44「你藉此還可以支持生活麼？」我一面准備走，一面問。

45「是的。——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夠敷衍。」

46「那麼，你以後豫備怎麼辦呢？」

47「以後？——我不知道。你看我們那時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連後一分……」

48 堂倌送上脹來，交給我；他也不像初到時候的謙虛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煙，聽憑我付了賬。

49 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着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裏。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選自《魯迅集》）

本篇的主人公呂緯甫是先曾抱着滿腔的大志，想有一番作爲的，然而環境——數千年傳統的灰色人生——壓迫他，使他成了失敗者。呂緯甫於失敗之後變成了一個「敷衍敷衍，隨隨便便」的悲觀者，不願挾起舊日的夢，以重增自己的悲哀，寧願在寂寞中寂寞地走到他的終點——墳。他並且也不去挾破別人的美滿的夢。所以他在奉了母親之命改葬小兄弟的遺骸時，雖然墳穴內只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本已可以不必再遷，但他

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小兄弟先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裏，運到我父親埋着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這樣總算完了一件事，足夠去騙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見方璧著魯迅論）。

全篇的結構很簡單，不過是主客二人的對話。「對話」多了令閱者生厭，但是這一篇却不然，它處處抓住閱者的注意。從呂緯甫的口裏把舊事重提，閱者的感情便跟着他的敘述進展，只覺得那些對話的可愛。

1 用直叙法說明作者何故要到S城，到S城後坐在旅館裏的心境。

2 環境的描寫，兼叙「在酒樓上」的原故。

3 本地風光，借對話說出。

4 描寫冬天的景色，閱者看了彷彿展開繪卷，簡直是一幅活鮮鮮的「雪圍沽飲」。注意「老梅……門雪……滿樹繁花」，「山茶樹……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諸句。作者又比較南方的雪和北地的雪不同的地方，「這裏積雪的滋潤，著物不去，晶瑩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乾，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這一段描寫，非懂得南畫趣味的人寫不出來。西歐的作品裏面，很容易看到這樣的表現。這點足見作者藝術修養的深湛。

5 回應前面第3段，在舊小說的眉批上，常常見到有所謂「交代清楚」，大約就是指這種地方罷？

6——7 主觀的描寫，在酒樓上引起的哀愁。

8——10本篇的頂點，酒樓上忽然來了一個闊別多年的呂緯甫，注意作者對於晤面時的場面的表現法。

11外貌的描寫。

12——17本篇主人公的來歷，用對話敘述出來。

18爲使對話不致於拖曳，這裏寫到一般的「人情味」，目的在維繫閱者的注意力。

19——21對話（也就是本篇的情節）向前進展，注意對話的巧妙，例如呂緯甫口中蜂子或蠅子的此喻。

22照應前面第18段。

23——24叙呂緯甫南下的原因，這兩段說明了主人公的性格。24段中，掘墓改葬在三歲上死了的小兄弟的情景，閱者應該受到很大的感動。就主人公的母親一面看，我們覺得，「母性愛」的尊貴；就主人公一面看，他的境况雖然不好，（他自己說，「沒有錢，沒有工夫，當時什麼法也沒有。」）也依從母命南下。這是怎樣的一種使人「眼圈微紅」的「人情味」。這種「人情味」，我們在所謂封建勢力下的社會裏所見獨多，大約是「不能革命」的人才有的，即所謂「灰色的人生」罷。在藝術上，閱者要注意這一段裏，從買了一口小棺材寫起，依次寫到「掘開來！」直寫到「蹤影全無！」

層次極清楚，帶敘述帶感觸又帶動作，這樣的描寫是不大容易的。

25 這和前面的18段是同一個用意。

26 補足第14段的敘述。

27 事件將有轉變。

28——30 這三段裏又引出了阿順的事件。主人公選他的小兄弟的墓為本篇的第一事件，此則為第二事件。28段裏寫船戶長富的女兒阿順——一個無母的女兒，兩個小弟弟靠她招呼，又得服侍父親。因為看見別人頭上戴着的剪絨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小半夜，就拔了她父親的一頓打」——趁我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買兩朵去送她。「一鄉姑阿順的相貌和性格，深深地印入閱者的腦裏」29。段裏寫長富請主人公吃蕎麥粉，嘆大碗的情景，阿順遠遠的站在屋角執心事的情景，都是在盡力描寫阿順和她的環境。到30段，才說出了剪絨花。

31 在主客二人的交談中，酒樓上沒有別人。作者生怕閱者看了許多對話，把「雪天」「酒樓上」都忘却了，所以這裏又敘到環境。積雪從山茶枝上滑下去，天空的鉛色來得更濃，小鳥啾啾的叫，黃昏將近了。看哪！這是怎樣與文中主人公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景色。黃昏的雪景，被境遇壓得氣也喘不過來的主人公呂緯甫，都被作者的巧妙的藝術配合得穩穩貼貼的。唉，鉛色的天空；灰

色的人生；酒樓上的語聲；窗外雪圍裏的閑寂！

32——33 第二事件向前展開。買了兩朵蜀絨花，一朵大紅的，一朵粉紅的，看！這又是一人情的寫照。會見阿順的妹妹阿昭，又描寫一個野生生的鄉下姑娘。

34——37 主人公不直接訪長富，却去訪柴店裏的老發奶奶，由老發奶奶的口中，說出了船戶長富一家的境遇，又引出一個長庚，由長庚的飛短流長，使阿順的未來的唯一的希望完全敲碎了，於是乎阿順死矣。這樣的描寫較之走進長富家中，直接和長富攀談，不知高明到若干倍。這是作者有意如此安排的，我們不要輕易放過它。

38 第二事件發展到如此地步，已經夠了。這一段作一結束。

39——42 敘主人公的境遇，數千年傳統的灰色人生壓迫他，使他成了失敗者，所以非教「子曰詩云」不可了。注意41 42的對話。這段主人公答作者的話是，「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隨隨便便，……」這幾句把主人公的環境與性格都寫清楚了，勝過長篇大文的描寫。作者毫不費力，但所收的效果則很大。

43 本篇的轉機處在此。「酒樓上」的任務已盡完了。第一事件第二事件都已經發揮盡致了。這裏該當「帶住」。於是作者借了「樓梯上一陣亂響，擁上幾過酒客來。」什麼矮子，長子，紅鼻子都

做了作者的小說的犧牲者了，就是拿這幾個人來作「帶住」之用。於是乎「我就叫堂倌算酒賬了」。

44——47這兩套一問一答的對話，是補叙前文寫過的主人公的性格的不足處。可以看爲第42段的連續，使閱者對於主人公呂緯甫於失敗了之後變成了一個「敷敷衍衍隨隨便便」的悲觀者，印象更深一些。

48 爲44到47的補筆。

49 仍借四圍的環境作全文的總結。「寒風」，「雪片」，「黃昏」，「屋宇」，「街道」，「密雪」，「純白」，「羅網」，作者用了這些辭句，增厚閱者的感觸和想像。看了真是蒼勁夠味兒。

風 波

1. 臨河的土場上，太陽漸漸的收了他通黃的光線了。場邊靠河的烏桕樹葉，乾巴巴的纔喘過氣來，幾個花腳蚊子在下面哼着飛舞。面河的農家的煙突裏，逐漸減少了炊烟，女人孩子們都在自己門口的土場上潑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這已經是晚飯時候了。

2. 老人男人坐在矮橙上，搖着大芭蕉扇閒談，孩子飛也似的跑，或者蹲在烏桕樹下賭玩石子。女人端出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熱蓬蓬冒烟。河裏駛過文人的酒船，文豪見了，大發詩興，說，『無思無慮，這真是田家樂呵！』

3. 但文豪的話有些不合事實，就因為他們沒聽到九斤老太的話。這時候

，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腳說：

4. 「我活到七十九歲了，活夠了，不願意眼見這些敗家相，——還是死的好。立刻就要喫飯了，還喫炒豆子，喫窮了一家子！」

5. 伊的曾孫女兒六斤捏着一把豆，正從對面跑來，見這情形，便直奔河邊，藏在烏柏樹後，伸出雙丫角的小頭，大聲說，「這老不死！」

6. 九斤老太雖然高壽，耳朵却還不很聾，但也沒有聽到孩子的話，仍舊自己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7. 這村莊的習慣有點特別，女人生孩子，多喜歡用秤稱了輕重，便用斤數當作小名。九斤老太自從慶祝了五十大壽以後，便漸漸的變了不平家，常說伊年青的時候，天氣沒有現在這般熱，豆子也沒有現在這般硬：總之現在的時世是不對了。何況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親七斤又少了一斤，這真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實例。所以伊又用勁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8. 伊的兒媳七斤嫂子正捧着飯籃走到桌邊，便將飯籃在桌上一摔，憤憤的說，「你老人家又這麼說了，六斤生下來的時候，不是六斤五兩麼？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秤十八兩秤；用了準十六，我們的六斤該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見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許是十四兩……」

9. 「一代不如一代！」

10. 七斤嫂還沒有答話，忽然看見七斤從小巷口轉出，便移了方向，對他嚷道；「你這死屍怎麼這時候纔回來，死到那里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閉飯！」

11. 七斤雖然住在農村，却早有些飛黃騰達的意思。從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鋤頭柄了；他也照例的幫人撐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從魯鎮進城，傍晚又回到魯鎮，因此很知道些時事：例如什麼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麼地方，閩女生了一個夜叉之類。他在村人裏面，的確已經是一名出場人

物了。但夏天喫飯不點燈，却還守着農家習慣，所以回家太遲，是該罵的。

12 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銅斗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烟管，低着頭，慢慢地走來坐在矮凳上。六斤也趁勢溜出，坐在他身邊，叫他爹爹。七斤沒有應。

13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說。

14 七斤慢慢地抬起頭來，嘆一口氣說，「皇帝坐了龍庭了。」

15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這可好了，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麼！」

16 七斤又嘆一口氣，說，「我沒有辮子。」

17 「皇帝要辮子麼？」

18 「皇帝要辮子。」

19 「你怎麼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趕忙的問。

20 「咸亨酒店裏的人，都說要的。」

21 七斤嫂這時從直覺上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為咸亨酒店是銷息

靈通的所在。伊一轉眼瞥見七斤的光頭，便忍不住動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絕望起來，裝好一碗飯，擡在七斤的面前道，「還是趕快吃你的飯罷！哭喪着臉，就會長出辮子來麼？」

22 太陽收盡了他最末的光線了，水面暗暗地回復過涼氣來；土場上一片碗筷聲響，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七斤嫂喫完三碗飯，偶然抬起頭，心坎裏禁不住突突地發跳。伊透過烏柏葉，看見又矮又胖的趙七爺正從獨木橋上走來，而且穿着寶藍色的竹布長衫。

23 趙七爺是鄰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這三十里方圓以內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學問家；因為有學問，所以又有些遺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聖歎批評的三國志，時常坐着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甚而至於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後，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見今天的趙七爺已經不是道士，却變成光滑頭皮，烏黑

髮頂；伊便知道這一定是皇帝坐了龍庭，而且一定須有辮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險。因為趙七爺的這件竹布長衫，輕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來，只穿過兩次；一次是和他嘔氣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時候，一次是曾經砸爛他酒店的魯大爺死了的時候；現在是第三次了，這一定又是於他有慶，於他的仇家有殃了。

24 七斤嫂記得，兩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經罵過趙七爺是「賤胎」，所以這時便立刻直覺得七斤的危險，心坎裏突突地發起跳來。

25 趙七爺一路走來。坐着喫飯的人都站起身，拏筷子點着自己的飯碗說，「七爺，請在我們這里用飯！」七爺也一路點頭，說道「請請」，却一徑走到七斤家的桌旁。七斤們連忙招呼，七爺也微笑着說「請請」，一面細細的研究他們的飯菜。

26 「好香的乾菜，——聽到了風聲了麼？」趙七爺站在七斤的後面七斤嫂的對面說。

27『皇帝坐了龍庭了。』七斤說。

28 七斤嫂看着七爺的臉，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經坐了龍庭，幾時皇恩大赦呢？』

29『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總要大赦罷。』七爺說到這里，聲色忽然嚴厲起來，『但是你家七斤的辮子呢，辮子？這倒是要緊的事。你們知道：長毛時候，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

30 七斤和他的女人沒有讀過書，不很懂得這古典的奧妙，但覺得有學問的七爺這麼說，事情自然非常重大，無可挽回，便彷彿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裏嗡的一聲；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31『二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正在不平。趁這機會，便對趙七爺說，『現在的長毛，只是剪人家的辮子，僧不僧，道不道的。從前的長毛，這樣的麼？我活到七十九歲了，活夠了。從前的長毛是——整匹的紅緞子裹頭，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拖到脚跟；王爺是黃緞子，拖下去，黃緞子；紅緞子

，黃緞子，——我活夠了，七十九歲了。」

32 七斤嫂站起身，自言自語的說，「這怎麼好呢？這樣的一班老小，都靠他養活的人，……」

33 趙七爺搖頭道，「那也沒法。沒有辮子，該當何罪，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着的，不管他家裏有些甚麼人。」

34 七斤嫂聽到書上寫着，可真是完全絕望了；自己急得沒法，便忽然又恨到七斤。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說：「這死屍自作自受！造反的時候，我本來說，不要撐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進城去，滾進城去，進城便被

人剪去了辮子。從前是絹光烏黑的辮子，現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這囚徒自作自受，帶累了我們又怎麼說呢？這活死屍的囚徒……」

35 村人看見趙七爺到村，都趕緊喫完飯，聚在七斤家飯桌的周圍。七斤自己知道是出場人物，被女人當大衆這樣辱罵，好不雅觀，便只得抬起頭，慢慢地說道：

36 「你今天說現成話，那時你……」

37 「你這活死屍的囚徒……」

38 看客中間，八一嫂是心腸最好的人，抱着伊的兩週歲的遺腹子，正在七斤嫂身邊看熱鬧；這時過意不去，連忙解勸說，「七斤嫂算了罷。人不是神仙，誰知道未來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時不也說，沒有辮子倒也沒有什麼醜麼？況且衙門裏的大老爺也還沒有告示，……」

39 七斤嫂沒有聽完，兩個耳朵早通紅了；便將筷子轉過向來，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說：「阿呀；這是什麼話呵！八一嫂，我自己看來倒還是一個人，會說出這樣昏誕胡塗話麼？那時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誰都看見；連六斤這小鬼也都哭。……」六斤剛喫完一大碗飯，拏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正沒好氣，便用筷子在伊雙丫角中間，直扎下去，大喝道，「誰要你來多嘴！你這偷漢的小寡婦！」

40 撲的一聲，六斤手裏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塊磚角，立刻

破成一個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來，檢起破碗，合上了檢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太拉了伊的手，連說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41 八一嫂也發怒，大聲說，「七斤嫂，你「恨棒打人」……」

42 趙七爺本來是笑着旁觀的；但自從八一嫂說了「衙門裏的大老爺沒有告示」這話以後，却有些生氣了。這時他已經透出桌旁，接着說「恨棒打人」，算什麼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他兩手同時捏起空拳，彷彿握着無形的蛇矛模樣，向八一嫂搶進幾步道，「你能抵擋他麼！」

43 八一嫂正氣得抱着孩子發抖，忽然見趙七爺滿臉油汗，瞪着眼，準對伊衝過來，便十分害怕，不敢說完話，回身走了。趙七爺也跟着走去，衆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一面讓開路，幾個剪過辮子重新留起的便趕快躲在人叢

後面，怕他看見。趙七爺也不細心察訪，通過人叢，忽然轉入烏柏樹後，說道：「你能抵擋他麼！」跨上獨木橋，揚長去了。

44 村人們呆呆站着，心裏計算，都覺得自己確乎抵不住張翼德，因此也決定七斤便要沒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對人談論城中新聞的時候，就不該含着長烟管顯出那般驕傲模樣，所以對於七斤的犯法，也覺得有些暢快。他們也彷彿想發些議論，却又覺得沒有什麼議論可發。嗡嗡的一陣亂嚷，蚊子都撞過赤膊身子，闖到烏柏樹下去做市；他們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關上門去睡覺。七斤嫂咕噥着，也收了傢伙和桌子矮凳回家，關上門睡覺了。

45 七斤將破碗掙回家裏，坐在門檻上吸烟；但非常憂愁，忘却了吸嚔，象牙嘴六尺多長湘妃竹烟管的白銅斗裏的火光，漸漸發黑了。他心裏但覺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想些方法，想想計畫，但總是非常模糊，貫穿不得：「辮子呢辮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龍庭。破的碗須得上城

去釘好。誰能抵擋他？書上一條一條寫着。入娘的！……」

46 第二日清晨，七斤依舊從魯鎮撐航船進城，傍晚回到魯鎮，又擎着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烟管和一個飯碗回村，他在晚飯席上，對九斤老太說，這碗是在城內釘合的，因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個銅釘，三文一個，一總用了四十八文小錢。

47 九斤老太很不高興的說，「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夠了。三文錢一個釘；從前的釘，這樣的麼？從前的釘是……我活了七十九歲了，——」

48 此後七斤雖然是照例日日進城，但家景總有些黯淡，村人大抵迴避着，不再來聽他從城內得來的新聞。七斤嫂也沒有好聲氣，還時常叫他「囚徒」。

49 過了十多日，七斤從城內回家，看見他的女人非常高興，問他說：「你在城裏可聽到些什麼？」

50 「沒有聽到些什麼。」

51「皇帝坐了龍庭沒有呢？」

52「他們沒有說。」

53「咸亨酒店裏也沒有人說麼？」

54「也沒有人說。」

55「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龍庭了。我今天走過趙七爺的店前，看見他又坐着唸書了，辮子又盤在頂上了，也沒有穿長衫。」

56「……」

57「你想，不坐龍庭了罷？」

58「我想，不坐了吧。」

59 現在的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給他相當的尊敬，相當的待遇了。到夏天，他們仍舊在自家門口土場上喫飯；大家見了，都笑嘻嘻的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過八十大壽，仍然不平而且康健。六斤的雙丫角，已經變成一支大辮子了；伊雖然新近裹腳，却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個銅釘

的飯碗，在土場上一癩一拐的往來。

(一九二〇年十月) (選自吶喊)

作者在這篇小說裏，用純客觀的筆法，描寫辛亥革命時的鄉村社會和代表這種鄉村社會的人物心理。作者的短篇，常只描寫一二人物，這篇却有五人之多。用了警練寫實的手法，描繪各個人物的性格，非常靈活。人物的安置，有如左圖。

★ ★ ★ ★ ★

(孫媳婦)
七斤嫂

▲九斤老太——？斤——七斤——六斤……………主要人物

(曾祖母) (祖父) (孫) (曾孫女)

▲趙七爺 (茂源酒店主人)……………次要的人物

▲八一嫂 (孀)……………陪襯的人物

◎背景：辛亥革命時的農村。臨河的土場上。夏季農家的晚飯時候。

★ ★ ★

1 這一節裏，描寫農村的背景，既經濟而又有方。太陽下山後的夏季的農村風景，展開在閱

的眼前。「烏柏樹葉」，「乾巴巴的織喘過氣來」，「花腳蚊子」，「哼着飛舞」，「烟突」，「炊煙」，「潑水」，「小桌子」，「矮凳」，「晚飯時候」，作者把這些詞句，裝得得非常巧妙。當得起「風景描寫」的模型。

2 這一節裏所寫的，即使是「非文豪」，也會說「真是田家樂呵！」因為作者太長於寫「田家」了。

3 作者的筆在急湍處轉了灣兒。請九斤老太出場，隨即指示九斤老太的性格。

4 畫了一個農村裏的老前輩的輪廓圖。

5 引出了六斤，「直奔河邊，藏在柏烏樹後」，「雙丫角的小頭」，大聲說，「這老不死的」！這是六斤的性格。

6 「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是寫九斤老太的性格。

7 前節的補叙。

8 引出七斤嫂，「走到棹邊，便將飯籃在桌上一擰，憤憤的說……」，借動作表現人物的性格。

9 同第67兩節。

10 引出七斤，兼補叙七斤嫂的性格。

11 | 12 直叙七斤，烘托魯鎮上的所謂「一名出場人物」。

13 再替九斤老太，補畫一筆，且活畫一般老太婆的性格。

14 七斤只嘆一口氣，說出「皇帝坐了龍庭了」。這就叫做「經濟」，沒有說出來的留給閱者去仔細思索。（例如鄉村人物對於革命或類如這類的舉動，不過是看做「皇帝坐龍庭」，「換朝換代」，「真命天子出現」之類）。

15 | 21 作者用「辮子」和「皇帝」對照。

22 注意又矮又胖的趙七爺正從獨木橋上走來，是從七斤嫂的眼裏看見的。這樣的寫出趙七爺，即所謂警鍊。

23 | 26 直叙趙七爺的來歷，學問，地位，以及他和七斤的交涉。

27 | 37 作者的帶着苦笑的諷刺來了。露骨地暴露當時農村人物的弱點。那弱點是傳統的習俗，科舉時代的鄉愿，老少男女的無識，聽天由命的人生觀等等培養而成的。

38 寫一個和七斤嫂的性格不同的八一嫂。

39 | 40 這裏是最警鍊的描寫。七斤夫婦借女兒出氣（恨棒打人），九斤老太連說「一代不如一

代」，小說裏的人物沒有一個空閑，越寫越緊張。

41 八一嫂的性格。

42 | 43 趙七爺快要退場，趕緊抓住他的個性，痛快地再描繪一下，然後再放他「跨上獨木橋揚長去了」。

44 羣衆心理的一角。

45 「辯子事件」於此結束。再把七斤拉來描寫。

46 | 48 場所，時間，事件都轉換了。這一節裏忽然現出了「在城內釘合」的飯碗，是作者的技巧，與40節裏七斤直跳起來，「檢起破碗，合上了檢查一回」，互相照應。「十六個銅釘，三文一個」；「四十八文小錢」，也是作者的技巧，有意如此安排的。47節裏九斤老太所說的話也同此理。作者善寫農村的雰圍氣，這些地方足以證明。

49 | 58 事件敘述到這裏，應有結束。50 | 58 諸節裏對話的目的，即是「辯子事件」的尾聲。

59 在這幾行裏，再請七斤，七斤嫂，九斤老太，六斤一家老小出場一次，對閱者交代清楚。但作者依然不忘「描繪」，文字老是這樣的經濟而且警鍊。

祝 福

1 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灰白色的沈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着一聲鈍響，是送寵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聲音還沒有息，空氣裏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裏。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長一輩，應該稱之曰「四叔」，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但也還未留鬍子，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其新黨。但我知道，這並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爲。但是，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於是没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

書房裏。

2 第二天我起得很遲，午飯之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樣。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準備着「祝福」。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殺雞，宰鵝，買豬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裏浸得通紅，有的還帶着絞絲銀鐲子。煮熟之後，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可就稱爲「福禮」了，五更天陳列起來，並且點上香燭，恭請福神們來享用；拜的却只限於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陰暗了，下午竟下起雪來，雪花大的有梅花那麼大，滿人飛舞，夾着烟靄和忙碌的氣色，將魯鎮亂成一團糟。我回到四叔的書房裏時，瓦楞上已經雪白，房裏也映得較光明，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着的朱搨的大「壽」字，陳搏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鬆鬆的捲了放在長桌上，一邊的還在，道是「事理通達心氣

和平」。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註和一部四書觀。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3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鎮的東頭訪過一個朋友，走出來，就在河邊遇見她；而且見她瞪着的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變之大，可以說無過於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彷彿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他是一個活物。她一手提着一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

4 我就站住，預備她來討錢。

5 「您回來了？」她先這樣問。

6 「是的。」

7「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8我萬料不到她却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的站着。

9「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10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着我，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裏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想，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爲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11「也許有罷，——我想。」我於是吞吞吐吐的說。

12「這麼，也就有地獄了？」

13「阿！地獄？」我很喫驚，只得支吾着，「地獄？——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14「那麼，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15「唉唉，見面不見面呢？……」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個一愚人，什麼躊躇，什麼計畫，都擋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實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16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邁開步便走，恩恩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裏很覺得不安逸。自己想想，我這答話怕於她有些危險。她大約因為在別人的祝福時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什麼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麼豫感了？倘有別的意思，又因此發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但隨後也就自笑，覺得偶爾的事，本沒有什麼深意義，而我偏要細細推敲，正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着神經病；而况明明說過「說不清」

，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即使發生什麼事，於我也毫無關係了。

17「說不清」是一句極有用的話。不知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於給人解決疑問，選定醫生，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我在這時，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要，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也是萬不可省的。

18但是我總覺得不安，過了一夜，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彷彿懷着什麼不祥的豫感；在陰沈的雪天裏，在無聊的書房裏，這不安愈加強烈了。不如走罷，明天進城去。福興樓的清燉魚翅，一元一大盤，價廉物美，現在不知增價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雖然已經雲散，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喫的，即使只有我一個……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19我因為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以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所以很恐怕這事也一律。果然，特別的情形開始了。傍晚，我竟聽到有些人聚在內室裏談話，彷彿議論什麼事似的，但不一會，說話聲也就

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聲的說；

20「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

21我先是詫異，接着是很不安，似乎這話於我有關係。試望門外，誰也沒有。好容易待到晚飯前他們的短工來沖茶，我纔得了打聽消息的機會。

22「剛纔，四老爺和誰生氣呢？」我問。

23「還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簡捷的說。

24「祥林嫂？怎麼了？」我又趕緊的問。

25「老了。」

26「死了？」我的心突然緊縮；幾乎跳起來，臉上大約也變了色。但他始終沒有擡頭，所以全不覺。我也就鎮定了自己，接着問——

27「什麼時候死的？」

28「什麼時候？——昨天夜裏，或者就是今天罷。——我說不清。」

29「怎麼死的？」

30「怎麼死的？」——還不是窮死的？」他澹然的回答，仍然沒有擡頭向我看，出去了。

31然而我的驚惶却不過暫時的事，隨着就覺得要來的事，已經過去，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說不清」和他之所謂「窮死的」的寬慰，心地已經漸漸輕鬆；不過偶然之間，還似乎有些負疚。晚飯擺出來了，四叔儼然的陪着。我也還想打聽些關於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雖然讀過「鬼神者一氣之良能也」，而忌諱仍然極多，當臨近祝福時候，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的；倘不得已，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語，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屢次想問，而終於中止了。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爲我不早不遲，偏要在這時候來打攪他，也是一個謬種，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進城去，趁早放寬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這樣悶悶的喫完了一餐飯。

32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籠罩了全市鎮。人們都在燈下慙忙，但窗外很寂靜。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使人更加

感得沈寂。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裏，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爲人爲己，也還都不錯。我靜聽着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一面想，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

33 然而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斷片，至此也聯成一片了。

34 她不是魯鎮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裏要換女工，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進來了，頭上紮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却還是紅的。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說是自己母家的鄰舍，死了當家人，所以出來做工了。四叔皺了皺眉，四姨已經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討壓她是一個寡婦。但看她模樣還周正，手脚都壯大，又只是順着眼，不開一句口，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皺眉，將她留

下了。試工期內：她整天的做，似乎閒着就無聊，又有力，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錢五百交。

35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沒問她姓什麼，但中人是衛家山人，既說是鄰居，那大概也就姓衛了。她不很愛說話，別人問了纔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幾天之後，這纔陸續的知道她家裏還有嚴厲的婆婆；一個小叔子，十多歲；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他本來也打柴爲生，比她小十歲；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一點。

36 日子很快的過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沒有懈，食物不論，力氣是不惜的。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裏僱着了女工，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到年底，掃塵，洗地，殺雞，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

37 新年纔過，她從河邊淘米回來時，忽而失了色，說剛纔遠遠地看見一個男人在對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爲尋她而來的。四孀很驚疑

，打聽底細，她又不說。四叔一知道，就皺一皺眉；道：

38「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來的。」

39她誠然是逃出來的，不多久，這推想就證實了。

40此後大約十幾天，大家正已漸漸忘却了先前的事，衛老婆子忽而帶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進來了，說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雖是山裏人模樣，然而應酬很從容，說話也能幹，寒暄之後，就賠罪，說她特來叫她的兒媳回家去，因為開春事務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夠了。

41「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麼話可說呢。」四叔說。

42於是算清了工錢，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還沒有用，便都交給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過謝，出去了。其時已經是正午。

43「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麼？……」好一會，四嬸這纔驚叫起來。她大約有些餓，記得午飯了。

44 於是大家分頭尋淘籬。她先到廚下，次到堂前，後到臥房，全不見淘籬的影子。四叔踱出門外，也不見，直到河邊，纔見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邊還有一株菜。

45 看見的人報告說，河裏面上午就泊了一隻白篷船，篷是全蓋起來的，不知道甚麼人在裏面，但事前也沒有人去理會他。待到祥林嫂出來淘米，剛剛要跑下去，那船裏便突然跳出兩個男人來，像是山裏人，一個抱住她，一個幫着，拖進船去了。祥林嫂還哭喊了幾聲，此後便再沒有什麼聲音，大約給用什麼堵住了罷。接着就走上兩個女人來，一個不認識，一個就是衛老婆子。窺探艙裏，不很分明，她像是細了躺在船板上。

46 「可惡！然而……。」四叔說。

47 這一天是四嬸自己煮午飯；他們的兒子阿牛燒火。

48 午飯之後，衛老婆子又來了。

49 「可惡！」四叔說。

50「你是什麼意思？虧你還會再來見我們。」四嬸洗着碗，一見面就憤憤的說，「你自己薦她來，又合夥劫她去，鬧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個什麼樣子？你拿我們家裏開玩笑麼？」

51「阿呀阿呀，我真上當。我這回，就是爲此特地來說說清楚的。她來求我薦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瞞着她的婆婆的呢。對不起，四老爺，四太太。總是我老發昏不小心，對不起主顧。幸而府上是向來寬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計較的。這回我一定薦一個好的來折罪……。」

52「然而……。」四叔說。

53於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終結，不久也就忘却了。

54只有四嬸，因爲後來僱用的女工，大抵非懶卽饒，或者饒而且懶，左右不如意，所以也還提起祥林嫂。每當這些時候，她往往自言自語的說，「她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意思是希望她再來。但到第二年的新正，她也就絕了望。

55 新正將盡，衛老婆子來拜年了，已經喝得醉醺醺的，自說因為回了一趟衛家山的娘家，住下幾天，所以來得遲了。她們問答之間，自然就談到祥林嫂。

56 「她麼？」衛老婆子高興的說，「現在是交了好運了。她婆婆抓她回去的時候，是早已許給了賀家壩的賀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後不幾天，也就裝在花轎裏擡去了。」

57 「阿呀，這樣的婆婆！……」四孀驚奇的說。

58 「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戶人家的太太的話。我們山裏人，小戶人家，這算得什麼？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這一注錢來做聘禮？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強幹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將她嫁到裏山去。倘許給本村人，財禮就不多；惟獨肯嫁進深山野壩裏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財禮只花了五十，除去辦喜事的費用，還剩十多千。嚇，你看，這多麼好打算？……」

59「祥林嫂竟肯依？……」

60「這有什麼依不依。——鬧是誰也總要鬧一鬧的；只要用繩子一細，塞在花轎裏。擡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關上房門，就完事了。可是祥林嫂真出格，聽說那時實在鬧得利害，大家還都說大約因為在唸書人家做過事，所以與衆不同呢。太太，我們見得多了；回頭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擡到男家鬧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連花燭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異乎尋常，他們說她一路只是嚎，罵，擡到賀家墘，喉嚨已經全啞了。拉出轎來，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的擒住她也還拜不成天地。他們一不小心，一鬆手，阿呀，阿彌陀佛，她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用了兩把香灰，包上兩塊紅布還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裏，還是罵，阿呀呀，這真是……。」她搖一搖頭，順下眼睛，不說了。

61「後來怎麼樣呢？」四姨還問。

62「聽說第二天也沒有起來。」她擡起眼來說。

63「後來呢？」

64「後來？」——起來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個孩子，男的，新年就兩歲了。我在娘家這幾天，就有人到賀家壩去，回來說看見他們娘兒倆，母親也胖，兒子也胖；上頭又沒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氣，會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運了。」

65從此之後，四嬸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66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約是得到祥林嫂好運的消息之後的又過了兩個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棹上放着一個荸薺式的圓籃；簷下一個小鋪蓋。她仍然頭上繫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臉色青黃，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順着眼，眼角上帶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而且仍然是衛老婆子領着，顯出慈悲模樣，絮絮的對四嬸說，

67「……這實在是叫作『天有不測風雲』，她的男人是堅實人，誰知道年

紀青青，就會斷送在傷寒上？本來已經好了的，喫了一碗冷飯，復發了。幸虧有兒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養蠶都來得，本來還可以守着，誰知道那孩子又會給狼啣去的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來了狼，誰料到？現在她只剩了一個光身了。大伯來收屋，又趕她。她真是走投無路了，只好來求老主人。好在她現在已經再沒有什麼牽掛，太太家裏又湊巧要換人，所以我就領她來。——我想，熟門熟路，比生手實在好得多……。」

68「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擡起她沒有神采的眼睛來，接着說。「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奧裏沒有食喫，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清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我的話句句聽；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要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一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別家去玩的；各處去一問，果然沒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尋。直到下半年，尋來尋去尋到山奧裏，看見刺柴上掛着一隻他的

鞋。大家都說，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他果然躺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經都給喫空了，手上還緊緊的捏着那隻小籃呢。……」她接着但是嗚咽，說不出成句的話來。

69 四嬸起初還躊躇，待到聽完她自己的話，眼圈就有些紅了。她想了一想，便教拿圓籃和鋪蓋到下房去。衛老婆子仿佛卸了一肩重擔似的嘯一口氣；祥林嫂比初來時候神氣舒暢些，不待指引，自己馴熟的安放了鋪蓋。她從此又在魯鎮做女工了。

70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71 然而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變得非常大。上工之後的兩三天，主人們就覺得她手脚已沒有先前一樣靈活，記性也壞得多，死屍似的臉上又整日沒有笑影，四嬸的口氣上，已頗有些不滿了。當她初到的時候，四叔雖然照例皺着眉，但鑑於向來僱用女工之難，也就並不大反對，只是暗暗地告誡四嬸說：「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用她幫忙還可，祭祀時候

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飯菜，只好自己做，否則，不乾不淨，祖宗是不喫的。」

72 四叔家裏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時候也就是祭祀，這回她却清閒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繫上桌幃，她還記得照舊的去分配酒盃和筷子。

73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擺。」四孀慌忙的說。

74 她訕訕的縮了手，又去取燭臺。

75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拿。」四孀又慌忙的說。

76 她轉了幾個圓圈，終於沒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開。她在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過坐在竈下燒火。

77 鎮上的人們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調和先前很不同；也還和她講話，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不理會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講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78「我真傻，真的，」她說。「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喫，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大早就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孩子，我的話句句聽；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滿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各處去一問，都沒有。我急了，央人去尋去。直到下半年，幾個人尋到山奧裏，看見刺柴上掛着一隻他的小鞋。大家都說，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果然，他躺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經都給喫空了，可憐他手裏還緊緊的捏着那隻小籃呢。……」她於是淌下眼淚來，聲音也嗚咽了。

79這故事倒頗有效，男人聽到這里，往往斂起笑容，沒趣的走了開去，女人們却不獨寬恕了她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便特意尋來，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歎息一

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着。

80 她就只是反覆的向人說她悲慘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個人來聽她，但不久，大家也都聽得純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唸佛的老太太們，眼裏也不再見有一點淚的痕迹。後來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煩厭得頭痛。

81 「我真傻，真的。」她開首說。

82 「是的，你是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喫，纔會到村裏來的。」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走開去了。

83 她張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們，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覺得沒趣。但她還妄想，希圖從別的事，如小籃，豆，別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來。倘一看見兩三歲的小孩子，她就說：

84 「唉唉，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也就有這麼大了。……」

85 孩子看見她的眼光就喫驚，牽着母親的衣襟催她走。於是又只剩下她

一個，終於沒趣的也走了。後來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氣，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問她，道：

86「祥林嫂，你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不是也就有這麼大了麼？」

87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賞鑑了許多天，早已成爲渣滓。只值得煩厭和唾棄；但從人們的笑影上，也仿佛覺得這又冷又尖，自己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她單是一瞥他們，並不回答一句話。

88魯鎮永遠是過新年，臘月二十以後就忙起來了。四叔家裏這回須僱男短工，還是忙不過來，另叫柳媽做幫手。殺雞，宰鷄；然而柳媽是善女人，喫素，不殺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燒火之外，沒有別的事，却閒着了，坐着只看柳媽洗器皿。微雪點點的下來了。

89「唉，我真傻，」祥林嫂看了天空，歎息着，獨語似的說。

90「祥林嫂，你又來了。」柳媽不耐煩的看着她的臉，說。「我問你；你額角上的傷疤，不就是那時撞壞的麼？」

91「唔唔。」她含糊的回答。

92「我問你；你那時怎麼後來竟依了呢？」

93「我麼？……」

94「你呀。我想：這總是你自己願意了，不然……。」

95「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氣多麼大呀。」

96「我不信。我不信你這麼大的力氣，真會拗他不過。你後來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說他力氣大。」

97「阿阿，你……你倒自己試試看。」她笑了。

98柳媽的打皺的臉也笑起來，使她蹙縮得像一個核桃；乾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額角，又釘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斂了笑容，旋轉眼光，自去看雪花。

99「祥林嫂，你實在不合算。」柳媽詭祕的說。「再一強，或者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了一件大

罪名。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我想，這真是……。」

100 她臉上就顯出恐怖的神色來，這是在山村裏所未會知道的。

101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當。你到土地廟裏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102 她當時並不回答什麼話，但大約非常苦悶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兩眼上便都圍着大黑圈。早飯之後，她便到鎮的西頭的土地廟裏去求捐門檻。廟祝起初執意不允許，直到她急得流淚，纔勉強答應了。價目是大錢十
二千。

103 她久已不和人們交口，因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厭棄了的；但自從和柳媽談了天，似乎又即傳揚開去，許多人都發生了新趣味，又來逗她說話了。至於題目，那自然是換了一個新樣，專在她額上的傷疤。

104 「祥林嫂。我問你：你那時怎麼竟肯了？」一個說。

105「唉，可惜，白撞了這一下。」一個看着她的疤，應和道。

106她大約從他們的笑容和聲調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總是瞪着眼睛；不說一句話，後來連頭也不回了。她整日緊閉了嘴唇，頭上帶着大家以爲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默默的跑街，掃地，洗菜，淘米。快夠一年，她纔從四嬸手裏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鷹洋，請假到鎮的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嬸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

107冬至的祭祖時節，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嬸裝好祭品，和阿牛將桌子擡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盃和筷子。

108「你放着罷，祥林嫂！」四嬸慌忙大聲說。

109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臺，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教她走開，她纔走開。這一回來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窪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膽怯，

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惴惴的，有如在天白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則默坐着，直是一個木偶人，不半年，頭髮也花白起來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於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110 「祥林嫂怎麼這樣了？倒不如那時不留她。一四姨有時當面就這樣說，似乎是警告她。」

111 然而她總如此，全不見有伶俐起來的希望。他們於是想打發她走了，教她回到衛老婆子那里去。但當我還在魯鎮的時候，不過單是這樣說；看現在的情狀，可見後來終於實行了。然而她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還是先到衛老婆子家然後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112 我給那些因爲在近旁而極響的爆竹聲驚醒，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燈光，接着又聽得畢畢剝剝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將近時候。我在蒙朧中，又隱約聽到遠處的爆竹聲聯綿不斷，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雲，夾着團團飛舞的雪花，擁抱了全市鎮。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

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聖衆款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運自後後)

張定璜論魯迅，他說「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裏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醜惡和飢餓。飢餓！在他面前經過的有一個不是餓得慌的人麼？……」。這裏所選的一篇祝詞，可以代表作者的「剝脫他人」，「沉默的旁觀」。文中的祥林嫂是一個農村裏不幸的婦人，他的身世悲慘已極。使祥林嫂陷入悲慘運命的，就是魯鎮的傳統的道德，習俗。作者「剝脫」祥林嫂和魯鎮的習俗，值得我們的注意。

1—2 用直敘法寫魯鎮歲暮的雰圍氣。

3 寫祥林嫂的外貌

4—15 借對話暗示主人公的境遇。

16—18 主觀的描寫。

19 | 30 事件的展開，由做短工的人說出祥林嫂死了。

31 寫四叔是一位「正人君子」。

32 寫作者的感觸，用冬夜的景色陪襯。

33 事件向前進展。

34 | 36 祥林嫂的來歷。

37 | 53 另一事件的展開。

54 | 55 引出衛老婆子，文中的次要的人物。

56 | 65 由衛老婆子的口中，敘述祥林嫂被迫改嫁，不再用直叙法。注意58，65節裏描寫的鄉

村習俗。

66 事件再向前展開。

67 衛老婆子述祥林嫂的運命。

68 祥林嫂自述她的遭遇。她的唯一的希望被毀滅了。

69 | 76 根據鄉村的習俗，再嫁的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所以「用她幫忙還

可以，祭祀時候可用不着她沾手，……」這就是作者「剝脫」習俗的文字。

78 借「述懷」描寫祥林嫂的運命。

79 | 87 爲了「剝脫」一般俗衆，作者用了辛辣的文筆。

88 | 102 柳媽就是傳統的習俗的化身。使祥林嫂陷入深淵的，不外是「柳媽式」的農村社會。

103 | 105 「剝脫」俗衆對於弱者的冷笑。暴露中國人的弱點。

106 | 110 祥林嫂終於做了「習俗」，「冷笑」的犧牲。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也仍然得不到同情和安

慰，所以她「不但眼睛窪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

111 事件的終結。

112 本地風光的描寫，以對於「祝福」的輕微的諷刺作結。

孔乙己

1 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臺，櫃裏面預備着熱水，可以隨時溫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櫃外站着，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了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只有穿長衫的，纔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2 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裏當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就在外面做點事罷。外面的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

，但嘮嘮叨叨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他們往往要親眼看着黃酒從罈子裏舀出，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又親看將壺子放在熱水裏，然後放心；在這嚴重監督之下，屬水也很爲難，所以過了幾天，掌櫃又說我幹不了這事。幸虧薦頭的情面大，辭退不得，便改爲專管溫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

3 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臺裏，專管我的職務。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纔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

4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爲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裏，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回答

，對櫃裏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摸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着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衆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5 聽人家背地裏談論，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鈔鈔書，換一碗飯喫。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如是幾次，叫他鈔書的人也沒有了。孔乙己沒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竊的事。但他在我們店裏，品行卻比別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還清，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6 孔乙己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復了原，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麼？」孔乙己看着問他的人，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着說道：「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嘴裏說些話；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衆人都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空氣。

7 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櫃是決不責備的。而且掌櫃見了孔乙己，也每每這樣問他，引人發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便只好向孩子說話。有一回對我說道：「你讀過書麼？」我略略點一點頭。他說，「讀過書，……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麼寫的？」我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麼？便回過臉去，不再理會。孔乙己等了許久，很懇切的說道，「不能寫罷？……我教給你，記着？這些字應該記着。將來做掌櫃的時候，寫賬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櫃的等級還很遠呢，而且我們掌櫃也從不將茴香豆上賬；又好笑，又不耐煩，懶懶的答他道，「誰要你教，不是草頭

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麼？」孔乙己顯出極高興的樣子，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着櫃臺，點頭說，「對呀對呀！……回字有四樣寫法，你知道麼？」我愈不耐煩了，努着嘴走遠。孔乙己剛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櫃上寫字，見我毫不熱心，便又歎一口氣，顯出極惋惜的樣子。

8 有幾回，鄰舍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喫，一人一顆。孩子喫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於是這一羣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了。

9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10 有一天，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慢的結賬，取下粉板，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我纔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了。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會來？……他打折了腿了。」掌櫃說

，「哦！」他總仍舊是偷。這一回，是自己發昏，竟偷到了舉人家裏去了。他家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樣？先寫服辯，後來是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後來呢？」「後來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賬。

11 中秋過後，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看看將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須穿上棉襖了。一天的下午天，沒有一個顧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溫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却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臺下對了門檻坐着。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夾襖，盤着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見了我，又說道，「溫一碗酒。」掌櫃也伸出頭去，一面說，「孔乙己麼？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面答道，「這……下回還清罷。這一回是現錢，酒要好。」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着對他說：「孔乙己，

你又偷了東西了！」但他這回卻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櫃都笑了。我溫了酒，端出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裏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裏，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笑聲中，坐着用這手慢慢走去了。

12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櫃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13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一九一九年三月）

（選自明報）

這篇的主人公是孔乙己——一個「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曾營生，於是愈過愈窮」的「破落無產者」。在「老大的中國」，這樣的「破落無產者」到處都是，不僅作

者的魯鎮一處棧行。閱者看了孔乙己的遭遇和性格，應該想到孔乙己的遙遠的背後，還有許多東西在那裏輓動，——就如第10節裏寫到的「丁舉人」類農村的豪強。這裏只寫一個孔乙己，但却是無數孔乙己的典型。

1 這段寫鎮魯的本地風光——酒店。作者以酒店作全文的背景，寫得一點不誇張，也不瑣絮。全文的伴勝，便在這里。

2 用第一人稱（我從十二歲起，……）再寫本地風光，兼作引出主人公（孔乙己）的準備。

3 引出孔乙己。

4 主人公的外貌，性格，遭遇等，借「喝酒的人」作陪襯，表現得極有效果。

5 直叙主人的性格。

6 與第4節的描寫聯絡。閱者對於主人公的印象漸深厚。

7 再描繪主人公，借用「我」和孔乙己的交涉。主人公的印象更深一層。

8 主人公性格的可愛處。

9 「……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這是作者的感觸，兼反映孔乙己的遭遇。

10 從「喝酒的人」說出主人公的下落，注意敘述的靈巧。

11 季節變遷了，在「誰曉得？許是死了，」之後。接着「忽然聽得一個聲音：」，事件的展開極峭拔，同時借「掌櫃」和主人公對照。

12 「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一句，在這節裏重見兩次，如嚼橄欖。

13 本文以「我」的觀察開始，仍以「我」的觀察作結。「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然而在老大的中國，他的「典型猶存」。

示 衆

1 首善之區的西城的一條馬路上，這時候什麼擾攘也沒有。火燄燄的太陽雖然還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彷彿已是閃爍地生光；酷熱滿和在空氣裏面，到處發揮着盛夏的威力。許多狗都拖出舌頭來，連樹上的烏老鴉也張着嘴喘氣，——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遠處隱隱有兩個銅盞相擊的聲音，使人憶起酸梅湯，依稀感到涼意，可是那懶懶的單調的金屬音的間作，却使那寂靜更其深遠了。

2 只有腳步聲，車夫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趕緊逃出頭上的烈日。

3 「熱的包子咧！剛出籠的……。」

4 十一二歲的胖孩子，細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門前叫喊。聲音已

經嘶嘎了，還帶些睡意，如給夏天的長日催眠。他旁邊的破舊桌子上，就有二三十個饅頭包子，毫無熱氣，冷冷地坐着。

5「荷阿！饅頭包子咧，熱的……。」

6像用力擲在牆上而反撥過來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飛在馬路的那邊了。在電桿旁，和他對面，正向着馬路，其時也站定了兩個人：一個是淡黃制服的掛刀的面黃肌瘦的巡警，手裏牽着繩頭，繩的那頭就拴在別一個穿藍布大衫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這男人戴一頂新草帽，帽簷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帶。但胖孩子身體矮，仰起臉來看時，却正撞見這人的眼睛了。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腦殼。他連忙順下眼，去看白背心，只見背心上，一行一行地寫着些大大小小的什麼字。

7剎時間，也就圍滿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禿頭的老頭子之後，空缺已經不多，而立刻又被一個赤膊的紅鼻子胖大漢補滿了。這胖子過於橫闊闊，佔了兩人的地位，所以續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層，從前面的兩個頸子

之間伸進腦袋去。

8 禿頭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對面，彎了腰，去研究背心的文字，終於讀起來——

9 「噲，都，哼，八，而，……」

10 胖孩子却看見那白背心正研究着這發亮的禿頭。他也便跟着去研究，就只見滿頭光油油的，耳朵左近還有一片灰白色的頭髮，此外也不見得有怎樣新奇。但是後面的一個抱着孩子的老媽子却想乘機擠進來了；禿頭怕失了位置，連忙站直，文字雖然還未讀完，然而無可奈何，只得另看白背心的臉；草帽簷下半個鼻子，一張嘴，尖下巴。

11 又像用了力擲在牆上而反撥過來的皮球一般，一個小學生飛奔上來，一手按住了自己頭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叢中直鑽進去。但他鑽到第三——也許是第四——層，竟遇見一件不可動搖的偉大的東西了；擡頭看時，藍褲腰上面有一座赤條條的很闊的背脊，背脊上還有汗正在流下來。他知道無

可措手，只得順着褲腰右行，幸而在盡頭發見了一條空處，透着光明。他剛剛低頭要鑽的時候，只聽得一聲「什麼」，那褲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處立刻閉塞，光明也同時不見了。

12 但不久，小學生却從巡警的刀旁邊鑽出來了。他詫異地四顧：外面圍着一圈人，上首是穿白背心的，那對面是一個赤膊的胖小孩，胖小孩後面是一個赤膊的紅鼻子胖大漢。他這時隱約悟出先前的偉大的障礙物的本體了，便驚奇而且佩服似的只望着紅鼻子。胖小孩本是注視着小學生的臉的，於是也不禁依了他的眼光，回轉頭去了，在那里是一個很胖的奶子，奶頭四近有幾枝很長的毫毛。

13 「他，犯了什麼事啦？……」

14 大家都愕然看時，是一個工人似的粗人，正在低聲下氣地請教那禿頭老頭子。

15 禿頭不作聲，單是睜起了眼睛看定他。他被看得順下眼光去，過一會

再看時，禿頭還是睜起了眼睛看定他，而且別的人也似乎都睜了眼睛看定他。他於是彷彿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來，終至於慢慢退後，溜出去了。一個挾洋傘的長子就來補了缺；禿頭也旋轉臉去再看白背心。

16 長子彎了腰，要從垂下的草帽簷下去賞識白背心的臉，但不知道爲什麼忽又站直了。於是他背後的人們又須竭力伸長了頸子；有一個瘦子竟至於連嘴都張得很大像一條死鱸魚。

17 巡警，突然間，將脚一提，大家又愕然，趕緊都看他的脚；然而他又放穩了，於是又看白背心。長子忽又彎了腰，還要從垂下的草帽簷下去窺測，但卽刻也就立直，擎起一隻手來拚命搔頭皮。

18 禿頭不高興了，因爲他先覺得背後有些不太平，接着耳朵邊就有唧咕唧咕的聲音。他雙眉一鎖，回頭看時，緊挨他右邊，有一隻黑手拿着一個大饅頭正在塞進一個貓臉的人的嘴裏去。他也就不說什麼，自去看白背心的新草帽了。

19 忽然，就有暴雷似的一擊，連橫闊的胖大漢也不免向前一踉跟。同時，從他肩膀上伸出一隻胖得不相上下的臂膊來，展開五指，拍的一聲正打在胖孩子的臉頰上。

20 「好快活！你媽的……」同時，胖大漢後面就有一個彌勒佛似的更圓的胖臉這麼說。

21 胖孩子也踉跟了四五步，但是沒有倒，一手按着臉頰，旋轉身，就想從胖大漢的腿旁的空隙間鑽出去。胖大漢趕忙站穩，並且將屁股一歪，塞住了空隙，恨恨地問道——

22 「什麼？」

23 胖孩子就像小鼠子落在捕機裏似的，倉皇了一會，忽然向小學生那一面奔去，推開他，衝出去了。小學生也返身跟出去了。

24 「嚇，這孩子……」總有五六個人都這樣說。

25 待到重歸平靜，胖大漢再看白背心的臉的時候，却見白背心正在仰面

看他的胸脯；他慌忙低頭也看自己的胸脯時，只見兩乳之間的窪下的坑裏有一片汗，他於是用手掌拂去了這些汗。

26 然而形勢似乎總不甚太平了。抱着小孩的老媽子因爲在騷擾時四顧，沒有留意，頭上梳着的喜鵲尾巴似的「蘇州俏」便碰了站在旁邊的車夫的鼻梁。車夫一推，却正在推在孩子上；孩子就扭轉身去，向着圈外，嚷着要回去了。老媽子先也略略一踉跟，但便即站定，旋轉孩子來使他正對白背心，一手指點着，說道——

27 「阿，阿，看呀！多麼好看哪！……」

28 空隙間忽而探進一個戴硬草帽的學生模樣的頭來，將一粒瓜子之類似的東西放在嘴裏，下顎向上一磕，咬開，退出去了。這地方就補上了一個滿頭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橢圓臉。

29 挾洋傘的長子也已經生氣，斜下了一邊的肩膀，皺眉疾視着肩後的死鱸魚。大約從這麼大的大嘴裏呼出來的熱氣，原也不易招架的，而况又在盛

夏。禿頭正仰視那電桿上釘着的紅牌上的四個白字，彷彿很覺得有趣。胖大漢和巡警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媽子的鉤刀般的鞋尖。

30「好！」

31 什麼地方忽有幾個人同聲喝采。都知道該有麼事情起來了，一切頭便全數回轉去。連巡警和他牽着的犯人也都有些搖動了。

32「剛出籠的包子咧！荷阿，熱的……。」

33 路對面是胖孩子歪着頭，磕睡似的長呼；路上是車夫們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趕緊逃出頭上的烈日。大家都幾乎失望了，幸而放出眼光去四處搜索，終於在相距十多家的路上，發見了一輛洋車停放着，一個車夫正在爬起來。

34 圓陣立刻散開，都錯錯落落落地走過去。胖大漢走不到一半，就歇在路邊的槐樹下；長子比禿頭和橢圓臉走得快，接近了。車上的坐客依然坐着，車夫已經完全爬起，但還在摩自己的膝髁。周圍有五六個人笑嘻嘻地看着他。

們。

35「成麼？」車夫要來拉車時，坐客便問。

36 他只點點頭，拉了車就走；大家就惘惘然目送他。起先還知道那輛是曾經跌倒的車，後來被別的車一混，看不清了。

37 馬路上就很清閒，有幾隻狗伸出了舌頭喘氣；胖大漢就在槐陰下看那很快地一起一落的狗肚皮。

38 老媽子抱了孩子從屋簷陰下蹙過去了。胖孩子歪着頭，擠細了眼睛，拖長聲音，磕睡地叫喊——

39「熱的包子咧！荷阿……剛出爐的……。」

（白雲榜後）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八日）

作者在一篇雜感文裏說過，「我臨末還要揭出一點黑暗，是我們中國（現在！不是超時代的。）的民衆，其實還不很懂什麼黨，只要有「頭」和「女屍」。只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亂，清末黨獄，民二，去年和今年，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經目觀或耳

閱了好幾次了。」(三閱集一一六集)其實老大的中國人民的殘忍性，不知道要留傳到什麼時候。我們看每天的報紙，那上面就常有「死屍展覽圖」，溺死的，殺頭的，鎗斃的，幾乎和考古學者的研究資料一樣的被人重視。至於「示衆」更不用說了，何況是活人，正好當作嘲笑戲弄的材料。這篇文章字數不多，但作者立於純客觀的地位，描寫一羣人物的動作，栩栩如生。在作者的著作裏面，顯示特殊的風格。

1 夏季的風物。

2 寫車夫。

3 — 5 寫賣熱包子的胖小孩。

6 寫巡警，穿白背的被示衆的犯人。

7 開始描寫犯人周圍的一羣「看客」。先是老頭子，繼之以胖大漢。

8 — 9 只寫禿頭研究背心的文字，省了許多瑣絮的廢話。

10 觀察精到，微帶諷諷，爲作者所擅長。

11 — 12 寫小學生，注意動作。

13 — 14 寫工人

15 寫挾洋傘的長子。

16 寫瘦子。

17 | 24 寫動作最有精彩，這裏所寫的動作，如同一根繩子，把這許多不相連貫的人物，穿成一串。

25 | 26 寫胖大漢拂汗。老媽子，車夫，小孩的交涉。

27 注意「多麼好看哪！」一句。

28 學生磕瓜子。又是一個「橢圓臉」的看客。

29 作者的諧謔。

30 | 34 另一事件——車夫跌交，有人叫「好」！作者又暴露老大中國人的弱點，但依然描寫動作。

35 | 36 另一事件的終結。

37 | 39 全文以「動作描寫」為重心，仍以「動作」為終結。

鴨的喜劇

1 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君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多久，便向我訴苦說：「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2 這應該是真實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為很是嚷嚷罷了。然而我之所謂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寞罷。

3 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老於北京的人說，地氣北轉了，這裏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夏纔了，冬又開始了。

4 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而且是夜間，我偶而得了閒暇，去訪

問愛羅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天下很安靜。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很高的眉稜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是在想他舊遊之地的爪哇，爪哇地方的夏夜。

5「這樣的夜間，」他說：「在爪哇是遍地是音樂。房裏、草間、樹上都

有昆蟲吟叫，各種聲音成爲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着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他沈思了，似乎要追想起那時的情景來。

6我開不得口。這樣奇妙的音樂，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所以即使如何愛國，也辯護不得，因爲他雖然目無所見，耳朵是沒有聾的。

7「北京却連蛙鳴也沒有……」他又歎息了說。

8「蛙鳴是有的！」這歎息却使我勇猛起來了，於是抗議說：「到夏天大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那是都在溝裏面的，因爲北京到處都有溝。」

9「哦！……」

10 過了幾天，我的話居然證實了，因為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幾十個科斗。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院子裏的小池裏。那池的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種荷花的荷池。從這荷池裏，雖然從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然而養蝦蟆却實在是一個極合式的所在。

科斗成羣的在水裏面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有時候，在旁的孩子告訴他說：「愛羅希珂先生，⁹他們生了腳了。」他便高興的微笑道：「哦！」

12 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却只是愛羅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說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應該種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勸誘他就在院子裏種白菜；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後來仲密家裏果然有了許多小雞，滿院飛跑，啄完了鋪地錦的嫩葉，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

13 從此賣小雞的鄉下人也時常來，來一回便買幾隻，因為小雞是容易積

食，發癢，很難得長壽的，而且有一匹還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說小鷄的悲劇裏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說不要。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兩手裏，而小鴨便在他手裏咻咻的叫。他以為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

14 小鴨也誠然是可愛，遍身松花黃，毛茸茸的，放在地上，便蹣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大家都說好，明天去買泥鰍來喂他們罷。愛羅先珂君說：「這錢也可以歸我出的。」

15 他於是教書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會，仲密夫人拿碎米來喂他們時，在遠處已聽得潑水的聲響，跑到一看，原來那四個小鴨都在荷池裏洗澡了，而且還翻筋斗，喫東西呢。等到攔他們上了岸，全池已經是渾水；過了半天，澄清了，只是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腳的料斗了。

16「伊羅希珂先生，^②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

17「唔？蝦蟆？」

18 仲密夫人也來了，報告了小鴨喫完科斗的故事。

19「唉，唉！……」他說。

20 待到小鴨褪了黃毛，愛羅先珂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羅斯母親」了，便匆匆的向赤塔去。

21 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也已經長成，兩個白的，兩個花的，而且不復咻咻的叫，都是「鴨鴨」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們了；幸而仲密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裏滿積了水，他們便欣欣然游水，鑽水，拍翅子，「鴨鴨」的叫。

22 現在又從夏末交了冬初，而愛羅先珂君還是一無消息，不知道在那裏了。

23 只有四個鴨，却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

(選自吶喊)

作者又是一位寫小品文字的好手，此篇便是代表這一方面的著作。選在這裏，表示作者的另外一種風格。文裏沒有蘊含什麼蘊深的意義，只在用短短的文字，寫愛羅先珂和小鴨。但北京的雰圍氣和一種懷念之情，却跳躍於紙面。

1 「北國」寂寞 和在沙漠裏一樣。一面寫這位官詩人的感懷，一面寫雰圍氣。

2 — 3 作者對於「北國」的感觸。

4 — 9 寫出詩人寂寞的所以然。

10 — 12 輕鬆的敘述。官詩人的性格也可窺見。

13 — 14 寫小鴨。

15 — 19 微帶苦味的喜劇。

20 — 23 懷念之情。

「註釋」 ① 仿小兒語音不清，「希」、「伊」並非錯字。

社 戲

1 我在倒數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過兩回中國戲。前十年是絕不看，因為沒有看戲的意思和機會。那兩回全在後十年，然而都沒有看出什麼來就走了。

2 第一回是民國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時候，當時一個朋友對我說，北京戲最好，你不去見見世面麼？我想，看戲是有味的，而況在北京呢。於是都興致勃勃的跑到什麼園，戲文已經開場了，在外面也早聽到鑿鑿地響。我們挨進門，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的眼前一閃爍，便又看見戲臺下滿是許多頭。再定神四面看，却見中間也還有幾個空座，擠過去要坐時，又有人對我發議論，我因為耳朵已經噹噹的響着了，用了心，纔聽到他是說：「有人，不行！」

3 我們退到後面，一個辮子很光的却來領我們到了側面，指出一個地位來。這所謂地位者，原來是一條長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狹到四分之三，他的腳比我的下腿要長過三分之二。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接着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4 走了許多路，忽聽得我的朋友的聲音，道，「究竟怎的？」我回過臉去，原來他也被我帶出來了。他很詫異的說，「怎麼總是走，不答應？」我說，「朋友，對不起，我耳朵只在嗵嗵嗵的響，並沒有聽到你的話。」

5 後來我每一想到，便很以為奇怪，似乎這戲太不好，——否則便是我近來在戲臺下不適於生存了。

6 第二回忘記了那一年，總之是募集湖北水災捐而譚叫天還沒有死。捐法是兩元錢買一張戲票，可以到第一舞臺去看戲，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買了一張票，本是對於勸募人聊以塞責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機對我說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於是忘了前幾年的嗵嗵嗵

之災，竟到第一舞臺去了，但大約一半也因為重價購來的寶票，總得使用了纔舒服。我打聽得叫天出臺是遲的，而第一舞臺却是新式構造，用不着爭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點鐘纔出去。誰料照例，人都滿了，連立足也難，我只得擠在遠處的人叢中看一個老旦在臺上唱。那老旦嘴邊插着兩個點火的紙捻子，旁邊有一個鬼卒，我費盡思量，纔疑心他或者是目連的母親，因為後來又出來了一個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誰，就去問擠小在我的左邊的一位胖紳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說道，「龔雲甫！」我深愧淺陋而且粗疏，臉上一熱，同時腦裏也製出了決不再問的定章；於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麼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從九點多到十點，從十點到十一點，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

7 我向來沒有這樣忍耐的等候過什麼事物，而況這邊的胖紳士的吁吁的喘氣，這臺上的鑿鑿噹噹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加之以十二點，忽而

使我省悟到在這里不適於生存了。我同時便機械的擰轉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擠，覺得背後便已滿滿的，大約那彈性的胖紳士早在我的空處胖開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後無回路，自然擠而又擠，終於出了大門。街上除了專等看客的車輛之外，幾乎沒有什麼行人了，大門口却還有十幾個人昂着頭看戲目，別有一堆人站着並不看什麼，我想：他們大概是看散戲之後出來的女人們的，而叫天却還沒有來……

8 然而夜氣很清爽，真所謂「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遇着這樣的好空氣，彷彿這是第一遭了。

9 這一夜，就是我對於中國戲告了別的一夜，此後再沒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經過戲園，我們也漠不相關，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10 但是前幾天，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可惜忘記了書名和著者，總之是關於中國戲的。其中有一篇，大意彷彿說，中國戲是大鼓，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於劇場，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遠

遠的看起來，也自有他的風致。我當時覺得這正是說了在我意中而未會想到的話，因為我確記得在野外看過很好的好戲，到北京以後的連進兩回戲園去，也許還是受了那時的影響哩。可惜我不知道怎麼一來，竟將書名忘却了。

11 至於我看那好戲的時候，却實在已經是『遠哉遙遙』的了，其時恐怕我還不過十一二歲。我們魯鎮的習慣，本來是凡有出嫁的女兒，倘自己還未當家，夏間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時我的祖母雖然還康健，但母親也已分擔了些家務，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歸省了，只得在掃墓完畢之後，抽空去住幾天，這時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親住在外祖母的家裏。那地方叫平橋村，是一個海邊不遠，極偏僻的，臨河的小村莊；住戶不滿三十家，是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但在我是樂土：因為我在這裏不但得到優待，又可以免唸『秩秩斯千幽幽南山』了。

12 和我一同玩的是許多小朋友，因為有了遠客，他們也都從父母那里得了減少工作的許可，伴我來遊戲。在小村裏，一家的客，幾乎也就是公共的

。我們年紀都相仿，但論起行輩來，却至少是叔子，有幾個還是太公，因為他們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們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鬧起來，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決沒有一個會想出「犯上」這兩個字來，而他們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

13 我們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來穿在銅絲做的小鈎上，伏在河沿上去釣蝦。蝦是水世界裏的獸子，決不憚用了自己的兩個鉗捧着鈎尖送到嘴裏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釣到一大碗。這蝦照例是歸我喫的。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但或者因為高等動物了的緣故罷，黃牛水牛都欺生，敢於欺侮我，因此我也總不敢走近身，只好遠遠地跟着，站着。這時候，小朋友們便不再原諒我會讀『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來了。

14 至於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趙莊去看戲。趙莊是離平橋村五里的較大的村莊；平橋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戲，每年總付給趙莊多少錢，算作合做的。當時我並想不到他們為什麼年年要演戲。現在想，那或者是春賽

，是社戲了。

15 就在我十一二歲時候的這一年，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平橋村只有一隻早出晚歸的航船是大船，決沒有留用的道理。其餘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鄰村去問，也沒有，早都給別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氣惱，怪家裏的人不早定，絮叨起來。母親便寬慰伊，說我們魯鎮的戲比小村裏的好得多，一年看幾回，今天就算了。只有我急得要哭，母親却竭力的囑咐我，說萬不能裝模裝樣，怕又招外祖母生氣，又不准和別人一同去，說是怕外祖母要擔心。

16 總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戲已經開場了，我似乎聽到鑼鼓的聲音，而且知道他們在戲臺下買豆漿喝。

17 這一天我不釣蝦，東西也少喫。母親很爲難，沒有法子想。到晚飯時候，外祖母也終於覺察了，並且說我應當不高興，他們太怠慢，是待客的禮數裏從來所沒有的。喫飯之後，看過戲的少年們也都聚攏來了，高高興興的

來講戲。只有我不開口；他們都歎息而且表同情。忽然間，一個最聰明的雙喜大悟似的提議了，他說，「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來了麼？」十幾個別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攬撥起來，說可以坐了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興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們，不可靠；母親又說是若叫大人一同去，他們白天全有工作，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在這遲疑之中，雙喜可又看出底細來了，便又大聲的說道，「我寫包票！船又大；迅哥兒向來不亂跑；我們又都是識水性的！」

18 誠然！這十多個少年，委實沒有一個不會泅水的，而且兩三個還是弄潮的好手。

19 外祖母和母親也相信，便不再駁回，都微笑了。我們立刻一闖的出了門。

20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鬆了，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一出門，便望見月下的平橋內泊着一隻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雙喜拔前篙，阿發

拔後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艙中，較大的聚在船尾。母親送出來吩咐『要小心』的時候，我們已經點開船，在橋石上一磕，退後幾尺，即又上前出了橋。於是架起兩枝橈，一枝兩人，一里一換，有說笑的，有嚷的，夾着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飛一般徑向趙莊前進了。

21 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裏。淡黑的起伏的連山，彷彿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都遠遠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還以為船慢。他們換了四回手，漸望見依稀的趙莊，而且似乎聽到歌吹了，還有幾點火，料想便是戲臺，但或者也許是漁火。

22 那聲音大概是橫笛，宛轉悠揚，使我的心也沈靜，然而又自失起來，覺得要和他瀰散在含着豆麥蘊藻之香的夜氣裏。

23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漁火；我纔記得先前望見的也不是趙莊。那是正

對船頭的一叢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經去遊玩過，還看見破的石馬倒在地下，一個石羊蹲在草裏呢。過了那林，船便彎進了叉港，於是趙莊便真在眼前了。

24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臺，模胡在遠處的月夜中，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畫上見過的仙境，就在這裡出現了。這時船走得更快，不多時，在臺上顯出人物來，紅紅綠綠的動，近處的河裏一望烏黑的是看戲的人家的船篷。

25 『近臺沒有什麼空了，我們遠遠地看罷。』阿發說。

26 這時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臺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對戲臺的神棚還要遠。其實我們這白篷的航船，本也不願意和烏篷的船在一處，而況並沒有空地呢。

27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見臺上有一個黑的長鬍子的背上插着四張旗，捏着長槍，和一羣赤膊的人正打仗，雙喜說，那就是有名的鐵頭老生，能連翻

八十四個筋斗，他日裏親自數過的。

28 我們便都擠在船頭上看打仗，但那鐵頭老生却又並不翻筋斗，只有幾個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陣，都進去了，接着走出一個小旦來，咿咿呀呀的唱，雙喜說，『晚上看客少，鐵頭老生也懶了，誰肯顯本領給白地看呢？』我相信這話對，因為其時臺下已經不很有人，鄉下人爲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覺去了，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過是幾十個本村和鄰村的閑漢。烏篷船裏的那些土財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們也不在乎看戲，多半是專到戲臺下來喫糕餅水果和瓜子的。所以簡直可以算白地。

29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並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願意看的是一個人蒙了白布，兩手在頭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頭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黃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許多時都不見，小旦雖然進去了，立刻又出來了一個很老的小生。我有些疲倦了，託桂生買豆漿去。他去了一刻，回來說，『沒有。賣豆漿的龔子也回去了。日裏倒有，我還喝了兩碗呢。現在去舀一瓢水來給你喝罷。』

30 我不喝水，支撐着仍然看，也說不出見了些什麼，只覺得戲子的臉都漸漸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漸不明顯，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沒有什麼高低。年紀小的幾個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談話。忽而一個紅衫的小丑被綁在臺柱子上，給一個花白鬍子的用馬鞭打起來了，大家纔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在這一夜裏，我以為這實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31 然而老旦終於出臺了。老旦本來是我所最怕的東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這時候，看見大家都掃興，纔知道他們的意見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當初還只是踱來踱去的唱，後來竟在中間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擔心；雙喜他們却就破口喃喃的罵。我忍耐的等着，許多的工夫，只見那老旦將手一抬，我以為就要站起來了，不料他却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舊唱。全船裏幾個人不住的吁氣，其餘的也打起呵欠來。雙喜終於熬不住了，說道，怕他會唱到明天還不完，還是我們走的好罷。大家立刻都贊成，和開船時候一樣踴躍，三四人徑奔船尾，拔了篙，點退幾丈，回轉船頭，架起櫓，

罵着老日，又向那松柏林前進了。

32 月還沒有落，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戲臺在燈火光中，却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縹緲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着了。吹到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看。

33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後了，船行也並不慢。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可知已經到了深夜。他們一面議論着戲子，或罵，或笑，一面加緊的搖船。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其響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着一羣孩子在浪花裏躍，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來。

34 離平橋村還有一里模樣，船行却慢了，搖船的都說很疲乏，因為太用力，而且許久沒有東西喫。這回想出來的是桂生。說是羅漢豆正旺相，柴火又現成，我們可以偷一點來煮喫的。大家都贊成，立刻近岸停了船，岸上的田裏，烏油油的便都是結實的羅漢豆。

35 「阿阿發，這邊是你家的，這邊是老六一家的，我們偷那邊的呢？」雙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說。

36 我們也都跳上岸。阿發一面跳，一面說道。「且慢，讓我來看一看罷，」他於是往來的摸了一回，直起身來說道，「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一聲答應，大家便散開在阿發家的豆田裏，各摘了一大捧，拋入船艙中。雙喜以爲再多偷，倘給阿發的娘知道是要哭罵的，於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裏又各偷了一大捧。

37 我們中間幾個年長的仍然慢慢的搖着船，幾個到後艙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剝豆。不久豆熟了，便任憑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圍起來用手撮着喫。喫完豆，又開船，一面洗器具，豆莢豆殼全拋在河水裏，什麼痕跡也沒有了。雙喜所慮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鹽和柴，這老頭子很細心，一定要知道，會罵的。然而大家議論之後，歸結是不怕，他如果罵，我們便要他歸還去年在岸邊拾去的一枝枯柏樹，而且當面叫他「八癩子。」

38 「都回來了！那里會錯。我原說過寫包票的！」雙喜在船頭上忽而大聲的說。

39 我向船頭一望，前面已經是平橋。橋脚上站着一個人，却是我的母親，雙喜便是對伊說着話。我跳出艙去，船也就進了平橋了，停了船，我們紛紛都上岸。母親頗有些生氣，說是過了三更了，怎麼回來得這樣遲，但也就高興了，笑着邀大家去喫炒米。

40 大家都說已經喫了點心。又渴睡 不如及早睡的好，各自回去了。

41 第二天。我向午纔起來，並沒有聽到什麼關係八公公鹽柴事件的糾葛，下午仍然去釣蝦。

42 「雙喜，你們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罷？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壞了不少。」我擡頭看時，是六一公公掉着小船，賣了豆回來了，船肚裏還有膽下的一堆豆。

43 「是的。我們請客，我們當初還不要你的呢。你看，我把我的蝦嚇跑

了！」雙喜說。

44 六一公公看見我，便停了楫，笑道，「請客？——這是應該的。」於是對我說：「迅哥兒昨天的戲可好麼？」

45 我點一點頭，說道，「好。」

46 「豆可中喫呢？」

47 我又點一點頭，說道，「很好。」

48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來，將大拇指一翹，得意的說道，「這真是大市鎮裏出來的讀過書的人纔識貨！我的豆種是粒粒挑選過的，鄉下人不知識好歹，還說我的豆比不上別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給我們的姑奶奶嘗嘗去……」他於是打着楫子過去了。

49 待到母親叫我回去喫晚飯的時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羅漢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給母親和我喫的。聽說他還對母親極口誇獎我，說「小小年紀便有見識，將來一定要中狀元。姑奶奶，你的福氣是可以寫包票的了。」

但我喫了豆，却並沒有昨夜的那麼好。

50 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喫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選自吶喊）

作者有一本隨感集名叫朝花夕拾，在卷首的序文裏有這樣的話，「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喫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靈感。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這篇文章裏作者所描寫的「社戲」，也該是使作者時時反顧的東西罷。作者先寫北京戲，對於這種都市的戲劇（戲場）表示反感。從北京戲再寫到魯鎮附近的野外劇。閱者對於魯鎮都很熟悉了，閩土，九斤老太，七斤嫂，孔乙己。這些人物彷彿在我們的眼前。現在作者又展開了魯鎮附近趙莊的一幅繪卷（笛聲悠揚，唱到深夜的野外劇）。然而人物還是魯鎮的幾個小友——阿發，雙喜。這樣快樂的天真的童年，能有幾時，現在趙莊一帶的農村恐也未必有從前那樣的長閑了罷。所以作者說，「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喫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1——9 寫中國舊式劇場裏的霧圍氣和作者對於它的反感，2 3 4 5 6 7 諸節是極有力量的描寫。

10 本篇的主旨。

11——13 童年的回憶，環境的描寫。

14——19 借「叫不到船」的事件，發抒童年的情感，

20——26 全文有精彩的描寫，注意寫風景的20 21 22 諸節。

27——31 由兒童的眼裏看出來的「社戲」，也就是「社戲」的可貴處。注意30 31 兩節的描寫。

32——33 插寫歸舟的景色。

34——38 在本文的前半對於主人公的描寫很微弱，到這裏才用力寫雙喜。

39——40 「社戲」的終結。

41——49 寫六一公公的可愛。一個醇樸的老農，和雙喜映照。

50 微帶感傷的回憶。

端午節

1 方玄緯近來愛說「差不多」這一句話，幾乎成了「口頭禪」似的；而且不但說，的確也盤據在他腦裏了。他最初說的是『都一樣』，後來大約覺得欠穩當了，便改爲『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現在。

2 他自從發見了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後，雖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時却也得到許多新安慰。譬如看見老輩威壓青年，在先是要憤憤的，但現在卻就轉念道，將來這少年有了兒孫時，大抵也要擺這架子的罷，便再沒有什麼不平了。又如看見兵士打車夫，在先也要憤憤的，但現在也就轉念道，倘使這車夫當了兵，這兵拉了車，大抵也就這麼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他這樣想的時候，有時也疑心是因爲自己沒有和惡社會奮鬥的勇氣，所以瞞

心昧己的故意造出來的一條逃路，很近於「無是非之心」，遠不如改正了好，然而這意見，總反而在他腦裏生長起來。

3 他將這『差不多說』最初公表的時候是在北京首善學校的講堂上，其時大概是提起關於歷史上的事情來，於是說到『古今人不相遠』，說到各色人等的『性相近』，終於牽扯到學生和官僚身上，大發其議論道：

4 『現在社會上時髦的都通行罵官僚，而學生罵得尤利害，然而官僚並不是天生的特別種族，就是平民變就的，現在學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麼兩樣呢？「易地則皆然」，思想言論舉動丰采都沒有什麼大區別；……便是學生團體新辦的許多事業，不是也已經難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滅了麼？差不多的。但中國將來之可慮就在此……』

5 散坐在講堂裏的二十多個聽講者，有的悵然了，或者是以爲這話對；有的勃然了，大約是以為侮辱了神聖的青年；有幾個却對他微笑了，大約以為這是他替自己的辯解：因為方玄綽就是兼做官僚的。

6 而其實却是都錯誤。這不過是他的一種新不平；雖說不平，又只是他的一種安分的空論。他自己雖然不知道是因為懶，還是因為無用，總之覺得是一個不肯運動，十分安分守己的人，總長冤他有神經病，只要地位還不至於動搖，他決不開一開口；教員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別有官俸支持，他也決不開一開口。不但不開，當教員聯合索薪的時候，他還暗地裏以為欠斟酌，太嚷嚷；直到聽得同寮過分的奚落他們了，這纔略有些小感慨，後來一轉念，這或者因為自己正缺錢，而別的官並不兼做教員的緣故罷，於是也就釋然了。

7 他雖然也缺錢，但從沒有加入教員的團體內，大家議決罷課，可是不去上課了。政府說『上了課纔給錢』，他纔略恨他們的類乎用果子耍猴子；一個大教育家說道『教員一手挾書包，一手要錢不高尚』，他纔對於他的太太正式的發牢騷了。

8 「喂，怎麼只有兩盤？」聽了『不高尚說』這一日的晚餐時候，他看

着菜蔬說。

9 他們是沒有受過新教育的，太太並無學名或雅號，所以也就沒有什麼稱呼了，照老例雖然也可以叫「太太，」但他又不願意太守舊，於是就發明了一個「喂」字。太太對他卻連「喂」字也沒有，只要臉向着他說話，依據習慣法，他就知道這話是對他而發的。

10 「可是上月領來的一成半都完了……昨天的米，也還是好容易纔賒來的呢。」伊站在桌旁，臉對着他說。

11 「你看，還說教書的要薪水是卑鄙哩。這種東西似乎連人要喫飯，飯要米做，米要錢買這一點粗淺事情都不知道……」

12 「對啦。沒有錢怎麼買米，沒有米怎麼煮……」

13 他兩頰都鼓起來了，彷彿氣惱這答案正和他的議論「差不多」，近乎隨聲附和模樣，接着便將頭轉向別一面去了，依舊習慣法，這是宣告討論中止的表示。

14 待到淒風冷雨這一天，教員們因為向政府去索薪水，在新華門前爛泥裏被國軍打得頭破血出之後，倒居然也發了一點薪水。方玄綽不費一舉手之勞的領了錢，酌還些舊債，卻還缺一大筆款，這是因為官俸也頗有些拖欠了。當是時，便是廉吏清官們也漸以為，薪之不可不索，而况兼做教員的方玄綽，自然更表同情於學界起來，所以大家主張繼續罷課的時候，他雖然仍未到場，事後卻尤其心悅誠服的確守了公共的決議。

15 然而政府竟又付錢，學校也就開課了。但在前幾天，卻有學生總會上了一個呈文給政府，說「教員倘若不上課，便不要付欠薪。」這雖然並無效，而方玄綽卻忽而記起前回政府所說的「上了課纔給錢」的話來，「差不多」這一個影子在他眼前又一幌，而且並不消滅，於是他便在講堂上公表了。

16 准此，可見如果將「差不多說」鍛鍊羅織起來，自然也可以判作一種挾帶私心的不平，但總不能說是專為自己做官的辯解。只是每到這些時，他又常常喜歡拉上中國將來的命運之類的問題，一不小心，便連自己也以為是

一個憂國的志士；人們是每苦於沒有「自知之明」的。

17 但是「差不多」的事實又發生了，政府當初雖只不理那些招人頭痛的教員，後來却不理到無關痛癢的官吏，欠而又欠，終於逼得先前鄙薄教員要錢的好官，也很有幾員化爲索薪大會裏的驍將了。惟有幾種日報上却很發了些鄙薄譏笑他們的文字。方玄綽也毫不爲奇，毫不介意，因爲他根據了他的「差不多說」，知道這是新聞記者還未缺少潤筆的緣故，萬一政府或是關人停了津貼，他們多半也要開大會的。

18 他既已表同情於教員的索薪，自然也贊成同寮的索俸，然而他仍然安坐在衙門中，照例的並不同去討債。至於有人疑心他孤高，那可也不過是一種誤解罷了。他自己說，他是自從出世以來，只有人向他來要債，他從沒有向人去討過債，所以這一端是「非其所長」。而且他最不敢見手握經濟之權的人物，這種人待到失了權勢之後，捧着一本大乘起信論講佛學的時候，固然也很是「藹然可親」的了，但還在寶座上時，却總是一副閻王臉，將別人

都當奴才看，自以為手操着你們這些窮小子們的生殺之權。他因此不敢見，也不願見他們。這種脾氣，雖然有時連自己也覺得是孤高，但往往同時也疑心這其實是沒本領。

19 大家左索右索，總算一節一節的挨過去了，但比起先前來，方玄綽究竟是萬分的拮据，所以使用的小廝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說，便是方太太對於他也漸漸的缺了敬意，只要看伊近來不很附和，而且常常提出獨創的意見，有些唐突的舉動，也就可以了然了。到了陰曆五月初四的午前，他一回來，伊便將一疊賬單塞在他的鼻子跟前，這也是往常所沒有的。

20 「一總總得一百八十塊錢纔夠開消……發了麼？」伊並不對着他看的說。

21 「哼，我明天不做官了。錢的支票是領來的了，可是索薪大會的代表不發放，先說是沒有同去的人都不發，後也又說是要到他們跟前親領。他們今天單捏着支票，就變了閻王臉了，我實在怕看見……我錢也不要了，官也

「不做了，這樣無限量的卑屈……」

22 方太太見了這少見的義憤，倒有些愕然了，但也就沈靜下來。

23 「我想，還不如去親領罷，這算什麼呢。」伊看着他的臉說。

24 「我不去！這是官俸，不是賞錢，照例應該由會計科送來的。」

25 「可是不送來又怎麼好呢……哦，昨天忘記說了，孩子們說那學費，

學校裏已經催過好幾次了，說是倘若再不繳……」

26 「胡說！做老子的辦事教書都不給錢，兒子去念幾句書倒要錢？」

27 伊覺得他已經不很顧忌道理，似乎就要將自己當作校長來出氣，犯不上，便不再言語了。

28 兩個默默的喫了午飯。他想了一會，又懊惱的出去了。

29 照舊例，近年是每逢節根或年關的前一天，他一定須在夜裏的十二點鐘纔回家，一面走，一面掏着懷中，一面大聲的叫道，「喂，領來了！」於是遞給伊一疊簇新的中交票，臉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誰知道初四這一天卻

破了例，他不到七點鐘便回家來。方太太很驚疑，以爲他竟已辭了職了，但暗暗地察看他的臉上，卻也並不見有什麼格外倒運的神情。

30 「怎麼了？……這樣早？……」伊看定了他說。

31 「發不及了，領不出了，銀行已經關了門，得等初八。」

32 「親領？……」伊惴惴的問。

33 「親領這一層，倒也已經取消了，聽說仍舊由會計科分送。可是銀行今天已經關了門，休息三天，得等到初八的上午。」他坐下，眼睛看着地面了，喝過一口茶，纔又慢慢的開口說，「幸面衙門裏也沒有什麼問題了，大約到初八就準有錢……向不相干的親戚朋友去借錢，實在是一件煩雜事。我午後硬着頭皮去尋金永生，談了一會，他先恭維我不去索薪，不肯親領，非常之清高，一個人正應該這樣做，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就像我在他嘴裏塞了一大把鹽似的，凡有臉上可以打皺的地方都打起皺來，說房租怎樣的收不起，買賣怎樣的賠本；在同事面前親身領款，也不算什麼的，即

刻將我支使出來了。」

34 「這樣緊急的節根，誰還肯借出錢去呢。」方太太却只淡淡的說，並沒有什麼慨然。

35 方玄綽低下頭去了，覺得這也無怪其然的，況且自己和金永生本來很疏遠。他接着就記起去年年關的事來，那時有一個同鄉來借十塊錢，他其時明明已經收到了衙門的領款憑單的了，因為恐怕這人將來未必會還錢，便裝了一副爲難的神色，說道衙門裏既然領不到俸錢，學校裏又不發薪水，實在「愛莫能助」，將他空手送走了。他雖然自己並不看見裝了怎樣的臉，但此時却覺得很局促，嘴唇微微一動，又搖一搖頭。

36 然而不多久，他忽然而恍然大悟似的發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賒一瓶蓮花白。他知道店家希圖明天多還賬，大抵是不敢不賒的，假如不賒，則明天分文不還，正是他們應得的懲罰。

37 蓮花白竟賒來了，他喝了兩盃，青白色的臉上泛了紅，喫完飯，又頗

有些高興了。他點上一枝大號哈德門香煙，從桌上抓起一本嘗試集來，躺在牀上就要看。

38 「那麼，明天怎麼對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牀面前，看着他的臉說。

39 「店家？……教他們初八的下半天來。」

40 「我可不能這麼說。他們不相信，不答應的。」

41 「有什麼不相信。他們可以問去，全衙門裏什麼人也沒有領到，都得初八！」他戟着第二個指頭在帳子裏的空中畫了一個半圓，方太太跟着指頭也看了一個半圓，只見這手便去翻開了嘗試集。

42 方太太見他強橫到出乎情理之外了，也暫時開不得口。

43 「我想，這模樣是鬧不下去的，將來總得想點法，做點什麼別的事：

……」伊終於尋到了別的路，說。

44 「什麼法呢？我「文不像騰錄生，武不像救火兵，」別的什麼？」

45 「你不是給上海的書鋪子做過文章麼？」

46 「上海的書鋪子？買稿要一個一個的算字，空格不算數，你看我做在那里的白話詩去，空白有多少，怕只值三百大錢一本罷。收版權稅又半年六月沒消息，「遠水救不得近火」，誰耐煩。」

47 「那麼，給這裏的報館裏……」

48 「給報館裏？便在這里很大的報館裏，我靠着一個學生在那里做編輯的大情面，一千字也就是這幾個錢，即便一早做到夜，能夠養活你們麼？況且我肚子裏也沒有這許多文章。」

49 「那麼，過了節怎麼辦呢？」

50 「過了節麼？……仍舊做官……明天店家來要錢，你只要說初八的下午。」

51 他又要看嘗試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機會，連忙吞吞吐吐的說：

52 「我想，過了節，到了初八，我們……倒不如去買一張彩票……」

53 「胡說！會說出這樣無教育的……」

54 這時候，他忽而又記起被金永生支使出來以後的事了。那時他惘惘的走過稻香村，看見店門口豎着許多斗大的字的廣告道「頭彩幾萬元」，彷彿記得心裏也一動，或者也許放慢了脚步的罷，但似乎因為捨不得皮夾裏僅存的六角錢，所以竟也毅然決然的走遠了。他臉色一變，方太太料想他是在惱着伊的無教育，便趕緊退開，沒有說完話。方玄綽也沒有說完話，將腰一伸，咿咿嗚嗚的就念嘗試集。

(一九二二年六月)

(選自神機)

這篇文章代表中國的一個時期，即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的沒落時期；同時又代表中國社會裏的一個階級，即腦力勞動者之一羣。方玄綽就是這種時代，這種階級的化身，作者寫方玄綽就是暴露腦力勞動者的無能與無聊，活該沒落。方玄綽是否作者本身，無關緊要。同時又反映中國教育的腐敗與官僚政治的醜惡。

- 1 從「都一樣」改為「差不多」寫方玄綽（本篇主人公）的怯懦，也就是他的弱點。
- 2 腦力勞動者（教員）的逃避現實。

3——6 主人公的苦悶。

7——13 「要錢不高尚」，寫知識分子沒有經濟的出路，却又不能脫棄士大夫的外衣，只好對太太發脾氣，無聊已極。

14——18 這幾節都是借用「差不多說」來暴露主人公（知識分子）的弱點的。他只知道同情於索薪索俸。然而除此以外，又有什麼別的方法與武器呢！

19——28 這裏是重要的描寫。注意21-26兩節的對話，描繪一般知識分子的反抗能力。

29——35 由對話敘出向金永生借錢，遭了他的冷遇，寫知識分子沒有經濟的出路。

36——37 主人公逃避現實的方法。

38——42 借方太太的對話寫現實生活的憂慮。注意41節的描寫，為作者擅長的技巧。

43——50 知識分子一無所能的「自己暴露」。

51——54 經濟的出路在此，方先生並非不知道。因為「受過教育」，只能夠念管試集的原故，連「買彩票」的勇氣也沒有了！這樣說來，方太太是近於勇敢的。因為知識分子遠於現實生活，而方太太是近於現實生活的人，所以會想到「……不如去買一張彩票。」

孤獨者

一

1 我和魏連父相識一場，回想起來倒也別致，竟是以送殮始，以送殮終。

2 那時我在S城，就時時聽到人們提起他的名字，都說他很有些古怪：所學的是動物學，却到中學堂去做歷史教員；對人總是愛理不理的，却常喜歡管別人的閒事；常說家庭應該破壞，一領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給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此外還有許多零碎的話柄；總之，在S城裏也算是一個給人當作談助的人。有一年的秋天，我在寒石山的一個親戚家裏閒住；他們就姓魏，是連父的本家。但他們却更不明白他，仿佛將他當作一個外國人看待，

說是「同我們異樣的」。

3 這也不足爲奇，中國的興學雖說已經二十年了，寒石山却連小學也沒有。全山村中，只有連爰是出外游學的學生，所以從村人看來，他確是一個異類；但也很妬羨，說他掙得許多錢。

4 到秋末，山村中痢疾流行了；我也自危，就想回到城中去。那時聽說連爰的祖母就染了病，因爲是老年，所以很沈重；山中又沒有一個醫生。所謂他的家屬者，其實就只有一個祖母，僱一名女工簡單地過活；他幼小失了父母，就由這祖母撫養成人的。聽說她先前也曾經喫過許多苦，現在可是安樂了。但因爲他沒有家小，家中究竟非常寂寞，這大概也就是大家所謂異樣之一端罷。

5 寒石山離城是旱道一百里，水道七十里，專使人叫連爰去，往返至少就得四天。山村僻陋，這些事便算大家都要打聽的大新聞，第二天便轟傳她病勢已經極重，專差也出發了；可是到四更天竟咽了氣，最後的話，是：

「爲什麼不肯給我會一會連父的呢？……」

6 族長，近房，他的祖母的家的親丁，閒人，聚集了一屋子，預計連父的到來，應該已是入殮的時候了。壽材壽衣早已做成，都無須籌畫；他們的第一大問題是在怎樣對付這「承重孫」，因爲逆料他關於一切喪葬儀式，是一定要改變新花樣的。聚議之後，大概商定了三大條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請和尚道士做法事。總而言之：是全都照舊。

7 他們既經議妥，便約定在連父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廳前，排成陣勢，互相策應，併力作一回極嚴厲的談判。村人們都嚙着唾沫，新奇地聽候消息；他們知道連父是「喫洋教」的「新黨」，向來就不講什麼道理，兩面的爭鬪，大約總要開始的，或者還會釀成一種出人意外的奇觀。

8 傳說連父的到家是下午，一進門，向他祖母的靈前只是彎了一彎腰。族長們便立刻照預定計畫進行，將他叫到大廳上，先說過一大篇冒頭，然後引入本題，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辯駁的機會。但終於

話都說完了，沈默充滿了全廳，人們全數悚然地緊看着他的嘴。只見連安神色也不動，簡單地回答道——

9 「都可以的。」

10 這又很出于他們的意外，大家的心重的重擔都放下了，但又似乎反加重，覺得太「異樣」，倒很有些可慮似的。打聽新聞的村人們也很失望，口口相傳道，「奇怪！他說『都可以』哩！我們看去罷！」都可以就是照舊，本來是無足觀了，但他們也還要看，黃昏之後，便欣欣然聚滿了一堂前。

11 我也是去看的一個，先送了一份香燭；待到走到他家，已見連安在給死者穿衣服了。原來他是一個短小瘦削的人，長方臉，蓬鬆的頭髮和濃黑的鬚眉佔了一臉的小半，只見兩眼在黑氣裏發光。那穿衣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條，彷彿是一個大殮的專家，使旁觀者不覺歎服。寒石山老例，當這些時候，無論如何，母家的親丁是總要挑剔的；他却只是默默地，遇見怎麼挑剔便怎麼改，神色也不動。站在我前面的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太太，便發出羨慕感

歎的聲音。

12 其次是拜；其次是哭，凡女人們都念念有詞。其次入棺；其次又是拜又是哭，直到釘好了棺蓋。沈靜了一瞬間，大家忽而擾動了，很有驚異和不滿的形勢。我也不由的突然覺到：連父就始終沒有落過一滴淚，只坐在草薦上，兩眼在黑氣裏閃閃地發光。

13 大殮便在這驚異和不滿的空氣裏面完畢。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連父却還坐在草薦上沈思。忽然，他流下淚來了，接着就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這模樣，是老例上所沒有的，先前也未曾預防到，大家都手足無措了，遲疑了一會，就有幾個人上前去勸止他，愈去愈多，終於擠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兀坐着號咷，鐵塔似的動也不動。

14 大家又只得無趣地散開；他哭着，哭着，約有半點鐘，這纔突然停了下來，也不向弔客招呼，徑自往家裏走。接着就有前去窺探的人來報告：他

走進他祖母的房裏，躺在牀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

15 隔了兩日，是我要動身回城的前一天，便聽到村人都遭了魔似的發議論，說連父要將所有的器具大半燒給他祖母，餘下的便分贈生時侍奉，死時送終的女工，並且連房屋也要無期地借給她居住了。親戚本家都說到舌敝唇焦，也終於阻當不住。

16 恐怕大半也還是因爲好奇心，我歸途中經過他家的門口，便又順便去弔慰。他穿了毛邊的白衣出見，神色也還是那樣，冷冷的。我很勸慰了一番；他却除了唯唯諾諾之外，只回答了一句話，是——

17 「多謝你的好意。」

二

18 我們第三次相見就在這年的冬初，S城的一個書舖子裏，大家同時點

了一點頭，總算是認識了。但使我們接近起來的，是在這年底我失了職業之後。從此，我便常常訪問連父去。一則，自然是因爲無聊賴；二則，因爲聽人說，他倒很親近失意的人的，雖然素性這麼冷。但是世事升沈無定，失意人也不會長是失意人，所以他也就很少長久的朋友。這傳說果然不虛，我一投名片，他便接見了。兩間連通的客廳，並無什麼陳設，不過是桌椅之外，排列些書架，大家雖說他是一個可怕的「新黨」，架上却不很有新書。他已經知道我失了職業；但套話一說就完，主客便只好默默地相對，逐漸沈悶起來。我只見他很快地吸完一枝煙，煙蒂要燒着手指了，纔拋在地面上。

19 「吸烟罷。」他伸手取第二枝烟時，忽然說。

20 我便也取了一枝，吸着，講些關於教書和書籍的話，但也還覺得沈悶。我正想走時，門外一陣喧嚷和脚步聲，四個男女孩子闖進來了。大的八九歲，小的四五歲，手臉和衣服都很髒，而且醜得可以。但是連父的眼裏却即刻發出歡喜的光來了，連忙站起，向客廳間壁的房屋裏走，一面說道——

21 「大良，二良，都來！你們昨天要的口琴，我已經買來了。」

23 孩子們便跟着一齊擁進去，立刻又各人吹着一個口琴一擁而出，一出客廳門，不知怎的便打將起來。有一個哭了。

23 「一人一個，都一樣的。不要爭呵！」他還跟在後面囑咐。

24 「這麼多的一羣孩子都是誰呢？」我問。

25 「是房主人的。他們都沒有母親，只有一個祖母。」

26 「房東只一個人麼？」

27 「是的。他的妻子大概死了三四年了罷，沒有續娶。——否則，便要_レ不肯將餘屋租給我似的單身人。」他說着，冷冷地微笑了。

28 我很想問他何以至今還是單身，但因為不很熟，終於不好開口。

29 只要和連父一熟識，是很可以談談的。他議論非常多，而且往往頗奇警。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來客，大抵是讀過沈淪的罷，時常自命爲「不素的青年」或是一「零餘者」，螃蟹一般懶散而驕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

「聲歎氣，一面皺着眉頭吸煙。還有那房主的孩子們，總是互相爭吵，打翻碗碟，硬討點心，亂得人頭昏。但連受一見他們，却再不像平時那樣的冷冷的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還寶貴。聽說有一回，三良發了紅斑痧，竟急得他臉上的黑氣愈見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輕的，於是後來便被孩子們的祖母傳作笑柄。

30 「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他似乎也覺得我有些不耐煩了，有一天特地乘機對我說。

31 「那也不盡然。」我只是隨便回答他。

32 「不。大人的壞脾氣，在孩子們是沒有的。後來的壞，如你平日所攻擊的壞，那是環境教壞的。原來却並不壞，天真……。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

33 「不。如果孩子中沒有壞根苗，大起來怎麼會有壞花果？譬如一粒種子，正因為內中本含有枝葉花果的胚，長大時纔能夠發出這些東西來。何嘗

是無端……。」我因爲閒着無事，便也如大人先生們一下野，就要喫素談禪一樣，正在看佛經。佛理自然是並不懂得的，但竟也不自檢點，一味任意地說。

34 然而連母氣忿了，只看了我一眼，不再開口。我也猜不出他是無話可說呢，還是不屑辯。但見他又顯出許久不見的冷冷的態度來，默默地連吸了兩枝煙；待到他再取第三枝時，我便只好逃走了。

35 這讎恨是歷了三月之久纔消釋的。原因大概是一半因爲忘却，一半則他自己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視了，於是覺得我對於孩子的冒瀆的話倒也情有可原。但這不過是我的推測。其時是在我的寓裏的酒後，他似乎微露悲哀模樣，半仰着頭道——

36 「想起來真覺得有些奇怪。我到你這里來時，街上看見一個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蘆葉指着我道：殺！他還不很能走路……。」

37 「這是環境教壞的。」

38 我即刻很後悔我的話。但他却似乎並不介意，只竭力地喝酒，其間又竭力地吸煙。

39 「我倒忘了，還沒有問你，」我使用別的話來支梧，「你是不大訪問人的，怎麼今天有這興致來走走呢？我們相識有一年多了，你到我這里來却還是第一回。」

40 「我正要告訴你呢：你這幾天切莫到我寓裏來看我了。我的寓裏正有很討厭的一大一小在那里，都不像人！」

41 「一大一小？這是誰呢？」我有些詫異。

42 「是我的堂兄和他的小兒子。哈哈，兒子正如老子一般。」

43 「是上城來看你，帶便玩玩的罷？」

44 「不。說是來和我商量，就要將這孩子過繼給我的。」

45 「呵！過繼給你？」我不禁驚叫了，「你不是還沒有娶親麼？」

46 「他們知道我不娶的了。但這都沒有什麼關係。他們其實是要過繼給

我那一間寒石山的破屋子。我此外一無所有，你是知道的；錢一到手就化完。只有這一間破屋子。他們父子的一生的事業是在逐出那一個借住着的老女工。」

47 他那詞氣的冷峭，實在又使我悚然。但我還慰解他說——

48 「我看你的本家也還不至於此。他們不過思想略舊一點罷了。譬如，你那年大哭的時候，牠們就都熱心地圍着使勁來勸你……。」

49 「我父親死去之後，因為奪我屋子，要我在筆據上畫花押，我大哭着的時候，他們也是這樣熱心地圍着使勁來勸我……。」他兩眼向上凝視，彷彿要在空中尋出那時的情景來。

50 「總而言之：關鍵就全在你沒有孩子。你究竟爲什麼老不結婚的呢？」我忽而尋到了轉舵的話，也是久已想問的話，覺得這時是最好的機會了。

51 他詫異地看着我，過了一會，眼光便移到他自己的膝髁上去了，於是就吸煙，沒有回答。

52 但是，雖在這一種百無聊賴的境地中，也還不給連安住。漸漸地，小報上有匿名人來攻擊他，學界上也常有關於他的流言，可是這已經並非先前的單是話柄，大概是於他有損的了。我知道這是他近來喜歡發表文章的結果，倒也並不介意。S城人最不願意有人發些沒有顧忌的議論，一有，一定要暗暗地來叮他，這是向來如此的，連安自己也知道。但到春天，忽然聽說他已被校長辭退了。這却使我覺得有些兀突；其實，這也是向來如此的，不過因為我希望着自己認識的人能夠幸免，所以就以為兀突罷了，S城人倒並非這一回特別惡。

53 其時我正忙着自己的生計，一面又在接洽本年秋天到山陽去當教員的事，竟沒有工夫去訪問他。待到有些餘暇的時候，離他被辭退那時大約快有

三個月了，可是還沒有發生訪問連爻的意思。有一天，我路過大街，偶然在舊書攤前停留，却不禁使我覺到震悚，因為在那里陳列着的一部汲古閣初印本史記索隱，正是連爻的書。他喜歡書，但不是藏書家，這種本子，在他是算作貴重的善本，非萬不得已，不肯輕易變賣的。難道他失業剛纔兩三月，就一貧至此麼？雖然他向來一有錢即隨手散去，沒有什麼貯蓄。於是我便決意訪問連爻去，順便在街上買了一瓶燒酒，兩包花生米，兩個燻魚頭。

54 他的房門關閉着，叫了兩聲，不見答應。我疑心他睡着了，更加大聲地叫，並且伸手拍着房門。

55 「出去了罷！」大良們的祖母，那三角眼的胖女人，從對面的窗口探出她花白的頭來了，也大聲說，不耐煩似的。

56 「那里去了呢？」我問。

57 「那里去了？誰知道呢？——他能到那里去呢，你等着就是，一會兒總會回來的。」

58 我便推開門走進他的客廳去。真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滿眼是淒涼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餘無幾了，連書籍也只剩了在S城決沒有人會要的本洋裝書。屋中間的圓桌還在，先前會經常圍繞着憂鬱慷慨的青年，懷才不遇的奇士和鼙鼓吵鬧的孩子們的，現在却見得很閒靜，只在面上蒙着一層薄薄的灰塵。我就在桌上放了酒瓶和紙包，拖過一把椅子來，靠桌旁對着房門坐下。

59 的確不過是「一會兒」，房門一開，一個人悄悄地陰影似的進來了，正是連父。也許是傍晚之故罷，看去彷彿比先前黑，但神情却還是那樣。

60 「阿！你在這里？來得多久了？」他似乎有些喜歡。

61 「並沒有多久。」我說，「你到那里去了？」

62 「並沒有到那里去，不過隨便走走。」

63 他也拖過椅子來，在桌旁坐下；我們便開始喝燒酒，一面談些關於他的失業的事。但他却不願意多談這些；他以爲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自己時

常遇到的事，無足怪，而且無可談的。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燒酒，並且依然發些關於社會和歷史的議論。不知怎地我此時看見空空的書架，也記起汲古閣初印本的史記索隱，忽而感到一種淡漠的孤寂和悲哀。

64 「你的客廳這麼荒涼……。近來客人不多了麼？」

65 「沒有了。他們以爲我心境不佳，來也無意味。心境不佳，實在是難以給人們不舒服的。冬天的公園，就沒有人去……。」他連喝兩口酒，默默地想着，突然，仰起臉來看着我問道，「你在圖謀的職業也還是毫無把握罷？……」

66 我雖然明知他已經有些酒意，但也不禁憤然，正想發話，只見他側耳一聽，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門外是大良們笑嚷的聲音。

57 但他一出去，孩子們的聲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還追上去，說些話，却不聽得有回答。他也就陰影似的悄悄地回來，仍將一把花生米放在紙包裏。

68 「連我的東西也不要喫了。」他低聲，嘲笑似的說。

69 「連爰，」我很覺得悲涼，却強裝着微笑，說，「我以為你太自尋苦惱了。你看得人悶太壞……。」

70 他冷冷的笑了一笑。

71 「我的話還沒有完哩。你對於我們，偶而來訪問你的我們，也以爲因爲閒着無事，所以來你這里，將你當作消遣的資料的罷？」

72 「並不。但有時也這樣想。或者尋些談資。」

73 「那你可錯誤了。人們其實並不這樣。你實在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裏面了。你應該將世間看得光明些。」我歎惜着說。

74 「也許如此罷。但是，你說：那絲是怎麼來的？——自然，世上也儘有這樣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我雖然沒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許會繼承她的運命。然而這也沒有什麼要緊，我早已預先一起哭過了……。」

75 我即刻記起他祖母人殮時候的情景來，如在眼前一樣。

76 「我總不解你那時的大哭……。」於是我鵲突地問了。

77 「我的祖母入殮的時候罷？是的，你不解的。」他一面點燈，一面冷靜地說，「你的和我交往，我想，還正因為那時的哭哩。你不知道，這祖母，是我父親的繼母；他的生母，他三歲時候就死去了。」他想着，默默地喝酒，喫完了一個燻魚頭。

78 「那些往事，我原是不知道的。只是我從小時候就覺得不可解。那時的父親還在，家景也還好，正月間一定要懸掛祖像，盛大地供養起來。看着這許多盛裝的畫像，在我那時似乎是不可多得的眼福。但那時，抱着我的一個女工總指了一幅像說：『這是你自己的祖母。拜拜罷，保佑你生龍活虎似的大得快。』我真不懂得我明明有着一個祖母，怎麼又會有什麼『自己的祖母』來。可是我愛這『自己的祖母』，她不比家裏的祖母一般老；她年青好看，穿着描金的紅衣服，戴着珠冠，和我母親的像差不多。我看她時，她的眼睛也注視我，而且口角上漸漸增多了笑影：我知道她一定也是極其愛我

的。

79 然而我也愛那家裏的，終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針線的祖母。雖然無論我怎樣高興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她歡笑，常使我覺得冷冷地，和別人的祖母們有些不同。但我還愛她。可是到後來，我逐漸疏遠她了；這也並非因為年紀大了，已經知道她不是我父親的生母的緣故，倒是看久了終日終年的做針線，機器似的，自然免不了要發煩。但她却還是先前一樣，做針線；管理我，也愛護我，雖然少見笑容，却也不加訶斥。直到我父親去世，還是這樣；後來呢，我們幾乎全靠她做針線過活了。自然更這樣，直到我進學堂……。」

80 燈火銷沈下去了，煤油已經將涸，他便站起，從書架下摸出一個小小的洋鐵壺來添煤油。

81 「只這一月裏，煤油已經漲價兩次了……。」他旋好了燈頭，慢慢地說：「生活要日見其困難起來。——她後來還是這樣，直到我畢業，有了事

做，生活比先前安定些；恐怕還直到她生病，實在打熬不住了，只得躺下的時候罷……。

82 「她的晚年，據我想，是總算不很辛苦的，享壽也不小了，正無須我來下淚。況且哭的人不是多着麼？連先前竭力欺凌她的人們也哭，至少是臉上很慘然。哈哈……可是我那時不知怎地，將她的一生縮在眼前了，親手造成孤獨，又放在嘴裏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覺得這樣的人還很多哩。這些人們，就使我要痛哭，但大半也還是因為我那時太過於感情用事……。

83 「你現在對於我的意見，就是我先前對於她的意見。然而我的那時的意見，其實也不對的。便是我自己，從略知世事起，就的確逐漸和她疎遠起來了……。」

84 他沈默了，指間夾着烟卷，低了頭，想着。燈火在微微地發抖。

85 「呵，人要使死後沒有一個人爲他哭，是不容易的事呵。」他自言自語似的說；略略一停，便仰起臉來向我道，「想來你也無法可想。我也還得趕

緊尋點事情做……。」

86 「你再沒有可託的朋友了麼？」我這時正是無法可想，連自己。

87 「那倒大概還有幾個的，可是他們的境遇都和我差不多……。」

88 我辭別連安出門的時候，圓月已經升在中天了，是極靜的夜。

四

89 山陽的教育事業的狀況很不佳。我到校兩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連烟卷也節省起來。但是學校裏的人們，雖是月薪十五六元的小職員，也沒有一個不是樂天知命的，仗着逐漸打熬成功的銅筋鐵骨，面黃肌瘦地從早辦公一直到夜，其間看見名位較高的人物，還得恭恭敬敬地站起，實在都是不必「衣食足而知禮節」的人民。我每看見這情狀，不知怎的總記起連安臨別託付我的話來。他那時生計更其不堪了，窘相時時顯露，看去似乎已沒有往

時的深沈，知道我就要動身，深夜來訪，遲疑了許久，纔吞吞吐吐地說道——

90 「不知道那邊可有法子想？——便是鈔寫，一月二三十塊錢的也可以的，我……。」

91 我很詫異了，還不料他竟肯這樣的遷就，一時說不出話來。

92 「我……，我還得活幾天……。」

93 「那邊去看一看，一定竭力去設法罷。」

94 這是我當日一口承當的答話，後來常常自己聽見，眼前也同時浮出連父的相貌，而且吞吞吐吐地說道「我還得活幾天」。到這些時，我便設法向各處推薦一番；但有什麼效驗呢，事少人多，結果是別人給我幾句抱歉的話，我就給他幾句抱歉的信。到一學期將完的時候，那情形就更加壞了起來。那地方的幾個紳士所辦的學理週報上，竟開始攻擊我了，自然是決不指名的，但措辭很巧妙，使人一見就覺得我是在挑剔學潮，連推薦連父的事，也算

是呼朋引類。

95 我只好一動不動，除上課之外，便關起門來躲着，有時連烟卷的烟鑽出窗隙去，也怕犯了挑剔學潮的嫌疑。連爻的事，自然更是無從說起了。這樣地一直到深冬。

96 下了一天雪，到夜還沒有止，屋外一切靜極，靜到要聽出靜的聲音來。我在小小的燈火光中，閉目枯坐，如見雪花片片飄墜，來增補這一望無際的雪堆；故鄉也準備過年了，人們忙得很；我自己還是一個兒童，在後園的平坦處和一伙小朋友塑雪羅漢。雪羅漢的眼睛是用兩塊小炭嵌出來的，顏色很黑，這一閃動，便變了連爻的眼睛。

97 「我還得活幾天！」仍是這樣的聲音。

98 「爲什麼呢？」我無端地這樣問，立刻連自己也覺得可笑了。

99 這可笑的問題使我清醒，坐直了身子，點起一枝烟卷來；推窗一望，雪果然下得更大了。聽得有人叩門；不一會，一個人走進來，但是聽熟的客

寓雜役的腳步。他推開我的房門，交給我一封六寸多長的信，字迹很潦草，然而一瞥便認出「魏絨」兩個字，是連父寄來的。

100 這是從我離開S城以後他給我的第一封信。我知道他疏懶，本不以杳無消息爲奇，但有時也頗怨他不給一點消息。待到接了這信，可又無端地覺得奇怪了，慌忙拆開來。裏面也用了一樣潦草的字體，寫着這樣的話——

101 「申飛……。」

102 「我稱你什麼呢？我空着。你自己願意稱什麼，你自己添上去罷。我都可以的。」

103 「別後共得三信，沒有覆。這原因很簡單：我連買郵票的錢也沒有。」

104 「你或者願意知道些我的消息，現在簡直告訴你罷：我失敗了。先前，我自以爲是失敗者，現在知道那並不，現在纔真是失敗者了。先前，還有人願意我活幾天，我自己還想活幾天的時候，活不下去；現在，大可以無須了，然而要活下去……。」

105 「然而就活下去麼？」

106 「願意我活幾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這人已被敵人誘殺了，誰殺的呢？誰也不知道。」

107 「人生的變化多麼迅速呵！這半年來，我幾乎求乞了，實際，也可以算得已經求乞。然而我還有所爲，我願意爲此求乞，爲此凍餒，爲此寂寞，爲此辛苦。但滅亡是不願意的。你看，有一個願意我活幾天的，那力量就這麼大。然而現在是沒有了，連這一個也沒有了。同時，我自己也覺得不配活下去；別人呢？也不配的。同時，我自己又覺得偏要爲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好在願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經沒有了，再沒有誰痛心。使這樣的人痛心，我是不願意的。然而現在是沒有了，連這一個也沒有了。快活極了，舒服極了；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

108 「你以爲我發了瘋麼？你以爲我成了英雄或偉人了麼？不，不的。這

事情很簡單；我近來已經做了杜師長的顧問，每月的薪水就有現洋八十元了。

109 「申飛……。」

110 「你將以我爲什麼東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

111 「你大約還記得我舊時的客廳罷，我們在城中初見和將別時候的客廳。現在我還用着這客廳。這裡有新的賓客，新的餽贈，新的頌揚，新的鑽營，新的磕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112 「你前信說你教書很不如意。你願意也做顧問麼？可以告訴我，我給你辦。其實是做門房也不妨，一樣地有新的賓客和新的餽贈，新的頌揚……。」

113 「我這里下大雪了。你那里怎樣？現在已是深夜，吐了兩口血，使我清醒起來。記得你竟從秋天以來陸續給了我三封信，這是怎樣的可以驚異的

事呵。我必須寄給你一點消息，你或者不至於倒抽一口冷氣罷。

114 「此後，我大約不再寫信的了，我這習慣是你早已知道的。何時回來呢？倘早，當能相見。——但我想，我們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麼，請你忘記我罷。我從我的真心感謝你先前常替我籌劃生計。但是現在忘記我罷；我現在已經「好」了。

連發。 十二月十四日。

115 這雖然並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氣」，但草草一看之後，又細看了一遍，却總有些不舒服，而同時可又夾雜些快意和高興；又想，他的生計總算已經不成問題，我的擔子也可以放下了，雖然在我這一面始終不過是無法可想。忽而又想寫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覺得沒有話說，於是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

116 我的確漸漸地在忘却他。在我的記憶中，他的面貌也不再時常出現。但得信之後不到十天，S城的學理七日報社忽然接續着郵寄他們的學理七日報來了。我是不大看這些東西的，不過既經寄到，也就隨手翻翻。這却使我

起記連父來，因為裏面常有關於他的詩文，如雪夜謁連父先生，連父顧問高齋雅集等等；有一回，學理開譚裏還津津地敘述他先前所被傳為笑柄的事，稱作「逸聞」，言外大有「且夫非常之人，必能行非常之事」的意思。

117 不知怎地雖然因此記起，但他的面貌却總是逐漸模糊；然而又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來，往往無端感到一種連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不安和極輕微的震顛。幸而到了秋季，這學理七日報就不寄來了；山陽的學理週刊上却又按期登起一篇長論文：流言即事實論。裏面還說，關於某君們的流言，已在公正士紳間盛傳了。這是專指幾個人的，有我在內；我只好極小心，照例連吸煙卷的烟也謹防飛散。小心是一種忙的苦痛，因此會百事俱廢，自然也無暇記得連父。總之：我其實已經將他忘却了。

118 但我也終於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離開了山陽。

五

119 從山陽到歷城，又到太谷，一總轉了大半年，終於尋不出什麼事情做，我便又決計回S城去了。到時是春初的下午，天氣欲雨不雨，一切都罩在灰色中；舊寓裏還有空房，仍然住下。在道上，就想起連受的了，到後，便決定晚飯後去看他。我提着兩包聞喜名產的餛飩，走了許多潮溼的路，讓道給許多攔路高臥的狗，這纔總算到了連受的門前。裏面仿佛特別明亮似的。我想，一做顧問，連寓裏也格外光亮起來了，不覺在暗中一笑。但仰面一看，門旁却白白的，分明帖着一張斜角紙。我又想，大良們的祖母死了罷；同時也跨進門，一直向裏面走。

120 微光所照的院子裏，放着一具棺材，旁邊站一個穿軍衣的兵或是馬弁，還有一個和他談話的，看時却是大良的祖母；另外還閒站着幾個短衣粗人。我的心即刻跳起來了。她也轉過臉來凝視我。

121 「阿呀！您回來了？何不早幾天……。」她忽而大叫起來。

122 「誰……誰沒有了？」我其實是已經大概知道了的，但還是問。

123 「魏大人，前天沒有的。」

124 我四顧，客廳裏暗沈沈的，大約只有一盞燈；正屋裏却掛着白的孝幛，幾個孩子聚在屋外，就是大良二良們。

125 「他停在那里，」大良的祖母走向前，指着說，「魏大人恭喜之後，我把正屋也租給他了；他現在就停在那里。」

126 孝幛上沒有別的，前面是一張條桌，一張方桌；方棹上擺着十來碗飯菜。我剛跨進門，當面忽然現出兩個穿白長衫的來攔住了，瞪了死魚似的眼睛，從中發出驚疑的光來，釘住了我的臉。我慌忙說明我和連父的關係，大良的祖母也來從旁證實，他們的手和眼光這纔逐漸弛緩下去，默許我近前去鞠躬。

127 我一鞠躬，地下忽然有人嗚嗚的哭起來了，定神看時，一個十多歲的孩子伏在草薦上，也是白衣服，頭髮剪得很光的頭上還絡着一大縉苧麻絲。

128 我和他們寒暄後，知道一個是連父的從堂兄弟，要算最親的了；一個是遠房姪子。我請求看一看故人，他們却竭力攔阻，說是「不敢當」的。然而終於被我說服了，將孝幛揭起。

129 這回我會見了死的連父。但是奇怪！他雖然穿一套皺的短衫褲，大襟上還有血迹，臉上也瘦削得不堪，然而面目却還是先前那樣的面目，寧靜地閉着嘴，合着眼，睡着似的，幾乎要使我伸手到他鼻子前面，去試探他可是眞實還在呼吸着。

130 一切是死一般靜，死的人和活的人。我退開了，他的從堂兄弟却又來周旋，說「舍弟」正在年富力强，前程無限的時候，竟遽爾「作古」了，這不但是「衰宗」不幸，也太使朋友傷心。言外頗有替連父道歉之意；這樣地能說，在山鄉中人是少有的。但此後也就沈默了，一切是死一般靜，死的人和活的人。

131 我覺得很無聊，怎樣的悲哀倒沒有，便退到院子裏，和大良們的祖母

閒談起來。知道入殮的時候是臨近了，只待壽衣送到；釘棺材釘時，「子午卯酉」四生肖是必須躲避的。她談得高興了，說話滔滔地泉流似的涌出，說到他的病狀，說到他生時的情景，也帶些關於他的批評。

132 「你可知道魏大人自從交運之後，人就和先前兩樣了，臉也擡高起來，氣昂昂的。對人也不再先前那麼迂。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個啞子，見我是叫老太太的麼？後來就叫『老傢伙』。唉唉，真是有趣。人送他仙居咒，他自己是不喫的，就摔在院子裏，——就是這地方，——叫道，『老傢伙，你喫去罷。』他交運之後，人來人往，我把正屋也讓給他住了，自己便搬在這廂房裏。他也真是一走紅運，就與衆不同，我們就常常這樣說笑。要是你早來一個月，還趕得上看這裏的熱鬧，三日兩頭的猜拳行令、說的說，笑的笑，唱的唱，做詩的做詩，打牌的打牌……。」

133 「他先前怕孩子們比孩子們見老子還怕，總是低聲下氣的。近來可也兩樣了，能說能鬧，我們的大良們也很喜歡和他玩，一有空，便都到他的屋

裏去。他也用種種方法逗着玩；要他買東西，他就要孩子裝一聲狗叫，或者磕一個響頭。哈哈，真是過得熱鬧。前兩月二良要他買鞋，還磕了三個響頭哩，哪，現在還穿着，沒有破呢。」

134 一個穿白長衫的人出來了，她就住了口。我打聽連安的疾病，她却不清楚，只說大約是早已瘦了下去的罷，可是誰也沒理會，因為他總是高高興興的。到一個多月前，這纔聽到他吐過幾回血，但似乎也沒有看醫生；後來躺倒了；死去的前三天，就啞了喉嚨，說不出一句話。十三大人從寒石山路遠遠迢迢地上城來，問他可有存款，他一聲也不響。十三大人疑心他裝出來的，也有人說有些生癆病死的人是要說不出話來的，誰知道呢……。

131 「可是魏大人的脾氣也太古怪，」她忽然低聲說，「他就不肯積蓄一點，水似的化錢。十三大人還疑心我們得了什麼好處。有什麼屁好處呢？他就冤裏冤枉胡裏胡塗地化掉了。譬如買東西，今天買進，明天又賣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待到死了下來，什麼也沒有，都糟掉了。要不然

，今天也不至於這樣地冷靜……。

136 「他就是胡鬧，不想辦一點正經事。我是想到過的，也勸過他。這麼年紀了，應該成家；照現在的樣子，結一門親很容易；如果沒有門當戶對的，先買幾個姨太太也可以：人是總應該像個樣子的。可是他一聽到就笑起來，說道，『老傢伙，你還是總替別人惦記着這等事麼？』你看，他近來就浮而不實，不把人的好話當好話聽。要是早聽了我的話，現在何至於獨自冷清地在陰間摸索，至少，也可以聽到幾聲親人的哭聲……。」

137 一個店伙背了衣服來了。三個親人便檢出裏衣，走進幃後去。不多久，孝幃揭起了，裏衣已經換好，接着是加外衣。這很出我意外。一條土黃的軍褲穿上了，嵌着很寬的紅條，其次穿上去的是軍衣，金閃閃的肩章，也不知道是什麼品級，那里來的品級。到入棺，是連殓很不安帖地躺着，腳邊放一雙黃皮鞋，腰邊放一柄紙糊的指揮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臉旁，是一頂金邊的軍帽。

138 三個親人扶着棺沿哭了一場，止哭拭淚；頭上絡麻線的孩子退出去了，三良也避去，大約都是屬「子午卯酉」之一的。

139 粗人扛起棺蓋來，我走近去最後看一看永別的連父。

140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着，合了眼，閉着嘴，口角間彷彿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這可笑的死屍。

141 敲釘的聲音一響，哭聲也同時迸出來。這哭聲使我不能聽完，只好退到院子裏；順腳一走，不覺出了大門了。潮溼的路極其分明，仰看太空，濃雲已經散去，掛着一輪圓月，散出冷靜的光輝。

142 我快步走着，彷彿要從一種沈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麼掙扎着，久之，久之，終於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嘯，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

145 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坦然地在潮溼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選自《博集》)

這篇和在酒樓上的用意相近，也是描寫知識分子的沒落的。「孤獨者」魏連受在封建的鄉村裏被人看做「喫洋教」的「新黨」，在S城裏教書也被「校長辭退」。他賣掉了沒古閣初印的史記索隱之後，就是「鈔寫」也願意做，因為，「我還得活幾天……」。後來雖是凍餒，却不願意滅亡。結果做了杜師長的顧問，從前的報紙是攻擊他的，現在則有關於他的詩文，演出什麼連受顧問高齋雅集等等的韻事。但連受終於吐血死了，變做腰邊放一柄紙糊的指揮刀，「很不妥貼地躺在」棺材裏的魏大人。這時雖有十三大人在棺材旁哭泣，但哭泣的本意是一問他可有存款；姪子硬要過繼給他做兒子，為的是要承繼他的寒石山的破屋。作者把魏連受的性格環境，綿密地描繪出來，同時把中國的封建社會和世俗的勢利在我們的眼前解剖，令閱者不免也要在「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了。

1 在冒頭就說明作者和魏連受的關係，引起閱者求知以下的情節的欲望。

2 | 17 魏連受借「都可以的」一法，對付宗法社會裏的村人。注意第13節的描寫。先是他

不哭，現在則失聲長嘯，像一匹受傷的狼，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着憤怒和悲哀。寫魏連受的內心生活的苦悶。

18 | 51 寫S城裏的魏連受。寫他喜歡房東的小孩，借來烘托「孤獨者」的性格。接着又寫

他討厭他的堂兄和堂兄的小兒子（硬要過繼給他，以便「獲得」一間塞石山的破屋子），作者的文筆冷峭，令人毛骨悚然。

52——88再寫連爰的沒落。這時不但賣掉書籍和傢具，甚至於房東的小孩子，「連他的東西也不吃了。」77節起，由連爰的自叙，寫他的祖母的身世，和第13節的描寫照應。

89——118由魏連爰的來信，展開主人公的環境的變遷，兼寫他的心境的頹唐。

119——143寫作者回到S城，往訪連爰。寫連爰的死。注意126至130諸節的客觀描寫。由大良的祖母的口裏寫魏大人交逆以後的性格，使閱者知道他所以到這地步，是無可奈何，要多活幾天的原故。大良的祖母，十三大人的人物，都是在世俗裏常常遇着的典型人物，他們能夠在世上生活，從他們的對話裏可以看出原因的所在。141至143節是本篇的結尾，極其蒼勁有力，給閱者以悲傷的印象。

〔習題〕將本篇和在酒樓上作比較的研究（注意主人公的性格，環境描寫，結構諸點。）

傷 逝

——清生的手記——

1 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爲子君，爲自己。

2 會館裏的被遺忘在偏僻裏的破屋是這樣地寂靜和空虛。時光過得真快，我愛子君，仗着她逃出這寂靜和空虛，已經滿一年了。事情又這麼不湊巧，我重來時，偏偏空着的又只有這一間屋。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外，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這樣的窗前的方桌，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牀。深夜中獨自躺在牀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過去一年中的時光全被消滅，全未有過，我並沒有曾經從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創立了滿懷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3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這寂靜和空虛是並不這樣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來。在久待的焦躁中，一聽到皮鞋的高底尖觸着磚路的清響，是怎樣地使我驟然生動起來呀！於是就看見帶着笑渦的蒼白的圓臉，蒼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條紋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帶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來，使我看見，還有掛在鐵似的老幹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4 然而現在呢，只有寂靜和空虛依舊，子君却決不再來了，而且永遠，永遠地！……

5 子君不在我這破屋裏時，我什麼也看不見。在百無聊賴中，隨手抓過一本書來，科學也好，文學也好，橫豎什麼都一樣；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覺得，已經翻了十多頁了，但是毫不記得書上所說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靈，彷彿聽到大門外一切往來的履聲，從中便有子君的，而且豪爽地逐漸臨近，——但是，往往又逐漸渺茫，終於消失在別的步伐的雜沓中了。我憎惡那不像子君鞋聲的穿布底鞋的長班的兒子，我憎惡那太像子君鞋聲的常

常穿着新皮鞋的鄰院的搽雪花膏的小東西！

6 莫非她翻了車麼？莫非她被電車撞傷了麼？……

7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經當面馬過我。

8 驀然，她的鞋聲近來了，一步響於一步，迎出去時，却已經走過紫藤棚下，臉上帶着微笑的酒窩。她在她叔子的家裏大約並未受氣；我的心寧帖了，默默地相視片時之後，破屋裏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裏瀾漫着穉氣的好奇的光澤。壁上就釘着一張銅板的雪萊半身像，是從雜誌上裁下來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張像。當我指給她看時，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頭，似乎不好意思了。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還未脫盡舊思想的束縛，——我後來也想，倒不如換一張雪萊淹死在海裏的紀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罷；但也終於沒有換，現在是連這一張也不知那裏去了。

9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10 這是我們交際了半年，又談起她在這裏的胞叔和在家的父親時，她默想了一會之後，分明地，堅決地，沈靜地說了出來的話。其時是我已經說盡了我的意見，我的身世，我的缺點，很少隱瞞；她也完全了解的了。這幾句話很震動了我的靈魂，此後許多天還在耳中發響，而且說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國女性，並不如厭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

11 送她出門，照例是相離十多步遠；照例是那鮎魚鬚的老東西的臉又緊帖在髒的窗玻璃上了，連鼻尖都擠成一個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裏的那小東西的臉，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視地驕傲地走了，沒有看見；我驕傲地回來。

12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利權！」這澈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腦裏，比我還透澈，堅強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於她能算

什麼東西呢？

13 我已經記不清那時怎樣地將我的純真熱烈的愛表示給她。豈但現在，那時的事後便已模糊，夜間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斷片了；同居以後一兩月，便連這些斷片也化作無可追蹤的夢影。我只記得那時以前的十幾天，曾經很仔細地研究過表示的態度，排列過措辭的先後，以及倘或遭了拒絕以後的情形。可是臨時似乎都無用，在慌張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電影上見過的方法了。後來一想到，就使我很愧疚，但在記憶上却偏只有這一點永遠留遺，至今還如暗室的孤燈一般，照見我含淚握着她的手，一條腿跪了下去……。

14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語舉動，我那時就沒有看得分明；僅知道她已經允許我了。但也還彷彿記得她臉色變成青白，後來又漸漸轉作緋紅，——沒有見過，也沒有再見的緋紅；孩子似的眼裏射出悲喜，但是夾着驚疑的光，雖然力避我的視線，張皇地似乎要破窗飛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經允

許我了，沒有知道她怎樣說或是沒有說。

15 她却是什麼都記得：我的言辭，竟至於讀熟了的一般，能夠滔滔背誦；我的舉動，就如有一張我所看不見的影片掛在眼下，敘述得如生，很細微，自然連那使我不願再想的淺薄的電影的一閃。夜闌人靜，是相對溫習的時候了，我常是被質問，被考驗，並且被命複述當時的言語，然而常須由她補足，由她糾正，像一個丁等的學生。

16 這溫習後來也漸漸稀疏起來。但我只要看見她兩眼注視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於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窩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奮自修舊課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電影的一閃。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見，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17 然而她並不覺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為可笑，甚而至於可鄙的，她也毫不以為可笑。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她愛我，是這樣地熱烈，這樣地純真。

18 去年的暮春是最為幸福，也是最為忙碌的時光。我的心平靜下去了，但又有別一部分和身體一同忙碌起來。我們這時纔在路上同行，也到過幾回公園，最多的是尋住所。我覺得在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縮，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驕傲和反抗來支持。她却是大無畏的，對於這些全不關心，只是鎮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

19 尋住所實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託辭拒絕，小半是我們以為不相宜。起先我們選擇得很苛刻，——也非苛刻，因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們的安身之所；後來，便只要他們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處，這纔得到可以暫且敷衍的處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裏的兩間南屋；主人是一個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廂房。他只有夫人和一個不到週歲的女孩子，僱一個鄉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極其安閒幽靜的。

20 我們的家具很簡單，但已經用去了我的籌來的款子的大半；子君還賣

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環。我攔阻她，還是定要賣，我也就不再堅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給她加入一點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21 和她的叔子，她早經鬧開，至於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做姪女；我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爲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妬的朋友絕了交。然而這倒很清靜。每日辦公散後雖然已近黃昏，車夫又一定走得這樣慢，但究竟還有二人相對的時候。我們先是沈默的相視，接着是放懷而親密的交談，後來又是沈默。大家低頭沈思着，却並未想着什麼事。我也漸漸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不過三星期，我似乎於她已經更加了解，揭去許多先前以爲了解而現在看來却是隔膜，卽所謂真的隔膜了。

22 子君也逐日活潑起來。但她並不愛花，我在廟會時買來的兩盆小草花，四天不澆，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沒有照顧一切的閒暇。然而她愛動物，也許是從官太太那裏傳染的罷，不一月，我們的眷屬便驟然加得很多，四隻小油雞，在小院子裏和房主人的十多隻在一同走。但她們却認識雞的相貌，各

知道那一隻是自家的。還有一隻花白的叭兒狗，從廟會買來，記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給牠另起了一個，叫作阿隨。我就叫牠阿隨，但我不喜歡這名字。

23 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我和子君說起這，她也領會地點點頭。

24 唉唉，那是怎樣的寧靜而幸福的夜呵！

25 安寧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這樣的安寧和幸福。我們在會館裏時，還偶有議論的衝突和意思的誤會，自從到吉兆胡同以來，連這一點也沒有；我們只在燈下對坐懷舊譚中，回味那時衝突以後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樂趣。

26 子君竟胖了起來，臉色也紅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我們常說，我們總還得僱一個女工。

27 這就使我也一樣地不快活，傍晚回來，常見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顏色，尤其使我不樂的是她要裝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聽出來了，也還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鬪，導火線便是兩家的小油雞。但又何必硬不告訴我呢？人總該有一個獨立的家庭。這樣的處所，是不能居住的。

28 我的路也鑄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裏便坐在辦公桌前鈔，鈔，鈔些公文和信件；在家裏是和她相對或幫她生白鑪子，煮飯，蒸饅頭。我的學會了煮飯，就在這時候。

29 但我的食品却在會館裏時好得多了。做菜雖不是子君的特長，然而她於此却傾注着全力；對於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來算作分甘共苦。況且她又這樣地終日汗流滿面，短髮都粘在腦額上；兩隻手又只是這樣地粗糙起來。

30 況且還要飼阿隨，飼油雞，……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31 我曾經忠告她：我不喫，倒也罷了；却萬不可這樣的操勞。她只看了

我一眼，不開口，神色却似乎有點淒然；我也只好不開口。然而她還是這樣地操勞。

32 我所豫期的打擊果然到來。雙十節的前一晚，我默坐着，她在洗碗。聽到打門聲，我去開門時，是局裏的信差，交給我一張油印的紙條。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燈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

奉

局長諭史涓生着毋庸到局辦事

秘書處啓 十月九號

33 這在會館裏時，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長的兒子的賭友，一定要去添些謠言，設法報告的。到現在纔發生效驗，已經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實這在我不能算是一個打擊，因為我就決定，可以給別人去鈔寫，或者

教讀，或者雖然費力，也還可以譯點書，況且自由之友的總編輯便是見過幾次的熟人，兩月前還通過信。但我的心却跳躍着。那麼一個無畏的子君也變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來似乎也較為怯弱了。

34 「那算什麼。哼，我們幹新的。我們……。」她說。

35 她的話沒有說完；不知怎地，那聲音在我聽去却只是浮浮的；燈光也覺得格外黯澹。人們真是可笑的動物，一點極微末的小事情，便會受着很深的影響。我們先是默默地相視，逐漸商量起來，終於決定將現有的錢竭力節省，一面登「小廣告」去尋求鈔寫和教讀，一面寫信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說明我目下的遭遇，請他收用我的譯本，給我幫一點艱辛時候的忙，

36 「說做，就做罷！來開一條新的路！」

37 我立刻轉身向了書案，推開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過那黯澹的燈來。我先擬廣告；其次是選定可譯的書，遷移以來未曾翻閱過，每本的頭上都滿漫着灰塵了；最後纔寫信。

38 我很費躊躇，不知道怎樣措辭好，當停筆凝思的時候，轉眼去一瞥她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又很見得淒然。我真不料這樣微細的小事情，竟會給堅決的，無畏的子君以這麼顯著的變化。她近來實在變得很怯弱了，但也並不是今夜纔開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繚亂，忽然有安寧的生活的影像——會館裏的破屋的寂靜，在眼前一閃，剛剛想定睛凝視却又看見了昏暗的燈光。

39 許久之後，信也寫成了，是一封頗長的信；很覺得疲勞，彷彿近來自己也較爲怯弱了。於是我們決定，廣告和發信，就在明日一同實行。大家不約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無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堅忍倔強的精神，還看見從新萌芽起來的將來的希望。

40 外來的打擊其實倒是振作了我們的新精神。局裏的生活，原如鳥販子手裏禽鳥一般，僅有一點小米維繫殘生，決不會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痺了翅子，即使放出籠外，早不能奮飛。現在總算脫出這牢籠了，我從此要

在新的開闊的天空中翱翔，趁我還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動。

41 小廣告是一時自然不會發生效力的；但譯書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過，以為已經懂得的，一動手，却疑難百出了，進行得很慢。然而我決計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邊上便有了一大片烏黑的指痕，這就證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曾經說過，他的刊物是決不會埋沒好稿子。

42 可惜的是我沒有一間靜室，子君又沒有先前那麼幽靜，善於體貼了，屋子裏總是散亂着碗碟，瀰漫着煤煙，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這自然還只能怨我自己無力置一間書齋。然而又加以阿隨，加的油雞們。加的油雞們又大起來了，更容易成爲兩家爭吵的引線。

43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喫飯；子君的功業，彷彿就完全建立在這喫飯中。喫了籌錢，籌來喫飯，還要餵阿隨，飼油雞；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構思就常常爲了這催促喫飯而打斷。即使在坐

中給着一點怒色，她總是不改變，仍然毫無感觸似的大嚼起來。

44 使她明白了我的工作不能受規定的喫飯的束縛，就費去五星期。她明白後，大約很不高興罷，可是沒有說。我的工作果然從此較為迅速地進行，不久就共譯了五萬言，只要潤色一回，便可以 and 做好的兩篇小品，一同寄給自由之友去。只是吃飯却依然給我苦惱。菜冷，是無妨的，然而竟不夠；有時連飯也不夠，雖然我因為終日坐在家裏用腦，飯量已經比先前要減少得多，這是先去餵了阿隨了，有時還併那近來連自己也輕易不喫的羊肉。她說，阿隨實在瘦得太可憐，房東太太還因此嗤笑我們了，她受不住這樣的奚落。

45 於是喫我殘飯的便只有油雞們。這是我積久纔看出來的，但同時也如赫胥黎的論定「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一般，自覺了我在這里的位置：不過是叭兒狗和油雞之間。

46 後來，經多次的抗爭和催逼，油雞們也逐漸成爲肴饌，我們和阿隨都

享用了十多日的鮮肥；可是其實都很瘦，因為牠們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幾粒高粱了。從此便清靜得多。只有子君很頹唐，似乎常覺得悽苦和無聊，至於不大願意開口。我想，人是多麼容易改變呵！

47 但是阿隨也將留不住了。我們已經不能再希望從什麼地方會有來信，子君也早沒有一點食物可以引牠打拱或直立起來。冬季又逼近得這麼快，火爐就要成爲很大的問題；牠的食糧，在我們其實早是一個極易覺得的很重的負擔。於是連牠也留不住了。

48 倘使插了草標到廟市去出賣，也許能得幾文錢罷，然而我們都不能，也不願這樣做。終於是用包袱蒙着頭，由我帶去西郊去放掉了，還要追上來，便推在一個並不很深的土坑裏。

49 我一回寓，覺得又清淨得多了；但子君的悽慘的神色，却使我很喫驚。那是沒有見過的神色，自然會爲阿隨。但又何至於此呢？我還沒有說起推在土坑裏的事。

50 到夜間，在她的悽慘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

51 「奇怪。——子君，你怎麼今天這樣兒了？」我忍不住問。

52 「什麼？」她連看也不看我。

53 「你的臉色……。」

54 「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

55 我終於從她言動上看出，她大概已經認定我是一個忍心的人。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後，也疏遠了所有舊識的人，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現在忍受着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爲她，便是放掉阿隨，也何嘗不如此。但子君的識見却似乎只是淺薄起來，竟至於連這一點也想不到。

56 我揀了一個機會，將這些道理暗示她；她領會似的點頭。然而看她後來的情形，她是沒有懂，或者是並不相信的。

57 天氣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園裏，雖然沒有冰冷的神情，冷風究竟也刺得人皮膚欲裂。我終於在通俗圖書館裏覓得了我的天堂。

58 那里無須買票；閱書室裏又裝着兩個鐵火爐。縱使不過是燒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爐，但單是看見裝着牠，精神上也就總覺得有些溫暖。書却無可看：舊的陳腐，新的是幾乎沒有的。

59 好在我到那里去也並非爲看書。另外時常還有幾個人，多則十餘人，都是單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書，作爲取暖的口實。這於我尤爲合式。道路上容易遇見熟人，得到輕蔑的一瞥，但此地却決無那樣的橫禍，因爲他們是永遠圍在別的鐵爐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爐邊的。

60 那里雖然沒有書給我看，却還有安閒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纔覺得大半年來，只爲了愛，——盲目之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愛纔有所附麗。世界上並

非沒有爲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我也還未忘却翅子的扇動，雖然比先前已經類唐得多……。

61 屋子 and 讀者漸漸消失了，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壕中的兵士，摩託軍中的貴人，洋場上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豪傑，講臺上的教授，昏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偷兒……。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氣都失掉了，只爲着阿隨悲憤，爲着做飯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並不怎樣瘦損……。

62 冷了起來，火爐裏的不死不活的幾片硬煤，也終於燒盡了，已是閉館的時候。又須回到吉兆胡同，領略冰冷的顏色去了。近來也間或遇到溫暖的神情，但這却反而增加我的痛苦。記得有一夜，子君的眼裏忽而又發出久已不見的穉氣的光來，笑着和我談到還在會館時候的情形，時時又很帶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來的超過她的冷漠，已經引起她的憂疑來，只得也勉力談笑，想給她一點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臉，我的話一出口，却即刻變爲空虛，這空虛即刻發生反響，回向我耳目裏，給我一個難堪的惡毒的冷嘲

63 子君似乎也覺得的，從此便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鎮靜，雖然竭力掩飾，總還是時時露出憂疑的神色來，但對我却溫和得多了。

64 我要明告她，但我還沒有敢，當決心要說的時候，看見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暫且改作勉強的歡容。但是這又即刻來冷嘲我，併使我失却那冷漠的鎮靜。

65 她從此又開始了往事的溫習和新的考驗，逼我做出許多虛偽的溫存的答案來，將溫存示給她，虛偽的草稿便寫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漸被這些草稿填滿了，常覺得難於呼吸。我在苦惱中常常想，說真實自然須有極大的勇氣的；假如沒有這勇氣，而苟安於虛偽，那也便是不能開闢新的生路的人。不獨不是這個，連這人也未嘗有！

66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極冷的早晨，這是從未見過的，但也許是從我

看來的怨色。我那時冷冷地氣憤和暗笑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却並未自覺。她早已什麼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搥着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鬪，只得一同滅亡。

67 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捨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幸而是早晨，時間正多，我可以說我的真實。我們的新的道路的開闢，便在這一遭。

68 我和她間談，故意地引起我們的往事，提到文藝，於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諾拉，海的女人。稱揚諾拉的果決……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屋裏講過的那些話，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從我的嘴傳入自己的耳中，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刻毒地學舌。

69 她還是點頭答應着傾聽，後來沈默了。我也就斷續地說完了我的話，

連餘音都消失在虛空中了。

70 「是的。」她又沈默了一會，說，「但是，……消生，我覺得你近來很兩樣了。可是的？你，——你老實告訴我。」

71 我覺得這似乎給了我當頭一擊，但也立即定了神，說出我的意見和主張來：新的路的開關，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

72 臨末，我用了十分的決心，加上這幾句話——

73 「……況且你已經可以無須顧慮，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實說；是的，人是不該虛偽的。我老實說罷；因為，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74 我同時豫期着大的變故的到來，然而只有沈默。他臉色陡然變成灰黃，死了似的；瞬間便又蘇生，眼裏也發了稗氣的閃閃的光澤。這眼光射向四處，正如孩子在飢渴中尋求着慈愛的母親，但只在空中尋求，恐怖地迴避着我的眼。

75 我不能看下去了，幸而是早晨，我冒着寒風逕奔通俗圖書館。

76 在那裏看見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這使我一驚，彷彿得了
一點生氣。我想，生活的路還很多，——但是，現在這樣也還是不行的。

77 我開始去訪問久已不相聞問的熟人，但這也不過一兩次；他們的屋子
自然是暖和的，我在骨髓中却覺得寒冽。夜間，便蜷伏在比冰還冷的冷屋
中。

78 冰的針刺着我的靈魂，使我永遠苦於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還很多，
我也還沒有忘却翅子的扇動，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
，懺悔了。

79 在通俗圖書館裏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而。她勇猛地
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雲
，漂浮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場，摩托車，洋

場，公館，晴明的關市，黑暗的夜……。

80 而且，真的，我豫感得這新生活便要來了。

81 我們總算度過了極難認受的冬天，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惡作劇的壞孩子的手裏一般，被繫着細線，儘情玩弄，虐待，雖然幸而沒有送掉性命，結果也還是躺在地上，只爭着一個遲早之間。

81 寫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已經有三封信，這纔得到回信，信封裏只有兩張書券：兩角的和三角的。我却單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郵票，一天的飢餓，又都白挨給於己一無所得的空虛了。

83 然而覺得要來的事，却終於來到了。

84 這是冬春之交的事，風已沒有這麼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經昏黑。就在這樣一個昏黑的晚上，我照常沒精打采地回來，

一看見寓所的門，也照常更加喪氣，使脚步放得更緩。但終於走進自己的屋子裏了，沒有燈火；摸火柴點起來時，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

85 正在錯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來叫我出去。

86 「今天子君的父親來到這裏，將她接回去了。」他很簡單地說。

87 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腦後受了一擊，無言地站着。

88 「她去了麼？」過了些時，我只問出這樣一句話。

89 「她去了。」

90 「她，——她可說什麼？」

91 「沒說什麼。單是託我見你回來時告訴你，說她去了。」

92 我不信；但是屋子裏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我徧看各處，尋覓子君；只見幾件破舊而黯澹的家具，都顯得極其清疏，在證明着牠們毫無隱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轉念尋信或她留下的字迹，也沒有；只是鹽和乾辣椒，麪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處了，旁邊還有幾十枚銅元。這是我們兩人生活材

料的全副，現在她就鄭重地將這留給我一個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

93 我似乎被周圍所排擠，奔到院子中間，有昏黑在我的周圍；正屋的紙窗上映出明亮的燈光，他們正在逗着孩子玩笑。我的心也沈靜下來，覺得在沈重的迫壓中，漸漸隱約地現出脫走的路徑：深山大澤，洋場，電燈下的盛筵，壕溝，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擊，毫無聲響的脚步……。

94 心地有些輕鬆，舒展了，想到旅費，並且噓一口氣。

95 躺着，在合着的眼前經過的豫想的前途，不到半夜已經現盡；暗中忽然彷彿看見一堆食物，這之後，便浮出一個子君的灰黃的臉來，睜了孩子氣的眼睛，懇託似的看着我。我一定神，什麼也沒有了。

96 但我的心却又覺得沈重。我爲什麼偏不耐幾天，要這樣急急地告訴她真話的呢？現在她知道，她以後所有的只是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

烈日一般的嚴威和旁人的賽過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虛。負着虛空的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謂人生的路，這是怎麼可怕的事呵！而況這路的盡頭，又不過是——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

97 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她我的說謊。如果真實可以寶貴，這在子君就不該是一個沈重的空虛。謊語當然也是一個空虛，然而臨末，至多也不過這樣地沈重。

98 我以為將真實說給子君，她便可以毫無顧慮，堅決地毅然前行，一如我們將要同居時那樣。但這恐怕是我錯誤了。她當時的勇敢和無畏是因為愛。

99 我沒有負着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却將真實的重担卸給她了。她愛我之後，就要負了這重担，在嚴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謂人生的路。

100 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見我是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擠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是真實者，虛偽者。然而她却自始至終，還希望我維持較久的生

活……。

101 我要離開吉兆胡同，在這裏是異樣的空虛和寂寞。我想，只要離開這里，子君便如還在我的身邊；至少，也還如在城中，有一天，將要出乎意料地訪我，像住在會館時候似的。

102 然而一切請託和書信，都是一無反響；我不得已，只好訪問一個久不問候的世交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經出名的拔貢，寓京很久，交游也廣闊的。

103 大概因為衣服的破舊罷，一登門便很遭門房的白眼。好容易纔相見，也還相識，但是很冷落。我們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

104 「自然，你也不能在這裏了，」他聽了我託他在別處覓事之後，冷冷地說，「但那里去呢？很難。——你那，什麼呢，你的朋友罷，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105 我驚得沒有話。

106 「真的？」我終於不自覺地問。

107 「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108 「但是，——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109 「誰知道呢。總之是死了就是了。」

110 我已經忘却了怎樣辭別他，回到自己的寓所。我知道他是不說謊話的；子君總不會再來的了，像去年那樣。她雖是想在嚴威和冷眼中負著虛空的重擔來走所謂人生的路，也已經不能。她的命運，已經決定她在我所給與的真實——無愛的人間死滅了！

111 自然，我不能在這里了。但是，「那里去呢？」

112 四圍是廣大的空虛，還有死的寂靜。死於無愛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我彷彿——看見，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

113 我還期待着新的東西到來，無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無非是死

的寂靜。、
、

114 我比先前已經不大出門，只臥在廣大的空虛裏，一任這死的寂靜侵蝕着我的靈魂。死的寂靜有時也自己戰慄，自己退藏，於是在這絕續之交，便閃出無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

115 一天是陰沈的上午，太陽還不能從雲裏面掙扎出來，連空氣都疲乏着。耳中聽到細碎的步聲和咻咻的鼻息，使我睜開眼。大致一看，屋子裏還是空虛；但偶然看到地面，却盤旋着一匹小小的動物，瘦弱的，半死的，滿身灰土的……。

116 我一細看，我的心就一停，接着便直跳起來。

117 那是阿隨。牠回來了。

118 我的離開吉兆胡同，也不單是爲了房主人們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爲着這阿隨。但是，「那里去呢？」新的生路自然還很多，我約畧知道，

也間或依稀看見，覺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還沒有知道跨進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

119 經過許多回的思量 and 比較，也還只有會館是還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這樣的破屋，這樣的板牀，這樣的半枯的槐樹和紫藤，但那時使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的虛空存在。

120 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着。但我還不知道怎樣跨出那第一步。有時，彷彿看見那生路就像一條灰白的長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來，我等着，等着，看看臨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裏了。

121 初春的夜，還是那麼長。長久的枯坐中記起上午在街頭所見的葬式，前面是紙人紙馬，後面是唱歌一般的哭聲。我現在已經知道他們的聰明了，這是多麼輕鬆簡截的事。

122 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獨自負着虛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長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圍的嚴威和冷眼裏了。

123 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燄將繞我，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124 我將在孽風和毒燄中擁抱子君，乞她寬容，或者使她快意……。

125 但是，這却更虛空於新的生路；現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還是那麼長。我活着，我總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過是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爲子君，爲自己。

126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聲，給子君送葬，葬在遺忘中。

127 我要遺忘；我爲自己，並且要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子君送葬。

128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

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選自榜德)

作者用戀愛作題材的作品只有這一篇。由這篇文章，可以窺見作者的戀愛觀。戀愛是人生的全部，抑是人生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值得注目的問題。在本篇的作者看來，戀愛是人生的一部分，戀愛是附麗於生活的，不能只因爲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作者在本篇裏，用第一人稱的直敘法，所以小題目是「涓生的手記」。結構單純。至於插寫方面仍取冷靜客觀的觀點。

- 1 「手記」的目的，使閱者知道全篇的重心所住。
- 2 —— 3 寫環境和子君的外貌，暗示過去的生活。
- 4 與1照應。
- 5 —— 7 寫愛的心理。
- 8 從正面寫子君的性格。
- 9 —— 12 寫愛的藤葛。
- 13 —— 17 寫二人的純真熱烈的愛也是寫二人過去的幸福。

18 —— 24 寫到實際生活的開始了，但這時還是幸福的。

25 —— 32 實際生活使二人的「愛」微有創傷。

33 —— 39 因為「毋庸到局辦事」，涓生的生活起了變化，想另闢別的新生活的路。

40 涓生爲了「愛」和「人生」，想要扇動自己的翅膀。

41 —— 45 涓生自己開闢的新生活，依然是「此路不通」。

46 —— 56 因爲生活的痛苦，子君的態度改變了。把叭兒狗阿隨帶到西郊去放掉，這是極冷峭

的暗示。

57 —— 64 這裏畢竟寫到「愛的巢」將近傾頹，涓生逃到通俗圖書館裏去了。注意第60節的描寫，「人必生活着，愛才有所附麗。」這許是作者的戀愛哲學罷。

65 —— 80 這裏寫到子君對於「生活」沒有了解，不懂得「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搥着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鬪，只得一同滅亡」。作者發揮他的「戀愛與生活」的理論，可謂透澈。在37節裏，涓生用了十分的決心，說出「我已經不愛你了」，已感到愛的虛空，但是涓生的希望還沒有斷絕。

- 81 | 涓生的新生活不能實現，飽嘗人間的苦味。
- 84 | 愛的破滅。注意92 93兩節裏作者描寫的技巧。
- 95 | 100寫破滅以後的心理。這幾節的描寫頗為莊嚴。
- 101 | 112「生活」的狂風雨顛覆了「愛之巢」，沒落的知識份子終於沒有出路。從世交的口中，得了子君死去的消息，所以有111 112兩節的描寫。
- 113 | 117寫涓生的絕望中的掙扎。寫阿隨回來，為作者擅長的筆法。
- 118 | 119被滅以後的虛空，與前面第2 3兩節對照。
- 120 | 124對於子君的依戀。
- 125 | 128涓生仍然向着新的生路走去。在俗庸的作家寫來，也許要寫涓生同歸於盡了。

狂人日記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畧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爲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於書名，則本人愈後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一

1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2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纔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3 我怕得有理。

二

4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兇的一個人，張着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曉得他們布置，都已妥當了。

5 我可不怕，仍舊走我的路。前面一夥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讎，他也這樣。忍不住大聲說，「你告訴我！」他們可就跑了。

6 我想：我同趙貴翁有什麼讎，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麼讎；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很不高興。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一定也聽到風聲，代抱不平；約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對。但是小孩子呢？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傷心。

7 我明白了。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

三

8 晚上總是睡不着。凡事須得研究，纔會明白。

9 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佔了

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兇。

10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打他兒子，嘴裏說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幾口纔出氣！」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驚，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夥人，便都哄笑起來。陳老五趕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11 拖我回家。家裏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他們的眼色，也全同別人一樣。進了書房，便反扣上門，宛然是關了一隻鷄鴨。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細。

12 前幾天，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對我大哥說，他們村裏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壯壯膽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幾眼。今天纔曉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夥人一模一樣。

13 想起來，我從頂上直冷到腳跟。

14 他們會吃人，就未必不會吃我。

15 你看那女人「咬你幾口」的話，和一夥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戶的話，明明是暗號。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着，這就是吃人的傢伙。

16 照我自己想，雖然不是惡人，自從蹣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難說了。他們似乎別有心思，我全猜不出。況且他們一翻臉，便說人是惡人。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原諒壞人幾句，他便說「翻天妙手，與衆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樣；況且是要吃的時候。

17 凡事總須研究，纔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18 書上寫着這許多字，佃戶說了這許多話，却都笑吟吟的睜着怪眼睛看我。

19 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吃我了！

四

20 早上，我靜坐了一會。陳老五送進飯來，一碗菜，一碗蒸魚；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着嘴，同那一夥想吃人的人一樣。吃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

21 我說「老五，對大哥說，我悶得慌，想到園裏走走。」老五不答應，走了，停一會，可就來開了門。

22 我也不動，研究他們如何擺佈我；知道他們一定不肯放鬆。果然！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他滿眼兇光，怕我看出，只是低頭向着地，從眼鏡橫邊暗暗看我。大哥說，「今天你彷彿很好。」我說「是的。」大

哥說，「今天請何先生來，給你診一診。」我說「可以！」其實我豈不知道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無非借了看脈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這功勞，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雖然不吃人，膽子卻比他們還壯。伸出兩個拳頭，看他如何下手。老頭子坐着，閉了眼睛，摸了好一會，呆了好一會；便張開他鬼眼睛說，「不要亂想，靜靜的養幾天，就好了。」

23 不要亂想，靜靜的養！養肥了，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麼好處，怎麼會一好了？他們這羣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崇崇，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聲大笑起來，十分快活。自己曉得這笑聲裏面，有的是義勇和正氣。老頭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這勇氣正氣鎮壓住了。

24 但是我有勇氣，他們便越想吃我，沾光一點這勇氣。老頭子跨出門，走不多遠，便低聲對大哥說道，「趕緊吃罷！」大哥點點頭。原來也有你！這一件大發見，雖似意外，也在意中，合夥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25 吃人的是我哥哥！

26 我是吃人的兄弟！

27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28 這幾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頭子不是劊子手扮的，真是醫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們的祖師李時珍^②做的「本草什麼」^③上，明明寫着人可以煎吃；他還能說自己不吃人麼？

29 至於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對我講書的時候，親口說過可以「易子而食」^④；又一回偶然議論起一個不好的人，他便說不但該殺，還當「食肉寢皮」。我那時年紀還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戶來說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點頭。可見心思是同從前一樣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麼都易得，什麼人都吃得。我從前單聽他講道理，也胡塗

過去；現在曉得他講道理的時候，不但唇邊還抹着人油，而且心裏滿裝着吃人的意思。

六

30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

31 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32 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捷殺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禍祟。所以他們大家連絡，布滿了羅網，逼我自戕。試看前幾天街上男女的樣子，和這幾天我大哥的作爲，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帶，挂在梁上，自己緊緊勒死；他們沒有殺人的罪名，又了償心願，自然都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種嗚嗚咽咽的笑聲。否則驚嚇憂愁死了，雖則略瘦，也還可以首肯幾

下。

33 他們是只會吃死肉的！——記得什麼書上說，有一種東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樣子都很難看；時常吃死肉，連極大的骨頭，都細細嚼爛，嚥下肚子去，想起來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親眷，狼是狗的老家。前天趙家的狗，看我幾眼，可見他也同謀，早已接洽。老頭子眼看着地，豈能瞞得我過！

34 最可憐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夥吃我呢？還是歷來慣了，不以爲非呢？還是喪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35 我詛呪吃人的人，先從他起頭；要勸轉吃人的人，也先從他下手。

八

36 其實這種道理，到了現在，他們也該早已懂得，……

37 忽然來了一個人；年紀不過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滿面笑

容，對了我點頭，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問他，「吃人的事，對麼？」他仍然笑着說，「不是荒年，怎麼會吃人。」我立刻就曉得，他也是一夥，喜歡吃人的；便自勇氣百倍，偏要問他。

38 「對麼？」

39 「這等事問他甚麼。你真會……說笑話……今天天氣很好。」

40 「天氣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問你，對麼？」

41 他不以為然了。含含糊糊的答道，「不……」

42 「不對？他們何以竟吃?！」

43 「沒有的事……」

44 「沒有的事？狼子村現吃；還有書上都寫着，通紅嶄新！」

45 他便變了臉，鐵一般青。睜着眼說，「有許有的，這是從來如此……」

…

46 「從來如此，便對麼？」

47 「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48 我直跳起來，張開眼，這人便不見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紀，比我大哥小得遠，居然也是一夥；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還怕已經教給他兒子了；所以連小孩子，也都惡狠狠的看我。

九

49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了，却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

.....

50 去了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欄，一個關頭。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夥，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

十

51 大清早，去尋我大哥；他立在堂門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後，攔住門，格外沈靜，格外和氣的對他說，

52 一大哥，我有話告訴你。」

53 「你說就是，」他趕緊回過臉來，點點頭。

54 「我只有幾句話，可是說不出來。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一點人。後來因爲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却還吃，——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

55 「易牙蒸了他兒子，給桀紂吃^⑤，還是一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古開闢天地以後，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⑥；從徐錫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裏殺了犯人，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舐。

56 「他們要吃我，你一個人，原也無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夥。吃人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他們會吃我，也會吃你，一夥裏面，也會自吃。但只要轉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雖然從來如此，我們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說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說，前天佃戶要減租，你說過不能。」

57 當初，他還只是冷笑，隨後眼光便凶狠起來，一到說破他們的隱情，那就滿臉都變成青色了。大門外立着一夥人，趙貴翁和他的狗，也在裏面，都探頭探腦的挨進來，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舊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認識他們是一夥，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曉得他們心思很不一樣，一種是以爲從來如此，應該吃的；一種是知道不該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別人說破他，所以聽了我的話，越發氣憤不過，可是合着眼睛笑。

58 這時候，大哥也忽然顯出凶相，高聲喝道，

59 一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

60 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豫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佃戶說的大家吃了一個惡人，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

61 陳老五也氣憤憤的直走進來。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對這夥人說，

62 「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63 那一夥人，都被陳老五趕走了。大哥也不知那裏去了。陳老五勸我回屋子裏去。屋裏面全是黑沈沈的。橫梁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就大起來。堆在我身上。

64 萬分沈重，動彈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曉得他的沈重是假的，便掙扎出來，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說，

65 「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

十一

66 太陽也不出，門也不開，日日是兩頓飯。

67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曉得妹子死掉的緣故，也全在他。那時我妹子纔五歲，可愛可憐的樣子，還在眼前。母親哭個不住，他卻勸母親不要哭；大約因爲自己吃了，哭起來不免有點過意不去。如果還能過意不去，

……

68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親知道沒有，我可不得而知。

69 母親想也知道；不過哭的時候，却並沒有說明，大約也以爲應當的了。記得我四五歲時，坐在堂前乘涼，大哥說爺娘生病，做兒子的須割下一片肉來，煮熟了請他吃，纔算好人；母親也沒有說不行。一片吃得，整個的自

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現在想起來，實在還教人傷心，這真是奇極的事！

十二

70 不能想了。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纔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菜飯裏，暗暗給我們吃。

71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72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十三

73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74 救救孩子……

(選自吶喊)

這篇文章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對於「喫人的禮教」加以冷嘲。作者是學醫的，所以描寫「狂人心理」能夠逼真。誠如作者在文前的小序裏所說，文中「語頗雜亂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一解說起來是頗費力的」。這雖是一篇日記體的文字，其實是一篇「喫人」的故事，作者從歷史的事實，從醫學的理論，從風俗的實情，說出「喫人禮教」的可怕。闡明「禮教」在中國，非使人患「迫害狂」不可。文內純以心理描寫為主，代表作者的另一風格。

- 1——3 寫狂人的恐怖心理。
- 4——7 患「迫害狂」的心理。「迫害狂」的來源，就是受了傳統的灰色人生壓迫之故。
- 8——19 中國社會裏「喫人」的事實。
- 20——31 有勇氣的，就不免被人合夥兒喫掉。寫「醫生」的喫人。
- 32——50 寫「世俗」的喫人。
- 51——65 這幾節裏發揮喫人的理論。55節裏歷史上吃人的事實。56節裏狂人的大哥喫佃戶。
- 66——69 寫喫人的風俗。

70——74「救救孩子」是這篇日記的主要處，狂人雖狂，尙希望後代比前代好，不致於再去喫人或者被禮教喫掉。

〔註釋〕 ①「迫害狂」，神經病之一種，病者常覺世人均欲迫害之。

② 李時珍，明蘄州人。著有本草綱目、奇經八詠等書。

③ 指本草綱目。

④ 易牙爲春秋時人，此爲狂人聯想的結合。

⑤ 此句爲狂人記憶之誤，即指清末刺安徽巡撫的徐錫麟。

參考資料

一、吶喊自序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並不爲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線還牽着已逝的寂寞的詩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却，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

之是藥店的櫃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粘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路途上，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裏，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却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

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豫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着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遠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恐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

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却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却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孤獨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沈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沒還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露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顱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人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

，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惜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喻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叙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却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着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微幸的事。但微幸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為吶喊。

(選自吶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一一 魯迅論

方璧

幾年來，常在各種雜誌報章上，看到魯迅的文章。我和他沒甚關係，從不曾見過面，然

而很喜歡看他的文章，並且讚美他。只因我一向居無定處，又所居之地，在最近二三年來，是交通不便，難得看見外界書報的地方，所以並未完全看過魯迅的著作。近來看見一本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這是去年出版的，可是我到今年纔看得到，——方知世間對於魯迅這人及其著作，有如此這般不同的論調。又從此書，知道魯迅的著作，大部已有單行本，要窺全豹，亦非難事，這就刺戟我去買了他的已出版的全部著作來看。兩月前，在一個山裏養病，竟把他的著作全體看了一遍，頗有些感想，拉雜寫下來，遂成此篇。如果題名曰『我所見於魯迅者』，或是『關於魯迅的我見』，那自然更漂亮，不幸我不喜這等扭扭捏捏的長題目，便率直的套了從前做史論的老調子，名曰『魯迅論』了。

二

魯迅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看見過他的人們描寫他們的印象道：

一個瘦瘦的人，臉也不漂亮，不是分頭，也不是平頭。穿了一件灰青長衫，一雙破皮鞋；又老又呆板，並不同小孩子一樣。他手裏老拿着煙捲，好像腦筋裏時時刻刻在那兒什麼似的。（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的初次見魯迅先生，馬珏。）

這是一個小學生的印象。

又一位女士描寫她的印象道：

我開始知道魯迅先生是愛說笑話了。……然而魯迅先生說笑話時他自己並不笑。……我深刻地記得魯迅先生的話很多令人發笑的。然而迅魯先生並不笑。可惜我不能把魯迅先生的笑話寫了出來。（曙天女士訪魯迅先生。）

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玉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鬚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致志摩陳源）

這又是一位大學教授的描寫。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前面就有一張魯迅最近畫像。八字鬚子，瘦瘦的臉兒，果然不漂亮；如果在冬天，這個人兒該也會戴皮帽子，穿厚厚的大氅罷。可惜瘦了一點，不然，豈但是『很可以表出，』簡直是『生就成的官僚』罷。

上舉三篇，是值得未見魯迅的人們讀一遍的。在小學生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不漂亮，不活潑，又老又呆板；在一位女士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並不『沉悶而勇猛，』愛說笑話，然而自己不笑；在一位大學教授看來，魯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官僚，不是

久已成爲可厭的代名詞麼？

好了，既然人各有所見，而所見又一定不同；我們從魯迅自己著作上找找我的印象罷。

三

張定璜在他的魯迅先生（亦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裏告訴我們說：

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裏蠢動。從我們的眼睛，而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上，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醜惡和飢餓。飢餓！在他面前經過的有一個不是餓得慌的人麼？任憑你拉著他的手，給他說你正在救國，或正在向民衆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權，或正在提倡人道主義，或正在作這樣作那樣，你就說了半天也白費。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從他那枝小煙捲兒的後面他冷靜地朝著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懶得告訴你他是學過醫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樣，胃病。……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於手術富於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你別想去恐嚇他，蒙蔽他。不等到你開嘴說話，他的尖銳的眼光已經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許比你自已知道的還更清楚。他知道怎樣去抹殺那表面

的細微的，怎麼樣去檢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麼衣服，擺的是那一種架子，說的是什麼口腔，這些他都管不著，他只要看你這個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於是乎看了，雖然你會打扮的漂亮時新的，包扎的緊緊貼貼的，雖然你主張紳士的體面或女性的尊嚴。這樣，用這種大膽的強硬的甚至於殘忍的態度，他在我們裏面看見趙家的狗，趙道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看見孔乙己的偷竊，看見老栓買紅饅頭給小栓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看見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見阿Q的斃館——一句話，看見一羣在飢餓裏逃生的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老實不客氣的剝脫麼？曾經存在過這樣沈默的旁觀者麼？……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偏是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裏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魯迅先生並沒有把這個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告訴我們，他不是那種人。但這個悲哀畢竟在那裏，我們都感覺到，我們無法拒絕他。他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

這是好文章，竟整大段的抄了來了。『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沈默的旁觀』，魯迅之爲魯迅，盡於此二語罷，然而我們也不要忘記，魯迅站在路邊，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我們男男女女

女，同時他也老實不客氣的剝脫自己。他不是一個站在雲端的『超人』，嘴角上掛著莊嚴的冷笑，來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這種樣的『聖哲』！他是實實地生根在我們這愚笨卑劣的人間世，忍住了悲憫的熱淚，用冷諷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憚煩地向我們解釋人類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麼矛盾！他決不忘記自己也分有這本性上的脆弱和潛伏的矛盾。一件小事（吶喊六三頁）和端午節（吶喊一八九頁）便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評。一件小事裏的意義是極明顯的，這里，沒有頌揚勞工神聖的老調子，也沒有呼喊無產階級最革命的口號，但是我們卻看見鴉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卻有一顆質朴的心，熱而且跳的心。在這面前，魯迅感覺得自己的「小」來。他沉痛地自白道：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却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所以我對於這篇『並且即稱爲隨筆都很拙劣的一件小事』，——如一位批評者所說，卻感到深厚的趣味和強烈的感動。對於端午節，我的看法亦自不同。這位批評者說：

我讀了這篇端午節纔覺得我們的作者已再向我們歸來，他是復活了，而且充滿了更新的生命。而最使我覺得可以注意的，便是端午節的表現的方法恰與我的幾個朋友的作風相同。我們的高明的作者當然不必是受了我們的影響；然而有一件事是無可多疑的，那便是我們的作者原來與我的幾個朋友是一樣的境遇之下，受着大約相同的影響，根本上有相同之可能的。無論如何，我們的作者由他那想表現自我的努力，與我們接近了。他是復活了，而且充滿了更新的生命。在這一點，端午節這篇小說對於我們的作者實在有重大的意義，欣賞這篇作品的人，也不可忘記了這一點。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八〇頁，成仿吾吶喊的評論。）

這一段話，雖然反覆詠歎，似乎並未說明所謂『自我表現』是指端午節所蘊含的何方面（在我看來端午節還是一篇剝露人的弱點的作品，正和故鄉相彷彿。所以其中蘊含的意思，方面很多，）但是尋繹之後，我以為——當然只是我以為——或者是暗指『憤世嫉俗，懷才不遇』等情調是作成了端午節的『自我表現』的『努力』。如果我這尋繹的結論不錯，我卻不能不說我從原文所得的印象，竟與這個大不相同了。我以為端午節的表面雖頗似作者借此發洩牢騷，但是內在的主要意義卻還是剝露人性的弱點，而以『差不多說』為表現的手段。在這里

，作者很巧妙地刻畫出『易地則皆然』的人類的自利心來；並且很坦白地告訴我們，他自己也不是怎樣例外的聖人。端午節內寫方玄綽向金永生借錢而被拒絕，有著這樣的一段話：

方玄綽低下頭去了，覺得這也無怪其然的。況且自己和金永生本來很疏遠。他接著就記起去年年關的事來，那時有一個同鄉來借十塊錢，他其時明明已經收到了衙門的領款憑單的了。因為恐怕這人將來未必會還錢，便裝了一副爲難的神色，說道衙門裏既然領不到俸錢，學校裏又不發薪水，實在『愛莫能助』，將他空手送走了。他雖然自己並不看見裝了怎樣的臉，但此時却覺得很局促，嘴唇微微一動，又搖一搖頭。

並且端午節的來了，還有一段話：

這時候，他忽而又記起被金永生支使出來以後的事了。那時他們惘然的走過稻香村，看見店門口豎著許多斗大的字的廣告道：『頭彩幾萬元』，彷彿記得心裏也一動，或者也許放慢了腳步的罷，但似乎因為捨不得皮夾裏僅存的六角錢，所以竟還毅然決然的走遠了。

這又是深刻的坦白的自己批評了。

我覺得這兩段話比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義聲，更使我感動；使我也『努力的要想到我自

己，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人類原是十分不完全的東西，全璧的聖人是沒有的。但是赤裸裸地把自己剝露了給世人看，在現在這世間，可惜竟不多了。魯迅板著臉，專剝露別人的虛偽的外套，然而我們並不以為可厭，就因為他也嚴格地自己批評自己分析呵！紳士們討厭他多嘴；把他看作老鴉，一開口就是「不祥」。並且把他看作「火老鴉」，他所到的地方就要着火。然而魯迅不懼怯，不妥怯。在這樣的戰士（野草七七頁）裏，他高聲叫道：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鎗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卻佩著盒子砲。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廢鐵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擊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有各種旂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走，再見一式的點頭，各種的旂幟，各樣的外套……。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

在這樣的境地裏，誰也不聞戰叫：太平。

太平……。

但他舉起了投槍！

看了這一篇短文。我就想到魯迅是怎樣辛辣倔強的老頭兒呀！然而還不可不看看墳的後記中的幾句話：

至於對別人，……還有願使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

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烏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總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寫在墳後面，墳三〇〇頁。）

看！這個老孩子的口吻何等嫵媚！

四

如果你把魯迅的雜感集三種仔細讀過了一遍，你大概不會反對我稱他爲「老孩子」！張定璜說魯迅。

已經不是那可歌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

這話自是確論；我們翻開吶喊，彷徨，華蓋集，隨時隨處可以取證。但是我們也不可忘記，這個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的舟子，雖然一則曰：

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於言的人了，（吶喊自序。）
再則曰：

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
（寫在墳後面。）

然而他的胸中燃著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個『老孩子』！他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然而他的著作裏，也沒有『人生無常』的歎息，也沒有暮年的暫得寧靜的欲羨與自慰（像許多作家常有的），反之，他的著作裏卻充滿了反抗的呼聲和無情的剝露。反抗一切的壓迫，剝露一切的虛偽！老中國的毒瘡太多了，他忍不住拏著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儘自刺。我們翻開魯迅的雜感集三種來看，則雜感集第一的熱風大部分是剝剔中華民族的『國瘡』，在雜感集第二華蓋集中，我們看見魯迅除奮勇剝剔毒瘡而外，又是有『歲月已非，毒瘡依舊』的新憤慨。忽然想到的一，三，四，七，等篇（見華蓋集，）這個與那個（華蓋集一四二頁至一五三頁，）無花的薔薇之三（華蓋集續編一一八，）春末閒譚（墳二一三頁，）再論雷峯塔的倒塌（墳二〇一頁，）看鏡有感（墳二〇七頁）等，都充滿着這種色彩。魯迅憤然說：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華蓋集十一頁。）

他又說：

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華蓋集一五頁）。

熱風中所收，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所作的雜感，這六年中，我們看見『思想革命』運動的爆發看見牠的橫厲不可一世的剎那，看見牠終於漸漸軟下去，被利用，被誤解下去，到一九二四年，蓋幾已銷聲匿跡，是不是老中國的毒瘡已經剷去？不是！魯迅在一篇雜感長城裏說：

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為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何時纔不給長城添新磚呢。（華蓋集五五頁。）

舊有的和新補添的聯為一氣又造成了束縛人心的堅固的長城，正是一九二四年以後的情狀。

在另一處，魯迅有極妙的諷刺道：

在報章的角落裏常看見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國學咧；伊卜生這
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却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
所聽過的耆宿的教誡一般。

（華蓋集續編一一九頁。）

然而攻擊老中國的國瘡的聲音，幾乎只剩下魯迅一個人的了。他在一九二五年內所做的雜感，現收在華蓋集內的，分量竟比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這六年中為多。一九二六年做的，似乎更多些。『寂寞』中間這老頭兒的精神，和大部分青年的『關珊』，成了很觸目的對照。

魯迅不肯自認為『戰士』，或青年的『導師』。他在寫墳的後面說：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有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止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恐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鑿鑿，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糊，中止，心裏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

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著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稱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裏，那錢上還帶着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但是我們不可上魯迅的當，以為他真個沒有指引路；他確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什麼運動，他從不擺出『我是青年導師』的面孔，然而他確指引青年們一個大方針：怎樣生活着，怎樣動作著的大方針。魯迅決不肯提出來呼號於青年之前，或板起了臉教訓他們，然而他的著作裏有許多是指引青年應當如何生活如何行動的。在他的創作小說裏有反面的解釋，在他的雜文和雜感裏就有正面的說明。單讀了魯迅的創作小說，未必能夠完全明白他的用意，

必須也讀了他的雜感集。

魯迅會對現代的青年說過些什麼話呢？我們來找找看：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

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四〇頁。）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

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

製膏丹，全都踏倒他。（華蓋集四三頁。）

在別一地方，我們看見魯迅又加以說明道：

……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我爲別人設

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

們都反抗他，撲滅他！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

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

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但我却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

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裏，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餓；起居有

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著，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裏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華蓋集四九頁至五〇頁。）

這些話，似乎都是平淡無奇的，然而正是這些平淡無奇的話是青年們所最需，而也是他們所最忽略的；魯迅又說過：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

（華蓋集五四頁。）

大概有人對於這些話又要高喊道：『這也平淡無奇！』不錯！確是平淡無奇，然而連平淡無奇的事竟也不能實現，其原因還在於『不做』。魯迅更分析地說道：

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但也因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

其次需要「韌性」。魯迅有一個很有趣的比喻道：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競爭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羣集中；或者伴爲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擔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却儘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爲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後』的緣故罷。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利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華蓋集一五〇頁。）

魯迅鼓勵青年們去活動去除舊革新，說：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墳一六七頁）

那麼，他是保守派麼？據說，並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裏研究着哩，——只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麼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却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過死』他；也決不至於將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麼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華蓋集一五二頁。）

他對於現在文藝界的意見，也是鼓勵青年努力大膽去創作，不要怕幼稚，（見墳一七一頁末有天才之前。）

對於所謂正人君子學者之流的欺騙青年，他在一點比喻內說：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羣胡羊的前面，頸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鐺，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人羣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羣衆穩妥平靜地走去

，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頸子上掛着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著『正路』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

『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豬乎？拖延著，逃着，喊着，奔突著，終於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劃當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豬乎？牠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於退避。這牙，只要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

（華蓋集續編三二至三三頁）

然而魯迅也不贊成無謂的犧牲，如『請願』之類。北京『三一八』慘案發生了後，魯迅

有好幾篇雜感寫到這件事，在死地內，他說：

但我却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着，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華蓋集續編九一頁。）

在空談內，魯迅更詳細地說道：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却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凶殘。……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羣衆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彷彿就承認了對徒手羣衆應該開鎗，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華蓋集續編一〇九至一一一頁）

在無花的薔薇之二第八節內，魯迅又有這樣幾句話：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華蓋集續編八八頁。）

五

離開魯迅的雜感，看魯迅的創作小說罷。前面說過，喜歡讀魯迅的創作小說的人們，不應該不看魯迅的雜感；雜感能幫助你更加明白小說的意義，至少，在我自己，確有這種經驗。

吶喊所收十五篇，彷徨所收十一篇，除幾篇例外的，如不周山，兔和貓，幸福的家庭，

傷逝等，大都是描寫「老中國的兒女」的思想和生活。我說是「老中國」，並不含有「已經過

」的意思。照理這是應該被剝留在後面而成爲「過去的」了，可是「理」在中國很難講，所以吶喊和彷徨中的「老中國的兒女」，我們在今日依然隨時隨處遇見，並且以後一定還會常常遇見。我們讀了這許多小說，接觸了那些思想生活和我們完全不同的人物，而有極親切的同情；我們跟着單四嫂子悲哀，我們愛那個懶散苟活的孔乙己，我們忘記不了那負著生活的重擔而麻木著的閻士，我們的心爲祥林嫂而沉重，我們以緊張的心情追隨着愛姑的冒險，我們鄙夷然而又憐憫又愛那阿Q……總之，這一切人物的思想生活所激起於我們的情緒上的反映，是憎是愛是憐，都混爲一片，分不明白。我們只覺得這是中國的，這正是中國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們的生活，這正是圍繞在我們的「小世界」外的大中國的人生！而我們之所以深切地感到一種寂寞的悲哀，其原因亦即在此。這些「老中國的兒女」的靈魂上，負着幾千年的傳統的重擔子，他們的面目是可惜的，他們的生活是可以咒詛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並且不能不慄慄地反省自己的靈魂究竟已否完全脫卸了幾千年傳統的重擔。我以為吶喊和彷徨所以值得並且逼迫我們一遍一遍地翻讀而不厭倦，根本原因便在這一點。

人們的見解是難得一律的，並且常有十分相反的見解；所以上述云云只是『我以為』而已。但是以下的一段文字卻不可不抄來看看：

……共計十五篇的作品之中，我以為前面的九篇與後面的六篇，不論內容與作風，都不是一樣。編者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恰依我的分法把目錄分爲兩面了。如果我們用簡單的文字來把這不同的兩部標明，那麼，前九篇是『再現的』，後六篇是『表現的』。

嚴格地說起來，前九篇中之故鄉一篇應該歸入後期作品之內，然而下面的阿Q正傳又是前期的作品，而且是前期中很重要的一篇，所以便宜上不妨與前期諸作並置。

前期的作品有一種共通的顏色，那便是再現的記述。不僅狂人日記、孔乙己、頭髮的故事，阿Q正傳是如此，卽別的幾種也不外是一些記述（description）。這些記述的目的，差不多全部在築成（build up）各樣典型的性格（typical character）；作者的努力似乎不在他所記述的世界，而在這世界的住民的典型。所以這一個個型的典型築成了，而他們所住居的世界反是很模糊的。世人盛稱作者的成功的原因，是因爲他的典型築成了，然而不知作者的失敗，也便是在此處。作者太急了，太急於再現他的典型了，我以為作者若能不這樣急於追求『典型的』，他總可以尋到一點『普通的』（allgemein）出來。

我們看這些典型在他們的世界不住地盲動，猶如我們跑到了一個未曾到過的國家，看見了各樣奇形怪狀的人在無意識地行動，沒有與我們相同的地方可以使我們猜出他們的心理的狀態。而作者偏偏好像非如是不足以再現他的典型的樣子。關於這一點，作者所急於築成的這些典型本身固然應該負責，然而作者所取的再現的方法也是不能不負責任的。（「吶喊」的評論：成仿吾；見關於迅魯及其著作七四至七六頁。）

我和這位批評者的眼光有些不同，在我看來，吶喊中間的人物並不是什麼外國人，也不覺得『跑到了一個未曾到過的國家，看見了各樣奇形怪狀的人在無意識地行動。』所以那裏面最可愛的小東西孔乙己以及那引起多人驚異的阿Q正傳，我也不以為『淺薄的紀實的傳記』，『勞而無功的作品，與一般庸俗之徒無異。』

這位批評者又說：

文藝的作用總離不了是一種暗示，能以小的暗示大的，能以部分暗示全部，方可謂發揮了文藝的效果，若以全部來示全部，這便是勞而無功了。只顧描寫的人，他所表現的不出他所描寫的以外，便是勞而無功的人，作者前期中的孔乙己，藥，明天等作，都是勞而無功的作品，與一般庸俗之徒無異。這樣的作品便再湊千百篇攆來，也暗示全部

不出。藝術家的努力要在補住全部——一個時代或一種生活的——而表現出來，像庸俗之徒那樣死寫出來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引同上。）

這意思若曰：孔乙己，藥，明天等作，所以成其爲勞而無功的庸俗作品，即因牠並不能以部分暗示全部。又若曰：孔乙己，單四嫂子，老栓，小栓，僅吶喊的小說中有此類人，其於中國則成爲碩果，初無其匹，故只是部分的。不錯，我也承認，孔乙己，單四嫂子，老栓等，只是吶喊集中間的一個人物，但是他們的形相閃出在我的心前時，我總不能叫他們爲孔乙己，單四嫂子等，我覺得他們雖然頂了孔乙己……等名姓，他們該是一些別的什麼，他們不在吶喊的紙上出現，他們是『老中國的兒女』，到處有的是！在上海的靜安寺路，霞飛路，或者不會看見這類人，但如果你離開了『洋場』，走到去年上海市民所要求的『永不駐兵』區域以外，你所遇見的，滿是這一類的人。然則他們究竟是部分的呢？抑是暗示全部的？我們可以再抄別一個人的意見在這裏：

……魯鎮只是中國鄉間，隨使我們走到那里去都遇得見的一個鎮，鎮上的生活也是我們從鄉間來的人兒時所習見的生活。……他（魯迅）嫌惡中國人，咒罵中國人，然而他自己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他的作品滿薰着中國的上氣。：（張定璜，魯迅先生。）

現代煩悶的青年，如果想在吶喊裏找一點刺戟，（他們所需要的刺戟）得一點慰安，求一條引他脫離『煩悶』的大路：那是十之九要失望的！因為吶喊所能給你的，不過是你平日所唾棄——像一個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唾棄一般的——老中國的兒女們的灰色人生。說不定，你還在這裏面看見了自己的影子！在彷徨內亦復如此——雖然有幾篇是例外。或者你一定不肯承認那裏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讀一讀阿Q正傳。這篇內的冷靜婉妙的諷刺，或者會使人忘記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義，而認為只有『滑稽』，但如你讀到兩遍以上，你總也要承認那中間有你的影子。你沒有你的『精神勝利的法寶』麼？你沒曾善於忘記受過的痛苦像阿Q麼？你潦倒半世的深夜裏有沒有發過『我的兒子會鬧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負？算了，不用多問了。總之，阿Q是『乏』的中國人的結晶；阿Q雖然不會喫大菜，不會說洋話，也不知道歐羅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會喫大菜說洋話……的『乏』的『老中國的新兒女』，他們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個或半個阿Q罷了。不但現在如此，將來——我希望這將來不會太久——也還是如此。所以阿Q正傳的談諧，即使最初使你笑，但立刻我們失卻了笑的勇氣，轉而為惴惴的不自安了。況且那中間的唯一大事，阿Q去革命，『文章』的『咸與維新，』再多說一點：把總也做了革命黨，不上二十天，搶案就是十幾件

，舉人老爺也對辦民政，然而不在把總眼裏。……這些自然是十六年前的陳事了，然而現在續到我們眼裏，還是怎樣的新鮮，似乎歷史又在重演了。

他拿著往事，來說明今事，來預言未來的事。（尙斌魯迅先生，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三頁。）

魯迅只是一個凡人，安能預言；但是他能夠抓住一時代的全部，所以他的著作在將來便成了預言。

彷徨中的十一篇，幸福的家庭和傷逝是魯迅所不常做的現代青年的生活的描寫。戀愛，是這兩篇的主題。但當書中人出場在小說的時候，他們都已過了戀愛的狂熱期，只剩下幻滅的悲哀了。傷逝的悲劇的結果，是已經明寫了出來的，幸福的家庭雖未明寫，然而全篇的空氣已經向死路走，主人公的悲劇的結果大概是終於難免的罷。主人公的幻想的終於破滅，幸運的惡化，主要原因都是經濟壓迫，但是我們聽到的，不是被壓迫者的引吭的絕叫，而是疲乏的宛轉的呻吟，這呻吟直刺入你的骨髓，像冬夜窗縫裏的冷風，不由你不毛骨聳然。雖則這兩篇的主人公似乎有遭遇上的類似，但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只是麻木地負荷那『戀愛的重擔』，他有他的感慨，比如作者給我們的一段精采的描寫：

「……莫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貓洗臉』給你看。」他同時伸長頸子，伸出舌頭，遠遠的對着手掌舔了兩舔，就用這手掌向了自己的臉上畫圓圈。

「呵呵呵，花兒。」她就笑起來了。

『是的是的，花兒。』他又連畫上幾個圓圈，這纔歇了手，只見她還是笑迷迷地掛著眼淚對他看。他忽而覺得，她那可愛的天真的臉，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親，通紅的嘴唇尤其像，不過縮小了輪廓。那時也是晴朗的冬天，她聽得他說決計反抗一切阻礙，爲她犧牲的時候，也就這樣笑迷迷的掛著眼淚對他看。他愕然的坐著，彷彿有些醉了。

『呵呵，可愛的嘴唇……』他想。

門幕忽然掛起。劈柴運進來了。

他也忽然驚醒，一定睛，只見孩子還是掛著眼淚，而且張開了通紅的嘴唇對他看。

『嘴唇……』他向旁邊一瞥，劈柴正在進來，『……恐怕將來也就是五五二十五，九九八十一！……而且兩隻眼睛陰淒淒的……』他想著，隨即粗暴的抓起那寫著一行題目和一堆算草的綠格紙來，揉了幾揉，又展開來給她拭去了眼淚和鼻涕。『好孩子自己玩去罷。』他一面推開她說：『一面就將紙團用力的擲在紙簍裏。』

（彷彿六五頁。）

這一段是全篇中最明耀的一點，好像是陰霾中突然的陽光的一閃，然而隨即過去，陰暗繼續統治着。從現在的通紅的嘴唇，笑迷迷的眼睛，反映出五年前，可愛的母親來；又從現在兩隻眼睛陰淒淒的母親，預言這孩子的將來；魯迅只用了極簡單的幾筆，便很強烈的刻畫出一個永久的悲哀。我以爲在這里，作者奏了『藝術上的凱旋』。

我們再看傷逝，就知道傷逝的主人公不像幸福的家庭內的主人公似的，只是麻木地負擔那『戀愛的重擔』。傷逝的主人公涓生是一個神經質的狷介冷僻的青年，而他的對手子君也似乎是一個憂悒性的女子。比起涓生來，我覺得子君尤其可愛。她的溫婉，她的女性的忍耐，勇敢，和堅決，使你覺得她更可愛。她的沉默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她沒有女友，當涓生到局辦事去後，她該是如何的寂寞呵，所以她愛動物，油雞和叭兒狗便成了她白天寂寞時的良伴。然而這種委婉的悲哀的女性的心理，似乎涓生並不能了解。所以當經濟的壓迫終於到來時，這一對人兒的心理狀態起了變化，走到了分離的結局了。我們引一段在下面：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極冷的早晨，這是從未見過的，但也許是從我看來的怨色。

我那時冷冷地氣憤和暗笑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却並未自覺。她早已什麼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著是求生

，向着這求全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挾著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鬪，只得一同滅亡。

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捨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幸而是早晨，時間正多，我可以說我的真實。我們的新的道路的開闢，便在這一遭。（彷彿二〇〇頁。）

涓生覺得『分離』是二人惟一的辦法，所以他在通俗圖書館取暖時的冥想中，

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使輕如行雲，漂浮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黑暗的夜……。（彷彿二〇三頁。）

覺得要來的事却終於來到了。

子君並沒通知涓生，回到家庭，並且死了！——怎樣的死，不明白。——涓生

要向著新的生活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

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彷彿二二三頁。）

「人生怎樣跨進新生活的第一步，我們不知道——作者並沒告訴我們。可是我以為這個神經質的青年大概不會有什麼新的生活的。因為他是

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擯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是真實者，虛偽者。（彷徨二〇八頁）
幸福的家庭所指給我們看的，是：現實怎樣地嘲弄理想。傷逝的意義，我不大看得明白；或者是在說明一個脆弱的靈魂（子君）於苦悶和絕望的掙扎之後死於無愛的人們的面前。

彷徨中還有兩篇他得對看的小說，就是在酒樓上和孤獨者。這兩篇的主人公都是先會抱着滿腔的『大志』，想有一番作爲的，然而環境——數千年傳統的灰色人生——壓迫他們，使他們成了失敗者。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呂緯甫於失敗之後變成了一個『敷敷衍衍，隨隨便便』的悲觀者，不願挾起舊日的夢，以重增自己的悲哀，寧願在寂寞中寂寞地走到他的終點——墳。他並且也不肯去扶破別人的美滿的夢。所以他在奉了母親之命改葬小兄弟的遺骸時，雖然墳穴內只剩下堆木絲和小木片，本已可以不必再遷，但他

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小兄弟先前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裏，運到我父親埋著的墳地下，在他墳旁埋掉了。這樣總算完了一件事，足

夠去騙騙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彷徨四二頁。）

孤獨者的主人公魏連受卻另是一個結局。他是寂寞撫養大的，他有一顆赤熱的心，但是外形很孤僻冷靜。他在嘲笑咒罵排擠中活著，甚至幾於求乞地活著，因為他雖然已經灰卻了『壯志』，但還有一個人願意他活幾天。後來，連這也沒有了，於是他改變了；他說：

……然而我還有所為，我願意為此求乞，為此凍餒，為此寂寞，為此辛苦，但滅亡是不願意。你看，有一個願意我活幾天的，那力量就這麼大。然而現在是沒有了，連這一個也沒有了。同時，我自己也覺得不配活下去；別人呢？也不配的。同時，我自己又覺得偏要為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好在願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經沒有了，再沒有誰痛心。使這樣的人痛心，我是不願意。然而現在是沒有了，連這一個也沒有了。快活極了；舒服極了；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的崇拜，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彷徨一六四頁。）

願意他活幾天的，是什麼人，愛人呢，還是什麼親人我們可以不管，總之這不是中心問題。總之，他因此改變了，他以毀滅自己來『復仇』了。他做了杜師長的顧問；他這環境的突然改變，性格的突然改變，揭露了許多人的醜相。他勝利了！然而他也照他預定地毀滅了自己。這里有一段寫出他的『報復』來：

「你可知道魏大人自從交運之後，人就和先前兩樣了，臉也抬高起來，氣昂昂的。對人也不再先前那麼迂。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個啞子，見我是叫老太太的麼？後來就叫「老傢伙」。唉，真是有趣。人送他仙居牖，他自己是不喫的，就摔在院子裏！就是這地方，——叫道：「老傢伙，你喫去罷。」……」

「可是魏大人的脾氣也太古怪。」她忽然低聲說：「他就不肯積蓄一點，水似的化錢。……他就冤冤冤枉胡裏胡塗地化掉了。譬如買東西，今天買進，明天又賣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彷徨一七二，四頁。）

作者在篇末很明白地告訴我們：

隱約是長陣，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叫陣，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

（彷徨一七六頁。）

六

上述幸福的家庭等四篇，以我看來，是彷徨中間風格獨異的四篇。說他們獨異，因為不是『老中國的兒女』的灰色人生的寫照。

魯迅的小說對於我的印象，拉雜地寫下來，就是如此。我當然不是文藝批評家，所以『

批評』我是不在行的，我只願寫我的印象感想。慚愧的是太會抄書，未免見笑於大雅，並且我自以為感想者，當然也是『紙皮論骨』而已。

然而不敢認託知己，或借為廣告，卻是我敢自信的。完了。（一九二七，十，三十。）

選自小說月報

豹子頭林冲

1 這一夜，豹子頭林冲在牀上翻來覆去，直過了三更，兀自一點兒睡意都沒有。

2 日間那個楊志——那個因為失陷了花石綱丟官，現在卻又打點些錢財想去鑽門路再圖個一出身一的青面獸楊志的一番話，不知怎地只在林冲心窩裏打滾。

3 他林冲，一年多前何嘗不曾安著現在楊志那樣的心思；便是日間聽着楊志那樣氣概昂藏的表白時，他林冲也曾心裏一動，猛地自覺得臉頰上有些熱烘烘。但是在這月白霜濃的夜半，那青面獸的幾句話便只能像油煎冷粽子似的格在林冲胸口，嚙又嚙不下去，嘔又嘔不出來，真比前番第一次聽說

自己的老婆被高衙內攔在嶽神廟樓上調戲還難受。

4 雖說是會帶了寶刀莽莽撞撞地闖進白虎節堂——是那樣粗拙的林冲，有時候卻也粗中有細；當他把一樁事情放在心上顛來倒去估量著的時候，他也會想到遠遠的過去，也會想到茫茫的將來，那時，他的朴野粗直的心，便好像被朴刀尖擦了一下，雖然有些疼，可是反倒鬆朗些，似乎從那傷處漏出了一些些的光亮，使他對於人，我，此世界，此人生，都彷彿更加懂得明白些。

5 現在是月光冷冷地落在牀前，林冲睜圓了大眼睛看著發楞。

6 自家幼年時代的生活朦朦朧朧地被喚回來了。本是農家子的他，什麼野心是素來沒有的；像老牛一般辛苦了一世的父親把渾身血汗都澆在幾畝稻田裏，還不夠供應官家的征發，道君皇帝建造什麼萬壽山的那一年，父親是連一付老骨頭都賠上；這樣的莊稼人的生活，在林冲是受得夠了，這纔他投拜了張教頭學習武藝，「想在邊庭上一刀一鎗，也不枉父母生他一場」

7 林冲，他從沒到過所謂「邊庭」。據他從鄉村父老那里聽來的傳說，那就是一片無邊無垠的水草肥沃的地方，夕陽下時，成羣的牛羊緩緩攢集到炊煙四起的茅屋的村落，然而遠遠地胡笳聲動了；騎著悍馬的毯笠子的怪樣的「胡兒」會像旋風似的掃過這些村落，於是牛羊沒有了，只剩下呼爺覓兒的漢人和燒殘的茅屋；每逢這樣的「邊庭」的圖畫，在林冲想像中展開來的時候，他林冲的朴忠的農民意識便朦朧地覺到自己的學習武藝就不但是僅僅養活自己一張嘴，卻有更加了不起的意義了。

8 「邊庭」哪！這不熟識的「邊庭」曾使豹子頭林冲怎樣地激昂呵！

9 但是在「八十萬禁軍教頭」任上的第二年，他林冲看見了許多新的把戲；他毫無疑惑地斷定那些口口聲聲說是要雪國恥要趕走胡兒的當朝的權貴暗底裏卻是怎樣地獻媚胡兒怎樣地幹那賣國的勾當！

10 林冲擎起拳頭來在牀沿猛槌一下，兩隻眼睛更睜得大了：

11 「咄！邊庭上一刀一鎗——哈！」

12 眼前那個面青獸楊志不是還在做這樣的夢麼？他，這個「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應過武舉，做過「殿司制使」的青面獸楊志，從前是不明不白落掉了官職，現在卻又在那裏想到高俅那廝手裏不明不白地弄回個官兒來；他，這青面獸，一身好武藝，清白姓字，三代受了朝廷的厚恩，貴族的後裔的楊志，就會還有這樣的幻想，可是他，豹子頭林冲，自來不曾受過「趙官兒」半點好處的農家子的林冲，現在是再也不信那些鳥話了！

13 這樣想着，林冲倒覺得楊志有點可憐。這位「三代將門之後」清白姓字的青面漢子，雖然還是竭力不讓身體點污，還是想到邊庭上一刀一鎗替朝廷出力，雖然他的小小的慾望只不過封妻蔭子，但是他這一片耿耿的孤忠大概終於要被他的主子們所孤負的罷。什麼朝廷，還不是一夥比豺狼還凶的混賬東西！還不是一夥吮嘔老百姓血液的魔鬼！

14 對於楊志的還打算向當道豺狼獻媚妥協的那種行徑，林冲只覺得太卑劣。自己是個農家子，具有農民的忍耐安分的性格，然而也有農民所有的原

始的反抗性。他從沒得罪過什麼人，從來不想佔便宜；可是他亦不肯忍受別人的欺侮。那時候，他要報復；要用讎人的血來洗滌他的恥辱！那時，他不管是高太尉呢，或是高衙內，或是什麼陸虞侯，他簡截地要他們的命！對於讎恨，他有好記性。自從那天冤屈地被做成了發配滄州道的罪案以後，他除了報讎便什麼幻想都沒有。儘管他的丈人張教頭怎樣寬慰他，怎樣說是一年災月晦，「他到底要立下一紙「休書」給老婆，「放下一條心，免得兩相耽誤。」他已是下了決心，無論怎樣將來只要報讎！再忍着氣兒，守着老婆，過太平日子那樣的想頭，他早已絕對沒有了！

15 流血，他不怕。但無緣無故殺人，他亦不肯。因此前天那個什麼白衣秀才王倫不肯收留他入夥，要他交納什麼「投名狀」的時候，他從心底裏直感得這個潑皮的秀才原也是高像一類，不過居住在水泊罷了。完全爲了自己個人的利害去殺一個平素無讎無怨的什麼人，那不是豹子頭林沖的性情！可是喫逼住了，他只好應承。他打算殺一個看來不是善良之輩的過路人。也是

爲此他守了三天還是交納不出「投名狀」。

16 不料最後卻又碰到了這倒霉的青面獸楊志！

17 暴躁突在林冲胸頭爆炸開來，他繃着眉毛向牆上的朴刀望了一眼，翻身離牀，拏了那朴刀，便開了房門出來。

18 前幾天的宿雪還沒消融，映著月光，白氳氳的照得聚義廳前那片廣場如同白晝一般；夜來的朔風又把這滿地的殘雪吹凍了，踏上去只是簌簌地作響。林冲低着頭，倒提了朴刀，只顧往前走。左邊大柏樹上一羣睡鳥忽然撲撲地驚飛起來，繞着樹頂飛了一個圈子，便又一個一個落進巢裏去了。林冲猛地曳住了脚步，擡頭看天。半輪冷月在幾片稀鬆的凍雲中間浮動，像是大相國寺的魯智深手下的破落戶潑皮涎着半邊臉笑人。幾點疏星遠遠地躲在天角，也在對林冲眯眼睛。

19 站着看過一會兒，林冲剔起眉毛，再往前走。然而一個「轉念」——那是像他那樣粗中有細的人兒常常會發生的「轉念」，清清楚楚地落到他意

識上來了。

20 「到底要結果那一個？」

21 經這麼自己一問，林冲倒弄糊塗了。昨天在山坡下和青面獸廝殺的時候，他是一刀緊一刀地向敵人的要害處砍去的。雖然和這位「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鬚」的漢子，原來亦是無讎亦無怨，但作爲一個不是無抵抗的善良安分的老百姓而言，林冲那時候卻覺得在「刀鎗無情」的理由下傷害了那漢子的生命，原是冠冕堂皇，問心無愧的。可是現在？現在呢！儘管這青面漢子在他豹子頭林冲眼前已經剝露出更卑污的本相，然而好像是他從臥房中趕出來，乘他睡眠朦朧就一刀砍了那樣的事，也不是豹子頭林冲做的。這須喫江湖上好漢們恥笑哪！

22 楞著眼睛遙望那聚義廳前的兩排戈矛劍戟，林冲的殺心便移到了下意識中的第二個對象。是那王倫！那白衣秀才王倫！頂了江湖上好漢的招牌卻在這裏把持地盤，妬賢嫉能，卑污懦怯的王倫！在豹子頭林冲的記憶中「秀

才」這一類人始終是農民的對頭，他姓林的一家門從「秀才」身上不知喫過多少虧。他豹子頭自己卻又落到這個做了強盜的秀才的手裏！做了強盜的秀才也還是要不得的狗賊！

23 林冲睜圓了怒目向四下裏眺望。好一個雄偉的去處呀！方圓八百餘里，港汊環抱，四面高山，中間裏鏡面也似一片三五百丈見方的平地，是一個好去處，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據地！爭不成便給王倫那廝把持了一世，卻叫普天下落魄的好漢，被壓迫的老百姓，受盡了腌臢氣！

24 像從新下了決心似的，林冲挺起朴刀，托開左手，飛步拾過聚義廳前，便轉向右首耳房奔去。

25 「嚇！那廝來者是誰？」

26 望見前面十多步處有兩個黑影，又聽到了這一聲吆喝，林冲便擺開步武，將朴刀抱在懷裏，定睛朝前面瞅。

27 「呀，林教頭，是你！」

28 「呀，林頭領！」

29 走近了時，這麼招呼着的兩個巡夜的小嘍囉都做出了一付喫驚的臉相來，林冲把眼瞅着這兩個，不說話，不是沒了主意，卻是在躊躇；他的不忍多殺不相干人的本性，又兜頭撲回來了。

30 「林教頭，半夜三更，到這裏，要什麼？」

31 雖是這麼一句平常的詢問，在林冲心上卻驀地勾起一番誤入「白虎節堂」那回事情，忍不住擡頭望了一眼。明明白白是「聚義廳」，不是「白虎堂」！

32 「林頭領好武藝，這早晚也還在打熬力氣！」

33 這話是提醒了林冲了，下意識地竟然點頭；但是隨即耳根上發熱，心裏慚愧這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撒謊。

34 他，一身好武藝的豹子頭林冲卻沒有一顆相稱的頭腦呢！這周圍八百里的梁山泊，這被壓迫者的「聖地」的梁山泊，固然需要一雙鐵臂膊，卻更

需要一顆偉大的頭腦。

25 看着他們兩個巡夜小嘍囉的走遠了的背影，林冲倒提着朴刀，頭微微下垂，踏着凍雪，又走回自己的臥房去。一種新的形勢在他心裏要求估量價值。腌臢畜生的王倫自然不配作山寨之主。但是誰配呢？要一位有膽略，有見識，江湖上衆豪傑聞風拜服的人兒，纔配哪！不乏自知之明的林冲本來是什麼個人野心都沒有的，而且也正惟其如此，現在他的想法是和先前提刀出房時頗不相同了。

36 「梁山泊又不是他的！我林冲在此又不是替他賣力！潑賊秀才算得什麼？只是這地方可惜！」

37 他的農民根性的忍耐和期待，漸漸地又發生作用，使他平靜起來。忍耐著一時罷，期待著，期待著什麼大量大才的豪傑罷，這像「真命天子」一樣，終於有一天會要來的呢！

38 這時清脆的畫角聲已經在寒冽的晨氣中嗚咽發響。

茅盾爲沈雁冰的筆名，浙江湖州人，國內僅有的長篇作家。曾主編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爲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他在我的小傳裏說，「從一九二七年秋開始寫小說以來，有收在蝕裏頭的幻滅等三部中篇及寫了一半的長篇虹。此外有兩部短篇集：野薔薇和宿莽。另二個單行的中篇三人行和路，此刻將完成的，有長篇小說子夜。此後我大概還是繼續寫小說，很希望我能夠寫成更像樣些的作品……」（見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文學月報創刊號）關於他的思想和創作態度，可看他在野薔薇的序文裏頭所說的話：

「我們，生在這光明和黑暗交替的現代的人，但使能奉 Verdandi（編者註：北歐神話中運命女神之一，盛年，活潑，勇敢，直視前途；象徵現在。）作爲精神上的指導，或者不至於遺識「落伍」罷？人言亦有云：「信賴將來！對於將來之確信，是必要的？」善哉言！自從 Pandora（編者註：希臘神話裏 Zeus 大神爲人類造成的第一個女人）開了那致命的黑檀木箱以來，人類原是生活在「希望」裏的。宗教底地而且神秘底地對於將來之信賴，既已亘千餘年之久成爲人類活力的興奮劑。現在是科學底地而且歷史底地對將來之信賴，鼓舞着人們踏過了血泊而前進了！善哉言：「信賴着將來呀！」

知道信賴着將來的人，是有福的，是應該被讚美的。但是，慎勿以「歷史的必然」當

作自身幸福的預約券，且又將這預約券無限止地發賣。……

不要感傷於既往，也不要空誇着未來，應該疑視現實，分析現實，揭破現實；不能明確地認識現實的人，還是很多着！

抱着這樣的心情，我寫我的小說。……】

作者的藝術當以長篇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1927）為代表。原作以中國的革命時代為背景，描寫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短篇諸作，文筆流暢深刻，寫青年男女的心理，為他人所不及。

這篇是用舊小說裏的人物作為「題材」的小說。豹子頭林冲是水滸裏頭稱為「八十萬禁軍教頭」的一個有名人物。在水滸裏從第六回直叙到第十一回，在十八回裏才點出他火併那個白衣秀才王倫。作者用經濟的手腕表現林冲的全人格。目的在把歷史或傳說裏的人物賦予一種現代的意識，即所謂「舊瓶裝新酒」。本篇的要點是描寫林冲的農民意識，對於青面獸楊志和白衣秀士王倫的反抗，從林冲的心裏方面着筆。作者寫得這樣的緊湊而有力，在技巧上也是成熟的作品，可視為新的歷史小說的代表作。

1 開頭就說明這是夜裏的事。全篇用第三人稱。

2——5 心理的描寫。

6——13 作者要寫林冲的心理，所以對於主人公的過去（生活與時代）都用暗示的方法追敘出來。作者又要表現水滸時代的零亂氣，所以在語氣方面，頗用苦心。

14——16 林冲的意識的顯露。

17——23 全篇的緊張處，寫主人公將去殺害楊志或王倫。注意18節裏的環境的描寫，生動有力。22 23 節裏爲林冲的農民意識的顯露。

24——33 事件的展開，注意「對話」的語氣。

34——37 再寫主人公的心理。

38 一結尾」仍然顯着當時的零亂氣。

〔習題〕 試將本篇所描寫的林冲和水滸原書裏頭的林冲作比較的研究，注意下列各點：

(一)「描寫」與「記敘」的差異。

(二) 水滸原書裏的語氣和本篇的語氣。

(三) 水滸裏描寫的林冲的性格。

(四) 本篇裏頭作者所賦予林冲的意識。

創 遺

1 靠着南窗的小書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帶了幾分「你奈我何」的神氣，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賽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裏含着一封舊信。那邊西窗下也有個小書桌。幾本捲皺了封面的什麼雜誌，亂

丟在桌面，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稜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桿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其處凝結了一大點墨水，像是牠的黑淚，在悲傷牠的筆帽的不知去向；一隻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紅眼睛，怨艾地瞅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自然爲的是紙扇太無禮，把牠擠倒了，——現在牠撒嬌似的橫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嫻嫻三八初度紀念。她的親愛的丈夫君實贈。」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過的。

2 織金綢面的沙發榻蹲在東壁正中的一對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發椅做牠的侍衛。更左，直挺挺貼着牆壁的，是一口兩層の木櫥，上半層較狹，有一對玻璃門，但仍舊在玻片後襯了紫色綢。和這木櫥對立的，在右首的沙發椅之右，是一個衣架，擎着雨衣斗蓬帽子之類。再過去，便是東壁的右窗；當窗的小方桌擺着茶壺茶杯香煙盒等什物。更過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妝台了。這裡有一扇小門，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橢圓大鏡門的衣櫥，背

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對窗前的大柚木牀，和那珠絡紗帳子，和睡在牀上的兩個人。和衣櫥成西斜角的，是房門，現在嚴密的關着。

3 沙發榻上亂堆着一些女衣。天藍色沙丁綢的旗袍，玄色綢的旗馬甲，白棉線織的胸襟還有緋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緊帶的短褲：都捲作一團，極像是洗衣作內正待落漂白缸，想見主人脫下時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鏤花灰色細羊皮女鞋的發光的尖頭；可是牠的同伴卻遠遠地躲在梳妝台的矮腳邊，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牀右，近門處，是一個停火几，琥珀色綢罩的檯燈莊嚴地坐着，旁邊有的是：角上繡花的小手帕，香水紙，粉紙，小鏡子，用過的電車票，小銀元，百貨公司的發票，寸半大的皮面金頭懷中記事冊，寶石別針，小名片，——凡是少婦手袋裏找得出來的小物件，都在這里了。一本展開的雜誌，靠了檯燈的支撐，又犧牲了燈罩的正確的姿勢，異樣地直立着。檯燈的古銅鏡上，有一對小小的展翅作勢的鴿子，側着頭，似乎在猜詳雜誌封面的一行題字：婦女與政治。

4 太陽光透過了東窗上的薄紗，曬射到桌上椅上牀上。這些本器，本來是漆的奶油色，現在都鍍上了太陽的斑剝的黃金了。突然一輛急馳的汽車的啾啾的聲音——響得作怪，似乎就在樓下——驚醒了牀上人中間的一個。他睜開倦眼，身體微微一動，濃郁的髮香，沖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轉過頭去，看見夫人還沒醒，兩頰緋紅，像要噴出血來。身上的夾被，早已擦在一邊，這位少婦現在是側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長及膝彎的貼身背心（Ves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氣中了，珠絡紗篩碎了的太陽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動的水珠。

5 ——太陽光已經到了牀裏，大概是不早了呵。

6 君實想，又打了個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來，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時他還覺得很倦，無非因為今晨三點鐘醒過來後，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見窗上泛出魚肚白色，纔又朦朦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這半睡狀態中，他做了許多短短的不連續的夢；其中有一個，此時還記得個大概，似

乎不是好兆。他重複閉了眼，回想那些夢，同時輕輕地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

7 夢，有人說是日間的焦慮的再現，又有人說是下意識的活動；但君實以為都不是。他自說，十五歲以後沒有夢；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這句話：

8 「夢是不會沒有的，大概是醒後再睡時遺失了。」她常常這樣說。

9 「你是多夢的；不但睡時有夢，閉了眼你還會做夢呵！」君實也常常這麼反駁她。

10 現在君實居然有了夢，他自覺是意外；並且又證明了往常確是無夢，不是遺忘。所以他努力要回憶起那些夢來，以便對夫人講。即使是這樣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輕輕放過；他不肯讓夫人在心底裏疑惑他的話是撒謊；他是要人時時刻刻信仰他看着他聽着他，攤出全靈魂來受他的擁抱。

11 他輕快地吐了口氣，再睜開眼來，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陽光；然後，沙發榻上的那團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線，然後，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終於落在夫人的臉上。不知道爲什麼，這位熟睡的少婦，現在眉尖半蹙，小嘴

唇也閉合得緊緊的，正是昨天和君實嘔氣時的那副面目了。近來他們倆常有意見上的不合；嫻嫻對於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而君實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動，有許多批評，在嫻嫻看來，簡直是故意立異。嫻嫻的女友，李小姐，以為這是嫻嫻近來思想進步，而君實反倒退步之故。這個論斷嫻嫻頗以為然；君實却絕對不承認，他心裏暗恨李小姐，以為自己的一個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壞了，昨天便借端發洩，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最使嫻嫻不快的，是這幾句：

12 「……：李小姐的行爲，實在太像滑頭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謂政治活動，究竟她明白什麼是政治？嫻嫻，我並不反對女子留心政治，從前我是很熱心勸誘你留心政治的，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但要做實際活動——嚇！主觀上能力不夠，客觀上條件未備。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時髦玩意罷了。又說女子要獨立，要社會地位，咳，少說些門面話罷！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有什麼

社會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爾登，在月宮跳舞場！現在又說不滿於現狀，要革命，咳，革命，這一向看厭了革命，卻不道還有翻新花樣的在影戲院跳舞場裏叫革命！……

13 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罵槐，更使嫻嫻難受；她那時的確動了真氣。雖然君實隨後又溫語撫慰，可是嫻嫻整整有半天納悶。

14 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離開他，覺得自己再不能獨佔了夫人的全靈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內的少婦，現在已經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了。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是難受的。他愛他的夫人，現在也還是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的思想為思想以他的行動為行動的夫人。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嫻嫻非復兩年前的嫻嫻了。

15 想到這裏，君實忍不住微微啜了口氣。他又閉了眼，冥想夫人思想變

遷的經過。他記得前年夏天在莫千山避暑的時候，嫻嫻曾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麼？似乎不是的；那時嫻嫻還沒認識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後嫻嫻確是一天一天的不對了。最近的半年來，她不但思想變化，甚至舉動也失去了優美細膩的常態，衣服什物都到處亂丟，居然是一「成大事者不修邊幅」的氣派了。君實本能的開眼向房中一瞥看見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僅存南窗下的書桌；除了這一片「乾淨土」全房到處是雜亂的痕跡，是嫻嫻的世界了。

16 在沉鬱的心緒中，君實又回憶起嫻嫻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齟齬來。莫千山避暑是兩心最融洽的時代，是幸福的頂點，但命運的黑絲，似乎也便在那時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似乎嫻嫻的變態，最初是在趣味方面發動的，她漸漸的厭倦了靜的優雅的要求強烈的刺戟，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實意見相反了。買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戲，上一回菜館，都成爲他們倆爭執的題材；

常常君實喜歡甲，嫋嫋偏喜歡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張完全勝利。結果總是犧牲了一方面。因為他們都覺得「各行其是」的辦法徒然使兩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勝利，那時，勝利者果然很滿意，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當的報償，事過後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敗者的愉快。這樣的爭執，當第一二次發生時，兩人的確都會認真的煩惱過，但後來發現了解時的澈骨的美趣，他們又默認這也是愛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瀾。所以在習慣了以後，君實常常對嫋嫋說：

17 「這回又是你得了勝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嬌養的小姐，你不要以為你的勝利是合理的，是久長的。」

18 於是在軟頰的笑聲中，嫋嫋偎在君實的懷中，給他一個長期間的吻。這是她的勝利的代價，也是她對於丈夫為愛而讓步的熱忱的感謝。

19 但是不久這種愛的戲謔的神秘性也就磨鈍了。當給與者方面成為機械的照例的動作時，受者方面便覺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張失敗的隱

痛卻在心裏跳動了。況且嫻嫻對於自己的主張漸漸更堅持，差不多每次非她勝利不可，於是本不願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實行了。這便是現在君實在臥室中的勢力範圍只剩了一個書桌的原因之一。

20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來了。這是個無聲的痛苦的鬭爭。君實曾經用盡能力，企圖恢復他在夫人心窩裏的獨佔的優勢，然而徒然。嫻嫻的心裏已經有一道堅固的壁壘，頑抗他的攻擊；並且嫻嫻心裏的新勢力又是一天一天擴張，驅逼舊有者出來。在最近一月中，君實幾次感到了自己的失敗。他承認自己在嫻嫻心中的統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終不很明白，爲什麼兩年前他那樣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佔有了她的全靈魂，而現在卻失之於不知不覺，並且恢復又像是無望的。兩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塊海綿，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現在這同一的心，卻不知怎的已經變成一塊鐵，雖然他用了熱情的火來鍛鍊，也軟化不了牠。「神祕的女子的心呵！」君實納悶時常常這樣想。他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諷刺；希望諷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

解了嫵嫵心裏的鐵。於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標。君實認定夫人的心質的變化，完全是李小姐從中作怪。有時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辦；許會使嫵嫵更離他遠些。但是，除了這條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呵，神祕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嘆着氣這麼想。

21 君實陡然煩躁起來了。他抖開了身上的羊毛毯，向牀沿翻過身去；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還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嫵嫵也驚醒了。她定了下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邊，又輕輕的翹起頭來，從丈夫的肩頭瞧他的臉。

22 君實閉了眼不動。他覺得有一隻柔軟的臂膊放到胸口來了。他又覺得耳根邊被毛茸茸的細髮拂着作癢了。他還是閉着眼不動，卻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個身體壓上來，另一個心的跳聲也清晰地聽得。君實再忍不住了，睜開眼來，看見嫵嫵用兩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對面的瞧着他的臉，像一匹貓偵伺一隻詐死的老鼠。君實不禁笑了出來。

23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24 嫵嫵微笑地說，同時兩臂一鬆，全身落在君實的懷中了。女性的肉的生活力，從長背心後透出來，淪浹了君實的肌骨；他委實有些搖搖不能自持了。但隨即一個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這溫軟的胸脯，這可愛的面龐，這善整的長眉，這媚眼，這誘人的熟透櫻桃似的嘴唇——一切，這迷人的一切，都是屬於他的，確確實實屬於他的，然而在這一以內，隱藏得很深的，有一顆心，現在還感得牠的跳動的心，卻不能算是屬於他的了！他能夠接觸這名為嫵嫵的美麗的形骸，但在這有形嫵嫵之外，還有一個無形的嫵嫵——她的靈魂，已經不是他現在所能接觸了！這便是所謂戀愛的悲劇麼？在戀愛生活中，這也算是失戀麼？

25 他無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會嫵嫵的疑問的注視。突然一隻手掩在他的眼上；細而長的手指映着陽光，彷彿是幾枝透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細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貼的圍繞着，凡三匝。這是他們在莫千山消夏的紀念品，前幾天斷了線，新近才換好的。君實輕輕的拉下了嫵嫵

的手。細珍珠給他的手指一種冷而滑的感覺。他的心靈突然一震。呵，可紀念的珠串！可紀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樂！祝福這再不能回來的快樂！

26 君實的眼光惘惘然在這些細珠上徘徊了半晌，然後，像感觸了什麼似的，倏地移到嫻嫻的臉上。這位少婦的微帶惺忪的眼睛卻也正在有所思的對
他看。

27 「我們過去的生活，那些日子你覺得頂快活？」

28 君實慢慢的說，像是每個字都經過深長的咀嚼的。

29 「我覺得現在頂快活。」

30 嫻嫻笑着回答，把她的身體更貼緊些。

31 「你不要隨口亂說喲。嫻嫻，想一想罷——仔細的想一想。」

32 「那麼，我們結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確的說，是第一個月，最快活。」

33 「爲什麼？」

34 嫵嫵又笑了。她覺得這樣的考試太古怪。

35 「爲什麼？不爲什麼。只因爲那時候我的經驗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頁空白，到那時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感到特別興味，而且也很模糊了。只有結婚後的生活——唔，應該說是結婚後第一個月，即使是頂瑣細的一衣一飯，我似乎都記得明明白白。」

36 君實微笑着點頭；過去的事也再現在他眼前了。然而接踵來了感傷。難道過去的歡樂就這麼永遠過去，永遠喚不回來麼？

37 「那麼，你呢？你覺得——那些日子頂快活？」

38 嫵嫵反問了。她把左手撫摩君實前額的頭髮，讓珍珠手串的短尾巴在君實眉間撓盪。

39 「我不反對你的話，但是也不能贊成。在我，新結婚的第一年——或照你說，第一月，只是快樂的起點不是頂點。我想把你造成爲一個理想的女子，那時正是我實現我的理想的開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並未達到真

正的快乐。」

40 「我聽你說過這些話好幾次了。」

41 嫵嫵淡淡的插進來說；雖然從前聽得了這些話，也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現在卻不樂意聽說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創造。

42 「可是你從來沒問過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敗。嫵嫵，我的理想是成功的，但是也失敗了。莫干山避暑的時候，你的創造剛好成功。嫵嫵，你記得我們在銀鈴山瀑布旁邊大光石頭上的事麼？你本來是頗有些拘束的，但那時，我們坐在瀑布旁邊，你只穿了件 *Coat*，正和你現在一樣。自然這是一件小事，但很可以證明你的創造是完成了，我的理想是實現了。」

43 君實突然停止，握住了嫵嫵的臂膊，定着眼睛對她瞧。這位少婦現在臉上熱烘烘了；她想起了當時的情形，她轉又自怪爲什麼那時對於此等新奇的刺戟並不感得十分的需要。如果在現今呀……

44 但是君實早又繼續說下去了：

45 「我的理想是實現了，但又立即破碎了！我已經引滿了幸福之杯。以前，我們的生活路上，是一片光明，以後是光明和黑暗交織着了。莫干山成了我們生活上的分水嶺。從山裏回來，你就漸漸改變了。嫻嫻，你是從那時起，一點一點的改變了。你變成了你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創造成的你了。我引導你所讀的書，在你心裏形成了和我各別的見解；我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相信書裏的真理會有兩個。嫻嫻，你是在書本子以外——在我所引導的思想以外，又受了別的影響，可是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

46 君實的臉色變了，又閉了眼；理想的破滅使他十分痛苦，如夢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悒悶。

47 君實在二十歲時，滿腦子裝着未來生活的憧憬。他常常自說，二十歲是他的大紀念日；父親死在這一年，遺給他一份不算小的財產，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雖然只有二十歲，卻沒有半點浪漫的氣味；父親在日的諄諄不倦的「庭訓」，早把他的青春情緒剝完，成爲有計畫的實事求是的人。在父親的靈牀邊，他就計畫如何安排未來的生活；也含了哭父的眼淚，凝視未來的夢。像旅行者計劃明日的行程似的，他詳細細細的算定了如何實現未來的夢；他要研究各種學問，他要找一個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侶，他要遊歷國內外考察風土人情，他要鍛鍊遺大投艱的氣魄，他要動心忍性，他要在三十五年富力強意志堅定的時候生一子一女，然後，過了四十歲爲祖國爲社會爲人類服務。

48 這些理想，雖說是君實自己的，但也不能不感謝他父親的啓示。自從戊戌政變那年落職後，老人家就無意仕進，做了「海上寓公」，專心整理產業，管教兒子。他把滿肚子救國強種的經綸都傳授了兒子。也把這大擔子付

託了兒子。他老了，少壯時奔走衣食，不曾定下安身立命的大方針，想起來是很後悔的，所以時常教兒子先須「立身」。他也計劃好了兒子將來的路，他也要照自己的理想來創造他的兒子。他只創造了一半，就放手去了。

49 君實之稟有父親的創造慾的遺傳，也是顯然的，當他選擇終身的伴侶時很費了些時間和精神；他本有個「理想的夫人」的圖案，他將這圖案去校對所有碰在他生活路上的具有候補夫人資格的女子，不知怎的，他總覺得不對——社會還沒替他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蹉跎了五六年工夫，親戚們爲他焦慮，朋友們爲他搜尋，但是他總不肯決定。後來他的「苛擇」成了朋友間的譚助，他們見了君實時，總問他有沒有選定，但答案總是搖頭。一天，他的一個舊同學又和他譚起了這件事：

50 「君實，你選擇夫人，總也有這麼六七年了罷；單就我介紹給你的女子，少說也有兩打以上了，難道竟沒有一個中意麼？」

51 「中意的是儘有，但合於理想的卻沒有一個。」

52 「中意不就是合於理想麼？有分別麼？倒要聽聽你的界說了。」

53 「自然有分別的。」君實微微笑的回答，「中意，不過是也還過得去而已，和理想的，差得很遠哪！如果我僅求中意，何至七年而不成。」

54 「那麼，你所謂理想的——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55 舊同學很有興味的問；他燃着了一枝烟捲，架起了腿，等待着君實的高論。

56 「我所謂理想的，是指她的性情見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樣。」

57 君實還是微微笑的說。

58 「沒有別的條件——咳，別的說明了麼？」

59 「沒有。就是這簡單的一句話。」

60 舊同學很失望似的看着君實，想不到君實所謂「理想的」，竟是如此簡單而且很像不通的。但他轉了話頭又問：

61 「性情見解相同的，似乎也不至於竟沒有罷；我看來，張女士就和你

很配，王女士也不至於和你說不來。爲什麼你都拒絕了呢？」

62 「在學問方面講，張女士很不錯；在性情方面講，王女士是好的。但即使她們倆合而爲一，也還不是我的理想。她們都有若干的成見——是的，成見，在學問上在事物上都有的。」

63 舊同學不得要領似的睜大了驚異的眼。

64 「我所謂成見，是指她們的偏激的頭腦。是的，新女子大都有這毛病。譬如說，行動解放些也是必要的，但她們就流於輕浮放浪了；心胸原要闊大些，但她們又成爲專門驕外，不屑注意家庭中爲妻爲母的責任；舊傳統思想自然要不得的：不幸她們大都又新到不知所云。」

65 「哦——這就難了；但是，也不至於竟沒有罷？」

66 舊同學沉吟地說；他心裏卻想道：原來理想的，只是這麼一個半新不舊的女子！

67 「可是你不要誤會我是寧願半新不舊的女子。」君實再加以說明，似

乎他看見了舊同學的意思。「不是的。我是要全新的，但是不偏不激，不帶危險性。」

68 「那就難了。混亂矛盾的社會，決產生不出這樣的女子。」

69 君實同意地點着頭。

70 「你不如娶一個外國女子罷。」舊同學像發見了新理論似的高聲說，「英國女子，大都是合於你的想像的。得了，君實，你可以留意英國女子。你不是想遊歷歐洲麼，就先到倫敦去找去。」

71 「這原是一條路，然而也不行。沒有中國民族性做背景，沒有中國五千年文化做遺傳的外國女子，也不是我的理想的夫人。」

72 「呵！君實！你大概只好終身不娶了！或者是等到十年二十年後，那時中國社會或者會清明些，能夠產生你的理想的夫人。」

73 舊同學慨歎似的作結論，意要收束了本問題的討論；但君實却還收不住，他豎起大拇指霍地在空中畫了個半圓形，鄭重的說：

74 「也不然。我現在有了新計劃了。我打算找一塊璞玉，——是的，一塊璞玉，由我親手雕琢而成器。是的，社會既然不替我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來創造一個！」

75 君實眼中閃着躊躇滿志的光，但舊同學却微笑了；創造一個夫人？未免近於笑話罷？然而君實確是這麼下了決心了。他早已盤算過：只要一個混沌未鑿的女子，只要是生長在不新不舊的家庭中，即使不曾讀過書，但得天資聰明，總該可以造就的，即使有些傳統的性習，也該容易轉化的罷。

76 又過了一年多，君實居然找得了想像中的璞玉了，就是嫻嫻，原是他的姨表妹，他的理想的第一步果然實現了。

77 嫻嫻是聰明而豪爽，像她的父親；溫和而精細，像她的母親。她從父親學通了中文，從母親學會了管理家務。她有很大的學習能力；無論什麼事，一上了手，立刻就學會了。她很能感受環境的影響。她實在是君實所見的一塊上好的「璞玉」。在短短的兩年內，她就讀完了君實所指定的書，對於

自然科學，歷史，文學，哲學，現代思潮，都有了常識以上的了解。當她和君實遊莫干山的時候，在那些避暑的「高等華人」的太太小姐隊中，她是個出色的人兒；她的優雅的舉止，有教育的譚吐，廣闊的知識，清晰的頭腦，活潑的性情，都證明她是君實的卓絕的創造品。

78 雖則如此，在創造的過程中，君實也煞費了苦心。

79 嫻嫻最初不喜歡政治，連報紙也不願意看；自然因為她父親是風流名士，以政治為濁物，所以嫻嫻是沒有政治頭腦的遺傳的。君實却素來留心政治，相信人是政治的動物，以為不懂政治的女子便不是理想的完全無缺的女子。他自己讀過各家的政治理論，從柏拉圖以至浩布士，羅素，甚至於克魯泡特金，馬克思，列甯；然而他的政治觀念是中正健全的，合法的。他要在嫻嫻的頭腦裏也創造出這麼一個政治觀念。他對於女子的政治運動的見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如果大多數女子自己來要求參政權，我就給她們。」英國的已頗激烈的「藍襪子」的參政權運動，在君實看來是不足取的。

80 他抱了嚴父望子成名那樣的熱心，誘導嫻嫻讀各家的政治理論；他要嫻嫻留心國際大勢，用苦心去記人名地名年月日；他要嫻嫻每天批評國內的時事，而他加以糾正。過了三個月的奮鬥，他果然把嫻嫻引上了政治的路。

81 第二件事使君實極感困難的，是嫻嫻的樂天達觀的性格；不用說，這是名士的父親的遺傳了。並且也是君實所不及料的。嫻嫻這種性格；直到結婚半年後一個明媚的四月的下午，第一次被君實發見。那一天，他們夫婦倆遊龍華，坐在泥路旁的一簇桃樹下歇息。嫻嫻仰起了面孔，接受那些悠悠然飄下來的桃花瓣。那淺紅的小圓片落在她的眉間，她的嘴唇旁，她的頸際，——又從衣領的微開處直滑下去，黏在她的乳峯的上端。嫻嫻覺得這些花瓣的每一個輕妙的接觸，都像初夜時君實的撫摸，使她心靈震撼，感着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氣已經電化了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纖維，每一枝極細極細的血管，以至於她能夠感到最輕的拂觸，最弱的聲浪，使她記憶起塵封在腦角的每一件最瑣屑的事。同時一種神秘的活力在她腦海裏

翻騰了；有無數的感想滔滔滾滾的湧上來，有一種似甜又似酸的味兒灌滿了她的心；她覺得有無數的話要說，但一個字也沒有。她只抓住了君實的手，緊緊地握着，似乎這便是她的無聲的話語。

82 從路那邊，來了個衣衫襤褸的醉漢來了。映着酡紅的酒臉，耳槽裏橫插着一小枝桃花。他跟跣地高歌而來，他楞起了血紅的眼睛，對嫵嫵他們瞥了一眼，然後更提高了嗓子唱着，轉向路的西頭去了。

83 「哈，哈，哈哈！」

84 醉漢狂笑着睨視路角的木偶似的挺立着的哨兵。似乎他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他的簸盪的身形沒入桃林裏不見了。

85 「哈哈，哈，哈……」

86 遠遠的還傳來了漸曳漸細的笑聲，像扯細了的糖絲，裊裊地在空中迴旋。她的目光從泥路的轉角收回來，注在君實的臉上。

她的嘴角上浮出一個神祕的忘我的笑形。

「醉漢！神游乎六合之外的醉漢！」嫵媚贊頌似的說，「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別足的王駘，沒有腳指頭的叔山无趾，生大瘤的囊囊大癩那一類的人罷！……君實，你看見他的眼光麼？他的對於一切都感得滿足的眼光呀！在他眼前，一切我們所崇拜的，富貴，名譽，威權，美麗，都失了光彩呢。因為他是貌視這一切的，因為他是把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是非，小大，都一律等量齊觀的，所以他對於一切都感得那樣的滿足罷！爸爸常說：醉中始有『全人』，始有『真人』，今天我纔深切的體認出來了。我們，自以為聰明美麗，真是井蛙之見，我們的精神真是可笑的貧乏而且破碎呵！」

88 君實驚訝地看着他的夫人，沒有回答。

89 「記得十八歲的時候。爸爸給我講莊子我聽到『藐姑射仙子』那一段，我神往了；我想起人家稱贊我的美麗聰明那些話，我慚愧得什麼似的；我是個不堪的濁物罷哩。後來爸爸說，藐姑射仙子不過是莊生的比喻，大概是指『超乎物外』的元神，可是我仍舊覺得我自己是不堪的濁物。我常常設想

，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的看法，應該像是站在雲端裏俯矚下面的景物，一切都是平的，分不出高下來。我曾經試着要持續這個心情，有時竟覺得我確已超出了人間世，夷然忘了我的存在，也忘了人的存在。一

90 嫋嫋凝眸望着天空，似乎她看見那象徵的藐姑射仙子冷冷然御風而行就在天的那一頭。

91 君實此時正也忙亂地思索着。他此時方才知道嫋嫋的思想裏竟隱伏着樂天達觀出世主義的毒。他回想不久以前，嫋嫋看了西洋哲學上的一元二元的辯論，曾在書眉上寫了這麼幾句：「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物畢同畢異」。這不是莊子的話麼：他又記得嫋嫋看了各派政論家對於「國家機能」的駁難時，曾經笑着對他說：「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是的，也都不是。」的當時以爲她是說笑，現在看來，她是有莊子思想作了底子的；她是以站在雲端看「蠻，觸之爭」的心情來看世界的哲學問題政治爭論的。君實認定非先掃除嫋嫋的達觀思想不可了。

92 從那一天，起君實就苦心的誘導嫻嫻看進化論，看尼采，看唯物派各大家的理論。他鑑於從前把兩方面的學說給她看所得的不好的結果，所以只把一方面給她了。雖然唯物主義應用在社會學上是君實自己所反對的，可是爲的要醫治嫻嫻的唯心的虛無主義的病，他竟不顧一切的投了唯物論的猛劑了。

93 這一度改造，君實終於又奏了凱旋。

94 然而還有一點小節須得君實去完工。不知道爲什麼，嫻嫻雖則落落有名士氣，然而羞於流露熱情。當他們第一次在街上走，嫻嫻總是離開君實的身體有半尺光景。當在許多人前她的手被君實握着，她總是一陣面紅，於是在幾分鐘之後便藉故洒脫了君實的手。她這種舊式女子的嬌羞的態度，常常爲君實所笑。經過了多方的陶冶，後來嫻嫻膽大些了，然而君實總還嫌她的舉動不甚活潑。並且在閨房之內，她常常是被動的，也使君實感到平淡無味。

。他是信仰遺傳學的，他深恐嫻嫻的腴腆的性格將來會在子女身上種下了怯弱的根性，所以也用了十二分的熱心在嫻嫻身上做工夫。自然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呵，當他們遊莫干山時，嫻嫻已經出落得又活潑又大方，知道了如何在人前對丈夫表示細膩的呢愛了。

95 現在嫻嫻是「青出於藍」。有時反使君實不好意思，以為未免太肉感些，以為她太需要強烈的刺戟了。

三

96 這麼着在剎那間追溯了兩年來的往事，君實懶懶地倚在牀欄上，悶悶的趕不去那兩句可悲的話：「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二十歲時的美妙的憧憬，現在是隔了濃霧似的愈看愈模糊了。嫻嫻却先已起身，像小雀兒似的在滿房間跳來跳去，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

97 太陽光已經退到沙發榻的靠背上。和風送來了遠遠的市囂聲，說明此時至少有九點鐘了。兩杯牛奶靜靜的候在方桌上，幽幽然噴出微笑似的熱汽。衣櫥門的大鏡子，精神飽滿地照出女主人的活潑的倩影。梳粧台的三連鏡卻似乎有妒意；牠以為照映女主人的雪膚應該是屬於牠的職權範圍的。

98 房內的一切什物，浸浴在五月的晨氣中，都是活力瀰滿的一排一排的肅靜地站着，等候主人的命令。牠們似乎也暗暗納罕着今天男主人的例外的晏起。

99 牀發出低低的嘆聲，抱怨牠的服務時間已經太長久。

100 然而墜入了幻滅的君實卻依舊惘惘然望着帳頂，毫無起身的表示。

101 「君實，你很倦罷？你想什麼？」

102 嫋嫋很溫柔的問；此時她已經坐在靠左的一隻沙發椅裏拉一隻長統絲襪到她腿上；羊毛的貼身長背心的下端微微張開，盪漾出肉的熟香。

103 君實苦笑着搖頭，沒有回答。

104 「你還在咀嚼我才剛說的話麼？是不是我的一句『是你自己的手破壞了你的理想』使你不高興麼？是不是我的一句『你召來了魔鬼，但是不能降服他，』使你傷心麼？我只隨便說了這兩句話，想不到更使你煩悶了。喂，傻孩子，不用胡思亂想了！你原來是成功的。我並沒走到你的反對方向。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我確是比你走先了一步了，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105 沒有回答。

106 「我是馴順的依着你的指示做的。我的思想行動，全受了你的影響。然而你說我又受了別的影響。我自然知道你是指着李小姐。但是，君實，你何必把一切成績都推在別人身上；你應該驕傲你自己的引導是不错的呀！你剝落了我的樂天達觀思想，你引起了我的政治熱，我成了現在的我了，但是你倒自己又看出不對來了。哈，君實，傻孩子，你真真的玩了黃道士召鬼的把戲了。黃道士燒符念咒的時候，惟恐鬼不來，等到鬼當真來了，他又怕得

什麼似的，心裏抱怨那鬼太獯惡，不是他的理想的鬼了。」

107 嫋嫋撲嗤地笑了；雖然看見君實皺起了眉頭，已經像是很生氣，但她只顧格格地笑着。她把第二隻絲襪的長統也拉上了大腿，隨即走到牀前，捧住了君實的面孔，很嫵媚的說：

108 「那些話都不用再提了。誰知道明天又會變出什麼來呀！君實，明天——不，我應該說下一點鐘，下一分鐘，下一刹那，也許你變了思想，也許我變了思想，也許你和我都變了；也許我們更離遠些，但也許我們倒又接近了。誰知道呢！昨天是那麼一會事，今天是另一會事，明天又是一會事，後天怎樣？自己還不會夢到；這就是現在光榮的流行病了。只有，君實，你，還抱住了二十歲時的理想，以為推之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君實，你簡直的有些傻氣了。好了，再不要獸頭獸腦的痴想罷。過去的，讓牠過去，永遠不要回顧；未來的，等來了時再說，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君實，好孩子，嫋嫋和你親熱，和你

玩玩罷！」

109 用了緊急處置的手腕，嫵媚又壓在君實的身上了。她的綿軟而壯健的肉體在他身上揉研，笑聲從她的喉間汨汨地泛出來，散在滿房，似乎南窗前書桌角的那一疊正襟危坐的書籍也忍不住有些心跳了。

110 君實却覺得那笑聲裏含着勉強——含着隱痛，是嗔，是歎，是咒詛。可不是麼？一對淚珠忽然從嫵媚的美目裏迸出來，落在君實的鼻窗邊，又順勢淌下，鑽進他的口吻。君實像觸電似的全身一震，緊緊的抱住了嫵媚的腰支，把嘴巴埋在剛剛側過去的嫵媚的頸頸裏了。他感得了又甜又酸又辣的奇味，又愛又恨又憐惜的混合的心情，那只有嚴父看見敗子回頭來投到他腳下時的心情，有些相像。

111 然而這個情緒只現了一剎那，隨即另一感想抓住了君實的心：

112 ——這便是女子的所以為神祕麼？這便是女子的靈魂所以畢竟成其為脆弱的麼？這便是女子之所以成其為 *Sentimentalist* 麼？這便是女子的所以

不能發展中正健全的思想而往往流於過或不及麼？這便是近代思想給與的所謂興奮緊張和徬徨苦悶麼？這便是現代人的迷亂和矛盾麼？這便是動的熱的刺戟的現代人生下面所隱伏的疲倦，驚悸，和沉悶麼？

113 於是君實更加確信自己的思想是健全正確，而嫻嫻毀壞了她自己了！爲了愛護自己的理想，爲了愛嫻嫻，他必須繼續奮鬥，在嫻嫻心靈中奮鬥，和那些危險思想，那些徒然給社會以騷動給個人以苦悶的思想爭最後之勝利。希望的火花，突又在幻滅的冷灰裏爆出來。君實又覺得勇氣百倍，如同十年前站在父親靈牀前的時候了。

114 他本能的斜過眼去看嫻嫻的臉，嫻嫻也正在偷偷的看他。

115 「嘻，嘻……嘻！」

116 嫻嫻又軟聲的笑起來了。她的頰上泛出淡淡的紅暈，她的半閉的眼皮邊的淡而細，媚而含嗔的笑紋，就如攝魂的符籙，她的肉感的熱力簡直要使君實軟化。呵，魅人的怪東西！近代主義的象徵！即使是君實，也不免搖搖

的有些把握不定了。可是理性逼迫他離開這個矯治的誘惑，經驗又告訴他這是嫻嫻躲避他的嘮叨的慣技。要這樣容易的就蒙過了他是不可能的。他在那噴紅的嫩頰上印了個吻，就鎮定地說：

117 「嫻嫻，你的話，正像你的思想和行動：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們鼓勵小孩子活潑，但並不希望他們爬到大人的頭髮梢。小孩子玩着一件事，非到哭散場不休；他們是沒有寸量的，不知道什麼叫做適可而止。嫻嫻，可是你的性格近來愈加小孩子化了。我引導你留心政治，但並不以為當即可以鑽進實際政治——而況又是不健全不合法的政治運動。比如現在大家都說『全民政治』，但何嘗當真想把政治立即全民化呢，無非使大家先知道有這麼一句話而已。聽的人如果認真就要起來，那便是胡鬧了。嫻嫻，可是你近來就有點近於那樣的胡鬧。你不知道你是多麼的幼稚，你不知道你已經身臨險地了。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關於你的夢……」

118 君實不得不停止了；嫻嫻的忍俊不住的連續的小聲的笑，使他說不下

去；他疑問地又有幾分不快地，看着嫵嫵的眼睛。

119 「你講下去哪。」

120 嫵嫵忍住了笑說；但從她的乳房的細微的顫動，可以知道她還在無聲的笑着。

121 「我先要曉得你爲什麼笑？」

122 「沒有什麼喲！關於小孩子的——既然你認真要聽，說說也不妨。我聽了你的話，就連想到滿足小孩子的慾望的方法了。對八歲大的孩子說：『好孩子，等你到了十歲，一定買那東西來給你。』可是對十歲大的孩子又說是須得到十一歲了。永久是預約，永久是明年，直到孩子大了，不再要了，也就沒有事了。君實——對不對？」

123 君實不很願意似的點了點頭。他彷彿覺得夫人的話裏有刺。

124 「你的夢一定是很好聽的，但一定也是很長的，和你的生活一般長。留着罷，今晚上細細講罷。你看，鐘上已經是九點二十分。我還沒洗臉呢。」

十點鐘又有事。」

125 不等君實開口，像一陣風似的，這位活潑的少婦從君實的擁抱中滑了出來；她的長背心也倒捲上去了，露出神秘的肉紅色，恰和霍地坐起來的君實打了個照面。嫻嫻來不及扯平衣服，就同影子一般引了開去。君實看見她跑進了梳粧台側的小門，砰的一聲將門碰上。

126 君實嗒然走到嫻嫻的書桌前坐下，隨手翻弄那些縱橫斜亂的雜誌。嫻嫻的兀突的舉動，使他十分難受。他猜不透嫻嫻究竟存了什麼心。說她是不顧一切的要實行她目前的主張罷，似乎不很像，她還不能擺脫舊習慣，她究竟還是奢侈嬌貴的少奶奶；說她是心安理得的樂於她的所謂活動罷，也似乎不像，她在動定後的剎那間時常流露了中心的彷徨和焦灼，例如剛才她雖則很灑脫的說：「過去的，讓牠過去罷；未來的，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一然而她狂笑時有隱痛，並且無端的滴了眼淚了。他更猜不透嫻嫻對於他的態度。說她是有些異樣罷，她仍

舊和他很親熱很溫婉；說她是沒有異樣罷，她至少是已經不願意聽君實去顧問她的事，並且不耐煩聽君實的批評了。甚至於剛才不願意聽君實講關於她的夢。

127——阿，神祕的女子的心！君實不自覺地又這麼想。

128神祕？他想來是不錯的，女子是神祕的，而嫻嫻尤甚：她的構成，本來是複雜的。他於是細細分析現在的嫻嫻，再考察嫻嫻被創造的過程。

129久被塵封的記憶，一件一件浮現出來；散亂的不連續的觀念，一點一點凝結起來；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他的所謂創造，只是破壞。並且他所用以破壞的手段却就在嫻嫻的腦子裏生了根。他破壞了嫻嫻的樂天達觀思想，可是唯物主義代替着進去了；他破壞了嫻嫻的厭惡政治的名士氣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盤踞着不肯出來；他破壞了嫻嫻的嬌羞嫻靜的習慣，可是肉感的，要求強烈刺戟的習慣又同時養成了。至於他自己的思想卻似乎始終不會和嫻嫻的腦筋發生過關係。嫻嫻的確善於感受外來的影響，但是他自己

的思想對於嫻嫻卻是一絲一毫的影響都沒有。往常他自以為創造成功，原來只騙了自己！他自始就失敗了，何曾有過成功的一瞬。他還以為莫千山避暑時代是創造嫻嫻的成功期，咳，簡直是夢話而已！幾年來他的勞力都是白費的！

130 他又想起剛才嫻嫻說的「你自己的手破壞了自己的理想」那句話來了。他不得不承認這句話是對的。他覺得實在錯怪了李小姐。

131 他恨自己為什麼那樣糊塗！他，自以為有計畫去實現他的憧憬的，而今却發現出來他實在是有計畫去破壞自己的憧憬；他煞費苦心自以為按照了自己的理想而創造的，而今却發現出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132 ——迷亂矛盾的社會，斷乎產生不出那樣的人。

133 舊同學的這句話閃上他的心頭了。他恨這社會！就是這迷亂矛盾的社會破壞了他的理想的！可不是麼？在迷亂矛盾的空氣中，什麼事都做不好的。他真真的絕望了！

134 霍浪霍浪的水聲從梳粧台側的小門後傳出來，說明那漂亮聰明的少婦正在那里洗浴了。

135 君實下意識地轉過臉去望着那個小門。水聲暫時打斷了他的思緒。忽然衣櫥門的大鏡子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君實急轉眼看房門時，見那門推開了一條縫，王媽的頭正退出一半；她看見房裏只有君實不衫不履呆呆地坐着，心下明白現在還不是她進來的時候。

136 突然一個新理想撞上君實的心了。

137 爲什麼他要絕望呢？雖說是迷亂矛盾的社會產生不出中正健全思想的人，但是他自己，豈不是也住在這社會麼？他爲什麼竟產生了呢？可知社會對於個人的勢力，不是絕對的。

138 爲什麼他要喪失自信心呢！雖說是兩年來他的苦心是自費，但反過來看，豈不是因爲他一向只在嫻嫻身上做破壞工作，却忽略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她，所以嫻嫻成其爲現在的嫻嫻麼？只要他從此以後專力於介紹自己所

認爲健全的思想，難道不能第二次改變嫻嫻把她贏回來麼？一定的！從前爲要掃除嫻嫻的樂天達觀名士氣派的積滯，所以冒險用了破壞性極強的大黃巴豆，弄成了嫻嫻現在的昏聩邪亂的神氣，目下正好用溫和健全的思想來扶養她的元氣。希望呀！人生是到處充滿着希望的哪！只要能夠證明已往的過誤，「希望」是不騙人的！

139 現在君實的樂觀，是最近半個月來少有的了；而且這樂觀的心緒，也使他能夠平心靜氣地檢查自己近來對於嫻嫻的態度。他覺得自己的冷諷辦法很不對，徒然增加嫻嫻的反感；他又覺得自己近來似乎有激而然的過於保守的思想也不大好，徒然使嫻嫻認爲丈夫是當真一天一天退步；他又覺得一向因爲負氣，故意拒絕參加嫻嫻所去的地方，也是錯誤的，他應該和她同去，然後冷靜公正地下批評，促起嫻嫻的反省。

140 愈想愈覺得有把握似的，君實不時望着浴室的小門；新計畫已經審慎周詳，只待嫻嫻出來，立即可以開始實驗了。他像考生等候題紙似的，很焦

灼，但又很鼓舞。

141 房門又輕輕的被推開了。王媽慢慢的探進頭來。烏溜溜的眼睛在房裏打了個圈子。然後，她輕輕地走進來，抱了沙發榻上的一團女衣，又輕輕的去了。

142 君實還在繼續他的有味的沉思。嫋嫋剛才說過的話，也被他喚起來從新估定價值了。當時被忽略的兩句，現在跳出來要求注意：

143 ——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是我先走了一步，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144 君實推敲那句「走先了一步」。他以為從這一句看來，似乎嫋嫋自己倒承認確是受過他的影響，跟着他走，僅僅是現在軼出他的範圍罷了。他猛然又記起誰——大概是李小姐罷——也說過同樣意義的話，彷彿說他本是嫋

嫻的引導，但現在他覺得乏了，在半路上停息下來，而被引導的嫻便自己上前了。當真是這般的麼？自信很深的君實不肯承認。他絕對自信他不是中道而廢的軟背脊的人兒。他想：如果自己的思想而確可以算作執中之道呢，那也無非因為他曾經到過道的極端，看着覺得有點不對，所以又回來了；然而無論如何，嫻的受過他的影響，卻又像是可信了，她自己和她的密友都承認了。可是他方才的推論，反倒以為全然沒有呢，反倒以為從前是用了別人的虎狼之藥來破壞了固有的嫻，而現在須得他從頭做起了。

145 他實實在在迷住了：他覺得自己的推論很對，但也沒有理由推翻嫻的自白。雖則剛才的樂觀心緒尚在支撐他，但不免有點彷徨了。他自己策勸自己說：「這個謎總得先揭破；不然，以後的工作，無從下手。」然而他的苦思已久的發脹的頭腦已不能給他一些新的煙士披里純了。

146 房門又開了。王媽第二次進來，怪模怪樣的在房裏張望了一會；後來走到梳粧台邊，抽開一個小抽屜，拿了嫻的一雙黃皮鞋出去了。

147 君實下意識的看着王媽進來，又看着她出去；他的眼光定定地落在房門上半响，然後又收回來，在嫋嫋的書桌上徘徊。終於那象牙小兔子邀住了君實的眼光。他隨手拿起那兔子來，發見了「丈夫」二字被刀刮過的秘密了。但是他倒也不以為奇。他記得嫋嫋發過議論，以為「丈夫」二字太富於傳統思想的臭味，提到「丈夫」，總不免令人聯想到「夫者天也」等等話頭，所以應該改稱「愛人」——却不料這裏的兩個字也在避諱之列！他不禁微笑了，以為嫋嫋太稚氣。於是他想起嫋嫋為什麼還不出來。他覺得已經過了不久時候，並且似乎好久不聽得霍浪霍浪的水聲了。他注意聽，果然沒有；異常寂靜。竟像是嫋嫋已經睡着在浴室裏了。

148 君實走到梳粧台旁的時候，愈加確定嫋嫋準是睡着在浴盆裏了。他剛要旋轉那小門的瓷柄，門忽然自己開了。一個人捧了一大堆毛巾浴衣走出來。

149 不是嫋嫋，却是王媽！

150 「是你……呀！」

151 君實驚呼了出來。但他立即明白了：浴室通到外房的門也開得直蕩蕩，嫋嫋從這里下樓去了。咳，夫人——就是愛人也罷，卻像暴徒逃脫了偵探的尾隨一般，竟通過內室躲開了！他這纔明白王媽兩次進來取嫋嫋的衣服和皮鞋的背景了。他覺得嫋嫋太會和他開玩笑！

152 「少奶奶早已洗好了。叫我收拾浴盆。」

153 王媽看着君實的不快意的面……加以說明。

154 君實只覺得耳朵裏的血管轟轟地跳。王媽的話，他是聽而不聞。他想起早晨不祥之夢裏的情形。他嗅得了惡運的氣味。他的泛泡沫的情熱，突然冷了；他的尊嚴的自許，受傷了；而他的跳得更快的心，在敲着警鐘。

155 「少奶奶在樓下麼？」

156 便是王媽也聽得出這問句的不自然的音調了。

157 「出去了。她叫我對少爺說：她先走了一步了，請少爺趕上去罷。」

「少奶奶還說，倘使少爺不趕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158 「哦——」

159 這是一分多鐘後，君實喉間發出來的滯澀的聲浪。小小的象牙兔子又闖入他的意識界，一點一點放大了，直到成爲人形，傲慢地斜起了紅眼睛對他瞧。他恍惚以爲就是嫋嫋。終於連紅眼睛也沒有了，只有白肚皮上「丈夫」的刀刮痕更清晰地在他面前搖擺。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選自野薔薇)

【評】 這篇創造是代表作者的創作理論的小說。主人公嫋嫋的性格和她的思想，就是表現作者所說的盛年，活潑，和直視前途的。作者的態度是不感傷於既往也不悵慕未來，只是凝視現實，分析現實，揭開現實。這篇描寫嫋嫋的性格，可謂細膩熨貼，活躍紙面，爲作者短篇中的白眉。

1——4 這幾節完全是客觀的描寫。至3寫室內的陳設，用感覺的表現法，不嫌絮聒，意在襯托主人公的性格。第4節裡，隱約地寫到主人公嫋嫋。

5——10 寫到嫋嫋的丈夫君實，借「做夢」來暗示君實的過去。

11——這裏描寫君實和嫻嫻在精神上的隔膜。

16——20寫二人在愛的生活中的波瀾，同時分析二人的性格。

21——46寫二人的過去生活的回憶。君實原想把嫻嫻「創造」成爲他的理想的女性，不料這理想破滅了，使他痛苦。現在君實所能夠接觸的，不過是嫻嫻的肉體。在技巧方面這幾節裏的對話和嫻嫻的動作，是頗圓熟的。

47——75君實追湖往事的開始；由君實和舊同學的對話。描寫君實在青春時代，想「創造」合於自己的理想的夫人。這是君實對於未來的憧憬。

76——95這裏從正面描寫嫻嫻的個性和思想。君實「創造」的方法就是叫她讀「政治理論」，留心「國際大勢」。「奮鬥」了「三個月」，他果然將她引上了政治的路。然而嫻嫻的性格是樂天達觀的，並且中了出世主義的毒。81節裏的技巧，值得閱者的玩味。82節裏的「醉漢」，87以後諸節裏的莊子的說教都是借來描寫嫻嫻的性情的。同時又寫君實的繼續「創造」。君實的「追湖往事」至此終結。

96——125這裏又補寫嫻嫻和君實在思想上的隔膜。君實的「創造」女性的理想終於難於實現，幾乎屈服於女性的神秘和傷感。君實口中的「全民政治」，在嫻嫻看去是一張不會兌現

的預約券。注意108節嫻嫻的對話，這裏說明嫻嫻的整個性格。

126 | 寫君實的理想失敗，但歸罪於社會。

134 | 在心裏描寫之後的環境描寫，使閱者吸一口新鮮空氣。

136 | 寫君實絕望以後的「希望」。

141 | 與 134 135 同一作用。

142 | 145 爲 136 至 140 的補叙。

146 | 與 141 同一作用。

147 | 157 寫到這裏，作者不能不借嫻嫻出門來結束他的「理想」了。作者能善用他的技巧。

158 | 159 使本篇的「結尾」和「冒頭」互相照應。「丈夫」二字是用刀刮過的，該是象徵君

實的理想破滅。

參考資料

一、創作的前途

沈雁冰

如果我們假定文學是時代的反映，社會背景的圖畫，那麼，在中國現在社會情形底下，怎樣的創作我們應當有而又必然要有的？

再如果假定文學雖是時代的反映，社會背景的圖畫，然而或隱或顯必然含有對於當時代罪惡反抗的意思和對於未來光明的信仰；那麼，在中國現在社會情形之下，怎樣的創作是我們應當有而又必需有的？

中國現在社會的背景是什麼？從表面上看來，像經濟困難，內政窳敗，兵禍，天災，……等，大概都可以用「痛苦」兩個字來包括。再揭開表面去看，覺得「混亂」與「煩悶」也大概可以包括了現社會之內的生活。現社會中的人，似乎可分為三流：（A）絲毫不曾受着西方文化影響的純粹中國式的老百姓，是一流；（B）受着西方文化影響，主張勇敢進取的，又是一流；（C）介乎兩者之間的，不主張反古而又不主張激烈的新主義的，又是一流；這三條對角線的伸縮就形成了現在中國社會思想之外殼，中國社會情形將來要變成什麼式子，也全恃乎這三條對角線伸縮的程度誰強誰弱而定。粗說一句，一方面描寫這三條對角線的現象，一方面又隱隱指出未來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這便是當今創作家最重大的職務。細說起來，創作家很應該把上述形成社會的三流人們的思想行事，細細描寫，在各

方面都創出偉大的著作來。例如(A)流的人，就應流有幾部大著作來描寫他們。因為他們的思想很可以代表一部份中國式的思想，他們是完全不觸着西方文化的，所以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信仰，有他們自己的理想；一言以蔽之，有他們自己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他們的心志是穩定的，他們的慾望是簡短的，他們的心是潔白而良善的；他們好「舊」，因為他們覺得在他們周圍的「舊」，並不見得不好。他們是退讓的，無抵抗的；如果現代的世界不是現在那樣的，却是「葛天」「無懷」的時代；則他們那樣的生活路子和思想型式，原是極好的。不幸不是，所以他們是比較的不適宜於環境的了。中國描寫此流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小說，本來有過不少，只可惜都描寫壞了！把忠厚善良的老百姓，都描寫成愚昧可厭的蠢物，令人譁笑，不令人起同情，嚴格起來，簡直沒有一部描寫中國式老百姓的小說，配得上稱為真的文學作品。如果這些本來的中國式的思想，是對於人類內全體的精神生活毫無關係的，而且對於中國民族精神將來的發展也是毫無關係，那自然沒有偉大的文學著作來描寫他也罷；如果不然，而且覺得借此可以促進人類情感相互間之了解的，那麼這一流小說的發生，真是不容緩了。

新舊思想的衝突，確是現在重大而耐人焦慮的問題。現在創作中描寫新舊思想衝突的作品，雖都是短篇的，卻也已經不少。尤其是描寫新舊人物對於婚姻問題女子求學問題的小說

，居其多數，但尙沒有一本小說把新舊思想不同的要點，及其衝突的根本原因，用極警人的文字，赤裸裸地描寫出來，像屠格涅甫的父與子一般，這似乎也是個缺點。其次，現在青年的煩悶已到了極點煩悶方的原因：一方是因爲舊勢力的迫壓太重，社會的惰性太深，使人覺得前途絕少光明，因而悲觀；一方是因爲他們自己的思想迷亂。思想迷亂的原因：（一）是因爲對於新思想不很澈底了解，以爲新思想中頗多自相衝突的理論，因而懷疑，信仰不堅；（二）呢，或因信仰過甚，欲舉一切問題都請新思想來解決，因而對於新思想的「能力」懷疑——這二者都使人思想迷亂。既迷亂了，未有不煩悶的，由煩悶產生的惡果，一是厭世主義，一是享樂主義——這是兩個極端。介乎兩極端之中的，便是平凡的麻木生活。厭世是反常的，享樂是本能的；我們青年煩悶的結果，到底是趨於厭世呢，或趨於享樂呢？現在誰也不敢預斷。照現在表面上的現象看來似乎厭世享樂已經都有一點，但我敢說將來恐怕還是趨向於享樂的方面多。享樂主義的潛勢力正在一天一天增加；我們試看主張自由結婚者的言論。都以自由能得快樂爲第一義，面毫不講到人格獨立問題，似乎覺得青年的見解已經不能深遠，而能引起他們的活動力的，也只有快樂罷了。

青年的煩悶，煩悶後的趨勢，趨向的先兆……都是現在重大的問題，應該在文學作品中

表現出來的。而且不僅是表現罷了，應該把光明的路，指導給煩悶者，使新信仰與新理想重復在他們心中震盪起來。現時真應該有一部小說描寫出在「水深火熱」之下的青年，不惟不因受了挫折而致頹喪，反把他的意志愈煉愈堅，信仰愈磨愈固，拿不求近功信託真理的精神，去和黑暗奮鬥；有如俄國現代文學家猶希克維基（S. Yushkevitch）所做的俄者與鐵中（皆劇本）寫俄要到死的人還是竭力要保持他的奮鬥精神，不露一絲倦態，一毫失望！這樣的著作，真是黑暗中的一道光，我們所渴望的呵！

我們覺得文學的使命是聲訴現代人的煩悶，幫助人們擺脫幾千年來歷史遺傳的人類共有偏心與弱點，使那無形中還受著歷史束縛的現代人的情感能夠互相溝通，使人與人中間的無形的界線漸漸泯滅；文學的背景是全人類的背景，所訴的情感自是全人類共通的情感。只因現在世界的人們還不能是純然世界的人，多少總帶着一點祖國的氣味，所以文學創作品中難免都要帶一點本國的情調。反映的背景也難免要多偏在本國了。但一方面總要使作品中的情感，總是世界之人大家能理會得的，這怕也是現在創作家要注意的了。

我覺得現在對於創作界上個積極的條陳，無論如何總有點參考，所以就把我一時的感想寫下來了。

（錄自創作討論）

潘先生在難中

一

1 車站裏擠滿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現出異樣的神色，腳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睡着一般地站着；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空氣沈悶得很，人們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大概快要下雨了。電燈亮了一歇了，彷彿比平時昏黃一點，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

2 揭示處的黑漆的版上標明西來快車須遲到四點鐘。這個報告在幾點鐘

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像這種報告，在這一個禮拜裏，幾乎每天每趟的行車都有；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大家也習以為當然了。

3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為擾擾的境界。來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黑漆皮包，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尙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

4 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不能也全乎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涌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

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但是他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的四個窗洞的地方，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坐椅中間，一動也不能動；兩臂一前一後，伸得很長，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將臂膊拉了去的樣子。他急得直喊，「阿！我的臂膊！我的臂膊！」

5 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方才知曉腰下擠着個孩子；留心一看，見他們四個人一串，手聯手牽着。一個客人呵斥道，「趕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兩半了！」

6 「怎麼弄的，孩子不抱在手裏！」又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攬得向前進行的機會。

7 「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再轉一念，妙用豈是人人能夠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勞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嚥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

「你們看着我！你們看着我！」

8 車輪一頓，在軌道上立定了；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潘先生覺得前頭鬆動了些；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脚作不得一點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你們跟着我！你們跟着我！」

9 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旋轉身子看，後面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又下來了百多人，方才看見腳踏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上半身，承着電燈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再等了一歇，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她吁吁地呼着氣，連喊「呵唷，呵唷，」悽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

10 潘先生到底鎮定，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重又發命令道，「我們仍舊同剛才這樣聯起來。你們看月臺上的人這麼多，收票處又擠得厲害，不

是聯着，就要走散了！」

11 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攔住他的膝頭說，「爸爸，抱。」

12 「沒用的東西！」潘先生頗有點憤怒，但隨即耐住，趟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同時關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一手要緊緊牽着母親，因為他自己一只手也沒得空了。

13 潘師母向來不曾受過這樣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車，却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不禁發怨道，「早知道這樣子，甯可死在家裏，再也不要逃難的了！」

14 「悔什麼！」潘先生一半發氣，一半又覺得憐惜。「到了這裏，懊悔也是沒用。並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罷。當心脚下。」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

15 一陣的擁擠，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出了收票處的隘口。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只有順着大衆的勢，腳不點地地走。

「會兒，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跨過了電車軌道，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慌忙地回轉身來，只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一齊向自己這邊涌來，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心頭悵悵到不可說，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轉了幾回一絲影即也沒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點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

16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他瞥見母親的稀疏的額髮，便認識了，舉起手來指點道，「媽媽，那邊。」

17 潘先生一喜：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後望去。搜尋了一歇，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阿大，」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旁路上。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暢地吐一口氣，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現在好了！」的確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

，就有人保着險，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福得很，一尋即着：豈不是四條性命，一個皮包，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豈不是「現在好了」？

18 「黃包車！」潘先生很入調地喊着。

19 車夫們聽見了，一齊拉着車子圍攏來，問他到什麼地方。

20 他昂起一點頭，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只消兩輛！兩輛！」他想了想，續說。「十個銅子，四馬路，去的就去！」這分明表示他是個「老上海。」

21 辯論了好一會，終於講定十二個銅子一輛。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潘先生帶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輛。

22 車夫剛欲拔脚前奔，一個背鎗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橫，只得縮住了。小的孩子看這個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過臉來，貼着父親的胸際。

23 潘先生領悟了，連忙解釋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

的紅包頭。我們因為本地沒有他，所以要逃到這里來；他背着鎗保護我們。他的鬍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羅漢的鬍子一個樣子。」

24 孩子總覺得怕，便是同羅漢一樣的鬍子也不想看。直到聽見噓噓的聲音，才從側旁斜睨過去，只見很亮很亮的一個房間一閃就過去了；那邊一家家都是花花燦燦的，都點得亮亮；他於是不再貼着父親的胸際。

25 到了四馬路，一連問了八九家旅館，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沒有用，因為客堂裏都搭起狀舖，可知的確是住滿了。最後到一家也標着客滿，但是一個夥計懶懶地開口道，「找房間麼？」

26 「是找房間，這里還有麼？」一縷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週身，彷彿到了家的樣子。

27 「有是有一間，客人剛剛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說不定就沒有了。」

28 「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

的孩子來，說，「我們總算運氣好，居然有房間住了！」隨即付車錢，慷慨地照原價加上一個銅子；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以後好的運氣會繼續而來的。但是車夫偏不知足，說跟着他們回來回去走了這多時，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潘先生又多破費了四個銅子。

29 這房間就在樓下，有一個牀，一盞電燈，一桌，兩椅，此外就只有煙霧一般的一間的空氣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進去時，立刻聞到刺鼻的油腥昧，中間又混着陣陣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語道，「討厭的氣味！」隨聽見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鍋的聲音，才知道原是一個廚房。再一思想，氣味雖討歷，究比喫槍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舒舒泰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30 「用晚飯吧？」茶房擺下皮包回頭問。

31 「我們喫火腿湯淘飯，」小的孩子咬着指頭說。

32 潘師母馬上對他看個白眼，凜然說，「火腿湯淘飯！是逃難呢，有得喫就好了。還要這樣那樣點戲！」

33 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風色，央着潘先生說，「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給我喫大菜。」

34 潘師母竟然發怒了，她回頭呵斥道，「你們都是沒有心肝的，只配什麼也沒有得喫，活活地餓……」

35 潘先生有點兒窘，却作沒事的样子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便分付茶房道，「我們在路上喫了東西了，現在只消來兩客蛋炒飯。」

36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點頭就走，剛出房門，潘先生又把他喊回來道，「帶一斤紹興酒，一毛錢熏魚來。」

37 茶房的脚聲聽不見了，潘先生舒快地對着潘師母道，「這一刻該得樂一樂，喝了一杯了。你想，從兵禍凶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

倒是阿二乖覺，（他說着，把阿二拖進身邊，一手輕輕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酌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着。

38 潘師母不響，她正想着家裏呢。細軟的雖然已經帶在皮包裏以及寄到教堂裏去了，但是留下的東西究竟還不少。不知王媽倒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窮人家會不會知道他們一家統出來了，只賸個王媽在家裏看守；又不知王媽睡覺時，要不要忘記關上一扇門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裏的三隻母雞，沒有做完的阿二的褲子，廚房裏的一碗白燒鴨……真同通了電一般，一刻之間，種種的事情都涌上心頭，覺得異樣的不舒服；便嘆口氣道，「不知弄到怎樣呢！」

39 兩個孩子都懷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覺得這樣的上海沒有平時父母嘴裏的上海來得好玩而有味。

40 疎疎的雨點從窗外灑進來，潘先生站起來說，「果真下雨了，幸虧在

這一刻下，」就把窗關上。突然看見本來給窗子掩沒的旅客須知單，他便想起一件頂緊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注着那單子看。

41「不折不扣，兩塊！——他驚訝地喊。回轉頭時，眼珠瞪視着潘師母，一段舌頭從嘴裏伸了出來。

二

42明天早上，走廊中茶房們正蟻在幾條長凳上熟睡，狹得止有一條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來，幾許房間裏的電燈還是昏黃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婦兩個已經在那裏談話了；兩個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許比昨晚好點，也醒了一歇了，只因父母教他們再睡一會，所以還躺在牀上，彼此呵癢爲戲。

43「我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師母焦心地說。「這報紙上的話知道牠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難萬難地逃了出來，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44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顧局長的脾氣就是一點不肯媽虎。『地方上又沒有戰事，學自然照常要開的，』這句話確然是他的聲口，這個通信員我也認識，就是教育局裏的職員，又那里會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45 「你要曉得，回去危險呢！」潘師母悽然地說。「說不定三天兩天他們就會打到我們那地方去，你就回去開學，有什麼學生來念書？就是不打到我們那地方，將來教育局長怪你爲什麼不開學時，你也有話回答。你只要問他，到底性命要緊還是學堂要緊？他也是一條性命，想來決不會對你過不去。」

46 「你懂得什麼！」潘先生頗懷着鄙薄的意見。「這種話只配躲在家裏，伏在牀角裏，由你這種女人去說：你道我們也說得出口的麼！你切不要攔阻我，（這時候他已轉爲撫慰的聲調，）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決定沒有一點危險，我自自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的靈捷，微微笑着，）你不是很放不下心家裏的東西麼？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得

定心定意住在這里了。等到時局平定了，我馬上來接你們回去。」

47 潘師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萬無挽回的了。回去能得照看東西固然很好；但是風聲這樣地緊，一去之後，猶如珠子拋在海裏，誰保得定必能撈回來呢！生離死別的哀感涌上她的心頭，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淚早在眼角邊偷偷地想跑出來了。她又立刻想起這不大吉利，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怎能悽慘地流起淚來。於是勉強忍住，聊作自慰的請求道，「那麼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長並沒有照常開學這句話，如還來得及，你就趁了今天下午的車來，不然，趁了明天的早車來。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淚落在手背，立刻在長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48 潘先生心裏也着實有點煩亂，局長的意思照常開學，自己萬無主張暫緩開學之理，回去當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又怎麼放得下這里！看他夫人這樣的依依之情，決計一走，未免太沒有恩義。又况一個女人兩個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無依傍，寄住在外邊，怎能斷言決沒有意外？他這樣思時，不禁深

深深地發恨；恨這人那人調兵遣將，預備作戰，恨教育局長主張照常開課，又恨自己沒有個已經成年，可以幫助一臂的兒子。

49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從利害遠近種種方面着想，覺得回去終於是天經地義。便把惱恨悶在一旁，臉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順着夫人的口氣點頭道，「假若打聽明白局長並沒有這意思，依你的話，就趁了下午的車來。」

50 兩個孩子約略聽得回去和再來的話，小的就伏在牀沿作嬌道，「我也要回去。」

51 「我同爸爸媽媽回去，賸下你獨個住在這里，」大的孩子扮着鬼臉說。

52 小的聽着，便迫緊喉嚨喊呼號哭的腔調，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裏實在沒有眼淚。

53 「你們都跟着媽媽留在這里，」潘先生提高了聲音說。「再不許胡鬧了，好好兒起來待喫早飯罷。」說罷，又囑咐了潘師母幾句，逕出僱車，趕往車站。

54 模糊地聽得行人在那里說鐵路已斷火車不開的話，潘先生想，「火車如果不開，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職也只得由他了。」同時又覺得這消息很使他失望；因想他若是運氣好，未必會逢到這等失望的事，那麼行人的話也未必可靠。欲決此疑，只希望車夫三步併作一步跑。

55 他的運氣誠然不壞，趕到車站一看，並沒有火車不開的通告；揭示處只標明夜車要遲四點鐘才到，這一刻沒有到呢。買票處絕不擁擠，時時有一兩個人前去買票。聚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爲看看來的，也有帶着照相器具的，專等夜車到時攝取車站擁擠的情形，好作將來風雲變幻史的一頁。行李房滿滿地堆着箱子鋪蓋，各色各樣，幾乎碰到鉛皮的屋
面。

56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點兒悵惘，頓了一頓，終於前去買了一張三等票，就走入車箱裏坐着。晴明的陽光照得一車通亮，溫溫地不歉煖熱；座位很寬舒，就是勉強要躺躺也可以。他想，「那是難得達到的。倘若心

裏沒有事，真是趟愉快的旅行呢。」

57 這趟車一路耽擱，聽候軍人的命令，等待兵車的通過。直到抵達讓里，已是下午三點過了。潘先生下了車，急忙趕到家，看見大門緊關着，心便一定，原來昨天再四叮囑王媽的就是這一件。

58 扣了十幾下王媽方才把門開了。一見潘先生，出驚地說，「怎麼，先生回來了！不用逃難了麼？」

59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進裏面四週一看，便開了房門的鎖，闖進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沒有變更，一點沒有變更，什麼都同昨天一樣。於是他弔起的一半心放下了。還有一半心沒放下，又鎖上房門，回身出門；吩咐王媽道，「你照舊好好把門關上了。」

60 王媽摸不清頭緒，關了門進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們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了去，所以騙她說逃到上海去。「不然，怎麼先生又回來了？奶奶同兩個孩子不一同來，又躲在什麼地方呢？但是，他們爲什麼不讓我

跟了去？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們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紅房子裏，那些兵都講通的，打起仗來不打那紅房子。——其實就是老實告訴我，要我跟了去，我也不高興呢。我在這里一點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這里來，橫豎我的老衣早做好了。」她隨即想起甥女兒送她的一雙繡花鞋真好看，穿了這鞋子上西方，闖王一定另眼相看；於是她感到一種微妙的舒快，不復想那主人究竟在那裏的問題。

61 潘先生出門，就去訪那當通信員的教育局職員，問他局長究竟有沒有照常開學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麼沒有？他還說有一些教員只顧逃難，不顧職務；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業，不配他們幹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處。」潘先生聽了，彷彿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的有主義，決定回來到底是不錯的。一口氣奔到自己的學校裏，提起筆來就草送給學生家屬的通告。意思是說兵亂雖然可慮，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廢離的，現在暑假期滿，我校照常開學。從前歐洲大戰的時候，他們天空裏佈作禦防

炸彈的網，下面學校裏却依然在那裏上課：這種非常的精神，我們應當不讓他們專美於前。希望家長們能夠體諒這一層意思，如無其事地依舊把子弟送來：這不但是家庭和學校的益處，實也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

62 他起完這草，往復看了三遍，覺得再沒有可以增損，局長看見了，至少也說得一聲「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謄上蠟紙又自己動手印刷了百多張，命校役向一個個學生家裏送去。公事算是完畢了，開始想到私事：既要開學，上海是去不成了，他們母子三個住在旅館裏怎樣弄下去！但也沒有辦法，惟有教他們一切留意，安心住着。於是蘸着剛才的殘墨寫寄與夫人的信。

63 明天，他從茶館裏得到確實的信息，鐵路真個不通了！他心頭突然一沈，似乎覺得最親熱的一妻兩兒忽地乘風飄去，飄得很遠，幾至於渺茫。沒精沒采地踱到學校裏，校役回報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派通告，有二十多家是關上大門的，也打不開，只好從門縫裏插了進去。有三十多家只有用人在家裏，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當然跟着去，不一定幾時才能回來念書

。其餘的都說知道了；有的又說性命還保不定安全，讀書的事情再說罷。」

64 「哦，知道了。」潘先生並不留心在這些上邊，更深的憂慮正縈繞於心曲。抽完了一支香煙以後，應走的路途決定了，便趕到紅十字會分會的辦事處。

65 他繳納會費願做會員；又宣言自己的學校房屋還寬闊，也願意作爲婦女收容所，到萬一的時候收容婦女。這是慈善的舉措，當然受熱誠的歡迎，更兼潘先生本來是體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辦事處就給他紅十字的旗子。好在學校門前張起來；又給他紅十字的徽章，標明這是紅十字會的一員。

66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如捧着救命的神符，心頭起一種神祕的快慰。「現在什麼都安全了！但是……」想到這裏，便笑向辦事處的職員道，「多給我一面旗，幾個徽章罷？」他的理由是學校還有個側門，也得張一面旗，而徽章這東西不很大，恐怕偶爾遺失了，不如多拿幾個備在那里。

67 辦事員同他說笑話，這些東西又不好喫的，拿着玩也沒有什麼意思，

多拿幾份仍舊只作一個會員，不如不要多拿罷。但是終於依他的話給了他。

68 兩面紅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輕風中招展着；可是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一枚紅十字徽章早已跳上潘先生的衣襟，閃耀着慈善莊嚴的光，給與潘先生一種新的勇氣。其餘幾枚呢，潘先生重重包裹着，藏在貼身小衫的一個口袋裏。他想，「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離處在那渺茫難接的上海，但是彷彿給他們加保了一重穩當可靠的險，他們也就各各增加一種新的勇氣。

三

69 碧莊地方兩軍開火了！

70 讓里的人家很少有開門的，店鋪自然更不用說，路上時時有兵士經過。他們快要開拔到前方去，覺得最高的權威附靈在自己的身上，什麼東西都

不在眼裏，只要高興提起腳來踏，總可踏做泥團踏做粉。這就來了拉夫的事：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脫逃；便用了繩一個聯一個縛着臂膊，幾個弟兄在前，幾個弟兄在後，一串一串牽着走。因此，大家對於出門這事都覺得危懼，萬不得已時，也只從小巷僻路走，甚至佩有紅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輩，也不免懷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樣地踱來踱去。於是讓里的街道見得清靜且寬闊起來了。

71 上海的報紙好幾天沒有來。本地的軍事機關却常常有前方的戰報公布出來，無非是些「敵軍大敗，我軍進攻若干里」的話。街頭巷口貼出一張新鮮的來時，慢慢聚集，也有好些人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罷以後依然不能定心，好似這布告的背後還伏着許多的話，於是悵悵地各自散了，眉頭舊照着皺。

72 這幾天潘先生無聊極了。最難堪的，自然是妻兒的遠離，而且不通消息，而且似乎有永遠難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問題，「碧莊衝過來只一百多里路，這徽章雖說有用處，可是沒有人寫過筆據，萬一沒有用，又向誰

去說話？——槍子礮彈劫掠放火都是真傢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聽多走門路才行。」他於是這里那里探聽前方的消息，只要這消息與外間傳說的不同，便覺得真實的分數越多，即根據着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個人神色倉皇急忙行走時，他便突地一驚，以爲這個人一定探得確實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與他不相識，「什麼！」一就在喉際嚥住了。

73 紅十字會派人在前方辦理救護的事情，常有人附着兵車回來，要打聽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雖然是個會員，却不常到辦事處去探聽，以爲這樣就對公衆表示膽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紅十字會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機關，舍此他求未免有點傻，於是每天傍晚，到姓吳的辦事員家裏打聽去。姓吳的告訴他沒有什麼，或者說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氣回家。

74 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吳的家裏；等了好久，姓吳的才從外面走進來。

75 「沒有什麼罷？」潘先生急切地問。一照布告上說昨天正向對方總攻

擊呢。」

76 「不行，」姓吳的憂愁地說；但隨即嚥住了，捻着脣邊僅有的幾根二三分長的髭鬚。

77 「什麼！」潘先生心頭突地跳起來，週身有種拘牽不自由的感覺。

78 姓吳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聽了去的樣子，「確實的消息，正安（距碧莊八里的一個鎮）今天早上失守了！」

79 「啊！」潘先生發狂似地喊出來。頓了一頓，回身就走，一壁說道：「我回去了！」

80 路上的電燈似乎特別昏暗，背後又彷彿有人追趕着的樣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趕到了家，叮囑王媽道，「你關着門就可安睡，我今夜有事，不回來住了。」他看見衣櫥裏有件縐紗的舊棉袍，當時沒有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裏，丟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幾件布夾衫，仔細看實在還可以穿穿；又有潘師母的一條舊綢裙，她不一定捨得便不要牠；便胡亂包在一起，提着出門。

81 「車！車！福星街紅房子，一毛錢。」

82 「那里有一毛錢的？」車夫懶懶地說。「你看這幾天路上有幾輛車？不是拚死尋飯喫的，早就躲起來了。隨你要不要，三毛錢。」

83 「就是三毛錢；」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腳踏坐穩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點！」

84 「潘先生你到那里去？」一個姓黃的同業在途中，瞥見了他，立定了問。

85 「哦，先生，到那邊……」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這是誰的聲音；忽然想起回答他實是多事；——車輪滾得絕快，那個人決不至於趕上來再問，——便縮住了。

86 紅房子裏早已住滿了人，大部是十天以前就搬來的，兒曉人語，燈火這邊那邊亮着，頗有點熱鬧的氣象。主人翁相見之後，說「這裏實在沒有餘屋了。但是先生的東西都寄在這里，却也不好拒絕。剛才有幾位匆忙地趕來

，也因不好拒絕，權且把一間做飯喫的廂房給他們安頓。現在去同他們商量，總可以多插你先生一個。」

87 「商量商量總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一般地安慰。「况且在這麼的時候，我也不預備睡覺，隨便坐坐就得了。」

88 他提着包裹跨進廂房的當兒，疑惑自己受驚太厲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錯覺。但是閉了一閉張開來時，所見依然如前，這靠窗坐着，在那裏同對面的人談話，上脣翹起兩筆濃鬚的，不就是教育局長麼？

89 他頓時躊躇起來，已跨進去的一隻腳想要縮出來，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長也望見了他。尷尬的臉上故作笑容說，「潘先生，你來了，進來坐坐。」主人翁聽了，知道他們是相識的，轉身自去。

90 「局長先在這里了。還方便罷，再容一個人？」

91 「我們只三個人，當然還可以容你。我們帶着席子，好在天氣不很涼，可以輪流躺着歇歇。」

92 潘先生覺得今晚的局長特別可親，全不同平日那副莊嚴的神態，便忘形地直跨進去說，「那麼不客氣，就要陪三位先生過一夜了。」

93 這廂房不很寬闊。地上鋪着一張席，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絕無欲睡的意思。鍋灶等東西貼着一壁。靠窗一排擺着三隻凳子，局長坐一隻，頭髮梳得很光的二十多歲的人，局長的表弟，坐一隻，一隻空着。那邊的牆角有隻柳條箱，三個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帶來的，僅僅這些，房裏已沒有空地了，電燈的光本來很弱，又蒙上了一層灰塵，照得房裏的人物都昏黯模糊。

94 潘先生也把衣包擺在那邊的牆角，與三位的東西合夥。回過來謙遜地坐上那隻空凳子。局長給他介紹了自己的同伴，隨說，「你也聽到了正安的消息麼？」

95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莊未必靠得住呢？」

96 「大概這方面對於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證。那方面從正安

襲取碧莊是最便當的，說不定此刻已被他們得手了。要是這樣不堪設想！」

97 「要是這樣，這里非糜爛不可！」

98 「但是，這方面的杜統帥不是庸碌無能的人，他是著名善於用兵的。

大約見得到這一層，總有方法抵當得住。也許就此反守爲攻，勢如破竹，直擣那方面的巢穴呢。」

99 「但得這樣，戰事便收場了，那就好了！——我們辦學的就以開起學來，照常進行。」

100 局長一聽到辦學，立刻感得自己的尊嚴，捻着濃鬚嘆道，「別的不要講，這一場戰爭，大大小小的學生喫虧不小呢！」他把坐在這間小廂房裏的偏促不舒的感覺遺忘了，彷彿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辦公室裏。

101 「坐在席上的中年人仰起頭來含恨似地說，「那方面的朱統帥實在可惡！這方面打過去，他抵抗些什麼，——他沒有不終於喫敗仗的。他若肯漂亮點兒讓了，戰事早就沒有了。」

102 「他是傻子，」局長的表弟順着說，「不到盡頭不肯死心的，只是連累了我們，這當兒坐在這又暗又窄的房間裏。」他帶着玩笑的神氣。

103 潘先生却想念起遠在上海的妻兒來了。他不知他們可安好，不知他們出了什麼亂子沒有，不知他們此刻已經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像也極模糊；因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悽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聲。

104 「不知到底怎樣呢！」他又轉想到那個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險，不自主地吐露了這一句。

105 「難說，」局長表示富有經驗的樣子說。「用兵全在趁一個機，機是刻刻變化的，也許竟不被我們所料，此刻已……所以我們……」他對着中年人一笑。

106 中年人，局長的表弟同潘先生三個已經領會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這地方總不至於有什麼，也各安慰地一笑。

107 小院子裏長滿了草，是蚊蟲同各種小蟲的安適的國土。廂房裏燈光亮

着，牠們齊向那里飛去。四位懷着驚恐的先生就夠受用了；撲頭撲面的全是那些小東西，蚊蟲突然一滅，痛得直跳起來。又時時停語側耳，惶惶地聽外邊有沒有槍聲或人衆的喧譁。睡眠當然是無望了。只實做了局長所說的輪流躺着歇歇。

108 明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珠上添了幾縷紅絲；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冷。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獨自閃出紅房子的大門。路上同平時的早晨一樣，街犬豎起了尾巴高興地這頭那頭望，偶爾走過一兩個睡眠惺忪的人。他走過去，轉入又一條街，也不聽見什麼特別的風聲。回想昨夜的匆忙情形，不禁心裏好笑。但是再轉一念，又覺得實在並無可笑，小心一點總比冒險好。

109 二十餘天之後，戰事停止了，大眾點頭自慰道，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麼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還不大滿意，鐵路還沒有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兒接回來。信是來過兩封了，但簡略得很，比較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沒有先見之明；不然，這一筆冤枉的逃難費可以省下，又

免得幾十天的孤單。

110 他知道教育局裏一定要提到開學的事情了，便前去打聽，跨進招待室，看見局裏的幾個職員在那里裁紙磨墨，像是辦喜事的樣子。

111 一個職員喊出來道，「巧得很，潘先生來了！你寫得一手好顏字，這個差就請你當了罷。」

112 「這麼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寫不可，」其餘幾個人附和着。

113 「寫什麼東西？我完全茫然。」

114 「我們這里正籌備歡迎杜統帥凱旋的事務。車站的兩頭要搭起對對的四個綵牌坊。讓統帥的花車在中間通過。現在要寫的就是牌坊上的幾個字。」

115 「我那里配寫這上邊的字。」

116 「當仁不讓，」「一致推舉，」幾個人一闕地說；筆桿便送到潘先生的手裏。

117 潘先生覺得這當兒很有點滋味，接了筆便在墨盃裏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筆來在蠟箋上一並排寫「功高岳牧」四個大字。第二張寫的是一威鎮東南。」又寫第三張，是「德隆恩溥。」——他寫到「溥」字，彷彿覺得許多的影片，拉夫，開礮，燒房屋，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死屍，在眼前一閃。

118 旁邊看寫字的一個人讚嘆說，「這一句更見懇切，字也越來越好。」

119 「看他對上一句什麼，」又一個說。

一九二四，一一、二七。

葉紹鈞，字舉陶，常用鄧生的筆名。江蘇，吳縣人。學歷僅至中學畢業。曾任小學教員多年，故對於小學教員的體驗與觀察，蘊蓄甚深。短篇諸作，多用小學教師與知識分子為描寫的對象。作風為寫實的，正如錢杏村所說，「他站在寫實主義的立場上寫，他站在教育家的立場上考察的寫。」所著短篇稿收在隔膜，火災，線下，未厭，諸集內。氏又長於童話的寫作，有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行世。

這篇為作者的代表作品，亦為我國文壇的一篇傑作。潘先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派

分子的代表。這一階級的人，要享樂則條件不夠，要革命，提鎗桿兒，又捨不得相依爲命的妻子和小孩，甚至於家中的有限的資財。因此懸在空中，像拳術家練習拳術所用的假皮人一樣，被人輕蔑岐視。遇着患難來時，像一對老雞帶着一羣小雞到處嗶嗶地亂跑亂竄，苟且偷安，自私自利，更不必說。作者雖只寫一個潘先生，實在是暴露自身階級的弱點。

1——2 表現車站的寒凜氣，並未明白說出有戰事發生時的車站，但閱者已知這時的車站非同平時。

3——14 這裏直敘潘先生的一家大小，在危難中的不安。從車未停時寫起，寫到「車停，」「下車。」閱者所受的印象是火車站的混亂，潘先生的張惶。就技巧方面說，把小資產階級逃難時的動作，心理，表現得極透澈。

13——14 這兩節的表現頗爲重要，潘師母自己說寧可死在家裏，潘先生則說性命到底安全了。這並非無用的對話，閱者細玩自知。

15——17 這三節的描寫，其用意在於補足3——14節的不足，使閱者受更深的印象。同時表現「逃」，「逃到什麼地方，」「潘先生的提心吊膽，手足無措」等等複雜的心理和動作。注意第17節裏寫到的「鐵柵欄」，「有人保存險」等句子，極富暗示的力量。

20——21和黃包車夫講價，「辯論了好一會，」也許就是小資產階級要破資產階級瞧不起，同時也被無產階級輕蔑的原因罷。作者處處沒有閒筆。

22——24由孩子的口裏眼裏，寫出安全地帶之所以安全的原故，如直接由潘先生或潘師母方面去描寫，太無聊。

25——29借棧房滿住着旅客，表現戰時的雰圍氣。

30——41這幾節的重心，是潘先生夫婦二人。作者寫潘師母的身分，口吻，心理極熨貼之能事。寫潘先生叫茶房「帶一斤紹興酒和一毛錢燻魚來，」以及37節裏對潘師母說的話，用意深遠，把小資產階級的有限的享樂生活和得過且過的心理，寫得細微極了。

42——58這裏寫小資產階級對於薪俸生活的留戀，小學教師不能不仰承教育局長鼻息。一方面潘先生又須顧念到妻和子在客棧裏，無人照應，若不去又怕地位飯碗失落，一種煩惱困苦的情形，都被作者表現無餘。

59——60這裏寫到一個王媽，且寫到王媽的人生觀，妙極！

61——68潘先生回到自己的學校裏，地位是保全了。但又顧念到生命的不安全，所以要借紅十字會的旗子和徽章做護符。作者純用客觀的冷靜的筆法，看不出他的冷嘲或譏刺。

69——71 逢着內戰時所必有的空氣，作者能握住要點。

72——108 又寫潘先生的張惶恐怖，如熱鍋上的螞蟻，聽着正安失守以後便逃到「紅房子」裏去，這幾節的描寫，十足表現潘先生的身分和性格。在「紅房子的廂房」裏遇見了教育局長，這是作者的狡猾。

95——102 諸節的對話，作者簡直拉了幾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陪潘先生，表現他一個痛快。

109——緊張後的鬆弛。作者的文筆同時也借此鬆弛一下。

110——119 全篇的終結，却寫歡迎凱旋，反叫潘先生捉筆寫字。是作者對於內戰的詛咒，又是作者對於知識分子的冷嘲。潘先生一般人的可憐無聊，令人啼笑全非。作者雙管齊下，餘味津津然。

遺腹子

1 「也得換一換口味，譬如鹹的東西喫膩了，就該來一點甜的。」文卿先生這樣回答他的夫人，因為夫人說他不該把女兒看輕，認她們的到臨彷彿故意來搗亂的；她說女同男沒有什麼分別，一樣是子息，一樣地可愛。「你想，頭一個哇的一聲叫出來，說道是女，自然喜歡，她融和我們兩個的血肉，她是我們兩個親手鑄成的寶貝。」

2 他的夫人柔媚地看着他；他這話語使她回憶從前甜蜜的時光。

3 「第二個哇的一聲，又是女，還沒有什麼，姊妹兩個只差得兩歲，將來把她們打扮得齊齊整整，一對照眼的鮮花，會教人羨慕煞。而且，老年時也正要有一兩個女兒在旁邊才不至於寂寞；遊花園去了，大小姐扶着你，二

小姐伴着我；大冬天來了，大小姐撥着爐火，二小姐斟着好酒；那是舒服極了。」

4 她又彷彿看見自己是一位多福多壽的太太。

5 「但是，第三個還是女！」文卿先生的語音轉得不大和潤了。「這就有點厭煩了。我們又不是花兒匠，何用弄得這麼花枝招展；就說老年時陪伴陪伴，也用不着這麼許多。誰知道第四個還是個女！阿，還是個女！我禁不住對你的身體疑惑了，只會生女，生不出別的東西來！這樣一個一個生下去有什麼意思，總得換一換口味才好。你要知道專喫米飯也會喫出腳氣病來的。」

6 「我想這一回要換一換口味了。」她嚥了口唾沫熱情地說，剛纔自爲辯解彷彿生一輩子的女也不在乎的那種強制的態度便消散了。「這一回同從前全然兩樣。從前肚皮突起得尖尖地，現在，你看，平平地，像個饅頭。從前四回臉色總是很好的，現在卻黃得這樣子。外面兩樣，裏面也應該兩樣。」

「說着，垂下帶笑的眼看衣服遮裹着的鼓起的肚皮。

7 「這倒不錯，胎象不同了。」文卿先生端相着她的腹部。「我就去買兩罐陳紹兩隻火腿來，待你生下男的，同你暢快地喫這麼一頓，也讓你樂一樂。」

8 「真的麼？」她的歡喜卻在陳紹火腿之外。

9 「自然真的。你想，生兒子呢，是多麼重大的事。」文卿先生寵愛地睨着他的夫人一笑。

10 兩罐陳紹兩隻火腿買來了，就擺在臥房裏，彷彿看作一種壓勝的寶物，又像是定生男兒的預約券。

11 親戚鄰人都相信那胎象不同之說，一致主張這一回來的一定是男寶寶；這比較頭二胎生男的更爲名貴，分送紅蛋須得雙雙倍。

12 「不見得會吧。」孕婦謙遜地望着那些祝賀的眼光說。但是心裏卻在盤算應該要預備多少紅蛋。

13 文卿先生走進臥房，看見那彩畫着戲文的紹酒鑿，心頭就笑起來了。有時還嫵媚地拍着夫人的肩說，「你會爭氣，你一定會爭氣。你看，這是你的獎勵品，明年三春，還要同你去遊西湖呢。」

14 但是生下來的第五個還是個女。

15 產婦整整地哭了兩晝夜，以致直到十天之後方才有稀薄的乳汁滲出來，在十天裏頭，嬰兒是喫代乳粉果腹的。

16 文卿先生氣極了，沒處發洩，就把臥房裏的兩條陳紹兩隻火腿搬出去，拉來幾個朋友，分作幾頓悶悶地喫掉了。

17 「只會生女，再也生不出別的東西！你不能怪我，我不耐煩了，非討個小不可。」在平時，文卿先生也曾提起這一層，但只是帶着玩笑說的，從沒有這樣嚴正。

18 夫人知道他這一回不同平常，是下了決心的，自己的不爭氣又實在沒有提出抗議的理由，只得懇求似地說，「討個小，討個小，我不反對你。但

是，請你等我再生一個，說不定第六胎會是個男的。若仍是女，你就討個小吧。」接着就滴滴地落淚。

19 文卿先生看了看她，帶着厭恨的聲氣說，「既然這樣說等你再生一個就是了。」

20 嬰兒吸的乳汁漸漸地乾涸了，又得去仰賴那代乳粉。口味的變更使她感得不快，只圓張着小口時時號哭。不幾天，小肥臉就消瘦不少，看去只包着一層黃而皺的皮。

21 這現象表示母親又懷孕了。從前幾回，從沒有碰到同樣的情形，斷了乳的嬰兒都不這麼瘦，那末這一回真個改變了吧。母親又想，五是個成數，從六開頭換花樣，是很講得通的。後來看看肚皮突起比從前更平了，全沒個頂峯，臉色也比從前更憔悴了，翻轉眼皮來不見一毫的紅意。因而想，上一回只是要改變的兆頭，這一回可真要改變了。於是高興地告訴丈夫，自信有七八分的把握。

22 「但願你能有更多的把握，九分，十分，十一分，十二分。」文卿先生自然又迫切地希望着了。「我再要去買紹酒火腿來。不過你總得爭氣，不辜負那獎勵品。」

23 又是兩條陳紹兩隻火腿搬進臥房裏來了。

24 但是，從輿論方面考察，前途卻並不怎麼樂觀。親戚鄰人當着面固然肯定地說：「這一回一定是男寶寶了，」或者還提出幾個堅強的理由來，然而背面時總是「還是一個女，還是一個女，」這樣相互地談論着，而且都別有其他堅強的理由。這些談論零星星星飄進孕婦的耳朵裏，有時還伴着輕蔑地這麼努一努嘴，彷彿表示「她也配生男的麼！」孕婦於是恐慌起來了，似乎毫沒把握，一分也沒有。想到越來越近的生產期，真比罪人對於行刑時刻還怕。

25 臨蓐這一天，文卿先生在臥房探候消息，時時揭起門帘的一角向裏面望。他對於產婦的呻吟，圍護的婦人們的絮語，都已聽得慣熟，一點也不感

什麼。他全神傾注的只在哇的一聲之後那非常緊要的一個報告。

26 產婦突然劇烈地號呼。臥房內發生一陣輕輕的騷動 隨後是個神秘的靜默。文卿先生幾乎教呼吸都停息了、耳朵貼着門帘，靜待命運的宣告。

27 「哇……」是嬰兒的第一聲，臥房裏又發生一陣輕輕的騷動。文卿先生心頭只是突突地跳。

28 「一位千金小姐。」收生婦用勉強歡喜的聲調說，「又白又肥，是位很好的千金小姐。」

29 「哦。」圍護的婦人們沒精沒采地答應。

30 「阿……」產婦駭叫地哭出來了。

31 文卿先生彷彿感得什麼東西在口鼻間突地一壓，悶得迷了心竅，只任兩條腿自作主張把他的軀體載到外面去。

32 臥房裏的紹酒同火腿自然又作解悶之用，文卿先生同幾個朋友慢慢喫掉了。

33 「現在非討個小不可了。」他絕沒有商量的意思，簡直像下森嚴的命令。

34 可憐的母親把不很充實的乳房塞進嬰兒的小嘴，同時眼淚滴瀝地掉下來了。「我求你，你好人，等我再生一個吧！」哀懇的眼光在淚膜底下直望着他。

35 「嗤！再生一個，你一輩子生不出別的東西了！只說再等你再等你，你知道年紀是不等你的麼？」三十五六的年紀，鬢邊已有幾莖的白髮，牙齒也有四五個搖動了的，說到這一句，心頭便悽然了。

36 女的聽着，哭得更爲厲害了，彷彿正來到海邊的絕壁，望前途只是一片茫茫。阿，一片茫茫，一點沒有歸宿，這生活怎麼過得下去呢！但是對白己終不會絕望，還相信自己生得出別的東西來，於是重又哀求說，「總請你再等一回，就是這麼一回！這回再不見變改，決不阻擋你了。我非惟不願耽誤了你，也不願耽誤我自己呢。」

37 文卿先生看傷心的淚點滴在嬰兒的小頰上，便想起八九年來盼不到兒子有些時候兩個人相互安慰相互期望的情事，覺得她也非常可憐，她的容貌比自己衰老得更厲害，額角已有深深的皺紋，頭髮落腫個鴨蛋大的髻了，因而頹然說，「那末依你的話，再等你一回吧。」

38 明年，女的又當第七回的孕婦了。她揣度胎象與前不同，相信這一回一定真要改變了，一一重演前兩回的戲文，而且更爲熱切。文卿先生又去買了紹酒火腿來，勸勉着，期望着，也一一重演前兩回的戲文，而且更爲熱切。

39 他也這樣熱切，她也這樣熱切，猶之升登高山，只有達到目的是合適的；萬一失了足呢，那結果是跌得非常之重，大半非粉身碎骨不可。

40 但是，命運注定的，他們倆必得重重地再跌一交，——那第七個來的還是一個女！

41 女的除了含着眼淚重又負母親的苦辛的擔子，再沒別的話說。妾討進

來了，氣憤不過，特地躲在房裏。不讓她見着大太太。但是當妾走進對面的新房裏去時，卻歪到門口側轉了眼睛窺看。是一個鄉間的女子，湖色綢的夾衫顯得她皮膚的黝暗；臉兒圓圓的，兩頤很寬，眉眼粗大。跨進了房門，那背影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肥大的臀部，一步向左一挪，又一步向右一挪。

42 「倒是個多子多孫的！」大太太這麼想，自然含着妒恨的意思，但其間不無寬慰的成分。

43 事情似乎很順利，妾進門六個月就懷孕了。這是個可貴的開端，與大太太母豬似地一來一個迥乎不同，所以頗引起一般輿論，這些輿論都是很可愛的。

44 「莫看她鄉下姑娘，倒是個有福分的呢。這頭胎十分九是一個男，你想，她的前程還了得！」

45 「大太太專生女，她偏偏開頭就是男！天公支配的事情往往有這樣巧的。」

46 「文卿是近四十的人了，應該有一個兒子。」

47 「這原屬太太的毛病，是她生不出男的來。現在肚皮大的是姨太太了，當然會換花樣，當然……」

48 文卿先生聽着這些話，對於姨太太加倍地寵愛，買了名貴的安胎丸給她服，不讓她做一點兒勞苦的事；一羣大大小小的女孩兒在跟前亂嚷亂撞，常常把她們喝住，因為她們會使姨娘心煩起來。

49 當然，太太是滿腔的不平，這等殷勤的情形，不要說懷阿六阿七的時候，就是懷阿大的時候也不會見過。但在不平之中，她又懷着第八胎了。

50 「一定又是女，一定又是女。」旁人用鄙夷不屑的口吻這樣傳說。

51 文卿先生料定她懷着的當然又是女，也不再買紹酒火腿作獎勵品了，他只預備姨太太生了兒子之後，開一個盛大的宴會，讓她在衆賓之前佔有那無上的榮耀。

52 大舉的催生，種種周妥的設備，是太太第一次臨蓐以前做過的，現

在都爲姨太太籌措着。其間伴着親戚鄰右一致屬望的熱情，尤其熱烈的是文卿先生那種半醉似的欣快之感。

53 你道姨太太生的什麼？阿，也是個女！同大太太一個樣子。

54 文卿先生異乎尋常地傷心了，他開始對自己的身體懷疑，說不定男性的種子₁是絕跡的。那不是更沒希望了麼？已屆中年，後顧尙虛，還有什麼意味！——人生路上一枝照例的刻毒的冷箭射中他的心窩了；灰白色便從鬢邊蔓延到頭頂，而且顴頰上也畫着幾條皺紋了。

55 一天傍晚，他從朋友家裏打罷了馬將回來，意所不料地，兩三個女孩子喊着迎出來說，「爸爸，媽媽已經生產了。」

56 「唔。」他冷然答應，心想這一回生得更其迅速，真是熟極而流了。

57 「是個弟弟，哈哈，是個弟弟。」女孩子一致表示她們的好奇心。

58 「喔！」他連忙趕進臥房，望見新生的嬰兒在一個傭婦的手裏，同時

「恭喜呀，一個男寶寶，恭喜呀，」一陣地嚷，教他一時不曉怎麼回答。

59 他靠近嬰兒看，一層細極的軟毛被着頭面，鼻子同閉着的眼睛的部分紅凍凍亮光光的，無異初生的小狗，一會兒「哇~~~~」可愛的小口張開來了。他摸着嬰兒的頭頂，回轉身來望牀上的產婦，見她正含着兩眶晶瑩的眼淚在望自己；這眼光異樣鋒利，直欲刺入自己的心魂，使自己不得不感服。於是奔到牀邊溫和地說，「你辛苦了！」

60 產婦不說什麼；眼睛一閉，眼淚被擠出來，淌在乾黃的頰上；一隻手顫顫地伸出來，握着文卿先生的手，緊緊地，爲以前所未有。

61 太太的尊嚴從此恢復過來，不論什麼人都「她有後福，她有後福，」這樣頌揚着。她自己很明白，現在是儘有資格提出要求了。「你要兒子，兒子已有了，還用得剉什麼小？把她賣了吧！」

62 「似乎還不消呢。一文卿先生頗有點戀戀。」

63 「什麼叫不消？當初不是說爲着沒有兒子麼？你還不識羞的！原來並不爲着兒子。」接着就對新生的男嬰「你苦命呀！你苦命呀！」哭起來了。

64 「哭什麼，把她賣了就是。但是，那個孩子呢？」

65 「我自己這麼多的孩子，總不見得再來管一個別人的了，自然讓她帶了去。」

66 「或者不方便呢？」

67 「那末有育嬰堂在。」

68 文卿先生別無話說，只有照辦。姨太太賣給一個久鏢的小商人，算是續弦。孩子給前巷一家人家抱去，那家夫婦兩個守了十幾年不見一個孩子，這樣也算嘗嘗當父母的滋味。

69 這男嬰乳名叫阿堅，取的是命根堅固，定能長養的意思。母親的乳汁似乎不十分能增進他的強健，而且母親也不宜太辛苦了，於是破例地僱用乳娘。換了一個又是一個，直到第四個，是二十二三的精壯的鄉下人，把自己生不到一個月的孩子寄養在別人家，特地跑進城裏來的，才寫了文契僱定了。從前阿姊傳妹妹的那些小衣服當然不適用於唯一的弟弟，所以從襁褓到小

衫全是新的。

70 湯餅宴的那一天，賓客實在不少，凡是略曾識面的人都邀請了來。人事真不可預料。這樣的盛會：文卿先生原預備讓姨太太佔那榮耀的。女的呢，也不夢想有這回事了。但是，現在都來了個意外。

71 賓客入席飲酒時，文卿先生抱着新生的兒子出來，吻一吻他的小額，把他舉起來環旋一週說，「見見諸位公公，諸位老伯伯。」臉上洋溢着躊躇滿志的笑。

72 賓客們看那孩子，一身紅繡的衣袴，臉傅薄粉，眉心點着小圓的胭脂，胖胖的，頗覺可愛，齊聲讚說，「好一個孩子！」

73 有些人便推論這是文卿的祖先及他自身積德之報，中年得子，並不是容易的事。

74 文卿先生當然謙遜，「慚愧得很，那裏說得上積德。不過蒙天照顧，有了個孩子，總算交代得過了。哈哈！」有着皺紋的額頰上顯出紅潤的光

彩。

75 「來一杯！大家賀你一杯！」一一的酒杯都高高舉起。

76 「不敢，不敢，敬各位一杯！」文卿先生一手抱着兒子，一手從一個空座上端起一杯斟滿了的酒就向喉嚨裏灌。「乾！」

77 阿堅的發育很順利，不到一週歲，已能懂得別人的意思，逗着他就嘻嘻地笑；時時咿呀發聲，雖不成話，卻有豐富的表情，把他放在地上，用手扶着，小脚便一起一落要想跨出去了。父母調弄着他，覺得這生命裏一點也沒有缺憾。女孩們「弟弟，弟弟」地讓着，環繞着他，彷彿他是宮中的王子。

78 但是，當初夏的時令，阿堅病了，起初也不見十分兇險，只是腹瀉而已。隨後就不大想喫奶，身體突地消瘦，而且發熱。這當然引起父母無量的驚恐，一個醫生不夠，再請第二個；同時也到星士那裏去花錢，託他禳解。醫生的話殊不得要領，說是消化不良，消化力恢復了就會好的。一天天過去，孩子越來越憔悴，靈活的眼珠變為定定的了。在父母的心中，各有個可怕

而不敢互相告語的念頭時時閃現，「會這樣吧？」竭力想把牠忘記，但是不一會又明顯地這麼一閃，「會這樣吧？」

79 果然，在惡神支配的一天，病兒突變了，不啼哭，不轉側，只是喘氣。喘了七八點鐘的工夫，終於絕氣了。眼睛還是張開，僵滯的眼珠瞪視着傷心的父母。

80 父母怎樣地哀痛和號哭是很容易想像的。

81 六七天之後，一個黑暗的晚上，忽然喧傳西城小河裏有個屍身，長袍馬褂，四十多的年紀，文卿先生家裏的男用人聽着，不禁心頭一動，趕忙跑去時，屍身已被撈起，橫在沿河的一條石頭上了，「哎喲！我們老爺……」

82 這一晚，文卿先生是同幾個朋友在酒店裏喝了酒的。據這幾個朋友說，喝酒時他並沒什麼異樣，只說了些「人生如夢，有沒有兒子沒什麼關係」的達觀話，酒也喝得不多，不過一斤光景；回去時怎樣會落在河裏，實在不大明白。

83 他的夫人自經這更爲慘痛的變故，反似減少了不少的哀傷，時時現出異樣的笑容告訴別人說，「我覺察我又懷孕了，胎象同上回一模一樣，一定是個男。我將一百分地疼愛他，因爲他是個遺腹子！」

84 遺腹子老是不來，但她並不心焦。直到文卿先生三週祭的時候，她依然現出異樣的笑容告訴別人說，「簡直同上回一模一樣，一定是個男。他是我的心肝寶貝，他是個遺腹子！」便按摩自己的並不突起的肚皮。

85 這時候，頗有些人來爲大小姐二小姐說親了。

（選自未厭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遺腹子」是本篇的題材，和作者其他創作所取的題材歧異；表現我國宗法社會的「子嗣觀念」，寫小資產階級的「中年病」。卡人公文卿先生在我國遍地皆是，這一種人在生活方面是不成問題的，他在中年時候的唯一希望是一個男孩子，以避免「不孝」的罪名，並且借此還可以弄幾個姨太太來玩玩。等到「中年」過去以後，他就會自己去買好棺材，掘好自己的「假墳墓」。這時一面又吃齋拜佛，祈求長生不老。如遇世變到來，則又希望

早一天鑽進自造自掘的墳墓裏而去。作者所表現的，只是這一種人的「中年時代」的一段罷了。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文卿先生的夫人，表現她是一個不知不識的中國式女人，屈伏於宗法社會是不用說的，她自己做了養兒子的機器還不夠，須得讓丈夫納妾，才能表出自己的賢淑，否則受人唾罵，多麼可憐。這種人在中國也和文卿先生一樣遍地皆是。作者要達到他所表現的目的，這兩種人物缺一不可，所以拉在一起來描寫。在技巧方面，作者寫到七回產生女孩的經過，用七樣不同的手法，沒有重複之嫌。這篇文章，無疑的是作者的用力之作。

1——13 冒頭就用對話，這是簡缺的描寫法。由對話叙出夫人養了幾個女兒。注意第7段的「陳紹」「火腿」兩種東西，和第10段把這兩種東西擺在臥房裏。這樣描寫，使讀者知道宗法社會的 Trick。

14——19 生下來的第五個還是個女孩，表現文卿先生的憤怒和他夫人的酸辛可憐。

20——32 第六個還是個女孩，稱為獎勵品的陳紹火腿又搬進搬出。注意24 25 26 諸節表現旁人的議論，孕婦的恐慌，文卿先生的焦急。

33——37 表現夫人受丈夫的壓迫，做了宗法社會的犧牲品。

38——50 夫人的運命由她的「肚腹」來決定，中國婦女在家庭和社會的地位不過如此。注意這幾段所寫的「輿論」，作者的手法又生變幻。

51——54 所謂「中年病」的病情，從心理上寫出。先寫出文卿先生的絕望。

55——76 這一大段寫夫人終於產了男孩，和慶祝的勝況。表現文卿先生的喜悅，夫人的勝利的心，姨太太賣給小商人（又犧牲了一個女性），湯餅宴，賓客。作者將「動作」環境「心理」的描寫，安排得秩序井然，較平鋪直敘的文字高出不知多少。

77——80 喜悅以後的悲哀。男孩子死了，這是作者的技巧。

81——82 文卿先生也做了宗法社會的犧牲品，他的夫人的運命是他造成的；他的運命是宗法社會的傳統觀念造成的。閱者看到這裏，不能預測文卿先生會死在西域的小河裏。足見作者的手法老辣。

83——84 事件再展開一境，到這裏才點出「遺腹子」，文卿夫人的一生也快被蝕盡了。

85 作者的收束，常是餘音嫋嫋。宗法社會的犧牲者殆將循環無已。

一包東西

葉紹鈞

1 公共汽車軟和地震蕩着，他覺得很舒適，猶如給理髮匠槌着背心似地。微微的倦意籠罩他的項額，彷彿戴了頂浮幻的帽子，在眼前晃動的一切都不大有明顯的輪廓。一陣陣的香氣拂過他的鼻端，他模糊地想這是從那個望着窗外的短髮長袍的軀體上飄散過來的；但也沒有心思移準眼光去看她個仔細，對於香氣的消散也不以為可惜。

2 車身突然跳躍似地動蕩，有如車輪正滾過了幾道土埂，隨即停住了。乘客都微微噓氣，彷彿慶幸這厭倦的旅程已經完畢了，便爭先擠出那個不容兩個身軀並行的車門。爭先的結果是大家不得先，於是，「慢慢來呀！」「要緊什麼的！」這些略覺薄情的語句便泛上大家的脣舌間。

3 他站起來比較來得遲；走近車門，那短髮長袍的形象似乎帶點匆忙的姿勢，伸出一手扶住那門框。他本能地停住足，讓她先出門下去；無意間瞥見短髮之下袍領之上的一段項頸，圓圓的，膩膩的，……一時想得非常之玄遠。

4 「什麼東西？」

5 下了車後，顯現在他面前這樣間的是一個全身玄色的漢子；玄色呢的長袍加上玄色花緞的屈襟背心，闊簷的帽子也是玄色的；紫褐色的臉，胖胖的，眉目間頗帶粗俗的氣分。這漢子是一名偵探，可以一望而知的，其時正在查問一個人挾着的包裹，在包裹周圍揷着捏着的粗大的手指上，黃澄澄的，套着幾個金戒指。

6 電掣似地，他立刻省悟自己手裏拿着一包東西，現在的境地已經十分危險。剛才恬適的甚至於朦朧的心情完全消散了，只是老鼠見了貓兒似地警覺且震慄。他故意制止眼睛不要去望那玄色的漢子，彷彿這樣也就不會給那

漢子看見；可是不順從的眼睛偏要溜了過去，卻見那漢子已經放走了挾包裹的人，眼光略微擡起來，似乎正射在自己手裏的一包東西上。

7「不好！」他這樣想時，不自主地旋了一轉。雖然來往的人這樣紛擾，車輛這樣繁密，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躲避呢？那雙烏光光的凶狠的眼睛已經釘住這包東西了！

8「逃——」他突然又模糊地想，連忙跨上一輛破舊的人力車。當身體被載着向前移動時，他聽見腔子裏心臟突突跳動的聲音。

9這一包是什麼東西，連他也不曾知道，在等候公共汽車的時候，悠然望着四層洋樓的雕飾正在出神，忽然有人拍自己的肩背。回頭見是熟朋友老李，說還有點事不就回去，這一包東西託先帶回，等一會自己來拿。並不重，也不累贅，不過十本雜誌模樣的一包；就是剖開心來，也決不會發見一絲不願代帶的意思。及到上車坐下，一手按住這包東西，非常自然，好像並沒有拿什麼。

10 但當聽見那聲怪刺耳的「什麼東西！」隨又望見那不感愉快的玄色的形象時，他自信已經知道這一包是什麼東西了，比解開來看還要清楚。年來老李幹的什麼事業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不怕魔的鋒利的爪牙，專意衝上前去要撕下牠們的凶惡的面皮，要拉斷牠們的狠毒的心腸。他手裏攜帶的東西，還有別的麼？不是制服魔的方略，便是牠們罪狀的宣告書。現在這一包，方方的，是堅厚的紙張，那一定印着一個橫倒的非常難看的屍體，胸口有模糊的一灘；就是新近給魔殘害了的一個。而且，無疑地，下面還印着警切的題語：「爲人而犧牲的！請看魔的猖狂！」

11 兩旁店家一扇扇彩色的招牌在眼角拂過，覺得頭裏很昏亂，像帶着宿醉。而且周身發寒，不在肌膚而在骨子裏。彷彿身軀儘在那裏縮緊來，頗不好過。待要不想，偏是一針一針般刺着心頭，「那玄色的傢伙在背後吧？那玄色的傢伙在背後吧？」這只消回頭一看就能解決，但是項頸差不多僵硬了；而且相信一回頭就得對準一個深深的烏黑的小管口！

12 「被他帶去，未免不上算。像老李，他願意這麼幹，被帶了去也沒有什麼怨的。而我……我倘若……不是累及無辜麼？但是……」

13 他這麼想，項頸自然而又縮緊一點。他彷彿覺得那玄色的臂膊正在伸近來，馬上一隻粗大的手要蓋到頭頂上來了；隨後的就是慘酷的拷問……躺在洩溺浸漬的泥地裏……給各種小蟲吮吸全身的血……與蓬頭長鬚的強盜作同伴……重而硬的鏈條纏住身體……拖動大滾石碾平那刺腳底痛的石子路……或者是砰！

14 他眼前一陣黑暗，只索咬緊牙齒用力閉着眼睛。

15 「呵！沒有到三十的生命！就這樣完了麼！我不願意！我要活下去！……雖然算不得什麼大志願，這個學校總要把牠弄得像個樣兒；這些學生，也要看看他們將來的眉目。然而，現在，還只是剛剛起頭呢！難道就不容我活下去麼！」他淒然心酸，往下就想不大清楚了。

16 似乎有了好一歇，身體依然一顛一顛地前進，而那隻粗大的手還不會

蓋上頭頂來；眼睛便又張開一線來。看見的是自己的夾袍的前幅，蓋在大腿上，沿着膝蓋直垂下去；在下緣的前面，露出那個紙包。

17「呵！這個包！」剛才匆促上車，怎麼就把牠擺在腳踏板上，連遮掩也沒有遮掩好，他自己也不明白了。而且，他發見這個包的一面，在不知什麼時候弄破了，破紙向外翹起，當然旁人可以看得內容很清楚。

18「一定給那傢伙看見印着的橫倒的屍體了！」但是他決不敢俯下身軀把包紙整理好，只能行竊似地用脚跟把這個包勾得進一點，又輕輕理直夾袍的前幅把牠掩沒；同時擡起眼光來，故作無事似地，看着車夫號衣背上模糊了的數目字。一會兒，不放心地垂下眼光再來偷看，卻見並沒有弄得好，前面固然掩沒了，旁側還是露出來。

19「真憑實據在手裏，能抵賴什麼，至少辦個煽動的罪名！」他簡直有點發抖了；脚跟用力抵住這個包，似乎要想抵破了車座的豎板，把牠藏到坐墊底下去。

20 「像老李，他願意這麼幹，被帶了去也沒有什麼怨的。而我……我……不是累及無辜麼？」他重又想上這條路。

21 然而立刻覺得有些慚愧了，「我是無辜；老李這麼幹，難道就是有罪麼？」於是想起魔的種種形相，種種作爲；紅血與烈火，飢容與死臉，急速地電影似地都在腦際閃過。「這太豈有此理！假若寬恕了魔，就是侮蔑了人。老李的事業，正是人人該做的事業。我也該去做與他同樣的事業！」

22 「然而，我自有的事業在。」他一轉念就想到教育。「我是教人不要墮入於魔，也非常重要，而且尤爲根本。至於那個，我的力量太微弱了。牠們有鋒利的爪牙，我有什麼呢？牠們有無上的威力，我有什麼呢？用雞卵同石頭去碰，到底不是聰明人幹的事。」想着，也就無所謂慚愧；對於老李那種夸大的不聰明，未免起一些鄙夷的意思；而他要教自己給他帶這種危險東西，尤屬大可痛恨。

23 「往那里走？」車夫回轉頭來。前頭是叉路了，暮色漸濃，遠處的行人

同車輛都成一團團的黑影。

24「往左，」他隨口說了。這是回學校去的道路，假若他仔細想了，決不會這樣絕不躊躇的。

25「那傢伙不在後頭了吧？——不會的，不會的。我這一頂米色呢帽很觸目的，他認定了米色呢帽，再也不會錯失。……本來想戴那頂舊帽子的，怎麼又戴了這一頂！……脫去了吧？……不好，米色呢帽這麼一晃動，那傢伙一定奔過來把烏黑的小管子指着我的後腦。……把車篷拉了起來吧……也不好，明明不下雨，爲什麼拉起車篷來？不是告訴人家我在膽怯麼？……呵，簡直沒有辦法！」

26「或是一秒鐘兩秒鐘裏頭，或是再遲半分鐘一分鐘，只要那傢伙高興，馬上可以喊住我。我當然跟着他走。難道還能抵抗麼？」他彷彿已經看見明天的情形了：報紙上刊載着大號字的題目「捕獲連輸危險刊物的，」下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成千成萬的讀者紛紛議論着，有的嗟嘆說，「可惜，有志氣

的人！」有的譏諷說，「噴，蚊蟲想負山！」有的痛罵說，「好呀，這班東西要捉一個乾淨！」但是，他們說對了那一項呢！尤其痛心的是學校裏的同事同學生看見了，也會同樣地嗟嘆或者譏諷，或者痛罵，而大家一致的一句是「不料校長先生……」學校前途自然不堪設想了，款沒人籌，一切事務沒人總理，同事便各自分散，學生當然由家屬領回去了。兩年的籌劃，半年有餘的實施，完全付於流水！……就是事情幸得辨白，學校也不能辦了。豈但學校，簡直社會的一切都不得參加。偶然站在人前，只聽低低的一聲「他是喫過一場官司的，」還能不掩了臉逃走麼？——他看到這樣，覺得已到生命的盡頭，前面是漫黑的一大團空虛。

27 但是慘酷的拷問，躺在泥地裏，給小蟲吸血，與強盜作伴等等戟刺着他，使他改換方向，去尋一條漫着青光的生路。「他們問我，我當然不知情。他們問誰可作證，我就把王老先生說出來，他們該相信了吧。立刻通知學校裏，教他們去尋教育會也行。打個電報給老大，省長方面想來也可有路。」

——只是，他們許我同外面通信麼？如其說案情重大，概不許通信，又怎麼辦呢？」他又悵然了，吁地嘆一口氣，同時朦朧地想到托爾斯泰一篇小說裏犯人相互敲牆壁通信的法子。

28「到學校了！」他看見相熟的一盞白磁罩電燈在前面發亮，這樣想。在極短的時間裏，卻反覆地躊躇：起先想不要進去，進去了給那傢伙認識了所在是不好的。然而儘讓車夫拖着跑，那傢伙始終跟在後頭，同樣是個給他看住。最好的辦法是把這包東西留在車裏，自己走進學校。但是那傢伙明明看清這輛車是誰坐來的，只消一搜查，人賊還是在他的手裏。

29車輪不管什麼，已經滾到校門前了。莫名其妙地，他奮出生平未有的勇氣說「停！」車夫放下車柄，他授一把銅子在車夫手心裏，急忙提起那紙包刺蝟似地衝進學校的門。

30「梅生，外邊去看有沒有人問起我。如其有說我不在這里。」

31梅生莫明所以，疑怪的笑意在口角邊一嘻，慢慢地退出去。

32「快去！不在這里，說我不在這里！」他走進自己的房間，鵲落地把手裏的紙包藏在牀底下箱子的背後。坐定下來，兩手支着頭喘氣，心頭依然突突地跳。

33梅生去了一會，沒有來回話，卻聽他拍拍拍地在那里扇水爐子了。

34「梅生！」他用斂抑的聲氣喊。「外邊有沒有人問起我？」

35梅生的瘦臉顯露在房門口了。「剛才門口去看，人是有的。……」

36「呵！」

37「不過都是來往的人，沒有走來問起先生的。」

38「哦！」他想發作，不知爲什麼又縮住了。心裏自然安舒一點，但總還是給幾條細線纏住了肚腸似地，不能釋然。立起來轉了幾個圈子，又靠窗望了一會新月將上發亮的天，便回到牀前取出箱子背後的紙包，帶着又好奇又害怕的心緒，鄭重地放在桌上。

39「嘻……這個東西！」他用力抽出一張來看時說。紙面印着一位老太太

的半身像，面貌很慈祥，皺紋雖多，卻沒有乾枯憔悴之意。翻過來看是訃告，降服孫下面印着老李的名字。

40 一陣微妙的心情過時，他擡起頭來，看見映在牆上一面鏡子裏自己的臉，漲得紅紅地，眼角裏發亮。

41 他覺得不好意思，又低下頭來了。

選自未厭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本篇的題目——一包東西，即已顯示小說的題材。在結構上作者將頂點安放在最後，

用以維繫閱者的注意力。作者的主旨，仍是描寫不安的空氣中的知識分子。

1——3 表現公共汽車裏的霧圍氣，微帶諧謔。

4——8 「恐怖」來了，由此引出「一包東西」。

9——29 這一大段裏所描寫的，幾不容瑣絮地區分。作者用力描寫恐怖心理。寫知識分子的怯懦，雖有反抗意識；知道惡魔的凶殘而不能痛快的幹去。對於老李（托他攜帶一包東西的人）先是佩服，既而想起他給帶這種危險東西，不覺痛恨。一種矛盾的心理，被作者表現無餘。

30——38 恐怖與張皇的餘音，表現極有力。

39 本文的頂點，亦即全事件的解決，叫閱者放下了一顆心。

40——41 收束處餘味不盡。

參考資料

一 創作的要素

葉紹鈞

現在的創作家，人生觀在水平線以上的，撰著的作品可以說有一個一致的普遍的傾向，就是對於黑暗勢力的反抗。最多見的是寫出家庭的慘狀，社會的悲劇，和兵亂的災難，而表示反抗的意思。這確是現時非常急迫和重要的，創作家將這副重擔子挑上自己的肩，至少是將來樂觀的一絲兒萌芽。但是有些情形覺得不很壓足我的期望，隨筆寫出來供大家討論。

有許多作品，所描寫的誠屬一種黑暗的情形，但是（一）採取的材料非常隨便，沒有抉擇取舍的意思存乎其間，（二）或者專描寫事情的外相，而不能表現出內在的真際；（三）或者意

思雖能表出，而質和形都是非常單調。凡屬於這等情形的，就要減損作品自身的深切動人的效力。

試想天下的事物，人類的情思，是何等地繁多，即單就黑暗方面的而言，也是不可數計。在這不可數計之中，取出一件事物一個情思來，著爲文字，要使人人都能感動，隨着文字裏的笑啼歌哭而笑啼歌哭，當然要選擇其中最精警最扼要的一件一個，更從其中選擇最精警最扼要的一段或數段，才能滿足這個願望。否則越是連篇累牘地書寫不休，越使人家的感受性趨於啞鈍，至多不過使人家從文字更知道些怎麼怎麼的事實罷了。而文學的目的那裏在使人家知道些事實呢？

作品單摹外相的，無論如何工緻精密，不過如照相片一樣，終不能成爲具有生命的東西。這個理由極爲簡單；性格的表現於畫幅，在於將最能傳神的部分充分揮寫，而不重要的部分竟可棄去不寫，並這並非疏略，正以見創造的藝術手腕，所以能成其爲具有生命的畫幅。照相則纖屑靡遺，無論是極不重要的地方也是死板板地留下痕跡，而最能傳神的地方又事同一例，並不特地爲他表出內面的精神。大家說這是極肖似的一個照相，誠然。但肖似的原止是外面的浮影，內有的實際在那裏呢？單寫事情的外相的文學作品，就有與這個同樣的情形

。更有一類，爲細屑不重要的地方也支離破碎地描寫，其實是不需要的，不但不見增益全篇的完美，反而破壞了全篇的渾凝——辨析渾凝的而爲各各判離的。欲知其得失，也可以繪事相喻：一篇文學作品無異一幅精神充足的畫，現在彷彿止畫了多幅剖面圖和斷面圖，縱極精密，怎能引起人家和賞鑑精神充足的畫時同樣的情緒呢？

要表顯出一個情意，須要適度的材料。要使這個材料具有生命，入人之心，須要用最適切於表現這個材料的一個方式。有些創作裏，往往有材料不足之嫌。譬如事實，還沒充實，已遭采捕，使吃的人不滿所欲，非常惋惜，有些納種種事物情思於同一方式之中，或者襲用古來的近時的本土的異域的方式範圍自己的材料，間接以限制自己的情意。譬如行路，明明有寬闊的大道，却受一種勢力的牽引，竟入了逼仄的狹巷，就難免有形或無形的損害。

綜觀以上的意思，知現時的創作家須注意的是：（一）要取精富的材料；（二）要表現一切的內在的真際；（三）要使質和形都是和諧的自由。

惟其於上述幾端不盡能做到，所以所描寫所表現的黑暗止是一隅，止是小端，所以新興文學對於中國民族沒有什麼影響。到了盡能做到的時候，文學就有一種神異的力，他一定能寫出全民族的普遍的深潛的黑暗，使酣睡不願醒的大羣也會跳將起來。達到這個時候的迟早

，全視創作家的努力如何，創作家努力！

我以為從積極方面表示一種理想，這是我們所願欲而且可能的，也未嘗不可。他一樣也反抗黑暗，他的真誠和希望一樣可以感人。且創作家倘不拘拘於主義和派別，則理想和現實亦將兩忘，止記有的人生而已。我寫這文話沒有精當的意思，和不能自己實行做到都是我的慚愧。但供人討論和於此努力却是我的願欲。

二 誠實的自己的話

葉紹鈞

我們試問着自己，最愛說的是那一類的話？這可以立刻回答，我們愛說必要說的與歡喜說的話。我們有時受人家的託付，代替傳述一句話，或者為事勢所牽，不得不同人家勉強敷衍幾句，固然也一樣地能夠說，然而興趣差得遠了。要解釋這個經驗的由來很容易的。語言的發生本是為着要在大羣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鳴出內心的感興。順著這兩個傾向的，自然會不容自遏地高興地說。至於傳述與敷衍，既不是表白，又無關感興，本來不必鼓動唇舌的。本來不必而出以勉強，興趣當然不同了。

作文與說話本是同一目的，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而已，所以在這關於說話的經驗裏，可以得到關於作文的啓示。倘若沒有什麼想要表白，沒有什麼發生感興，就不感到必要與歡喜，就不用寫什麼文字。一定要有所寫，才動手去寫。從反面說，若不是爲着必要與歡喜，而勉強去寫，這就是一種無聊又無益的事。

勉強寫作的事，確然是有的。這或由於作者的不自覺；或由於別有利用的心思，並不根據着所以要寫作的心理的基本。作者受的別人的影響，多讀了幾篇別人的文字，似乎覺得頗欲有所寫了。但是寫下來的時候，卻與別人的文字沒有兩樣。至於存着利用的心思的。他一定要寫作一些文字，才得達某種目的。可是自己沒有什麼可寫，不得不去採取人家的資料。像這樣無意的與有意的勉強寫作，所犯的弊病是相同的，就是模仿。我們這樣說，在無意而模仿的人，固然要出來申辯，說這所寫的確然出於必要與歡喜；而有意模仿的人，或許也要不承認自己的模仿。但是，有一種尺度在這裏，用着牠，模仿與否將不辯而自明，就是一這文字裏的表白與感興是否確實是作者自己的？」從這種尺度的衡量，就可見前者與後者都只是複製了人家現成的東西，作者自己並不會拿出什麼來。並不會拿出什麼來，模仿的譏評當然不能免了。至此，無意而模仿的人就會爽然自失，感到這必要並非真的必要，歡喜其實無

可歡喜，又何必定要寫作呢？於有意模仿的人想到寫作的本意，爲寶愛這種工具起見，也將遏抑了利用的心思。直到他們確實有自己的表白與感興的時候，才動手去寫作。

像這些著述的文字，作者潛心研修，竭盡畢生的精力，獲得了一種見解，創造了一種藝術，然後寫下來的，自然是所謂寫出自己的東西。但是人間的思想情感，往往不甚相應；現在定要寫出自己的東西，似乎他人既已說過的，就得避去不說，而要去找人家沒有說過的來說。這樣，在一般人豈不是可說的話很少了麼？其實寫出自己的東西並不是這樣講的；按諸實際，又決不能像這個樣子。我們說話作文，無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詞；至於質料方面，也免不了古人與今人曾經這樣那樣運用過的，雖然不能說決沒有創新，而也不會全部是創新。但是要注意，我們所以要說這席話，寫這篇文，自有我們的內面的根源，並不是完全被動地受了別人的影響，也不是想利用着達到某種不好的目的。這內面的根源就與著述家所獲得的見解，創成的藝術有同等的價值。牠是獨立的；即使表達出來時恰巧與別人的雷同，並且有意地採用了別人的東西，都不受模仿的譏許；因爲牠自有獨立性，正如兩人面貌相同，性情相同，無礙彼此的獨立，或如生物吸收了種種東西營養自己，卻無碍自己的獨立。所以我們只須自問有沒有話要說，不用問這話會不會經人家說過。果真確有要說的話，用以作文，

就是寫出自己的東西了。

更進一步說，人間的思想，情感，誠然不甚相懸，但也決不會全然一致。先天的遺傳，後天的教育，師友的薰染，時代的影響，都是釀成大同中的小異的原因。原因這麼繁複，又是參伍錯綜地來的，就成各人小異的思想，情感。那麼，所寫的東西如果是自己的，只要是自己的，實在很難得遇到與人家雷同的情形。試看許多的文家，一樣地吟詠風月，描繪山水，會有不相同而各極其妙的文字，就是很顯明的例了。原來他們不去依傍別的，只把自己的心去對着雲月山水；他們又絕對不肯勉強，必須有所寫時才寫；主觀的情思與客觀的景物揉和，組織的方式千變萬殊，自然每有所作，都成獨創了。雖然他們所用的大部分也只是通用的言詞，也只是古今人這樣那樣的運用過了的，而這些文字的生命是由作者給與的，終竟唯一的獨創的東西。

討究到這裏，可以知道寫出自己的東西是什麼意義了。

既然要寫出自己的東西，就會聯帶地要求所寫的必須是美好的；假若有所表白，這當是有關於人間事情的，則必須合於事理的實際，切乎生活的實況；假若有所感興，這當是不傾吐不舒快的，則必須本於內心的鬱積，發乎情性的自然。這種要求可以稱爲「求誠」。試想假

如只知寫出自己的東西而不知求誠，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那時候，臆斷的表白與浮淺的感興，因為無由檢驗，也將雜出於我們的筆下而不自覺知。如其終於不覺，徒然多了這番寫作，得不到一點效果，已是很可憐憫的。如其隨後覺知了，更將引起深深的悔恨，以為背於事理的見解，怎能夠表白於人間，貽人以謬誤，浮盪無着的偶感，怎值得表現為定形，耗己之勞思呢。人不願陷於可憐的境地，也不願事後有什麼悔恨，所以對於自己所寫的文字，總希望牠確是美好的。

虛偽浮夸玩戲都是與誠字正相反對的。在有些人的文字裏，都犯着虛偽，浮夸，玩戲的弊病。這個原因同前面所說的一樣，有無意的，也有有意的。譬如論事，為才力所限，自以為竭盡智能，還是得不到實際。就此寫下來，便成為虛偽或浮夸了。又譬如抒情，為素養所拘，自以為很有價值，但其實近於惡趣。就此寫下來，便成為玩戲了。這是所謂無意的，都因有所蒙蔽，遂犯了弊病。至於所謂有意的，當然也是懷着利用的心思，藉以達某種的目的。如故意顛倒是非，希望淆惑人家的聽聞，便趨於虛偽；諛墓，獻壽，必須彰善頌美，便涉於浮夸；自書俸利，迎合人們的弱點，便流於玩戲。無論無意或有意犯着這些弊病，都是學行上的缺失，生活上的污點。如其他們能想一想是誰作文，作文應當是怎樣的，便將汗流被

面，無地自容，不願再擔負這種缺失與污點了。

我們從正面與反面看，便可知作文上的求誠實含着以下的意思：從原料講，要是真實的，深厚的，不說那些不可徵驗，浮游無着的話；從態度講，要是誠懇的，嚴肅的，不取那些油滑輕薄十分卑鄙的樣子。

我們作文，要寫出誠實的，自己的話。

（錄自創作討論）

三 葉紹鈞的創作

錢杏村

一

在我的另一篇作家論裏，曾經這樣的說過，初期的文化運動，引起了青年的對於一切的懷疑，懷疑社會，懷疑家庭，疑懷社會上的一切舊勢力，舊制度；現在要研究的葉紹鈞的創作裏，就深深的塗滿了這種懷疑的色調，尤其是最先的隔膜一集。所以，這裏有重行提起這話的必要。實在的，因着初期文化運動的衝激，很多很多的青年都有了『生之覺醒』，和『生之懷疑』，於是，『生命究竟是什麼？』的一個問題，便形成了青年的唯一的苦悶，作為青年

思想的唯一的對象了。這也不完全是爲時代思潮衝激而有的現象，用心理學的立場去看，也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人生到了青年期，無論在心理或生理方面，都已得到了充量的發展，自我的意識早已昂起了頭來。他們已經從家庭走到社會，一切的現實逐漸的打破他們過去的理想，他們對於一切的事件必然的感到許多的不滿，而鉤起許多的疑慮，而拼命的追尋，去探討生命的真實。在現代中國的文壇上，有代表向上的青年的作家郭沫若，有頹敗掙扎終於向下的青年的代表作家郁達夫，葉紹鈞的創作所代表的却是一種深味到人間的陰森與隔膜，對生命引起了懷疑與煩悶，想努力追求一種解決的懷疑派的青年。

所以，他雖然具着對現實社會的種種悲哀，終竟還潛藏着一種向上的光明的期待的心。這裏，我們就有引用顧頡剛的話的必要了。他說，『聖陶做小說的一貫宗旨是：人心本是充滿着愛的，但給附生物遮住了，以致成了隔膜的社會。人心本是充滿着生趣和愉快的，但給附生物糾纏住了，以致成了枯燥的社會。然而隔膜和枯燥，只能把人事的外表糊得密不通風，卻不能截斷內心之流，只能逼迫成年人和服務於社會的人就牠的範圍，卻不能損害到小孩子和鄉僻的人。這一點僅存的愛，生趣，愉快，是世界的精魂，是世界所以能夠維繫着的原故。』(火災序P.6)這種歸納的結論，實足以概括聖陶一集裏的作者所表現的人物的思想

葉紹鈞所表現的人物是這樣的看着人間。現實的人間未免太愁慘了。這種思想，到如今當然不是澈底的思想，因為他們沒有追尋到人間所以然造成這樣的狀態的根本原因。生趣和愉快是誰個摧毀了的，愛是怎樣喪失了的，社會所以變成這樣的枯燥，隔股的背景，應該怎樣的除去他所謂的『附生物』，在隔膜裏沒有明確的解答，所表現的思想，祇是懷疑與詛咒，祇是客觀的開了脈案。這也就是這一類的青年始終祇能傷感與失望，而找不到出路的基本原因。火災以後是微微的逐漸的有了向上的『生』的力量，而隱約的看到了這種社會救治的方法。可是，終竟不能不感到，雖說有了『生』的力量，依然的還沒有極端活躍的『生』的跳動，生命的活力的一方面還是缺欠一點充實。

但是，葉紹鈞所描寫的，終竟是屬於黑暗曝露的多，沒有充實的生命的力量的人物多，這就是因為他所表現的人物大都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人物的原故。大資產階級有自己階級的意識，無產階級也有自己階級的意識，惟有小資產階級是沒有自己的確定的階級的意識的，他的階級的形態，必然的是如此。我們可以引用茅盾的話來說明，『連帶的又想起葉紹鈞對於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描寫來，城市小資產階級，或 *civilian*，他們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又是一個；在我們這社會內，自然又是一層。在葉紹鈞的作品，我最歡喜的也就是描寫城

市小資產階級的幾篇；現在還深深的刻在記憶上的，是那可愛的潘先生在難中，這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沒有社會意識，卑謙的利己主義，Precaution，瑣屑，臨虛驚而失色，暫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寫得很透澈。這一階級的人物，在現文壇上是最少被寫到的，可是幸而也還有代表。』（小說月報19卷1號）這完全是實際的人物的實際的行動，是階級的一般形態，所以，這階級必得被領導着。在葉紹鈞的創作中表現這階級的人物的特多，並非『幾篇』，至於說到作品的可愛的一點，他表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表現村鎮社會裏的人物是一樣的值得注意的一樣的可愛的。這是說明葉紹鈞筆下的人物所以然成爲這種定型的原由。

生活上不感到特殊的困難的小資產階級者，沒有堅決的追求光明的意志，性格大都是優柔寡斷的。他們一面對現實感到不滿，一面又沒有犧牲個人解放大眾的決心，這樣，形成了現實的苦悶，這苦悶便支配了他們生活的全體。所以，當這個階級的人物展開眼來以後，看到許多被壓迫者的不幸的一生（如一生），看到人生的機械的定型（如隔膜），看到人生的孤獨（如孤獨，歸宿），看到人類職業的煩悶（如病夫），看到爲經濟所支配着的生活（如小病）等等，或者自己經歷了這等等的的生活，於是，便感到了不滿，而生出懷疑，擴大到對

於一切的懷疑，這是很普遍的事實。這是小資產階級者的思考的過程的定型。葉紹鈞是這樣的表現着。這一種人物也想從懷疑點出發去把握得一種結論，可是結果何如呢？他們所得的是，『哲學的知識不就是治那生命的病菌的對症藥的本身，所以那病症還是潛伏着，時時顯出他狠毒的勢力。』(隔膜 P24) 哲學不能解決他們的病症。他們依然的不能解決什麼是生命，(隔膜 P24) 什麼是生活，(隔膜 P25-26) 看到每天生活的方式的定型，祇是增加他們的煩惱。他們懷疑着。不知道生命是否真實，(隔膜 P15-18) 所謂人生的步調，祇有不自然的動態，如寒曉的琴歌裏敘述的一類的事件，如雲霧裏所表現的，彼此互相欺騙而已。他們是對一切引起懷疑，懷疑點是慢慢的展開，終於尋不到一個解決。於此，我們可以看到，所以然不得解決的原因的另一重要點，是這種人物的思想太忽於物質原因的探討了，假使我推測的不錯，這種人物的思想的根本錯誤，是唯心的，而不是唯物物的。

『他的感覺裏沒有世界——小方天井是沒有，天是沒有。自己也不很真實，只覺一個虛幻的自己包圍在廣大的虛幻裏。』(隔膜 P28) 這種人物對於生命的終結，有時得到的是如此的答案。就大部分表現去看，結論却不是如此。是如顧頡剛所說，『世界的精魂是愛、生趣、愉快。』(隔膜 P11) 同時，生命的本質是『活動，真實，戀愛，』(隔膜 P28) 祇是被『附

生物」逃走了。阿鳳就是證明着說，當壓迫她的人走開之後，她比卽活潑起來了。無論怎樣，生活不完全是絕望的。（潛隱的愛）生命也終是活躍的，有回轉到活躍的希望與可能。

（小妮的國家）他們於是自己對自己批判起來，『身體是生命的表現，自我發展的工具。』（隔膜 P127）虛空的疑慮和真實的惶懼，一樣可以使人傍徨無據，意興索然。（隔膜 P130）他們覺得人類必得有信仰。『信仰是我們的一個光明，牠在無盡的路的前頭照着。』（火災 P24）在城中，便說明應該加新的血液了。人生並不會永久的如苦菜。刹那主義（講演）不過是一種現象而已。這樣探討的最後，潛藏的生命力乃微微的活躍了，這樣，火災的主人穩不安於單調的生活，橋上的青年纔拿着手槍去消滅敵人（這青年的行動太浪漫），本來無可奈何的校長，也就成了搭班子裏的比較堅強的人物了。

綜合以上所說，葉紹鈞創作裏所表現的人生是有一致的傾向的，完全是代表了現代的懷疑派的青年，或者說是代表了現代的勇於懷疑的青年的思想。這種人物對於生命的懷疑的過程，是首先感到有『附生物』的隔閡，入後纔進一步的認定要除去這『附生物』祇有自己站將起來。『愛』和『生趣』和『愉快』的世界的創造，是要自己先去奠定基礎。不過，僅祇到微微的翻轉，還不會怎樣的躍動。這樣的青年很不少，葉紹鈞的創作確確實實的能以代

表他們。我們將怎樣的打破人生的機械，與人類的隔膜？這依然的是留着給我們探討的問
題。……

二

依據創作的取材的一方面說，葉紹鈞寫的教育小說最多，截至一九二七年止，他寫了六
十八篇，取材於教育的有二十幾篇，他可以說是現代中國文壇上的教育小說作家。現在他還
在因着他的豐富的教育經驗，在寫着十二萬字的長篇教育小說倪煥之。（1928 教育雜誌）
他的教育小說的成就，在他的創作中是最好的。他洞察到教育的各方面，精察的解剖着教
育界人物的心理，同時還注意到學生的生理狀態及其環境。他是完全的站在教育家的立場上去
表現教育的實際及其各方面。他是完全的很冷靜的有關他自己所體驗到的教育病症的脈案。
他是在寫着自己廝身教育界時所觀察的事件的回憶錄。他所描寫的範圍有三方面好說，一是
教育界黑暗的眼露，二是教師的生活，三是學生一方面的事情。

教育實在是不可靠，事實已經變成騙人的東西，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教育是免不掉其爲
『拜金主義』與『資本奴隸』的。歌德（Goethe）有過對於教育的咒詛，阿志巴梭夫（Artsy bash
ov）也對教育抨擊過，葉紹鈞所得到的結論，也祇是教育是損害的。（火災 1929）教育是摧

毀了兒童的動的生命，教育是笨伯。（一課）教育無論怎樣，是不得不令人懷疑的。（火災）是沒有好的學校的。（樂園）他自己對於教育，從他所表現的看去，他是這樣的不信任。何以造成這樣的結果呢？這就不能不進一步去看他所曝露的教育界的黑暗了。他解剖的這間的原因是很複雜的，有經濟的關係，有教師的關係，深入的講起來，却都是經濟的原因。讀其飯的一篇，不僅看到學務委員因着經濟的騙取不得不卑劣，也可以看到吳先生是怎樣的因着經濟的缺乏而顛抖，而不能安於教讀。更可以得到一個結局誰也不會爲着教育努力，祇是爲着生活經濟的騙取。這樣，教育當然收不到良好的效果。一切的事業，既已變成了生活的機械，學校的建立的結果，祇不過是多安插些『吃飯的人』而已。讀到校長和搭班子兩篇，便可以看事實是怎樣的可怕，主持教育的固然把教育看做生活機關，就是教師，也沒有誰個潛心教育，祇是搭班子，祇是謀差事，祇是混飯。在這裏，還可以看到一種現象，即使縱有少數人想打破這種惡習慣，爲着事實與環境，封建的思想，宗法社會的力量，終於被環境征服了，校長就是這樣的人，雖然搭班子裏的校長想堅持到底。辭退教員，有舊的社會裏有種種的危機；創新的基礎罷，舊的力量也不肯容許存在，除非有百折不撓的精神。舊的勢力是要從各方面來破壞的。城中裏所表現的就是這種現象。舊的力量要從各方面，政治方面，社

會方面，學生家屬方面，來不斷的加以破壞與襲擊，現代的教育仍舊被根深蒂固的舊的力量在支配着。這是從辦教育的人的一方面表現着教育的病症。

在教師方面，把教育當做吃飯的地方，飯和校長和搭班子裏已經說得很詳細。其實，未嘗沒有好的，但是這些好的教師爲着經濟的影響，也往往的不能安於教育，我們可以看樂園，母，前途三篇。樂園裏說明了教師的清苦，母的一篇說明了教師因着經濟的關係，樣的不能安定，前途的一篇，則是寫教師的收入，不能供給一家，不得不另尋副業的苦衷。總之，教師也有良善的，但他們的經濟不能穩定，他們是無法能安心於教育。在脆弱的心裏，就可以看到教師的生活的苦悶。他們置身教育，而又感到苦悶，當然要尋求出路，穩定生活。然而事實上又是不可能，抗爭就是好例。這還是爲着索薪。總之，純智識份子的團結是有些靠不住的。階級的痼疾，在這一篇文章顯露了。所以，當失敗以後，提議人被辭退以後，他憤然的罵道：

『他們沒有識見，沒有胆量，只曉得飯碗！飯碗！飯碗就是他們的終身唯一的目的！飯碗也得弄得牢固一點，穩妥一點呀，但他們不想！飯碗以外還得好好的做事業呀，但他們更不想，說什麼教育，教育，一切的希望都繫於教育！把教育托給這些東西，比建築

在沙灘上還要靠不住。』（1926）

教育不是沒有好處的，低能兒就是證明，但是要把教育當做教育幹呀！可是，事實恰恰相反，教育的神聖，和謀差混飯的意義相等，教育的前途，實在等於『比築在沙灘上還要靠不住。』這是葉紹鈞在城中一集以後的創作，在這裏，他是借着書中的人物，在宣佈現代中國教育的破產了。教師的大部分也和辦學的人的一樣的無望。根本原因還是由於經濟，經濟毀壞了教育的生命。我們看到這裏，從學校的環境方面，辦學人的本身方面，以及教師方面，可以尋出一個教育病症的結論。葉紹鈞用事實告訴我們。使我們悟到經濟制度存在的今日，教育的改善是沒有希望的，因為生活與經濟的原因，在現代，教育機關的設立，也不過是要安插幾個吃飯的人罷了。對於兒童本身是毫無利益的。

葉紹鈞的教育小說，不是限於內部的揭露的。描寫的最成熟的教育小說，不是上面所列舉的，而是表現兒童的義兒，小銅匠，與馬鈴瓜。這三篇，在技巧上是比較的最成熟的。義兒是死了父，為母親所嬌養的兒童，性格很倔強，同別的孩子一樣，歡喜奔跑，歡喜無意識的叫喊，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但是他不歡喜學校裏的功課。（火）義兒甚至和英文先生衝突起來。學校沒有辦法，以為他離開家庭的環境也許會好，把他

搬到學校裏住。但這結果是和往日一樣，而且更是高興，葉紹鈞表現這一種題材有一點最值
得我們注意的，是他站在教育家的立場上，追尋這樣『浮動的心情』的義兒的性格與習慣的
起源，就是說注意於義兒的環境的考察，也就是寫實主義作家注意於環境的描寫的精神。他
尋出他父親的死亡給予他的影響，他尋出義兒母親明知失望而不得不嬌養的原因，他尋出義
兒三叔處置義兒的秘訣『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火災 P. 210) 的
不能收效，家庭教育的不當，致使學校教師全都束手無策。寫義兒的個性及其生活，層層說
明解剖，態度非常的嚴整，內容非常的充實。小銅匠一篇也是寫教育對於一部分兒童失其効
力。一個低能兒陸根元，當他在學校裏的時候，教師們『用盡了方法，總不能擊開他的渾沌
的竅。』(火災 P. 211) 後來，他廢了學去學銅匠，却能把工作做得好好的，於是教師們對於方
法懷疑了，但結果是不曾有正確的解答。不過級任先生的話是不錯的，教師實在沒有認清這
些蠢然無知的孩子：

『用盡了方法麼？這還不能說。像根元這一類的孩子，我們不能使他們受一點影響，不
如說因為我們不會知道關於他們的一切。我們與他們，差不多站在兩個國度裏。中國
阻隔着一座高且厚的牆。彼此絕不相通。叫我們怎能夠教得他們好呢？』(火災 P. 174)

我們覺得這種說教，不僅是說教師們對陸根元所以失敗的原因，是沒有把握到正當的方法，打破『隔着一道厚牆』，就是葉紹鈞寫小說所以能寫得深入，原因也是在此，他打破了人物與自己間的牆，他在表現之先，先考察的人物環境及其他。寫陸根元，他就能顧及他的家境，他母親的死亡，他的幼稚的不可言說的悲哀。使人讀完時感到無限的黯然。調子是靜穆而悲哀，性格和亮兒一樣的蠢然無知。在葉紹鈞所作的教育小說中，是沒有再比這兩篇值得我們注意的了。除此而外，馬鈴瓜寫科舉時代的『童生』的生活非常的親切有味，活潑可喜，不過，這是不屬於這個時代的了，我們毋須多說。用快樂的情調所寫的教育小說如馬鈴瓜，也還有風潮一篇，地動雖有教育的意義，調子却不能使人軒渠，風潮一篇表現學生在罷課時的心理真是有趣至極。葉紹鈞的小說。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盡之感，風潮就是如此，『路上遇見相識的人，問他們做什麼時，他們以誇耀的聲氣回答道，「我們起風潮了』。』。（火災 P108）把學生的心理，真是刻劃無餘，有報劉一丈書的風趣。也有結束處失敗的，小病（小說月報）就是一例。然而，這樣的東西，是不足以代表他的。

在教育小說之中，曝露內裏的創作是不如他描寫兒童的創作的成熟的。他並不反對智識，（參看先驅者）他祇感到教師的不當，與環境的惡劣，（記得紹鈞好像有一篇戲劇，叫做

懇親會的，就是說明教育的惡劣的環境之一。）他對現代教育根本生了懷疑，他是在咒詛着其他還有幾篇關於教育的，如寫女教師的同性戀等等，那些都沒有多少的關係，這裏不再敘及了。我們研究葉紹鈞的教育小說，我們得把握住他的教育小說成熟的根源，他站在寫實主義的立場上寫，他站在教育家的立場上考察的寫。同時應得根本觀察到這一切的教育上的糾紛與起源，完全是經濟制度底下的社會裏必然的現象。要改造教育，得先推翻現代經濟制度。

三

這一節轉到葉紹鈞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與村鎮的社會人物的描寫。在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一面，在開始已經略有說明，是有他們特有的階級形態的。這一類的人物，是具着宗法社會思想的，假意的謙虛，優柔而寡斷，沒有果敢的意志，往往畏難而退的人物。其間，最令人厭惡的就是彼此間的隔膜，一切行動的機械化，這在隔膜裏表現的最徹底，最健全。『我只是不明白』……（隔膜 P104）實在的，爲什麼人類相互間不能開誠，必然的要蒙上一面假幕面相見呢？爲什麼人生變成這樣的枯燥，這般的無聊呢？『生』的意趣在這種環境之下是怎樣的無意義呵！一切都祇是不自然的動作，如寒曉的琴歌裏所說。祇有打破這種隔膜、生命纔會

有意趣。人間現在是彼此隔膜着，雲翳就是一例。祇有顛覆新舊封建制度的社會，打倒封建時代餘留下的封建思想，可以打破這種雲翳。從葉紹鈞所表現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去看，他就是一個封建勢力的抨擊者。譬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子嗣觀念，在過去直接間接的造成許許多多的罪惡，在他的小說中就可以看到這種思想與所演的慘劇，一個朋友，遺腹子，苦辛都是屬於這一類。一個朋友對於他兒子娶親的結論，和遺腹子裏的話，正可以對比的去！

『我有什麼福分？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替兒娶親）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給他，教他好好的守着，我便無愧祖先。』（隔膜 P44）

『慚愧得很，那裏說得上積德。不過蒙天照顧，有了個孩子，總算交待得過了。哈，哈，哈！』（遺腹子）

這兩說搖搖相對，正是宗法社會裏中年人同具的心理，和他們舉育的口吻，『已屆中年，後顧尚慮，還有什麼意味！——人生路上一枝照例的冷箭射中他的心窩了。』（遺腹子）這是無子嗣的中年人一般的悲哀。『生兒子呢，是多麼重大的事』（遺腹子）但是，兒子終於不來，又將怎麼辦呢？這祇有納妾的一途了。小資產階級的中年人對於子嗣的觀念

是從來如此。我們從一個朋友篇裏可以看到有了成年的兒子的歡喜，在遺腹子裏是完全的可以看到沒有孩子的悲哀，甚至不恤犧牲生命，宗法社會思想中人之深於此也可想見一斑了。在這兩篇之中，表現得極灰闇，沈痛，悲哀，的要算遺腹子，在全創作裏也少這樣的陰闇的調子的。技巧較之以前有了突進，寫七回產生女孩的經過，是用七樣的方法，自然而不感到重複，把這一類迂腐的中年人心理與性格可說是露骨的表现了。從女性一方面說，苦辛裏的女主人公是可以代表的。人世間儘多着這樣的人。苦辛的內容是和遺腹子不同的。遺腹子是說一個男子連得了七個女兒，沒有生一個兒子，他不得已而納妾，可是納妾以後，妻却生了兒子。不幸孩子沒有長大就死了，這男子乃憤而投河自殺。苦辛是寫一個婦人的殘廢的兒子死了，媳婦也死了，她怕香火斷絕，去抱了一個孩子，撫養成成人，娶親生子。這婦人耗費了幾十年的苦辛，她自己以為是很得計的，其實『這樣的苦辛的報酬在那裏呢？還不是祇有個靜寂的家庭包圍着她個憂傷孤獨的生命罷了』苦辛。這是可以說，女性，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對於子嗣的看法是和男性所看的一樣的重大。這一篇，在葉紹鈞的創作中，是獨具風格的，抒情的成分很重，為其他每篇所不曾有過的。寫女性對於子息的一生看護真是小資產階級的特有的現象。這是他所表現的宗法社會觀念的一種。但，據此以及其他各篇去看，他對

於宗法社會觀念是反對的，他深切的感到這很重要的「人間病」。

除表現小資產階級的宗法社會觀念而外，他是很冷靜的在體驗着小資產階級的性格。

做波說一個妻子不甘於他丈夫的虐待，決計離婚，但回家以後，看見了她自己的兒輩，她的勇氣沒有了，主張「緩談」了，這不是很明白的告訴我們，小資產階級的遲疑和不澈底麼？記得『遺腹子』的女主人公要求她的丈夫再候一胎然後再娶妾時，『文卿先生有傷心的淚點滴在嬰兒的小頰上，便想起八九年來盼不到兒子，有些時候兩個人互相慰安，互相期望的情事，覺得她也非常可憐，她的容貌比自己衰老得更要厲害，額角已有深深的縐紋，頭髮落脫個鴨蛋大的髻了，因而頹然說，「那歷，依你的話，再等你一回罷。」這一種淺薄的同情，和爲着兒子要娶妾的心理揉雜於一人之身，真個把小資產階級人物的醜態，形容得纖絳畢露。小資產階級者眼中的女子究竟是什麼呢？排洩，添兒子，做家務，如是而已。還有更甚的，就是把女子用來做自己的奴隸，這種心理在小病裏表現得最透澈。我們可以藉此看到小資產階級者是如何的耽愛，享樂：

『就講吃罷。我不歡喜葱蒜，只愛吃一點絕嫩的韭苗，這味道是一種難以形容的香。魚類差不多完全愛，獨不歡喜那滿街都是的黃魚；淡而無味的粗疏的肉，則教人沾染了滿

口的魚腥。諸如此類，她都記得清楚。鹹淡的口味，文烈的火候，經她的手便剛好恰當，最合適於我。到外邊來吃筵席，品色任你名貴，總覺得是另外的一種味道。……每天晚上，一壺上好的紹酒，燙得剛剛好，不太熱也不太涼。弄這麼幾個碟子，不定是什麼頂好的東西，然而總是乾淨，總是可口。……講到穿，說來可笑，我簡直是個小孩子，棉的該換夾的了，襪子穿了兩天要洗了，都不是我自己作主，誰耐煩當心這些呢？『你的腳好幾天不洗了，』經這樣的提示，我纔洗腳。一到家裏，長掛脫下來，她便接去摺好了，或者整理得好好的掛在衣鉤上。說換衫褲，方方地平平地摺疊着的便送到了面前。這也怪，不過是家裏老媽子洗的，只由她手裏拿來，便覺得格外乾淨，穿上身格外的舒服。……這不是我逼着她這樣做，實在她喜歡這樣做。她覺得這樣做是她最合適的生活方法，必得這樣做纔快活，纔有味。假若勸止她，非換過一種生活法不可，她一定很痛苦。在我，自然略，這樣做是十二分二十四分的舒服。各適其適，豈不很好呢？』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小資產階級眼光中的兩性關係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可笑的關係，這完全是宗法社會思想底下婚制所演成的普遍事實，是小資產階級兩性方面都很愜意的一種生活方式。醜態，多麼有趣的醜態，是完完全全的是很具體的被捉住了。他若醉後，是很顯然

的說明了小資產階級的矛盾心理，這一階級的生活本就無時不在矛盾之中。歡迎寫這一階級的虛榮與錯誤。城中寫這一階級的知識份子的黔驢的技能。一個青年象徵這一階級的態度不率直。雙影寫這一階級人物的意志不果決，是一種具有所謂『婆心』的不徹底的解放的女性。都是從各方面考察所得到的結論，所表現的小資產階級最普遍的性格。再進一步講，就是已經覺醒的小資產階級，因為生活的背景的規定。仍然是很多的擺脫不掉自己階級的習性。一包東西就可以證明這種人物的胆怯。在民間就足以證明不是健全的工人運動者，不過是想向上罷了，但，想向上的程度不過如此。病夫一篇所顯示的，也正是這階級覺悟分子的特色，充其量也祇有迴避罪惡，沒有抵抗。小病不過是知識分子對於自己的際遇自艾自怨的寫實。還有，就是那潘先生在難中了，前面已引過茅盾所說，把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的沒有社會意識，卑謙的利己思想，Precaution，瑣屑，臨虛驚而失色，惴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發揮得非常透闢，滑稽至極。其他不一一列舉了。總之，葉紹鈞之善於表現小資產階級人物，於此可見。我們要認識小資產階級的真面目，我們最好是到他的創作中去尋。他是長於表現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作者。

講到村鎮的社會的人物，葉紹鈞表現得也很深刻，但他所寫的太少。祇得約略的說明一

回。他對於村鎮的生活似乎很充實，我們祇要看他的悲哀的重載，旅途的伴侶，外國旗，農，和表現農民的曉行就可知道。他寫村鎮上的人物，尤其是村鎮女性的很是生動，我們看小船中的人物，是全部的活躍在我們的面前，不過這些女性比之契訶夫 (Chekov) 的長舌婦總算稍遜一籌。村鎮人物的一部分的蠢然無知，容易受騙，更是顯然的事實，向都市去，如悲哀的重載，如農，也是目前村鎮裏慣常的事件。葉紹鈞表現的結果，他是認為農村有破滅的危機。講到農民的痛苦，曉行是簡明的說出了，一生也正寫出了鄉村婦女一生的悲苦。然而，最令人心折的，還是小船中那從上海回去的村婦，葉紹鈞把她們真是形容得活現了。在農裏更可以看到村鎮的人物的複雜，冷酷，與趣味。綜合所採取的題材，也是一般的繁複，在縱的方面，表現了人之一生，在橫的方面，從城市寫到了村鎮。紹鈞寫的是這樣的多，這樣的複雜，一種極冷靜，極忠實的態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四

稻草人是一部童話集，是從一九二一年一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內所寫成，收他的童話。本來，我們在他的小說裏，就看到了他對於兒童是怎樣的把梅春，對兒童是怎樣的鍾愛。(如伊和他，萌芽，潛隱的愛，平常的故事，小妹妹)他原是從事於小學教育的，對於兒

童真如讀者的話（劍鞘）裏所說，考察到極細微的地步。這一部童話集，當然是一種說教的形式，無論在意義，在技巧方面，對於兒童是很適合的。不過全書所堆積的成人的悲哀太濃重，雖然遣辭是那麼美麗。

在這裏，我們請順序的把每篇的意義說明，並酌加意見，然後再綜合的去講。小白船是頌讚兒童的純潔。儂子是說明兒童要忠實，博愛，並反對戰爭。燕子是告知兒童你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呀！一粒種子寫一粒種子不肯爲富人開花的經過，較之德國的勞働兒童故事裏的玫瑰花要單弱些。地球說明地球的來源，燕子一篇是很好的。命意非常深遠，芳兒花夢表現母愛。新的鍍說明兒童要守時刻。梧桐子似乎沒有什麼意義。大喉嚨祇是有趣的笑話的材料。旅行家是說要什麼有什麼的好，思想是錯誤的。富翁寫富人的末路，糾正到了做富翁的日子，你們就有福了觀念的錯誤。鯉魚的遇險現表同類相殘。眼淚是寫一個人尋找眼淚，但他所要的眼淚不是愛和戀，幼稚，虛偽的眼淚，要竹是同情的眼淚，這種眼淚，在孩子們的中間找着了。畫眉鳥的內容很悲慘，結論是人祇代替了人家的兩條腿，一副煮菜機器，一件音樂機器罷了。所以，在終結，畫眉鳥不免傷感而悲酸起來。

畫眉鳥決意不再回去，不願意再住在宮殿一般的鳥籠裏。他因爲看見許多不幸的人

，覺悟自己以前的生活也是很可悲哀的。沒有意義的唱歌，沒有趣味的唱歌，本來是必唱的。爲什麼要爲哥兒而唱要爲哥兒的姊妹兄弟們而唱？當初糊糊塗塗，以爲這種生活還可以！現在看見了與他同運命的人而覺得悲哀了，對於他自己當然更感深刻的心傷。(P179)不幸的東西填滿了世界，都市裏有，山野裏也有，小屋子裏有，高堂大廈裏也有，畫眉看見了，總引起強烈的悲哀。隨着就唱一曲哀歌；他爲自己而唱，爲發抒自己對於一切不幸東西的哀感而唱，他永遠不再爲某一人或某一等人而唱了。(P180)

事實上是如此，葉紹鈞創作的生命的力，我們如其在他的創作中去尋是不如在他的童話裏去追求的，他的階級意識，他的思想，在他的童話裏是比較顯明的。這一篇畫眉鳥正是他對於全社會的鳥瞰的回憶。目前的人類的生活是悲哀的，因爲大家都在爲某一階級裏的人做着工。大家應該覺悟，和畫眉鳥一樣，以後不爲這個階級歌唱了。不過，畫眉鳥雖說有了醒悟，但他祇能「爲自己的不幸而唱，爲發抒自己對於一切不幸東西的哀感而唱」。終究還缺少一個步驟的力，爲不幸而自憐，而對人同情是沒有用的，他應該爲一切不幸東西而反抗，而創造新的東西，新的天地。畫眉鳥的命意是不差的，但是還缺少這一點充實的力量。玫瑰和金魚的意義是，世間沒有不望報酬的賞賜，也沒有單只爲愛着而發出的愛。花園之外寫一個

窮孩子被拒絕入公園，祇能站在公園門外遠眺着。祥哥的胡琴的命意很深，他拉的歌調是自然所教授的，毫沒有一點做作，但『這祥歌的胡琴是大理石建築的音樂院裏的聽衆所不愛聽的』，只有母親，農夫，磨工，鐵匠們愛聽。這自然也是對於人間的咒詛。瞎子和聾子，雖有調換的過程，但彼此所發現的人間都是可怕的。克宜的經歷是對都市的咒詛，都市對人類的損害，主張回到自然，這種主張是很危險的，我們不能把世界建築在自然的農村裏。這是沒有把握得都市所以陷於這般狀況的核心的原因。跛乞丐寫一個郵差爲別人的幸福犧牲了自己。快樂的人寫世間上沒有快樂的人，你要以爲自己是快樂的，那就不妨走出去看看，包管你會不快活起來。小黃貓的戀愛故事寫黃貓與白鵝的戀愛故事，包含着深摯的肉慾戀的悲哀。最後是稻草人，稻草人一夜的經歷，看遍了人間的不幸，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他也就忍不住的倒到田裏去了。這是全書的概略。

把以上的話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尋出一種具體的說明。人間是陰開，悲慘；不幸的；在都市，在鄉村，在一切的地方都沒有快樂，尤其是在城市，就是人類的生理也不免爲其灰塵所摧毀。人間沒有快樂。人類祇有自艾自怨。所謂都市，所謂人間，是經不起考察的。但是，在目前雖然如此，在不久的將來，世界總歸是有希望的，將來的世界屬於勞動者。在這個

世界上，實如鄭振鐸在稻草人的序裏所說：『現代的人世間，那裏現得出來美麗的童話人生呢？』（P.3）不過我認爲這種說法是有補充的必要的。固然這個世界沒有美麗的童話的人生，但是，這個世界不是沒有希望的，不是沒有潛存的美麗的人生的力的，是應該更進一步的發掘這種力量的。現代的童話作家沒有不感到人間的不幸的，感到不幸復又掩藏起來，在事實上爲不可能。至於向兒童表現人間的陰慘，也是必要的，如鄭序裏所說，『把成人的悲哀顯示給兒童，可以說是應該的。他們需要知道人間社會的現狀，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物的智識一樣，我們不必，也不能有意的去阻礙他。』（P.3）然而，這話是『不盡致』的。我們的意思是，現代的童話作家，應該把握文藝的目的，認清兒童將來的職任，啓發，鼓勵，暗示他們以將來的職任，使他們深深的了解人間的悲慘，以激發其對於革命的信心。在這個世界上的童話作家祇努力那美麗的人生的表現，不僅是一種錯誤，也就是根本上不了解兒童對於這個世界所負的使命。於此，我們可以看出，葉紹鈞的童話，除去一部分無關重要的外大多是曝露人間的不幸的。他的精神太傾向於黑暗的曝露，很少顧到兒童革命信心的啓發。這是點缺陷。精神應該同時顧到兩方面，使兒童知道現實世界是如何的不好，好的世界要誰個去創造，要那個階級的人物去創造，以及要怎樣的去創造，紹鈞沒有顧到這一點。

在童話而外，他還寫了十二篇散文，收在與命平伯合著的劍鞘裏，其間談文藝的有四篇。從這四篇之中，多少可以看到他創作的態度。詩的源泉是說『充實的生活就是詩』，(P.5)這是很確實的，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創作的內容，材料大都是異常的充實。其次是我如其是個作者，這是為批評家說教的，要他們投入作者的世界，要他的仔細的檢驗，要他們用忠實不欺的態度。讀者的話是代表讀者向作家說的，要求作家完全表現自己，要求作家的工作能使讀者心動，完全是站在自然主義的立場上所說的話，最後一篇是第一口的蜜，這是說欣賞力應該養成。這幾篇雖然都很簡單，和他的作文論(百科小叢書)互參的看去是可以看到葉紹鈞是怎樣的表現事物，觀察事件，忠實於藝術的。但是他沒有把握得作品裏內含的思想的應該在積極方面，創作不僅要開脈案，還要開藥方，在這以前，他似乎還不曾注意到文學的 *Propaganda* 的意義。其他的八篇散文，我們最愛讀的，最能以代表他的是藕與蓴菜。這一篇是因蓴菜與藕引起了故鄉的懷念的敘述，文是一清如水。在篇末，他詮解所以然懷念故鄉的理由，結論是，『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P.11)這正和他所說的『父親去世以後；我攜家離開故土。我是這樣想的，事業在那裏，那裏就是我的故土了』，(苦辛)是一樣的。文是清淡而雋永。在客語裏他也曾提到。此外，我歡喜將離把別離的心緒，寫得活躍極

了。他的散文的好處就在這些地方，他也曾寫過許多詩，記得雪朝裏就有他的一輯，對於人生的體驗是和他的創作一樣的。要附帶講的，是給我們印象很深，而上面不會提到的他的幾篇創作。最深刻的，是表現人生的孤獨的歸宿與孤獨，這兩篇把生命寫得真是陰暗愁慘，令人怯讀，「我本來也要走了，我不能執在這裏」，（線下 P.20）這一類的道白，真的把孤獨的老人的悲哀說盡了。金耳環裏的辟占魁的性格也是表現得很活潑的，還有，就是隔膜裏的恐怖的夜一篇，可惜後部寫鬆了。前半（P.63—72）寫得嚴整陰暗，有俄羅斯的小說的風味，意義上又有些和莫泊桑（Maupassant）的夜（night）相似。假使這一篇採用夜那樣的，「I shall die there. I also. die of hunger. of fatigue and of cold」的調子收束前部，完前拋棄後半。（P.73—79）那是不失為一篇成熟的創作的，可惜後部弱了下來。……我們從紹鈞的隔膜，火災，線下，城中，稻草人，劍鞘，以及還未輯集的一九二七以前的創作，裏所得到的印象祇是如此。

在這裏再綜合起來

我們對於葉紹鈞的一九二七以前的創作研究總算完了，爲使所得到的印象更明晰起見，在這裏，有再綜合說明一回的必要。在他的創作裏所表現的人生是異常的陰暗的，人們給予

他的印象祇是陰慘，就是號稱爲最清高的教育界罷，也是陷於不堪的狀態，祇有兒童是純潔的。人們是彼此的隔膜，欺騙，生活是單調，枯燥。宗法社會思想的毒是迷漫在全社會。他所表現的對象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人物差不多沒有健全的。農村的人民在地主的壓迫下生活着，村鎮的人物有移到都市的傾向，農村陷於破滅的危機。就是進步一些的青年，因着現實的環境的襲擊，也不免引起種種的懷疑，懷疑到人生的本體。這是他所表現的現實。他不滿意於這種現實，他努力的抨擊着。同時，他又探討，研究，追尋人間是不是永久如是，結果，他發現了這一切的現象是爲一種『附生物』所隔絕的結果，人心本是充滿着生趣和愉快的，人心本是充滿着愛的，世界的精魂也是愛，生趣和愉快。他咒詛這一種『附生物』，他抨擊這種『附生物』，但是他有一點缺陷，那就是沒有更進一步的表現這種環境該怎樣的衝決，在他的筆下遺漏了現代的與舊社會抗鬥，衝決的向上的青年的寫實。所以，我們批評葉紹鈞創作中人物的缺陷，是他祇把捉得社會黑暗的现象，他忽略了潛在的與黑暗抗鬥的力的生命的力；祇是消極的黑暗的曝露與咒詛，沒有積極的抗鬥與衝決。這是葉紹鈞創作中內在的生命的缺陷。這一點，葉紹鈞自己也曾看到，所以在他的後期的著作中，這種生命的力就微微的活躍起來。而終不能使我們滿足，他不曾表現到狂風暴雨的今日的具着偉大的力的青年，

這祇有期之於最近的將來了。這也就是他祇能代表『一種深味到人間的陰森與隔膜，對生命引起了懷疑與煩悶，想努力追求一種解決的懷疑派的青年』的原因。葉紹鈞的表現的技巧，當然是寫實主義的，除去苦辛一篇帶着抒情的成分而外，大都是很冷靜的。他很冷靜的觀察一切事物，表現得非常忠實，他的態度是誠懇的。不過，他的創作中，有幾篇佈局太平淡了，材料的配佈缺乏一種『波瀾湧譎』的精神，使人有如觀遠山的感覺，而僅只得到一種片斷的割裂的印象。描寫有時使人感到瑣碎。這都是技巧上的小病。他是長于表現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的，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轉換方向，有了根本覺悟的已是不少，希望他今後也能掉換方向去取材；小資產階級表現，在革命現階段，我們認為還是不能完全拋棄的。：：在過去的新文藝運動的進展上，紹鈞有過很大的推動的力，現在也依然的努力着，我們誠懇的希望他更進一步的把握得這狂風暴雨時代的精神在他的創作上重行開闢一個新的局面。（錄

自現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二卷）

第一次宴會

1 C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植主張在C教授遊頤和園之後，離開北平之前，請他喫頓晚飯。他們在國外的交誼，是超乎師生以上的。瑛常從植的通訊和談話裏模擬出一個鬚髮如銀，聲音慈藹的老者，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2 新婚的瑛——或者在婚前——是早已虛擬下了她小小的家庭裏一個第一次的宴會，壁爐裏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躍的火燄，映照得客廳裏細緻的椅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廳角的高桌上，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屋裏的一切陳設，地毯，窗簾，書櫃，瓶花，壁畫，爐香……無一件不妥貼，無一件不溫甜。主婦呢，穿着又整齊，又莊美

的衣服，黑大的眼睛裏，放出美滿驕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她用着銀鈴般清朗的聲音，在客人中間，周旋，談笑。

3 如今呢，母親的病，使她比植後到了一個月，五天以前，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愛巢」裏來。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門窗戶扇都不完全；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灰土！在這五天之中，她和植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油漆匠，玻璃匠，木匠……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來指點看視。到了夜裏，她和植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理出些應用的陳設，如鐘，燭臺，花瓶之類，都堆在桌上。

4 喜歡款待的她，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發生了無限的躊躇，一種複雜的情感，縈繞在她的心中。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這小小的「愛巢」裏，只有光潔的四壁，和幾張椅桌，地毯還都綑着放在樓上，窗簾也沒有做好，畫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下午植又陪C教授到

顧和園去，只有她一個……

5 她想着，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沉吟了半晌，沒有言語，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植，已經穿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便走近來在她頰上輕輕的吻了一下，說：「不要緊的，你別着急，好歹喫一頓飯就完了，C教授也知道，我們是新搬進來的，自然諸事都能原諒。」瑛推開他，含顰的笑道：「你躲出去了，把事都推在我身上，回頭玩轆了顧和園，再客人似的來赴席，自然你不着急了！」植笑着站住道：「要不然，我就不去，在家裏幫你，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也使得，省得你太忙累了，晚上又頭痛。」

6 瑛擡起眼來：「笑話！你已請了人家了，怎好意思取消？你去你的，別擔攔了，晚上宴會，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植笑着回頭要走，瑛又叫住他：「陪客呢，你也想出幾個人。」植道：「你斟酌罷，隨便誰都成，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

6 植笑着走了，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予瑛以無量的膽氣。瑛略一凝神，叫廚師父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要素淨些的；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到樓上把地毯都搬下來。又吩咐蘇媽將畫框，釘子，繩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一面自己披上外套，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

8 她一面低頭走着，便想了幾個人：許家夫婦是C教授的得意門生；N女士，美國人，是個善談的女權論者；還有華家夫婦，在自己未來之先，植在他們家裏借住過，他們兩位都是很能談的；李先生是植的同事，新從美國回來的；衛女士是她的好友，結婚時的伴娘……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談話不至於生澀。十個人了，正好坐一桌！

7 被請的人，都在家，都能來。只衛女士略有推託，讓她說了幾句，也笑着說『奉陪』，她真歡喜極了。在江家院子裏，摘了一把玫瑰花，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就趕緊回來。

10 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這兩個

中年的用人，以好奇的眼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看她如何佈置。瑛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顏色鋪好；再把書櫃拿起，一凝視，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書櫃裏亂堆的書，也都整齊的排列了；燭臺上插了各色的蠟燭；花瓶裏也都供養好了鮮花。一列安排好了之後，把屋角高桌上白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她微笑着一回頭，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眼的光中領到意旨了，他們同聲的說『太太這麼一調動，這屋裏真好看了！』

11 她笑了一笑，喚：『廚師父把壁爐生上火，要旺旺的，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

12 杯，箸，桌布，卡片的立架，閩漆的咖啡杯子，一包一包都打開了。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用大盤子托着。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自己再收拾臥室。

13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捻開了燈，撥一撥亂紙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

着的沉甸甸的一束。打開了一看，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重疊着套在一起，她不禁呆住了！

14 電光一閃似的，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無力的背倚着床欄，含着淚說：『瑛，你父親太好了。以至做了這幾十年的官，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我呢，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金鐲子和玉鬢花，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都作了盤費了。只有一朵珠花，還是你外祖母的，珠也不大，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說太舊了，每顆只值兩三塊錢；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把珠子拆下來，和弟弟平分了，作個紀念罷！將來他定婚的時候……』

15 那時瑛已經幽咽不勝了，勉強擡起頭笑着說：『何苦來拆這些，我從來不用……』

16 母親不理她，仍舊說下去：『那邊小圓桌上的銀花插，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生去年送我做生日。M的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這個想來還便宜，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我也想也給你。』

17 隨着母親的手看去，圓桌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插，盤繞圓莖的座子，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花筒裏插着綢製的花朵。

18 母親又說：『收拾起來的時候，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帶着走也方便！』

19 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覺得她唯一的女兒，瑛，這次婚禮一切太簡單，太隨便了，首飾沒有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新婚沒有洞房，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母親卻覺得有無限的慚愧，無限的抱歉，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事事由瑛敷衍忽略過去，和父親隱隱談起贈嫁不足的事，總在微笑中墜淚。父親總是笑勸說：『做父親的沒有攢錢的本領，女兒只好喫虧了。我賠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錢，乃是一肚子的書！——而且她也不愛那些世俗的東西。』

20 母親默然了，她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直廉潔的丈夫，然而總覺得在旁人眼前，在自己心裏，解譬不開。

21 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看，講面子，乃是要將女兒安貼周全的送出去，要她小小的家庭裏，安適，舒服，應有盡有，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瑛嫁前的年月，才可以完完滿滿的結束。

22 這種無微不至的慈愛，瑛每一起，心裏便深刻的酸着。她對於病中的母親，只有百般的解說，勸慰。實際說，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母親要給她的花插，她決定請母親留下。

23 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終於因為母親不住的催促，說她新居一切待理，她才忍着心腸，匆匆的北上。別離的早晨，她含淚替母親梳頭，母親強笑道：『自昨夜起，我覺得好多了，你去，儘管放心……』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知道這是假話，也只好低頭答應，眼淚卻止不住滾了下來。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只向父親說了一聲，回身便走。父親追出關口外來，向樓下喚着：『到那邊就有電報……』她從車窗裏擡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充滿了憂愁，無主……

24 這些事，在她心裏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在火車上每一憶起，就使她嗚咽。她竟然後悔自己不該結婚，否則就可以長侍母親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不但她自己情牽兩地，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

25 到北方後數日極端的忙迫，把思親之念剛剛淡了一些，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苦愁勾起！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何時把這花插一一脫卸了，又謹密的包好，又何時把牠塞在箱底，——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

26 她哭了多時，勉強收淚的時節，屋裏已經黑得模糊了，她趕緊把亂紙揉起又塞到箱裏去，把花插安上，拿着走下樓來，在樓梯邊正遇着蘇媽

27 蘇媽說：『桌子都擺好了，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瑛一揚手道：『這不是銀花插：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蘇媽雙手接過，笑道：『這個真好，又好看，又合式，配上那銀卡片架子和杯箸，

就好像是全套似的。」

28 瑛自己忙去寫了卡片，安排座位。C 教授自然是首座，在自己的右邊。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的玻璃杯，全付的銀盤盞，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綠葉，光彩四射！客室裏爐火正旺，火光中的一切，竟有她擬想中的第一次宴會的意味！

29 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匆匆又上了樓，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便忙着洗臉，剔指甲，更衣……

30 一件蓮灰色的長衣，剛從箱裏拿了出來，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上面略有些皺紋，時間太迫，也只好將就的穿了！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未嫁以前的她，赴一個宴會，盥洗，更衣，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

31 正想着，似乎窗外起了鏗鏘的琴聲，推窗一看，原來外面下着滴瀝的秋雨，雨點打着鉛簷，奏出清新的音樂，「喜悅中的心情，竟有這最含詩意

的誤解！」她微笑着，『植和C教授已在歸途中罷？』她又不禁擔心了。

32 剛把淡的雙眉描好，院子裏已聽見人聲，心中一跳，連忙換了衣服，在鏡裏匆匆又照了一照，便走下樓去。植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看見瑛下來，植連忙的介紹：『這位是C教授，——這是我的妻。』

33 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泛着慈祥和愛的光，頭頂微禿，極客氣的微僕着同她握手。

34 她帶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指示了洗手的地方，剛要轉身走入客室，一擡頭遇着了植的驚奇歡喜的眼光！這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植雙握着她的手，附在她耳邊說：『愛，真難爲你，我們剛進來的時候，我還以爲是走錯了地方呢！這樣整齊，這樣美，——不但這屋裏的一切，你今晚也特別的美，淡淡的梳妝，把三日來的風霜都洗淨了！』

35 瑛笑了，掙脫了手：『還不換雙鞋子去呢，把地毯都弄贓了！』植笑

着自己上樓去。

36 C教授剛洗好手出來，客人也陸續的來了，瑛忙着招呼介紹，大家團團的坐下，楨也下來了，瑛讓他招待客人，自己又走到廚房裏，催早些上席，C教授今晚還要趕進城去。

37 席間，C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聲音極其低婉，吐屬也十分高雅，自然，瑛覺得他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並不須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談鋒。只他筷子拿得不牢，肴菜總是夾不到嘴，瑛不敢多注意他，怕他不好意思。擡起頭來，眼光恰與長桌那端的楨相觸，楨往往給她以溫存的微笑。

38 大家談着各國的風俗，漸漸引到婦女問題，政治問題，都說得很歡暢，瑛這時候倒默然了，她覺得有點倦，靜靜的聽着。

39 C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說話，就問她許多零碎的事。她也便提起精神來，去年從楨的信裏，知道C教授喪偶，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只問他有幾位

女兒，現在都在那裏。

40 C 教授微微的笑說：『我麼？我沒有兒女——』

41 璜忽然覺就不應如此發問，這馴善如羊的老者太孤單的可憐了！她連忙接過來說：『沒有兒女最好，兒女有時是個累贅！』

42 C 教授仍舊微笑着，眼睛卻注意着桌上的花朵，慢慢的說：『按理我們不應當說這話，但看我們的父母，他們並不以我們爲累贅……』

43 璜瞿然了，心裏一酸，再擡不起頭來，恰巧 C 教授滑掉了一隻筷子，她趁此連忙彎下腰去，用餐巾拭了眼角，拾起筷子來，還給 C 教授，從潤濕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覺得一花一葉，都射出刺眼的寒光！

44 席散了，隨便坐在客廳裏嚼着咖啡。窗外雨仍不止。衛女士說太晚了要先回去，李先生也起來要送她；好在路不遠，璜借給她一雙套鞋，他們先走了。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坐一會子也都站起告辭。N 女士住的遠一點，C 教授說，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

45 大家忙着穿衣帶帽，C教授站在屋角，柔聲的對她說，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如何的感謝她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會，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最後說：『楨去年在外國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真是廢寢忘食的苦幹；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太勞瘁了，回頭趕出病來，他也不聽我的話。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我一點不怪他！』說着，他從眼角裏慈藹的笑着，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

46 開起堂門，新寒逼人，瑛抱着肩站在楨的身後，和大家笑說再見。

47 車聲一了的遠了，楨捻滅了廊上的電燈，攜着瑛的手走進客廳來。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楨端詳着瑛的臉，說：『你眼邊又起黑圈了，先上樓休息去，餘事交給我罷！——告訴你，今天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

18 瑛站起來笑說：『穀了，我都知道！』說着，便翩然的走上樓去。

49 一面卸着妝，心中覺着微微的喜悅，第一次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因

着忙這宴會，倒在這最短的時間內，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圍繞着他們，盡是些軟美溫甜的空氣……

50 她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七天以前，她自己還在那闐然深沉的樓屋裏，日光隱去，白燕在籠裏也縮頸不鳴，父親總是長吁短歎着，婢僕都帶着愁容；母親灰白着頰臥在小床上，每一轉側，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

51 她哭了，她痛恨私心的自己！她那種淒涼孤單的環境裏，自己是決不能離開，不應離開的，而竟然接受了母親的催促，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體卹憐愛的心，而飛向她夫婿這邊來！

52 母親犧牲了女兒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不顧了自己時刻要人扶掖的病體，甚至掙扎着起來，偷偷的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來完成這第一次的宴會！

53 她抽噎的止不住了，頹然的跪到床邊去，她感謝，她懺悔，她祈禱上

天，使母親所犧牲，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能從禱告馨香裏，波汶般的蕩漾着，傳回到母親那邊去！

54 聽見楨上樓的足音了，她連忙站起來，拭了眼淚。「楨是個最溫存同情的夫婿，被他發覺了，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

55 楨進來了，笑問：「怎麼還不睡？」近前來細看她的臉，驚的攬住她道：「你怎麼了？又有什麼感觸？」

56 撲伏在他的肩上，低低的說：「沒有什麼，我——我今天太快樂了！」

（選自姑姑）

（一一，二〇，一九二九，北平協和醫院）

◎

冰心即女作家謝婉瑩的筆名，女士爲福建閩侯人，現任北平燕京大學教授。所作多寫兄弟與同性愛。海與自然景物的描寫，亦稱獨步。間亦用資產階級的婦女生活作題材。文筆婉妙，寫散文亦淋漓如詩。已有全集公世，別爲冰心散文集，冰心小說集，冰心詩集三

卷。

本篇以宴會作主題，寫主婦生活的一面。作品的索隱原是無聊的事，不過一看就知道，「瑛」是作者本身，「楨」是作者的夫婿。作者描繪新婚後「瑛」對母親的愛和對丈夫的愛，不能兼顧，微微露出人生的缺陷。文學的功能之一，原是感動，倘使作者的情感不純摯，則勉強寫出來的文字是空虛的，不能感動別人。這篇文章的技術可說熟練至極，再加上作者天生的情感，無一語不使閱者感動，所以能夠成爲藝術品。有人批評作者說，「……她的作品，是跳不出學校與家庭之外的，她不能如魯迅一班作家一樣，在筆鋒上與廣大的社會人羣有着深入的接觸。」又說「至於現在，因爲時代的進展，她的影響的力量當然逐漸的消沉了。她的作品所留給我們的，祇有廣大的歷史的遺跡，她的作品，在目前留下的，也祇有歷史的作用。」我則以爲不然。作者的作品，本是她的生活的反映，所以她用兒童，大海，母愛等作爲題材，她在這方面的描寫是成功了的。如果我們承認文藝的才能可以自由發展的話，那麼我們希望作者永遠保持她的這種風度。

1 主題的說明，閱者在這幾行裏，已經知道了C教授的輪廓。

2——4 第2節的描寫收效很大。客廳裏的陳設，寫得極有層次，易於引起他人的感覺。主

婦的姿態和神情，顯示她的身分或生活。全節用「虛擬」的描寫，故不平庸。第3—4節寫宴會前的邸宅，表現雜亂的零園，與後面的34節照應。

5—6事件展開。表現新婚夫婦的和諧，借用「對話」，夾以「動作」和敘述，較直敘動人，並使事態逼真。

7—12在這幾節裏，作者純以「動的描寫」為主，如定菜(7)請客(8)客人都能來(9)佈置客廳(10這裏用蘇媽和廚師父做陪襯，故文字生動)，上樓取陳設的物件和杯箸(11—12)。這樣描寫的用意，一是表現「宴會」以前的零園，一是借此引出第13節裏的「花插」。即和1—4節照應，且使「銀花插」的出現不致於直率。

13—25這是主要事件(宴會)中所包孕的次要事件(母親的愛)，為作者用力描繪的地方，值得閱者仔細地賞玩。這幾節寫到臥病的母親和母親的慈祥(14—15)，銀花插的來源(19)和式樣(17—18)。又用「聯想」的方法寫到出嫁時，父母對於女兒的苦心(19)並顯示父親的性格(19—20)表現「人生」的蘇葛的極峯(23)。注意22節，「銀花插」始終沒有由瑛收下，為下面25節的伏筆。又寫到離別的悲苦和有年老病人的家庭的清凄(73—24)。在第25節裏，將「銀花插」的事件作一結果，指示「銀花插」是母親暗中塞在箱底的。要表現一位「慈愛過度的可憐的

「母親」除此而外，沒有更適宜的方法了。

26——31再回轉筆鋒，和前文的主要事件聯繫。陳設餐桌(27——28)，瑛的感傷的心情漸趨喜悅(29)，主婦生活姿態的素描(30)，寫主婦的期待，借用「秋雨」(31)。這幾節裏作者着重在記敘，運用寫實的手法。

32——36事件再進展——這幾節裏「雙管齊下」，寫C教授和楨。却一面把C教授支使開去（洗手），讓楨一個人「獨佔」。34——35兩節的描寫和前文2——5——6諸節照應。使閱者對於這一對新婚夫婦的愛情受更深厚的印象。37節爲下文進展的預備。

37——48這裏表現宴席間的雰圍。寫C教授的神情和身世(37——39——41)由C教授的談話引起母親的回憶(42——43)，兩性間的爱(43)和宴席散後應有的「交代」(47——48)。

49——53筆鋒又轉到主要事件中所包孕的事件上面了。但却着重心理的描寫，和前文的筆法不同。瑛對於母爱的負擔委實太重了。

54——56這裏是全篇的結束，寫點什麼好呢？不願夫婦看見她的感傷，表現「母愛」和「夫婦的爱」的幽微的矛盾。瑛的用心很苦，然而楨却幸福了。

分

1 一個巨靈之掌，將我從鬱悶痛楚的密網中打破了出來，我呱呱的哭出了第一聲悲哀的哭。

2 睜開眼，我的一腿仍在那巨靈的掌中倒提着，我看見自己的紅到玲瓏的兩隻小手，在我頭上的空中搖舞着。

3 另一個巨靈之掌輕輕的托住我的腰，他笑着回頭，向着仰臥在白色車床上的一个女人說：「大喜呵，好一個胖子！」一面輕輕的放我在一个鋪着白布的小筐裏。

4 我掙扎着向外看：看見許多白衣白帽的看護亂烘烘的，無聲的圍住那個女子。她白着臉，臉上滿了汗。她微呻着，彷彿剛從惡夢中醒來。眼皮紅

分

腫着，眼睛失神的半開着。她聽見了醫生的話，眼淚湧了出來。放下一百個心似的，疲乏的微笑着閉上眼睛，嘴裏說：『真辛苦了你們了！』

5 我便大哭起來：『母親呀，辛苦的是我呀，我們剛才都從死中掙扎出來的呀！』

6 白衣的看護們亂烘烘的，無聲的將母親的床車推了出去。我也被舉了起來，出到門外。醫生一招手，甬道的那端，走過一個男人來。他也是剛從惡夢中醒來的臉色與歡欣，兩隻手要抱又不敢抱似的，用着憐惜驚奇的眼光，向我注視。醫生笑了，『這孩子好罷？』他不好意思似的，嚅囁着：『這孩子腦袋真長。』這時我猛然覺得我的頭痛極了，我又哭起來了，『父親呀，您不知道呀，我的腦殼擠得真痛呀。』

7 醫生笑了，『可了不得，這麼大的聲音』！一個看護站在旁邊，微笑的將我接了過去。

8 進到一間充滿了陽光的大屋子裏。四周壁下，挨排的放着許多小朋友

。有的兩手舉到頭邊，安穩的睡着，有的哭着說，『我渴了呀！』『我餓了呀！』『我太熱呀！』『我濕了呀！』抱着我的看護，彷彿都不曾聽見似的，只飄逸的，安詳的，從他們床邊走過，進到裏間浴室去，將我頭朝着水管，平放在水盆邊的石桌上。

9 蓮蓬管頭裏的溫水，噴淋在我的頭上，黏黏的血液全沖了下去。我打了一個寒慄，神志立刻清爽了。眼睛向上一看，隔着水盆，對面的那張石桌上，也躺着一個小朋友，另一個看護，也在替他洗着。他圓圓的頭，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膚，結實的挺起的胸膛。他也在醒着，一聲不響的望着窗外的天空。這時我已被舉起，看護輕輕的托着我的肩背，替我穿起白白長長的衣裳。小朋友也穿着好了，我們欠着身隔着水盆相對着。洗我的看護笑着對他的同伴說，『你的那個孩子真壯真大呵，可不如我的這個白淨秀氣！』這時小朋友抬起頭來注視着我，似輕似憐的微笑着。

10 我羞怯的輕輕的說：『好呀，小朋友，』他也謙和的說『小朋友好呀

，「這時我們已被放在相挨的兩個小匡床裏。看護們都走了。」

11 我說：「我的周身好疼呀，最後四個鐘頭的掙扎，真不容易，你呢？」

12 他笑了，握着小拳，「我不，我只悶了半個鐘頭呢。我沒有受苦，我母親也沒有受苦。」

13 我默然，無聊的嘆一口氣，四下裏望着。他安慰我說，「你乏了，睡罷，我也要養一會兒神呢。」

14 我從濃睡中被抱了起來，直抱到大玻璃門邊。門外甬道裏站着好幾個少年男女，鼻尖和兩手都抵住門上玻璃，如同一羣孩子，站在陳列聖誕節禮物的窗外，那種貪饞羨慕的樣子。他們喜笑的互相指點談論，說我的眉毛像姑姑，眼睛像舅舅，鼻子像叔叔，嘴像姨，彷彿要將我零碎吞併了去似的。

15 我閉上眼，使勁的想搖頭，却發覺了頸子在痛着，我大哭了，說，「我只是我自己呀，我誰都不像呀，快讓我休息去呀！」

16 看護笑了，抱着我轉身回來，我還望見他們三步兩回頭的，彼此笑着

推着出去。

17 小朋友也醒了，對我招呼說：「你起來了，誰來看你？」我一面被放下，一面說：「不知道，也許是姑姑舅舅們，好些個年輕人。——他們似乎都很愛我。」

18 小朋友不言語，又微笑了，「你好福氣，我們到此已是第二天了，連我的父親我還沒有看見呢。」

19 我竟不知道昏昏沉沉之中，我已睡了這許久。這時覺得渾身痛得好些，底下却又濕了，我也學着斷斷續續的哭着說：「我濕了呀！我濕了呀！」果然不久有個看護過來，抱起我。十分歡喜，不想她却先給我水喝。

20 大約是黃昏時候，亂烘烘的三四個看護進來，硬白的衣裙嘩嘩的響着。他們將我們紛紛抱起，一一的換過尿布。小朋友很歡喜，說：「我們都要看見我們的母親了，再見呀。」

21 小朋友是和大家在一起，在大床車上推出去的。我是被抱起出去的。過了玻璃門，便走入甬道右邊的第一個屋子。母親正在很高的白床上躺着，用着渴望驚喜的眼光來迎接我。看護放在她的臂上，她很羞縮的解開懷。她年紀彷彿很輕，很黑的秀髮向後攏着，眉毛彎彎的淡淡的像新月。沒有血色的淡白的臉，襯着很大很黑的眼珠，在床側暗淡的一圈燈影下，如同一個石像！

22 我開口吮嘔着奶。母親用面頰偎着我的頭髮，又摩弄我的指頭，仔細的端相我，似乎有無限的快慰與驚奇。——

23 二十分鐘過去了，我還沒有吃到什麼。我又餓，舌尖又痛，就張開嘴讓奶頭脫落出來，煩惱的哭着。母親很惶恐的，不住的搖拍我，說，『小寶貝，別哭，別哭！』一面又趕緊按了鈴，一個看護走了進來。母親笑說，『沒有別的事，我沒有奶，小孩子直哭；怎麼辦？』看護也笑着，說，『不要緊的，早晚會有，孩子還小，他還不在乎呢。』一面便來抱我，母親戀戀的

放了手。

24 我回到我的床上時，小朋友已先在他的床上了。他睡的很香，夢中時時微笑，似乎很滿足，很快樂。我四下裏望着。許多小朋友都快樂的睡着了，有幾個在半醒着，哼着玩似的，哭了幾聲。我餓極了，想到母親的奶不知何時才來，我是很在乎的，但是沒有人知道。看着大家都飽足的睡着，覺得又嫉妬，又羞愧，就大聲的哭起來，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哭了有半點多鐘才有個看護過來，嬌癡的撇着嘴，撫拍着我，說，「真的！你媽媽不給你飽吃呵，喝點水罷！」她將水瓶的奶頭塞在我嘴裏，我哼哼的嗚咽的含着，一面慢慢的也睡着了。

25 第二天洗澡的時候，小朋友和我又躺在水盆的兩邊談話。他精神很飽滿。在被按洗之下，他搖着頭。半閉着眼，笑着說，「我昨天吃了一頓飽奶！我母親黑黑圓圓的臉，很好看。我是她的第五個孩子呢。她和看護說她是

第一次進醫院生孩子，是慈幼會介紹來的，我父親很窮，是個屠戶，宰豬的。——這時一滴硼酸水忽然洒上他的眼睛，他厭煩的喊了幾聲，掙扎着又睜開眼，說，『宰豬的！多痛快，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我大了，也學父親，宰豬，——不但宰豬，也宰那些豬一般的儘吃不做的人！』

26 我靜靜的聽着，到了這裏趕緊閉上眼，不言語。

27 小朋友問說，『你呢？吃飽了罷？你母親怎樣？』

28 我也興奮了，『我沒有吃到什麼，母親的奶沒有下來呢，看護說一兩天就會有的。我母親真好，他會看書，床邊桌上堆着許多書，屋裏四面還擺滿了花。』

29 『你父親呢？』

30 『父親沒有來，屋裏只她一個人。她也沒有和人談話，我不知道關於父親的事。』

31 『那是頭等室，』小朋友肯定的說，『一個人一間屋子嗎？我母親那裏

却熱鬧，放着十幾張床呢。許多小朋友的母親都在那裏，小朋友們也都吃得飽。」

32 明天過來，看見父親了。在我吃奶的時候，他側着身，倚在母親的枕旁。他們的臉緊挨着，注視着我。父親很清癯的臉，皮色淡黃。很長的睫毛，眼神極好。彷彿常愛思索似的，額上常有微微的皺紋。

33 父親說，「這回看的細，這孩子美的很呢，像你！」

34 母親微笑着，輕輕的摩我的臉，「也像你呢，這麼大的眼睛。」

35 父親立起來，坐到床邊的椅上，牽着母親的手，輕輕的指着，「這下子，我們可以寂寞了，我下課回來，就幫助你照顧他，同他玩。放假的時候，就帶他遊山玩水去。——這孩子一定要注意身體，不要像我。我雖不病，却不是強壯……」

36 母親點頭說，「是的——他也要早早的學音樂，繪畫，我自己不會這

些，總覺得生活不圓滿呢！還有……」

37 父親笑了，「你將來要他成個什麼「家」？文學家？音樂家？」

38 母親說，「隨便什麼都好——他是個男孩子呢。中國需要科學，恐怕科學家最好。」

39 這時我正嘔不出奶來，心裏煩燥得想哭。可是聽他們談的那麼津津有味，我也就不言語。

40 父親說，「我們應當替他儲蓄教育費了，這筆款越早預備越好。」

41 母親說，「忘了告訴你，弟弟昨天說，等孩子到了六歲，他送孩子一輛小自行車呢！」

42 父親笑說，「這孩子算是什麼都有了，他的搖籃，不是妹妹送的麼？」

43 母親緊緊的樓着我，親我的頭髮，說，「小寶貝呵，你多好，這麼些個人疼你！你大了！要做個好孩子……」

44 挾帶着滿懷的喜氣，我回到床上。也顧不得飢餓了。抬頭看小朋友，他却又在深思呢。

45 我笑着招呼說：『小朋友，我看見我的父親了。他也極好。他是個教員。他和母親正在商量我將來教育的事。父親說凡他所能做到的，對於我有益的事，他都努力。母親說我沒有奶吃不要緊，回家去就吃奶粉，以後還吃橘子汁，還吃……』我一口氣說了下去。

46 小朋友微笑了，似憐憫又似鄙夷：『你好幸福呵，我是回家以後，就沒有奶吃了。今天我父親來了，對母親說有人找她當奶媽去。一兩天內我們就得走了！我回去跟着六十多歲的祖母。我吃米湯，糕乾，……但是我不在乎！』

47 我默然，滿心的高興都消失了，我覺得慚愧。

48 小朋友的眼裏，放出了驕傲勇敢的光：『你將永遠是花房裏的一盆小花，風雨不侵的在劃一的溫度下，嬌嫩的開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

們的踐踏和狂風暴雨，我都須忍受。你從玻璃窗裏，遙遙的外望。也許會可憐我。然而在我的頭上，有無限闊大的天空。有自由的蝶翅和蟋蟀在我的旁邊歌唱飛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燒不盡割不完的。在人們腳下，青青的點綴遍了全世界！」

49 我窘得要哭，「我自己也不願意這樣的嬌嫩呀！……」我說。

50 小朋友驚醒了似的，緩和了下來，溫慰我說，「是呀，我們誰也不願意和誰不一樣，可是一切種種把我們分開了，——看後來罷！」

51 窗外的雪不住的在下，扯棉搓絮一般，綠瓦上勻整的堆砌上幾道雪溝。母親和我是回家過年的，小朋友因為他母親要去上工，也要年前回去。我們只有半天的聚首了，茫茫的人海，我們從此要分頭消失在一片紛亂的都市叫囂之中，何時再能在同一的屋瓦之下，抵足而眠？

52 我們戀戀的互視着。暮色昏黃裏，小朋友的臉，在我微暈的眼光中漸

漸的放大了。緊閉的嘴唇，緊鎖的眉峯，遠望的眼神，微微突出的下頰，處處顯出剛決和勇毅。「他宰豬——宰人？」我想着，小手在衾底伸縮着，感出自己的渺小！

53 從母親那裏回來，互相報告的消息，是我們都改成明天——一月一日——回去了！我的父親怕除夕事情太多，母親回去不得休息。小朋友的父親却因為除夕自己出去躲債，怕他母親回去被債主包圍，也不叫他離院。我們平空又多出一天來！

54 自夜半起便聽見爆竹，遠遠近近的連續不斷。綿綿的雪中，幾聲寒犬，似乎告訴我們說人生的一段恩仇，至此又告一小小結束。在明天重戴起謙虛歡樂的假面具之先，這一夜，要儘量的吞嚥，怨詈，哭泣。萬千的爆竹聲，陰沉沉的大街小巷之中，不知隱伏着幾千百種可怖的情感的激盪……

55 我慄然，回顧小朋友。他咬住下唇，一聲兒不言語。——這一夜，緩

流的水一般，細細的流將過去。將到天明，朦朧裏我聽見小朋友在他的床上歎息。

56 天色大明了。兩個看護臉上堆着新年的笑，走了進來，替我們洗了澡。一個看護打開了我的小提箱，替我穿上小白絨緊子，套上白絨布長背心和睡衣。外面又穿上一色的豆青絨線褂子，帽子和襪子。穿著完了，她抱起我，笑說，『你多美呵，看你媽媽多會打扮你！』我覺得很軟適，却又很熱，我暴躁得想哭。

57 小朋友也被舉了起來。我愕然，我幾乎不認識他了！他外面穿着大厚藍布棉襖，袖子很大很長，上面還有拆改補綴的線迹；底下也是洗得退色的藍布的圍裙。他兩臂直伸着，頭面埋在青棉的大風帽之內，臃腫得像一隻風箏！我低頭看着地上堆着的，從我們身上脫下的兩套同樣的白衣，我忽然打了一個寒噤。我們從此分開了！我們的精神上，物質上的一切都永遠分開了！

58 小朋友也看見我了，似驕似慚的笑了一笑說，『你真美呀，這身美麗溫柔的衣服！我的身上，是我的鎧甲，我要到社會的戰場上，同人家爭飯吃呀！』

59 看護們匆匆的檢起地上的白衣，扔入筐內。又匆匆的抱我們出去。走到玻璃門邊，我不禁大哭起來。小朋友也忍不住哭了，我們亂招着手說，『小朋友呀！再見呀！再見呀！』一路走着，我們的哭聲，便在甬道的兩端消失了。

60 母親已經打扮好了，站在屋門口。父親提着小箱子，站在她旁邊。看見我來，母親連忙伸手接過我，仔細看我的臉，拭去我的眼淚，偎着我，說：『小寶貝，別哭！我們回家去了，一個快樂的家，媽媽也愛你，爸爸也愛你！』

61 一個輪車推了過來，母親替我圍上小豆青絨毯，抱我坐上去，父親跟在後面。和相送的醫生看護們道過謝，說過再見，便一齊從電梯下去。

62 從兩扇半截的玻璃門裏，看見一輛汽車停在門口。父親上前開了門，吹進一陣雪花，母親趕緊遮上我的臉。似乎我們又從輪車中下來，出了門，上了汽車，車門碰的一聲關上了。母親掀起我臉上的毯子，我看見滿車的花朵。我自己在母親懷裏，父親和母親的臉夾偎着我。

63 這時車已徐徐的轉出大門。門外許多洋車擁擠着，在他們紛紛讓路的當兒，猛抬頭我看見我的十日來朝夕相親的小朋友！他在他父親的臂裏。他母親提着青布的包袱。兩人一同側身站在門口，背向着我們。他父親頭上是一頂寬簷的青毡帽，身上是一件大青布棉袍。就在這寬大的帽簷下，小朋友伏在他的臂上，面向着我。雪花落在他的眉間，落在他的頰上。他緊閉着眼，臉上是淒傲的笑容——他已開始享樂他的奮鬥！……

64 車開出門外，便一直的飛馳。路上雪花飄舞着。隱隱的聽得見新年的鑼鼓。母親在我耳旁，緊偎着說，「寶貝呀，看這一個平坦潔白的世界呀！」

65 我哭了。

(選自姑姑)

(一九三一，八，五)

在「第一次的宴會」的後面，編者選了這一篇「分」。作者長於描寫母性愛和兒童，這篇寫到嬰孩，所以值得注意。文體是自敘，從嬰兒的口中，說出嬰孩的誕生。描繪產婦上的母親；嬰孩和嬰孩的談話。有錢人的嬰孩和窮人的嬰孩，顯示社會的階級性。技巧很新鮮，如寫嬰孩哭時，就寫嬰孩在說話，仍是理想中的寫實。

1——19 這篇文章的題材，本是作者的生活的經驗，故能細仔觀察體會。這幾節裏從嬰孩離開母胎寫起，寫產後的母親，驚懼的父親。產室裏的零亂，嬰孩在搖籃裏入睡。背景是聖誕節。這些情景，如用直敘法是最平庸的，所以作者不從母親方面着筆，——從初生的嬰孩口中眼中描繪出來，這樣的表現比較別的方法優勝。

20——24 寫嬰孩的「初乳」這是題內應有之文。24裏節竟已描寫嬰孩的幽妙的心情了。

25——31 洗澡時嬰孩談起話來了，雖是理想，仍為寫實。由嬰孩的對話，一個的父親是屠戶，一個的母親會讀書，因此產室的等第也不同，暗示人類社會階級的開始。

32——43這裏寫到第一次做父母的心情和打算，着重在對話，避開記敘的煩冗。

44——52這裏是重要的文字。嬰孩們原是同樣的人，可是「分」了之後，就各自走進不同的環境和階級裏頭去了。46——48節的表現很有力量，在這幾行文字的背面，隱着「現社會」的矛盾。51——52兩節終於說出作者的本懷來了。從這裏看出作者的思想是人道的、前進的。

53——65嬰孩和他的小朋友在新年的那天離開醫院，暗示新生命的萌芽。55——57——58——59——63諸節裏，寫兩個嬰孩「分」開來走進自己的環境，奔赴不同的運命。54節裏除夕的表現，實是幾千字的大文章壓縮而成的。這幾節全用對照的方法描寫，一貧一富兩個階級放在閱者的眼前。64節母親向嬰孩說的話，實不僅是字面上的意義。65節僅用「我哭了」三個字作結，留着不盡的意味。

參 考 資 料

一 歌頌母愛的冰心女士

賀玉波

冰心女士姓謝，本名是婉瑩。她是福建人。她父親是個海軍軍官，非常寵愛她，在她幼年時，把她扮作男裝，看作兒子一樣。她在北京燕京大學讀書的時候，便常常在晨報副刊上投稿；在晨報社出版的小說集上有她的出國，兩個家庭等篇。後來她留學美國，研究文學；抵美國不久便得了病，在學校的醫院裏休養。回國後，她是一位吳姓的大學教授結了婚，小家庭的新生活使她十分滿意，這從她的第一次宴會上可以看得出。她的著作有繁星、春水、超人、往事、寄小讀者、等五本；其他散在各雜誌上者尚多，一時無法收集，以供閱覽。所以我只根據上列的五本作品和她婚後的一篇短篇小說第一次宴會而作批評。

可是在考察她的作品之前，我們可以從她的小史中摘出幾點與她的作品有關係的地方，作為考察的幫助。(一)她所處的階級超過衣食足者之上；(二)她是個安居有家庭裏的閨秀，雖是她在學校中讀過書，而且曾留學美國，仍然不會接近過汗濁的社會；(三)她創作的時代正起自五四運動的前後；(四)她婚後的生活仍然是圓滿而豐富。

從上列的幾點看來，可以考得她作品的特色：不論詩歌、散文、和小說，她所吟咏所描寫的總不出於有閒階級安逸生活的讚美；於是自然的美和父母家人的愛成了她每篇作品的要素。所描寫的題材幾乎完全取自於她安逸的家庭，而軍人的父親、慈愛的母親、和聰明的弟弟們便成了她屢描而不倦的人物。她對於社會太盲目了，感不到分毫的興趣；以至所描寫的事件大半是一些家庭日常生活的斷片。她不明瞭社會的組織和歷史，而且不會經過現社會的痛苦，所以主張用由母愛而發展的博愛來解除社會上的罪惡，來拯救苦難的衆生。在她的作品裏只充滿了耶教式的博愛和空虛的同情。

現在我們且開始討論她的作品。繁星和春水是兩本同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詩集。前者無論在技巧或情緒上都比不上後者。不過兩者描寫的範圍完全是相同的。不外是：(一)自然的讚美；(二)母愛的頌揚；(三)人生的懷疑；(四)青春逝去的感傷；(五)藝術的歌詠。我們不妨照這樣的分類依次舉出幾首詩來以便觀察。

高峻的山巔，

深闊的海上——

是冰冷的心，

是熱烈的淚；

可憐微小的人呵！

~~~~~  
繁星之二六

故鄉的海波呵！

你那飛濺的浪花，

從前怎樣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磐石，

現在也怎樣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

~~~~~  
繁星之二八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次極樂的應許，

我要至誠地求着：

『我在母親的懷裏，

母親在小舟裏，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裏。」

我的心呵！

你昨天告訴我，

世界是歡樂的，

今天又告訴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言語，

又是什麼？

教我如何相信你！

我知道了，

時間呵！

你正一分一分的，

春水之一〇五

繁星之一三三

消磨我青年的光陰！

繁星之九四

詩人，

是世界幻想上最大的快樂，

也是事實中最深的失望，

繁星之二七

在繁星和春水兩本詩集裏，有些詩是很美麗的，如後者所收集的病的詩人、假如我是個作家、哀詞等。可惜爲着篇幅的限制，我不能一一列舉了，說幾句簡單的評語吧。她的詩在形式上是解放的、自由的、無韻的。語句很縹緲，音調也自然。尤其以描寫風景的詩爲最好，使人讀了好像親臨其景的樣子。可是在詩的內容方面，卻難以使我們滿意，仍然脫不了舊詩的軀殼。作者只知道將自己一時的百感雜念和盤寫出，卻疏忽了對於詩的情選擇。所以她的詩集裏夾雜了許多思想紛亂的詞句，這未嘗不是她的缺點。再者她愛把懷疑、徬徨的情緒含在詩裏，她自己以爲是盡了探討如謎人生的能事。一般盲目的讀者正以爲這就是她的詩的特點，而值得稱讚的。但我很不以爲然。那正是她那些美麗清秀的詩的致命傷！她那樣飄然

安逸而對於人生猶慮的見解，只在她的詩裏種下了社會觀察的幼稚的氣分。作者呵，美麗的詞句和音調只是詩的一部分，詩的內容也是非常重要的，請不要忽略了。

二

和繁星、春水同年出版的有一本短篇小說集超人，包含笑、超人、愛的實現、最後的使者、離家的一年、煩悶、瘋人筆記、遺書、寂寞、往事共十篇。其中笑、愛的實現、和最後的使者三篇，如幾位當代中國女小說家的作者殺真君所說，是與神話小說極其相近；不過我還以為帶有散文詩的氣味，是幾篇秀麗的文章。我不能一一舉出討論，只將影響於我腦裏最深的幾篇提出，和大家談談；但所謂影響最深也不僅是好的印象，同時也含有壞的印象。

超人，據普通一般讀者說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但我的意思則不然。譬如廚子的兒子祿兒所寫的信太好，像他那樣讀過幾年書的兒童，竟寫出『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這樣通達委婉而富有深意的話

，令人難以置信。主張『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的何彬聽了三夜的祿兒病腿的呻吟，便改變了他的思想，終竟在回復祿兒的信說出了下面兩段話：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湧漾起來。我這十幾年來，錯認了世界是空虛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德。我送給你那藥費，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的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愛和憐憫。上帝呵！這是什麼念頭呵！

『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呵！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在這篇作者對於她自己的博愛思想的表現可算是成功的。不過技巧未免太笨，描寫得很不自然。尤其以時間的不統一為最壞，如第四、五、六面上的「這一夜，」「第七天早起，」「過了幾天，」「這一天晚飯的時候，」「第二天，」等是最大的毛病。這也許是作者初期作品免不掉的現象。

離家的一年是描寫姊弟的愛和同學的愛的，思想還好，但所採取的情節太瑣碎，描寫太簡陋，有點像記帳式的作品。如果能將許多不必要的情節刪去，而在描寫上用點工夫，是可以變成一篇美好作品的。又如『心想不如小姊姊也和我打架，家裏的人都不理我，我去倒覺得無有牽掛；這樣真是太叫人難受。』這一小節心理描寫本是用第一人稱口吻寫的，但作者竟擺在客觀描寫的中間，不曾注意到這毛病。只要將那幾句加卜引號或者將「我」改作「他」就可以免除這毛病了。

『三天的相聚，就是我最後的回顧了。我相信在我從淡霧裏漸漸飄去的時候，回顧隱隱的海天中，永永有母親、姑母和你！』這是遺書中第十六信的首段，是可以當作全篇的用意的。這篇所表現的不外母愛和友愛。此外還參加了些作者對於文藝理論的見解，雖是蛇足，但也有一讀的價值。現在且摘下，作為參考的資料：

『我所最不滿意的，就是近來有些譯品——尤其是小說詩歌——生拗已極，必須細細的，聚精疑神的讀下去，方能理會得其中的意思。……因為太直譯了，就太生拗；太意譯了，又不能傳出原文的神趣。』（P.51）

『至於創作一方面，我以為應當是個人方面絕對的自由揮寫。無論什麼主義，什麼派別

的成見，都不可存在胸中的。也更不必預想到讀者對於這作品的批評和論調。寫完了，事情就完了，這樣才能有些「真」的意味。如太顧忌了，弄得再不自由，畏首畏尾，結果就是批評者閱者出意思，派作者來創作，與科舉時作場屋的文章何異？而且作品在前，主義在後；創作者在前，批評家在後，作者萬不可抹殺自己。」（P92）

至於寂寞一篇還寫得好，描出了小小在別離妹妹後所感到的寂寞的悲哀。最末一篇往事未免太雜亂，只能算作日記或雜記，不能當小說讀。總之，超人集裏所收集的十篇作品，太亂雜，有一多半不是完善的。

III

我們且把注意力轉到寄小讀者吧。這是作者陸續在晨報副刊的兒童世界欄上所發表過的通訊的彙集，分通訊與山中雜記兩部。從通訊第六起，所談的大都是作者赴美國途中的經歷以及到美國後的生活狀況，計通訊共二十七篇。文字非常清秀，對於赴美沿途見聞的描寫也很生動，尤其以海與湖的景色為最好。每篇都含有作者愛好兒童的偉大的真情。在通訊二裏

所表現的對於小生物的愛憐，是很有影響於兒童的。譬如：

『我小時曾爲一頭折足的蟋蟀流淚，爲一隻受傷的黃雀鳴咽；我小時明白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的；我小時未曾做過不仁愛的事情，但如今墮落了……』（P.28）

通訊四和通訊七是兩篇描寫自然風景的美好的文章，前者所描寫的是江南的景色，後者是太平洋的海洋景緻以及美國的 Lake Wabau 的湖光。通訊九敘述作者在醫院裏養病時外國師長同學朋友贈花和安慰的情形，一種無國界的友愛和同情在這篇裏表現得十分恰當。

通訊十裏面的一段是作者對於母愛最好的表現，現在不妨抄在下面：

『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在你頭上的兩根絲髮，也不能一般長短。然而——請小朋友們和我同聲讚美！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或隱或顯，或出或沒，不論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我的母親對於我，你的母親對於你，她的和他的母親對於她和他，他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分毫都不差減。小朋友！我敢說，也敢信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祕密的時候，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P.66）

還有通訊十五裏面的幾句話也是很好的：

「如今我請你們紀念的這人，雖然都在海外，但你們憶起許多苦孩子時、或能以意合意，以心會心的體卹到眼前的病者，小朋友，莫道萬里外的憐憫牽縈，沒有用處，「以偉大思想養汝精神！」日後幫助你們建立大事業的同情心，便是從這零碎的憐念中練述出來的。」

通訊十八是篇很好的遊記，描寫作者經日本神戶到美國 Wellsley 的經歷。山中雜記裏面的(五)她得了刑罰了和(十)鳥獸不可與同羣？——寫得也好。爲節省篇幅起見，不能再有所列舉了。總之，寄小讀者，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面，是一本很適意的兒童讀物，與夏巧尊所譯的愛的教育同爲近代最有益於兒童的作品。

四

再來討論一九三〇年出版的往事吧，據說這本只有四萬字的小說出版後只有一個月，便已再版；可見讀者對於這書的歡迎。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作品呢？全集包含悟、六一姊、別後、往事(其二)、劇後、夢、到青龍橋去等七篇。除開往事(其二)一篇(與超人裏面的往事一樣地雜亂，簡直不成完美的作品)外，其餘六篇我們可以作個簡要的考察。

悟是用六篇書信組成的，其他只是少部分的描寫而已；至於立意與超人差不多，不外主張母愛和博愛以非難對於人類絕望的人生觀是了。全篇的焦點可由第一第五兩信看出，爲了討論起見，且略摘幾節在下：

「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淚！制度已定，階級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這些高等動物，不惜以各種卑污的手段，或個人，或團體，或國家，向着這日的鼓勵奔走。種種虛偽，種種殘忍，「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什麼互助，什麼同情，這一切我都參透了！……天性之愛我已幾乎忘了，我不忍回想這一步——如今我不信一切，否認一切，我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

「如此，我堅確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眼淚……」

下面是回信：

「我的朋友！你的理論也不是完全可以棄置的，自私自利的制度階級，的確已在人類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種種，均由不愛而來。斬情絕愛，忍心害理的個人、團體、和國家，正鼓勵着向這毀滅世界底目的上奔走。面你在迸出血淚之後，僅僅退守飯碗主義，在虛偽殘忍的人類中只圖救自己於飢渴死亡，這豈是參透一切的你所應做的卑怯的事！」(P.233)

請注意作者在這信裏所表現的思想。一個在資本制度下絕望而退縮的青年只知道忍耐一切忿懣，而抱飯碗主義，這固然是消極萬分的主張，應該被現代青年所擯棄的。但他之所以這樣消極墮落，乃是不合理的制度和環境使然，我們的作者不將這種情形分析出來，不攻擊這樣的社會制度，反一味責備他不曾有過愛，要他「一邊流迷着血淚，一邊肩起愛的旗幟，領着這『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人類，在這荆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回開天闢地的第一步上來！」真是滑稽之至！作者未免對於現社會的組織太盲目了！請問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在剝削被剝削的矛盾社會裏面，你能高舉着愛的旗幟嗎！你能怎樣去愛你的被壓迫的父母妻子兒女呢？算了吧！空虛的博愛有什麼益處？請你研究研究現社會的組織吧。

六一姊是一篇無多大意思的作品，僅僅描寫兒時鄉下姑娘的瑣屑，而且是舊式女子美德的頌詞。作者想賜給我們的到底是些什麼？

同樣，別後也是一篇令人厭煩的作品。只一點點別離後的思念，很普通的思念，已經用不着耗費文字去描寫，況且作者所描寫的又非常平淡而板滯，無怪乎難打動讀者的心弦。這篇沒有半點精密而適當的描寫，全是些瑣碎動作的敘述，又亂雜而無條理，和最近流俗舊式章回體的小說犯着同一的毛病。

到青龍橋去雖然涉及了一點社會的不平事件，也不過是作者以太太小姐的態度，瞧見了幾個被壓迫的兵士而起一種不相關的感觸罷了，除此以外，什麼也沒有。

幸喜有劇後和夢兩篇還比較地好。前者描寫一個美麗嬌貴的女郎感到年華飛逝的悲哀，還能感動人，後者描寫作者自己對於童年的回憶及現生活的不滿，也還不差。不過，兩者也沒有多大社會的價值，僅僅表出了每個普通女郎惋惜她的美貌和青春逝去的心情罷了。

如果拿往事和超人兩集比較而論，後者在技巧上比較前者稍遜；在思想上則比前者稍佳，不過兩者總不是我們對於作者所認為滿意的。至於第一次宴會是描寫作者自己新婚後宴客的情形，參合了母親的愛和夫婦的愛，也是一篇沒什麼令人注意的作品。

五

現在我們對於冰心女士及其作品作一總合的批判吧。(一)主張絕對的自由揮寫，不爲主義派別所限制。(參看上面已經列出的超人的一段，P.92)因爲這個緣故，作者的作品，無論詩歌、散文、小說，總找不出有系統思想和固定的作風。(二)常常借作品探討人生以及

文藝理論。這簡直是她最顯著的特性。因了她對於現社會的組織過於盲目，而找不出正當的社會改良方法，於是鼓吹着空虛的博愛。這點對於她的作品沒有什麼好處，只贏得了一個對於社會的幼稚病。以文藝理論參在文學作品中，固然沒有說不過去的地方，但總有些弊病：最明顯的就是容易使作品的本身板滯而枯澀。與其這樣，倒不如另寫理論文章為好。(三)她的小說沒有適當的結構。Rudyard Kipling 把結構的要素分為三種：就是行爲 (Action)、行爲者 (Actor)、和背景 (Setting)。他說行爲就是 What and How 的主體，行爲者就是由 Who 的問題發生的，至於背景則由 Where and When 的問題發生的。這三項都不可忽視的。但作者最疏忽的乃是背景一項，有時僅僅傾其全力於行爲的描寫，這是不對的(四)她的小說沒有精密的描寫，只是些瑣碎的敘述；往往夾一些令人生厭的過多的書信，和其乾燥的理論。

至於她的長處就是描寫兒童的作品。在寄小讀者的開始，便有着這樣的一節：

『在這開宗明義的第一信裏，請你們容我在你們面前介紹我自己。我是你們天真隊裏的一個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從前也曾是一個小孩子，現在還有時仍是一個小孩子。爲着要保守這一點天真直到我轉入另一世界爲止，我懇切地希望你

們幫助我，提攜我。我自己也要永遠勉勵着；做你們的一個最熱情最忠實的朋友！」

我們讀了她的寄小讀者，便知道她富有愛好兒童的偉大的心情，以及創作兒童文學的天才，我們很希望她照着上面的自白繼續努力。

『母親呵！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在無遮欄天空下的蔭蔽？』（超人 P.128）

『母親的愛，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遠；都在我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說的惆悵！』

（超人 P.133）

從上面兩節可以得知她的作品的特點：就是母愛的歌頌和自然的讚美。這種特點幾乎在她每篇作品裏表現着。

末了，我們且看看她的創作哲學。在往事 P.105 她說下面的自白：

『別離碎我爲微塵，和愛和愁，病又把我圍捏起來，還敷上一層智慧。等到病又手退立，仔細端詳，放心走去之後，我已另是一個人！』

『她已漸遠漸杳，我雖沒有留她的意思，望着她的背影，卻也覺得有些淒戀。我起來試走，我的軀體轉健。我舉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長着萋萋的芳草。我要從此走上遠

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謝病與別離。二十餘年來，我第一次認識了生命！」還有：

『……日來漸慣了單寒羈旅，離愁已淺，病緣已斷；只往事忽忽追憶，難得當日哀樂縱橫，貽我以抒寫時的瀟灑與回味！』(P.106)

原來作者她自己承認從前只在別離與病的中間呻吟，揮寫，這是一點也不錯的。雖然她自誇走上了遠大的生命的道途，第一次認識了生命，但仍舊只是追憶當日的哀樂縱橫的往事罷了！

她仍舊不求徹底討究人生的真諦和分析現社會的組織，仍舊只想以逸然的態度來寫她的家世以及個人的感懷，製造一些與現社會不關痛癢的作品來！作者啊！請你不要專門以錦繡似的文字，織那已逝的好夢！現社會已經不是你兒童時代那般地美滿，所以你再也不必呻吟，揮寫那些已往的兒女常情了。請把你的眼光和心血集中在現社會，如果你不這樣做去，那末，只好永遠承認西澄說的『超人裏大部分的小說，一望而知是一個沒有出過學校門的聰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節都離實際太遠了。』這幾句話是很有道理的。

(選自現代文學評論中國女作家)

二 讀冰心底作品誌感

直 民

像一朵荷花一樣，潔白，一塵不染地直伸起來的詩人，那便是冰心女士了。從現世中掙扎出來的人，多少是帶一些傷痕的，唯有慧心者乃能免此。我讀了冰心最近的遺書，覺得說話的欲望不能制止，雖然明知隔靴搔癢一定不免，不相干的話，徒然誤了讀者，對不起了作者，但是發於不得不發，或者能獲得讀者與著者底原諒罷？因此，我不敢說是批評，只敢說是感想。

濃濃的樹影

做成帳幕，

絨絨的草坡

便是祭壇——

慈憐的月

穿過密葉，

照見虔誠靜寂的面龐。

四無人聲，

嚴靜的天空下，

我深深叩拜——

萬能的上帝！

求你絲絲織就了明月的光輝

作我智慧的衣裳，

莊嚴的冠冕，

我要穿着他

溫柔沉靜地酬應衆生。

煩惱和困難，

在你的恩光中，

一齊拋棄；

只剛強自己

保存自己，

永遠在你座前

作聖潔的女兒，

光明的使者

讚美大靈！

四無人聲，

嚴靜的天下

只慈憐的月

照着虔誠靜寂的面龐。

這首晚禱是載在晨報上的，我們把他和笑中的意境和愛之實現中的詩人底生活，和遺書中宛因底生活，合起來看，便領略到一種焚香默坐的生活，當她悠然穆然的坐着，面對着自然的時候，我想她底心和永久與萬有息息相交通了。我們在煩惱中的人，事事受着擾亂，時時受着刺戟，要得到那樣甯靜的生活，幾乎是不可能的；能得到那種意境的時候，便是我們

完全屬於自己的時候。夢遊一般，神往於愛和微笑之鄉，而在這中間，暗暗地把性靈修養着——吐她底詩句，構造她底哲學，與神靈同化——這大概是冰心女士底生活吧？也大概是冰心女士底一切著作中的一個意境吧！

母親底愛，小孩子底愛，這二者是冰心底一切著作中的基調。海是一個喜用的背景。

人底，神底，全人類底一體的觀念是在最初就有的，我們看笑是小孩、老婦、和天使底三個笑容底混合；看在超人中她說出『人類是互相牽連着』的觀念；看在愛的實現中詩人底「愛底實現」的文章底與兩個小孩的關連；直看到她在遺書中所表現於宛因筆底的人生觀與宇宙觀——也只是一個人耶，宇宙耶？恆久耶？剎那耶？鴻濛不分的愛底實現。

冰心所描寫的愛，決不是當作人生底安慰品的；她不是從人生底奮鬥場中退回來，像遇難船舶底找一個避風港一樣，避居在母親底懷裏。她是把人生宇宙看做愛底表現，而對於那般昧於此理的世人述說這真理的。

然而世人終是蒙昧者呵！後天的斷傷使他們不會領會任何的勸告了。大概是爲這緣故，所以冰心替他們造了這兩通橋梁吧！——慈母的愛與小孩的美。

冰心雖未必有意這樣做，我可是有意這樣想了！

看看現在和已往的家庭吧！愚蠢的父母如何朝夕打罵他們底孩子，嫩芽般的幼稚的靈魂天天在受着傷殘呵！如花的春日之朝，變成沙漠一般的苦海了，像難家的一年這等小說何其少呢！多削出幾篇來，也可以在那些年輕而有接受力的母親心中種下一個將來的幸福人生的種子呵！

冰心底作品大概我都喜歡。無論那一篇，有幾個特點是一見就能知道是冰心底小說的，一是白話文底清麗；一是思想底幽邃，一是氣度底安閒！至於像前述那愛海與頌讚母性愛與小孩美等，更不用說了。例如：

『昨夜的星辰好極了！暗中同坐，使我胸懷淡遠，直要與太空同化。冰心你記否黑漫漫的天上，只看見一兩縷白線般的波紋，捲到岸邊來呢。』(遺書第九封)

『冰心呀！你不要錯想了，這篇不是什麼不祥的話，自古皆有死，只在乎遲早罷了。在廣漠的宇宙裏，生一個人，死一個人，只是在靈魂海裏起了一朵浪花，又沒了。一朵浪花，這也是無限的自然。』(同上第五封)

『冰心！我不信我的一封書，就使你難過到這地步。我的朋友！我真是太不思索

了。所以我說思想是空虛的，一發爲文字就着跡了。若是有着跡的可能，有文字真不如無文字。」（同上第六封）

我平日最羨慕海邊的白鷗，因爲他們底自由，他們底輕淡窈遠，他們獨在自然母親底懷抱中的幸福是不可及的。冰心底文字就彷彿是白鷗。

但是藝術家之所以爲藝術家，不單靠他底文字思想和胸襟；還必須有一個火星在他心中燃發——那便是想像，便是同情，便是那走進別人底靈魂中去生活別人底生活的能力；有了前者，可以做主觀的詩人，有了前者而兼有了後者，才可以做客觀描寫的小說家。冰心是缺乏那後者的；你看她在離家的一年和煩悶中所顯露的客觀描寫的能力！這兩篇是我所最愛讀的小說，小弟弟和小姊姊底別離，青年底一日的煩悶，都是在玫瑰花似的朝上底無可遏抑的人生的悲哀呀！在藝術上，心理的描寫沒有超人那樣草草，人物的摹狀一個有一個的生命。小弟弟和小姊姊不必說了，偶然關及的如周先生，暫一露面的如可濟和西真，連面也沒有露的如可輝都各有各的個性，甚或形狀都有些可以想見了。我以爲，這是藝術家胸中底一點玉寶是天才與常人的判別。

有人說，冰心宜詩不宜小說。這大概是因她小說中詩趣過豐的緣故吧；我但希望她把這

火星燃燒起來，將來作出巨幅的雲山而不復拘拘於短篇的遺棄。

恕我唐突罷！我要說冰心近來底思想底進步了！記得在兩三年前我第一回看見冰心女士底小說，那是在時事新報學燈上，題目記不起了，情節是一個悲觀厭世的神經質的男子在河灘上圖自殺，在奇妙的一刹那間，他發現了河灘上可愛的一羣小孩們底神聖的生命之花了。她設法使兩者——一悲觀，一快樂——相對照，而末了使那些小孩底玲瓏可愛的小嘴中喊出天使般的聲音道：『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和快樂！』

論那篇的藝術是比較的幼稚的，然而印象之深，至今不減。我覺得一個『愛』字，在當時已經胚胎着了；當時的作者，也許還沒有現在這種綿密的思想罷？可是一種實感在她心裏：所以她用純潔無垢的心，直率地喊出來，一般地能動人，能留得久遠的印象。

這個『愛』字，現在發展而成了遺書中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了——這是兩三年來的事。

「冰心呵！想到這里，凡百都空了。我——後，只要有母親，姑母，和你，憶念着我，我——去也是值得的。但這也是虛浮的話，憶念不憶念，於死去的人，真沒有什麼；精神和形質，在親愛人的心目中，一同化煙，是最乾淨的事。……」

「我——後，不要什麼記念，也不必有什麼對於我的文字，

「冰心呵！你不要錯想了，這一篇不是什麼不祥的話。自古皆有死，在乎遲早罷了。在廣漠的宇宙裏，生一個人，死一個人，只是在靈魂海裏起了一朵浪花，又沒了一朵浪花，這也是無限的自然。」

「我不是懼怕死，也更不是讚揚死。生和死只是如同醒夢和入夢一般，不是什麼很重大很悲哀的事。太戈爾說的最好：「世界是不漏的，因為死不是一個罅隙。」能作如是想，還有什麼悲傷的念頭呢。頌美這循環無盡的世界罷！

「形質上有間隔，精神上無間隔 不但人和人的精神上無間隔，人和萬物的精神上，也是無間隔的。能作如是想，世界是極其淡漠，同時更是極相關連。……

「朋友呵，我如不寫這封信，我覺得我是好像將遠行的旅客，不向他的朋友告別一般。冰心！無論如何我的形質，消化在這世界的塵上裏；我的精神，也調和在這太空的魂靈裏；生和死都跳不出這無限之生，你我是永永無間隔的。」

遺書是冰心最近思想底告白，我看她底生死觀簡直是像秋水寒潭般的澄澈，而又添上一縷前此所不會有的靜默的悲哀，更覺得美麗了。人生的苦樂原有兩方面，在認識了永生之中

，正是悲歡合一而成爲澈悟的時候。人誰不在月夜同起悲樂雜揉的情緒？因爲愈和自然同化，便是愈感得永生底微波顛動着的手指了——這是那使我們底自我充分實現的時候——便是永生底時候。然而悲和樂正是着了跡才有的；人類底語言文字的不完全使我們不能表出非悲非樂的情緒；我們但能設法使悲樂二字融合。然而，拙了！

冰心底思想，受太戈爾影響之處當然不少，可是我們還不能說她是鑽入太戈爾底圈套裏面。因爲從文藝上看來，冰心在她底著作中是完全屬於她自己的。不曾有受別人拘束的痕跡。假如她是和太戈爾同其思想，那是因爲她本來是這樣的人格，所以吸收這着樣的思想的，假如她果真將來亦照着太戈爾的徑路而向上發展，我可相信她決不算走錯了道路。

現在，一部分人在要求着「血和淚」的文學，一部分人在要求「感情奔放」的「幻想的」文學，冰心却做了些非血非淚也非幻想的一潭秋水般安定沉靜的文學出來，不知在兩方人看了以爲怎樣？

但是我，雖然要求着「血和淚」的文學，也喜歡「感情奔放」的文學；可同樣的被冰心的小說和詩歌所佔有了。看了「血與淚」的作品使我興奮亢張，看了「感情奔放」的文學使我陶醉，看靜默幽深的冰心的作品使這像沸水般的我底靈魂受到一陣清風的慰藉。

從社會的立脚點上若來，該當血淚的時候是應該有血淚，該當感情奔放的時候是應當感情奔放。但是「健康」是一個恆久不變的條件。我們爲藝術底真價值上，爲人類前途上，都該要求健康的文學。雖然不必都像冰心那樣的作品才是健康的作品，然而冰心底作品可是任如何也找不出一點「世紀末」文學的氣息；爲社會的緣故，我也深深的讚美了冰心底作品了。

『多照了鏡子』

反而不自然。』

在繁星中曾有這樣的詩，在遺書中又有了這樣的話。批評是作者底鏡子；冰心以爲『爲整飭儀容，是應當照一照鏡子的；但如終日的對着鏡子，精神太過的傾向外方，反使人舉止言笑，都不自如，漸漸的將本真喪失了。』這話我是很贊成的，以爲創作者萬萬不可以多管人家底批評，雖然有時可以借鑑。但是批評決不止於一面鏡子之用，作者底創作是動於靈思而不能已於揮寫，批評者底批評也是動於作者底藝術而不能已於說出來和同感者相告語，所以創作者固不可太顧人底批評，批評者也不可太顧自己底批評是否確切。（選自小說月報）

我的文學生活

冰心

——冰心全集自序——

我從來沒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為我覺得：（一）如果一個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風，使讀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佳品之後，願意能讀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讀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這一點上，我向來不敢有這樣的自信。（二）或是一個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質上，都很可觀。他自己願意整理了，作一段結束，這樣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現在還未到中年，作品的質量，也未有可觀；更沒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個小朋友，笑嘻嘻的來和我說：「你又有新創作了，怎麼不送我一本？」我問是那一本，他說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覺得很奇怪，以後聽說二三集的陸續的也出來了。從朋友處借幾本來看，內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創作。而選集之蕪雜，序言之顛倒，題目之變換，封面之醜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學社，或是北平合成書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沒有這些書局，這定是北平坊間的印本！

過不多時，幾個印行我的作品的書局，如北新開明等，來和我商量，要我控訴禁止。雖

然我覺得我們的法律，對於著作權出版權，向來沒有保障，控訴也不見得有效力。我却也寫了委託的信，請他們去各權辦理。已是兩年多了，而每次到各書店攤上去，仍能看見紅紅綠綠的冰心女士種種的集子，由種種書店印行的，我覺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東安市場去。在一個書攤上，一個年輕的夥計，陪笑的遞過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續編來，說：『您買這麼一本看看，倒有意思。這是一個女子寫的。』我笑了，我說，『我都已看見過了，』他說，『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過來一翻目錄，却有幾段如我不知爲你灑了多少眼淚、安慰、瘋了的父親、給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攤旁，匆匆的看了一過，我不由得生起氣來！這幾篇不知是誰寫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讓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願意人家隨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書局的主人說：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糾正辦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這倒也是個辦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頭再出一兩本三續編、四續編來，也許就出更大的笑話！我就下了決心，來編一本我向來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謝熊秉二先生，承他老人家將香山雙清別墅有桃花舒開、春光漫漶的時候，借給我們。使我能將去秋欠下的序文，從容清付。

雄偉突兀的松幹，撐着一片蒼綠，底擁在欄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裏，如同天真的小孫女，在祖父懷裏撒嬌。左右山嶂，夾着遠鏡的平原，在清長的陽光下，擁托着一天春氣。石桌上，我翻閱了十年來的創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湊到眼前來。我覺得不妨將我的從未道出的，許多創作的背景，呈訴給讀我「全集」的人。

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只是青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的，只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我終日在海隅山陬奔遊，和水兵們做朋友。雖然從四歲起，便跟着母親認字片，對於文字，我却不會發生興趣。還記得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裏，叫我認字，我却掙扎着要出去。父親使在外面，用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過我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癖氣嚇唬回去！

颯風下雨，我出不去的時候，便纏着母親或奶娘，請她們說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聽完之後，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時我已認得二三百個字，我的大弟弟已經出世，我的老師，已不是母親，而是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便應許我每天功課做完，晚餐之後，給我講故事。頭一部書講的，便是三國志。三國志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我聽得晚上捨不得睡覺。每夜總是奶娘哄着，脫鞋解衣，哭着上床。而白日的功課，却做得加倍勤奮。舅舅是有職務的人，公務一忙，講書便常常中止。有時竟然間斷了五六天。我便急得執鍋上的螞蟻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書桌邊徘徊。然而舅舅並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終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那時我才七歲。

我國圖吞棗，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許多字形，因着重複呈現的關係，居然字義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興趣，一口氣看完三國志，又拿起水滸傳，和聊齋志異。

那時，父親的朋友，都知道我會看三國志。覺得一個七歲的孩子，會講一輩太師大鬧風儀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親帶我到兵船上去，他們總是把我抱坐在圓桌子當中，叫我講三國。講書的報酬，便是他們在海天無際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說。我所得的

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之類。從船上回來，我歡喜的前面跳躍着；後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說，笑着，跟着我走。

這時我自己偷偷的也寫小說。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是介乎三國志、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寫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為「金鼓齊鳴，刀槍并舉，」重複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了。我又換了聊齋志異的體裁，用文言寫了一部夢草齋志異。「某顯者，多行不道，」重複的寫了十幾次，又覺得沒勁，也不寫了。

此後便又儘量的看書。從孝女耐兒傳等書的後面的「說部叢書」目錄裏，挑出價洋一角兩角的小說，每早送信的馬夫下山的時候，便託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書店明善書局（？）去買。——那時我正學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時，先生便批上「賞小洋一角」。我爲要買小說，便努力作文——這時我看書看迷了，真是手不釋卷。海邊也不去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看完書，自己喜笑，自己流淚。母親在旁邊看着，覺得憂慮，竭力的勸我出去玩，我也不聽。有一次母親急了，將我手裏的聊齋志異卷一，奪了過去，撕成兩段，我越趨的走過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齋來又看，逗的母親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會會員。常常有朋友從南邊，或日本，在肉鬆或茶葉罐裏，寄了禁書來，

如天討之類。我也學着他們，在夜裏無人時偷看，漸漸的對於國事，也關心了。那時我們看的報，是上海神州日報、民呼報。於是舊小說，新小說，和報紙，同時并進。到了十一歲我已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遊記、水滸傳、天雨花、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岳、東周列國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歡的是封神演義。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

十歲的時候，我的表舅，王彛逢先生從南方來。舅舅硬把老師的職分讓給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談了幾句話。便對父親談我「吐屬風流」。——我自從愛看書，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對聯；天后宮、龍王廟的匾額，碑碣；包裹果餌的招牌紙；香烟畫片後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記得爛熟。這些都能助我的諺錄。——但是上了幾天課，多談幾次以後，表舅發現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學問。便委婉的勸誡我，說讀書當精而不濫。於是我的讀本，除了國文教科書以外，又添了論語、左傳、和唐詩。（還有種種新舊的散文，舊的如班昭女誡，新的如飲冰室自由書。）直至那時，我才開始和經詩接觸。

彛逢表舅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好先生！因着他的誘，我發瘋似的愛了詩。同時對於小說的熱情，稍微的淡了下去。我學對對子，看詩韻。父親和朋友們，開詩社的時候，也請我旁邊。我要求表舅教給我做詩，他總是不肯，只許我做論文。直到我在課外，自己做了。

兩首七絕，呈給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這時我對於課內書的興味，最爲濃厚。又因小說差不多的已都看過，便把小說無形中丟開了。

辛亥革命起，我們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書房裏，滿屋滿架的書，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邊，成了個最得寵的孩兒。但是小孩子終是小孩子，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姊妹們接觸。（我們大家庭裏，連中表，有十來個姊妹。）這調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驚異沈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燭光燈影，使我覺得走入古人的詩中！玩的時候多，看書的時候便少。此外因爲我又進了幾個月的學校，——福州女師——開始接觸了種種的淺近的科學，我的注意範圍，無形中又加廣了。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全家又跟着父親到北京來。這一年中沒有正式讀書。我的生活是：弟弟們上課的時候，我自己看雜誌。如母親定閱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之類；從雜誌後面的「文苑欄」，我才開始知道「詞」，於是又開始看各種的詞。等到弟弟們放了學，我就給他們說故事。不是根據着書，却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將我所看過的新舊譯著幾百種的小說，人物佈局，差來錯去的胡湊，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們，聚精凝神，笑啼間作。

一年中，講過三百多段信口開河的故事。寫過幾篇從無結局的文言長篇小說——其中我

記得有一篇女偵探，一篇自由花。是一個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後，一九一四年的秋天，我便進了北平貝滿女中。教會學校的課程，向來是嚴緊的，我的科學根柢又淺；同時開始在團體中，發現了競爭心，便一天到晚的，儘做功課。

中學四年之中，沒有顯著的看什麼課外的新小說。（這時我愛看筆記小記，以及短篇的舊小說，如虞初志之類）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識，同時因着基督教義的影響，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愛」的哲學。

我開始寫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那時我在協和女大，後來併入燕京大學，稱為燕大女校。——五四運動起時，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國醫院養病，被女校的學生會叫回來當文書。同時又選上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股。聯合會還叫我們將宣傳的文字，除了會刊外，再找報紙去發表。我找到晨報副刊，因為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是晨報的編輯。那時我才正式用白話試作，用的是我的學名謝婉瑩，發表的是職務內應作的宣傳的文字。

放園表兄，覺得我還能寫，便不斷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幾種新出的雜誌，給我看了。這時我看課外書的興味，又突然濃厚起來，我從書報上，知道了杜威，和羅素；也知道了托爾斯泰，和太戈爾。這時我才懂得小說裏是有哲學的，我的愛小說的心情，又顯著的存現

了。我總讓了些時，寫了一篇小說兩個家庭，很羞怯的交給放園友兄。用冰心為筆名。一來是因為冰心兩字，筆畫簡單好寫，而且是罄字的含義。二來是我太膽小，怕人家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個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時侯，不會想到這兩個字和謝婉瑩有什麼關係。

稿子寄去後，我連問他們要不要的勇氣都沒有！三天之後，居然登出了。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創作，覺得有說不出的高興。放園表兄又竭力的鼓勵我再作，我一口氣又做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問題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姊姊之類。

這時做功課，簡直是敷衍，下了學，便把書本丟開，一心只想做小說。眼前的問題做完了，搜索枯腸的時候，一切回憶中的事物，都活躍了起來。快樂的童年，大海，荷槍的兵士，供給了我許多的單調的材料，回憶中又滲入了一知半解，膚淺零碎的哲理。第二期——九二〇——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說便是國旗、魚兒、一個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無限之生的界線，向答詞，等等。

談到零碎的思想；聯要帶着說一說繁星和春水。這兩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無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話，我要傾吐出來了。繁星、春水，不是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

立意做詩。我對於新詩，還不了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我以為詩的重心，在內容而不在形式。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着看太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報登出的時候，是在「新文藝」欄內。）登出的前一夜，放園從電話內問我『這是什麼？』我很不好意思的，說：『這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

我立意做詩，還是受了晨報副刊記者的鼓勵。一九二一年六月念三日，我在西山寫了一段可愛的，寄到晨報去，以後是這樣的登出了，下邊還有記者的一段按語：

可愛的

除了宇宙，

最可愛的只有孩子。

和他說話不必思索，

態度不必矜持。

抬起頭來說笑，

低下頭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謔也好；

驢背上，

山門下，

偶一回頭望時，

總是活潑潑地，

笑嘻嘻地。

『這篇小文，很饒詩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寫了，放在詩欄裏也沒有不可。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係，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內容。好在我們分欄，只是分個大概，并不限定某欄必常登載怎樣怎樣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些極饒詩趣的東西，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記者

於是畏怯的我，膽子漸漸的大了，我也想打開我心中的文欄與詩欄。幾個月之後，我分行寫了幾首病的詩人。第二首是有韻的，因為我終覺得詩的形式，無論如何自由，而音韻在

可能的範圍內，總是應該有的。此後陸續的又做了些，但沒有一首自己覺得滿意的。

那年，文學研究會同人，主持小說月報。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發表。那時的作品，仍是小說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從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覺得，比從前凝煉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國去。這時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說，而在通訊。因為我覺得用通訊體裁來寫文字，有個對象，情感比較容易着實。同時通訊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說許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結果，在美三年中，寫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讀者的信。我原來是想用小孩子口氣，說天真話的，不想越寫越不像！這是個不能避免的失敗。但是我三年中的國外的經歷，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迷記了下來，我覺得歡喜。

這時期中的作品，除通訊外，還有小說，如悟、劇後等。詩則很少，只有赴敵、讚美所見等。還有往事的後十則，——前二十則，是有國內寫的——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讀者覺得不覺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陰，用在漢詩英譯裏。創作的機會就

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國以後直至一九二九年，簡直沒有寫出一個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兩首詩如我愛、歸來罷、我愛、往事集自序等。緣故是因爲那時我忙於課務，家又遠在上海，假期和空下來的時間，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卜之中，以及和海外的黨通信裏。如今那些信件，還堆在黨的箱底。現有檢點數量，覺得那三年之中，我並不是沒有創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們結婚以後，正是兩家多事之秋。我的母親和黨的父親相繼逝世。我們的光陰，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這時期內我只寫了兩篇小說，三年和第一次宴會。

此後算是休息了一年，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這一年中只寫了一篇，譯了一本先知，(The Prophet) 寫了一篇南歸，是紀念我的母親的。

以往的創作，原不止這些，只將在思想和創作的時期上，有關係的種種作品，按着體裁，按着發表的次序，分爲四部：(一)小說之部，共有兩個家庭等二十九篇。(二)詩之部，有迎神曲等三十四首，附繁星和春水。(三)散文之部，有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四)通訊之部，

就是寄小讀者的信二十九封，附山中記事十則。開始寫作以後的作品，值得道及的，盡於此了。

從頭看看十年來自己的創作，和十年來國內的文壇，我微微的起了感慨。我覺得我如同一個賣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澗的花朵，歇擔在中途。在我喘息揮汗之頃，我看見許多年精壯的園丁，滿挑着鮮豔的花，蔥綠的草和紅熟的果兒，從我面前如飛的過去。我看見只有驚訝，只有豔羨，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道我的弱點，也知我的長處。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也沒有噴益的情感，然而我有堅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然寶貴着自己的一方園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給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我敬謹致謝於我親愛的讀者之前！十年來，我曾得到許多褒和貶的批評。我慚愧我不配受過分的讚揚。至於對我作品的缺點的指摘，雖然我不會申說過半句話，只要是批評中沒有誤會，在沉默裏，我總是滿懷着樂意在接受。

我也要感謝許多小讀者！年來接到你們許多信函，天真沈默的言詞，往往使我看了，受極大的感動。我知道我的筆力，宜散文而不宜詩。又知道我認識孩子爛漫的天真，過於大人複雜的心理。將來的創作，仍要多在描寫孩子上努力。

重溫這些舊作，我又如何的，追想當年戴起眼鏡，含笑看稿的母親！我雖然十年來諒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認，怕人看見我的未發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總是先捧到母親的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實最熱誠的批評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許多的牽強與錯誤。假若這次她也在這裏，花香鳥語之中，廊前倚坐，聽泉看山。同時守着她唯一愛女的我，低首疾書，整理着十年來的亂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適意，喜歡！上海虹橋的墳園之中，數月來母親溫靜的慈魂，也許被不斷的砲聲驚碎，今天又是清明節，二弟在北平城裏，陪着父親。大弟在漢口；三弟還不知在大海的那一片水上；一家子飄萍似的分散着！不知卜海兵燹之餘；可曾有人在你的墳頭，供上花朵……安眠罷，我的慈母！上帝永遠懣護你溫靜的靈魂。

最後我要謝謝紀和江，兩個陪我上山，宛宛嬰嬰的女孩子。我寫序時，她們忙忙的抄稿

，我寫倦了的時侯，她們陪我遊山。花裏，泉邊，她們嬌脆的笑聲，喚回我十年前活潑的心情，予我以無邊的快感。我一生只要孩子們追隨着我，我要生活在孩子的羣中。（選自青年界第二卷第三期）

過 去

1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噉噉的同雹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

2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3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

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M港市。

4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服的態度。正因為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全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移了，以後就在此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5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

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吃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柵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見不見。大約是在柵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6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7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人，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下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黑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並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8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9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10「噢！唉！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11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並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12「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13「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14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顎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怪脾氣，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15「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吧？」

16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吓，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17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踪。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18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19 「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20 「嗯，……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21 「哈，你的記性真好？」

22 「他現在怎麼樣了？」

23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

24 「噢！這也是奇怪。」

25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26 「什麼？」

27 「他已經死了！」

28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29 「可不是麼！」

30 「唉！」

31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32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

33 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並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34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沒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在住。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得很闊綽的中年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

候。

35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時因爲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

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和他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36 聽陳君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小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37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為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38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商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

，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39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烟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40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41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樑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靄，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意。

42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沒有一個不

受她的播弄的。

43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白細牙齒，灣腰捧腹，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我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為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為老二像一隻雄鷄，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她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并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并且還時時以為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

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為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一隻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夠！不夠！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腳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二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44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妹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

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脚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腳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45 說到她那雙腳，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腳一樣。我也會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脚尖很細，脚跟很厚的肉腳，時常作我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腳，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酒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腳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腳，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腳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脣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

也許狠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46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愚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取親，對於將來的希望，還很有自負心理！

47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了，並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48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

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吃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去吃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吃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眼，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捱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吧。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49 凡她對我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50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51 這一年舊歷近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惑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沈悶的時候，邀我去吃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

遇見了。

S2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烟，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吃了兩三碟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吃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並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

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的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的，兩個浪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了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急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的曬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房門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腳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秘的微笑的老三。

53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54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55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道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葉上。

56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黑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項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

從前瘦了。

57 「老三站你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捱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轉過來笑着說：

58 「我在這裏算賬。」

59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60 「昨晚上的贏賬。」

61 「你贏了麼？」

61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一回却輸了。」

63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64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65 「老三！」

66 「……………」

67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68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嗽口洗臉。

69 一忽兒她又叫我說：

70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烟。」

71 「老三」

72 「……………」

73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74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75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76 「你的情義真好？」

77 「誰說不好來看？」

78 「老二真有福分！」

79 「她現在什麼地方？」

80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三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81 「老大老四哩！」

82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叮！」

83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84 「我不是不要你去，又怕人家要說閑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

人是很多的。」

85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

胖先生的呢？」

86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87 「這夢好麼？」

88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89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90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91 「老三！」

92 「……………」

93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94 「誰知道他，害人的。」

95 因為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從衣袋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烟捲，在她的對面坐上，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踪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吸了半刻鐘烟，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

我追上前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忽忽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樓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96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想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思，完全被她攪擾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真的。那時的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飯。

97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拼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98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得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的壓到了窗前。風聲嗚嗚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閨閣的悲哀海裏，不知沈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她兩手，向她的胛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到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99 「老三！你怕麼？你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

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100 她雖然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101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共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102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爲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并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秘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103 「今天看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104 「你也覺得冷的麼？」

105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106 「我以爲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107 「老三！」

108 「……………」

109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110 「我想問你來看！」

111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112 「……………」

113 她儘是沈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

然而看她臉上的表情，終於不爲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114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牀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115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116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

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牀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懇懇地對她說：

117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對，我對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事忘了。

噢，老三！」

118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牀裏，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

警，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裏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119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不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裏咽送。

120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冷冷的手，輕輕的對她說：

121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曉怎麼的忽兒絞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會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了她的兩

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122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烟。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H港的時刻。

(選自達夫代表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

郁達夫，浙江富陽人，留學日本，在帝國大學習經濟，有達夫全集行世。氏自一九二一年發表沉淪一作之後，論者認爲我國描寫「世紀末」類般思想的作家。黎錦明將他的創作，分做三個時期：一、沉淪產生時期，此期以自己的生活做根據描寫靈肉的衝突，以真實的情感示人。二、自我表現的時期，此期的作品大半是個人生活的記錄，以寒灰集內諸作爲代表，用單純的抒情的形式，刻畫自己生活的純真與作者的個性。三、蛻變時期，此期作者開始純想像的創造，以過去一篇爲代表，藝術已臻成功的境地。

黎錦明 本篇是得到多數好評的著作，現以黎錦明的評價爲例。黎氏說

「這時期達夫的作品以過去一篇爲代表，它是他的一篇重要的傑作。他將他自己的靈魂代表篇中的主人，這主人心性產生兩個代表女性——老二，老三來。這兩個女性心理的描寫的深刻，實令人讚嘆。如其達夫要和莫泊三，柴霍夫一樣在冷靜的觀察中去寫女性，說不定要失敗了；即屬不失敗，也決不能有這樣真實動人。他依然用男性在追逐女性的情景中而去寫女性，自然更能使藝術偉大了。誠然，誠然，世界上的女性的特徵不過都從男性心目中變化出來的啊；把愛利歐（Elio）和曼絲菲（Mansfield）作品裏的女性來和福羅貝爾與柴霍甫篇中的女性比一比就可以判定二者的深刻與不明顯了。過去中的兩女性，我們試想想，老二是代表一個虛榮性重而驕傲的女性，篇中主人去追逐她，失敗了；老三是一個誠懇溫和的女性，篇中主人從一個變化了的境遇裏去追逐她，也失敗了。在這兩次追逐的失敗中寫出兩個不同的女性，其藝術手腕實是高絕。

過去告訴我們，達夫在此時期的藝術已臻完全成功境地了。從第一，第二時期中的作品裏，我們所看見的女性總不及過去中的深刻，無論春風沉醉的晚上那淒婉的陪襯那麼動人。總之，在這夫眼中所見的女性總是可憐的，真實的，被摧殘的偉大的動物。把達夫所寫的女性和張資平所寫的那追逐男性的女性比較一下，就可分判二者的不同來。資平心目中的女

性完全是猜度的，幻想的，動人之處不過在那異常緊張的情節。達夫心目中的女性，由他那毫無掩飾的性昇華裏對照出來，藝術上必然性實無可諱言了。

過去從第二時期中蛻變出來，可見篇中的內容已充實了，藝術已精鍊了，雖然我說不出第二時期中一部份的作品的不充實不精鍊來。達夫從這時期造出他新穎的想象，這是必然的步驟，必然的過程。過去在他所有的作品中的重要，自是不在明言了。……[Sterile]！有人當他在過去未產生以前這麼非難他說，這不過短視的猜度而已，又安知達夫的想象是這樣的優美呢，這實在不是我exalt他的話。

他的第三時期開始，過去罷，向未來看着罷，我相信在數年後——或者即現在——達夫在他的想象裏能造成 *Omni-science* 來。那時期，他偉大了，雖然這并不是能怎樣希望出來的。『錄自文學週報，黎錦明作，達夫的三時期』

1 —— 2 冒頭用直叙法，叙出「我和她。」同時寫到「時令」，「氣候」，文字簡練，免去無謂的瑣屑。

3 —— 4 環境的描寫，暗示M港是一處適宜於浮浪頹廢人的逃避所，增添全文的情調。

5 —— 33 在這一大大段裏，作者把篇中的第一個女性（老三）創造出來，由二人的對話，使閱

者知老三過去的生活與境遇，同時指示主人公和老三的交涉。作者的用力處是「對話」，借以免去直叙的板滯。

34——39「過去」的想像，從這裏引出第二個女性老二。

40——50這裏是作者用全力描寫的地方。寫主人公對於老二的追求，他是一位「被鹿狂」的人物，看43——44——兩節自知，又是一位「變態心理」的人物，看45節自知。其次由老二的外貌，行動，言語各方面來描繪她的性格。作者用第一人表稱的現法，所以更能生動逼真。

51——52接39節的敘述，表現主人公的苦悶。

53——95注意作者創造的第一個女性（老三）。她的性格和老二全不相同。作者很苦心的表現她的境遇，仍借重「對話」的形式，由這裏描繪她的性格。

96——121這裏寫主人公在另一環境中追逐老三，結果仍是失敗了。如98——115——116——117——118諸節所表現的，都是主人公的苦悶和老三的感傷，這些幾節也是作者用盡力量描繪的文章。作者雖寫旅館中的一對男女，却處處反襯三人的「過去」，使閱者感到異常的清淒。

122結尾仍暗示主人公的飄泊。

茫 茫 夜

1 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晚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尚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麼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沈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脚步聲的樣子

，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沈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2 『于君，你現在覺得怎處樣？你的酒完全醒了麼？我只怕你上船之後，又要吐起來。』

3 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所以在微笑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普通話，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被他叫作『于君』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大約是因爲酒喝多了，頰上有一層紅潮，同薔薇似的罩在那裏。眼睛裏紅紅浮着的，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醉意，總之他的眉間，仔細看起來，却有些隱憂含着，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正是在那裏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剛纔講話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着一套藤青的嗶嘰洋服，與剛纔

講話的那青年的魚白大衫，却成了一個巧妙的對稱。他的面貌無俗氣，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和一個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寬的舊式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趣味的人。他聽了青年的話，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朝着了那青年，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邊笑着回答說：

4 『謝謝，遲生，我酒已經醒了。今晚真對你們不起，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

5 講到這裏，他就回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從這兩個青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他們定是姓于的青年修學時代的同學。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于的青年的話，就搶上一步說：

6 『質夫，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你的錢夠用了麼？』

7 姓于的青年聽了，就放了捏着的遲生的手，用右手指着遲生回答說：

8 「吳君借給我的二十元，還沒有動着，大約總夠用了，謝謝你。」

9 他們四個人——于質夫吳遲生在前，後面跟着二個于質夫的同學，是剛從于質夫的寓裏出來，上長江輪船去的。

10 橫過了電車路沿了外灘的冷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鐘，他們已經走到招商局輪船碼頭了。江裏停着的幾隻輪船，前後都有幾點黃黃的電燈點在那裏。從黑闇的堆棧外的碼頭走上了船，招了一個在那裏假睡的茶房，開了艙裏的房門，在四號官艙裏坐了一會，于質夫就對吳遲生和另外的兩個同學說：

11 「夜深了，你們可先請回去，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經不勝謝了。」

吳遲生也對另外的兩個人說：

12 「那麼你們請先回去，我就替你們做代表罷。」

于質夫又拍了遲生的肩說：

13 「你也請回去了罷。使你一個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遲生笑着回答說：

14 「我有什麼要緊，只是他們兩位明天還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睡遲了。」

質夫也接着對他的兩位同學說：

15 「那麼請你們兩位先回去，我就留吳君在這兒談罷。」

16 送他的兩個同學上岸之後，于質夫就拉了遲生的手回到艙裏來。原來今晚開的這隻輪船，已經舊了，並且船身太大，所以航行頗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于質夫的第四號官艙，雖有兩個艙位，單只住了他一個人。他拉了吳遲生的手進到艙裏，把房門關上之後，忽覺得有一種神祕的感覺，同電流似的，在他的腦裏經過了。在電燈下他的肩下坐定的遲生，也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發生，儘俯着首默默的坐在那裏。質夫看着遲生的同蠟人似的臉色，感情竟壓止不住了，就站起來緊緊的捏住了他的兩手，對面的對他幽幽的說：

17 「遲生，你同我去罷，你同我上A地去罷。」這話還沒有說出之先，質夫正在那裏想：

18 「二十一歲的青年詩人蘭勃 Arthur Rimbaud。一八七二年的佛爾蘭 Paul Verlaine。白兒其國的田園風景。兩個人的純潔的愛。……」

19 這些不近人情的空想，竟變了一句話，表現了出來。質夫的心裏實在想邀遲生和他同到A地去住幾時，一則可以慰慰他自家的寂寞，一則可以看守遲生的病體。遲生聽了質夫的話，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忽，好像心裏有兩個主意，在那裏戰爭，一霎時解決不下的樣子。質夫看了他這一副形容，更加覺得有一種熱情，湧上他的心來，便不知不覺的逼進一步說：

20 「遲生你不必細想了，就答應了我罷。我們就同乘了這隻船去。」聽了這話，遲生反恢復了平時的態度，便含着了他固有的微笑說：

21 「質夫，我們後會的日期正長得很，何必如此呢？我希望你到了A地之後，能把你日常的生活，和心裏的變化，詳細詳細的寫信來通報我，我也

可以這樣的寫信給你，這豈不同住在一塊一樣麼？」

22 「話原是這樣說，但是我怕兩人不見面的時候，感情就要疏冷下去。

到了那時候我對你和你對我的目下的熱情，就不得不被第三者奪去了。」

23 「要是這樣，我們倆個便算不得真朋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難道還不能了解我的心麼？」

24 聽了這話，看看他那一雙水盈盈的瞳人，質夫忽然覺得感情激動起來，便把頭低下去，攔在他的肩上說：

25 「你說什麼話，要是我不能了解你，那我就不勸你同我去了。」

26 講到這裏，他的語聲同小孩悲咽時候似的發起顫來了。他就停着不再說下去，一邊却把他的眼睛，伏在遲生的肩上。遲生覺得有兩道同熱水似的热氣浸透了他的魚白大衫和藍綢夾襖，傳到他的肩上去。遲生也覺得忍不住了，輕輕的舉起手來，在面上揩了一下，只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那十枝燭光的電燈。這夜裏的空氣，覺得沈靜得同在墳墓裏一樣。艙外舷上忽有幾聲水手

呼喚聲和起重機滾船索的聲音傳來，質夫知道船快開了，他想馬上站起來送遲生上船去，但是心裏又覺得這悲哀的甘味是不可多得的，無論如何總想多嘗一忽。照原樣的頭靠在遲生的肩上，一動也不動的坐了幾分鐘。質夫聽見房門外有人在那裏敲門；他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誰，門外的人便應聲說：

27 「船快開了。送客的先生請上岸去罷。」

28 遲生聽了，就慢慢的站了起來，質夫也默默的不作一聲跟在遲生的後面，同他走上岸去。在灰黑的電燈光下同游水似的走到船側的跳板上的時候，遲生忽然站住了。質夫搶上了一步，又把遲生的手緊緊的捏住，遲生臉上升起了兩處紅暈，幽幽揚揚的說：

29 「質夫，我終究覺得對你不起，不能陪你在船上安慰你的長途寂寞。」

……

30 「你不要替我擔心思了，請你自家保重些。你上北京去的時候，千萬

請你寫信來通知我。」

31 質夫一定要上岸來送遲生到碼頭外的路上。遲生怎麼也不肯，質夫只能站在船側，張大了兩眼，看遲生回去。遲生轉過了碼頭的堆棧，影子就小了，成了一點白點，向北在街燈光裏出沒了幾次。那白點漸漸遠了，更小了，過了六七分鐘，站在船舷上的質夫就看不見遲生了。

32 質夫呆呆的在船舷上站了一會，深深的呼了一口空氣，仰起頭來看見了幾顆明星在深藍的天空裏搖動，胸中忽然覺得悲慘起來。這種悲哀的感覺，就是質夫自身也不能解說，他自幼在日本留學，習慣了飄泊的生活，生離死別的情景，不知身嘗了幾多，照理論來，這一次與相交未久的吳遲生的離別，當然是沒有什麼悲傷的，但是他看看黃浦江上的夜景，看看一點一點小下去的吳遲生的瘦弱的影子，覺得將亡未亡的中國，將滅未滅的人類，茫茫的長夜，耿耿的秋尾，都是傷心的種子。在這茫然不可捉摸的思想中間，他覺得他自家的黑闇的前程和吳遲生的纖弱的病體，更有使他淚落的地方。在船舷的灰色的空氣中站了一會，他就慢慢的走到艙裏去了。

二

33 長江輪船裏的生活，雖然沒有同海洋中間那麼單調，然而與陸地隔絕後的心境，到底比平時平靜。而且開船的第二天，天又降下了一天黃霧，長江兩岸的烟景，如烟如夢的帶起傷慘的顏色來。在這悲哀的背景裏，質夫把他過去幾個月的生活，同手卷中的畫幅一般回想出來了。

34 三月前頭住在東京病院裏的光景。出病院後和那少婦的關係，同汙泥一樣的他的性慾生活，向善的焦躁貪惡的苦悶，逃往鹽原溫泉前後的心境，歸國的決心。想到最後這一幕，他的憂鬱的面上，忽然露出一痕微笑來，眼看着江上午後的風景，背靠着了甲板上的欄杆，他便自言自語的說：

35 「泡影呀，曇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唉！」

36 這也是質夫的一種迷信，當他決計想把從來的腐敗生活改善的時候，必要搬一次家，買幾本新書或是旅行一次。半月前頭，他動身回國的時候，

也下了一次絕大的決心。他心裏想：

37 『我這一次回國之後，必要把舊時的習俗，改革得乾乾淨淨。戒煙戒酒戒女色。自家的品性上，也要加一段煅煉，使我的朋友全要驚異說是我與前相反了。……』

38 到了上海之後，他的生活仍舊是與從前一樣，煙酒非但不戒下，並且更加加深了。女色雖然沒有去接近，但是他的性慾，不過變了一個方向，依舊在這裏伸張。想到了這一個結果，他就覺得從前的決心，反成了一段諷刺，所以不覺嘆氣微笑起來。嘆聲還沒有發完，他忽聽見人在他的左肩下問他說：

39 『Was Seufzen Sie Monsieur?』

(你爲什麼要發嘆聲?)

40 轉過頭來一看，原來這船的船長含了微笑，站在他的邊上好久了，他因爲儘在那裏想過去的事情，所以沒有覺得。這船長本來是丹麥人，在德國

的留背克住過幾年，所以德文講得很好。質夫今天早晨在甲板上已經同他講過話，因此這身材矮小的船長也把質夫當作了朋友。他們兩人講了些閒話，質夫就回到自己的艙裏來了。

41 吃過了晚飯，在官艙的起坐室裏看了一回書，他的思想又回到過去的生活上去，這一回的回想，却集中在吳運生一個人身上。原來質夫這一次回國來，本來是為轉換生活狀態而來，但是他正想動身的時候，接着了一封他的同學鄺海如的信說

42 「我住在上海覺得苦得很。中國的空氣是同癩病院的空氣一樣，漸漸的使人腐爛下去。我不能再住在中國了。你若要回來，就請你來替了我的職，到此地來暫且當幾個月編輯罷。萬一你不願意住在上海，那麼A省的法政專門學校要聘你去做教員去。」

43 所以他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同學在那裏當編輯的T書局的編譯所裏。有一天晚，他同鄺上海如在外邊吃了晚飯回來的時候，在編輯所裏遇着了一

個瘦弱的青年，他聽了這青年的同音樂似的話聲，就覺得被他迷住了。這青年就是吳遲生呀！過了幾天，他的同學鄺海如要回到日本去，他和吳遲生及另外幾個人，在匯山碼頭送鄺海如的行，船開之後，他同吳遲生就同坐了電車，回到編輯所來，他看看吳遲生的蒼白臉色和他的纖弱的身體，便問他說：

44 「吳君，你身體好不好？」

45 吳遲生不動神色的回答說：

46 「我是有病的，我害的是肺病。」

47 質夫聽了這話就不覺張大了眼睛驚異起來。因為有肺病的人，大概都不肯說自家的病的，但是吳遲生對了纔遇見過兩次的新友，竟如舊交一般的把自家的祕密病都講了。質夫看了遲生的這種態度，心裏就非常愛他，所以就勸他說：

48 「你若害這病，那麼我勸你跟我上日本去養病去。」

49 他講到這裏，就把喬其慕亞的一篇詩想了出來，他的幻想一霎時的發展開來了。

50 「日本的郊外雜樹叢生的地方，離東京不遠，坐高架電車不過四五十分鐘可達的地方，我願和你兩個人去租一間草舍兒來住。草舍的前後，要有青青的草地，草地的周圍，要有一條小小的清溪。清溪裏要有幾尾游魚。晚春時節，我好和你拿了耩耩，把花兒向草地裏去種。在蔚藍的天蓋下在和暖的薰風裏，我與你躺在柔軟的草上，好把那西洋的小曲兒來朗誦。初秋晚夏的時候，在將落未落的夕照中間，我好和你緩步逍遙，把落葉兒來數。冬天的早晨你未起來，我替你便做早飯，我不起來，你也只好把早飯先做。我禮拜六的午後從學校裡回來，你好到冷靜的小車站上來候我。我和你去買些牛豚乾片，便可作一夜的清談，談到禮拜的日中。書店裏若有外國的新書到來，我和你省幾日油鹽，可去買一本新書來消那無聊的夜永。……」

51 質夫坐在電車上一邊作這些空想，一邊便不知不覺的把遲生的手捏住

了。他捏住了遲生的柔軟的小手，心裏又起了一種別樣的幻想。面上紅了一紅，把頭搖了一搖，他就對遲生問起無關緊要的話來：

52 「你的故鄉是在什麼地方？」

53 「我的故鄉是直隸鄉下，但是現在住在蘇州了。」

54 「你還有兄弟姊妹沒有？」

55 「有是是的，但是全死了。」

56 「你住在上海幹什麼？」

57 「我因為北京天氣太冷，所以休了學，打算在上海過冬。並且這裏朋友比較得多一點。所以覺得住在上海比北京更好些。」

58 這樣的問答了幾句，電車已經到了大馬路外灘了。換了靜安寺路的電車在跑馬廳盡頭處下車之後，質夫就邀遲生到編輯所裏來閒談。從此以後，他們兩人的交際，便漸漸兒的親密起來了。

59 質夫的意思以為天地間的情愛，除了男女的真真的戀愛外，以友情為

最美，他在日本飄流了十來年，從未曾得着一次滿足的戀愛，所以這一次遇見了吳遲生，覺得他的一腔不可發洩的熱情，得了一個可以自由灌注的目標，說起來雖是他平生的一大快事，但是亦是他半生淪落未曾遇着一個真心女人的哀史的證明，有一天晴朗的晚上，遲生到編輯所來和他談到夜半，質夫忽然想去洗澡去。邀了遲生和另外的兩個朋友出編輯所走到馬路上的時候，質夫覺得空氣冷涼得很。他便問遲生說：

60 「你冷麼？你若是怕冷，就鑽到我的外套裏來。」

61 遲生聽了，在蒼白的街燈光裏，對質夫看了一眼，就把那纖弱的身體倒在質夫的懷裏。質夫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從遲生的肉體傳到他的身上去。

62 他們出浴堂已經是十二點鐘了。走到三叉路口，要和遲生分手的時候，質夫覺得怎麼也不能放遲生一個人回去，所以他就把遲生的手捏住說：

63 「你不要回去了，今天同我們上編輯部去睡罷。」

64 遲生也像有遲疑不忍回去的樣手，質夫就用了強力把他拖來了。那一天晚上他們談到午前五點鐘纔睡着。過了兩天，A地就有電報來催，要質夫上A地的法政專門學校去當教員。

三

65 質夫登船後第三天的午前三點鐘的時候，船到了A地。在昏黑的輪船碼頭上，質夫辨不出方向來，但看見有幾顆淡淡的明星印在清冷的長江波影裏。離開了碼頭上的嘈雜的羣衆，跟了一個法政專門學校裏托好在那裏招待他的人上岸之後，他覺得晚秋的涼氣，已經到了這長江北岸的省城了。在碼頭近傍一家同十八世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裏住下之後，他心裏覺得孤寂得很。他本來是在大都會裏生活慣的人，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到了這一處不鬧熱的客舍內，從微明的洋燈影裏，看看這客室裏的粗略的陳設，心裏當然是要驚惶的。一個招待他的酣睡未醒的人，對他說了幾句話，從他的

房裏出去之後，他真覺得是闖入了龍王的水牢的樣子，他的臉上不覺有兩顆珠淚滾下來了。

66 『要是遲生在這裏，那我就不會這樣的寂寞了。啊，遲生，這時候怕你正在電燈底下微微的笑着，在那裏做好夢呢！』

67 在床上橫靠了一忽，質夫看見格子窗一格一格的亮了起來，遠遠的鷄鳴聲也聽得見了。過了一會，有一步運載貨物的單輪車，從窗外推過了，這車輪的僕獨僕獨的響聲，好像是在那裏報告天晴的樣子。

68 侵旦旅館裏有些動靜的時候，從學校裏差來接他的入也來了。把行李交給他，質夫就坐了一乘人力車上學校裏去。沿了長江，過了一條店家還未起來的冷清的小街，質夫的人力車就折向北去。車並着了一道城外的溝渠，在一條長堤上慢慢前進的時候，他就覺得元氣恢復起來了，看看東邊，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寶塔，把半規初出的太陽遮在那裏。西邊是一道古城，城外環繞着長溝，遠近祇有些起伏重疊的低崗和幾排鵝黃疏淡

的楊柳點綴在那裏。他抬起頭來遠遠見了幾家如裝在盆景假山上似的草舍。看看城牆上孤立在那裏的一排電桿和電綫，又看看遠處的地平線和一灣蒼茫無際的碧落。覺得在這自然的懷抱裏，他的將來的成就定然是不少的。不曉是什麼原因，不知不覺他竟起了一種感謝的心情。過了一忽，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

69 『這謙虛的情！這謙虛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淮爾特 Wilde呀，佛爾蘭 Verlaine 呀！你們從獄裏叫出來的『要謙虛』Be Humble！的意思我能了解了。』

70 車到了學校裏，他就通名刺進去。跟了門房，轉了幾個灣，到了一處門上掛着「教務長」牌的房前的時候，他心裏覺得不安得很。進了這房他看見一位三十上下的清瘦的教務長迎了出來。這教務長帶着一副不深的老式近視眼鏡，口角上有兩叢微微的鬚鬚黑影，講一句話，眼睛必閉閉幾次。賀夫因為是初次見面，所以應對非常留意，格外的拘謹。講了幾句尋常套話之後

，他就領質夫上正廳上去吃早飯。在早膳席上，他爲質夫介紹了一番。質夫對了這些新見的同事，胸中感得一種異常的壓迫，他一個人心裏想：

71 「新媳婦初見姑嫂的時候，她的心理應該同我一樣的。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還不如什麼事也不幹，一個人回到家裏去貪懶的好。」

72 吃了早膳，把行李房屋整頓了一下，姓倪的那教務長就把功課的時間表拿了過來。却好那一天是禮拜，質夫就預備第二日去上課。倪教務長把編講義上課的情形講了一遍之後，便輕輕的對質夫說：

73 「現在我們校裏正是五風十雨的時候，上課時候的講義，請你用全副精神來對付。禮拜三的講義，是要今天發才趕得及，請你快些預備罷。」

74 他出去停了兩個鐘頭，又跑上質夫那邊來，那時候質夫已有一頁講義編好了。倪教務長拿起這頁講義來看的時候，神經過敏而且又是自尊心頗強的質夫，覺得被他侮辱了。但是一邊心裏又在恐懼，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怕沒有就過事的人是不能了解的。他看了講義之後，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

，但是質夫的纖細的神經却告訴質夫說：

75 『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經滿足了。』

76 恐懼的心思去了之後，質夫的自尊心又長了一倍，被侮辱的心思比從前加一倍，抬起頭來，但是一種自然的勢力，把這自尊心壓了下去，教他忍受了，這教他忍受的心思，大約就是卑鄙的行爲的原動力，若再長進幾級，就不得不變成奴隸性質，現在社會上的許多成功者，多因爲有這奴隸性質，纔能成功，質夫初次的小成功，大約也是靠他這時候的這點奴隸性質而來的。

77 這一天晚上質夫上床的時候，却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胸中來往。一種是恐懼的心思，就是怕學生不能贊成他。一種是喜悅的心思，就是覺得自家是專門學校裏的教授了。正在那裏想的時候，他覺得有一個人鑽進他的被來。他閉着眼睛，伸手去一摸，却是吳遲生。他和吳遲生顛顛倒倒的講了許多話。到第二天早晨，齋夫進房來替他倒洗面水。他被齋夫驚醒的時候

，纔知道是一場好夢，他醒來的時候，兩隻手還緊緊的抱住在那裏。

78 第二次上課鐘打後，質夫跟了倪教務長去上課去。倪教務長先替他向學生介紹了幾句，出課堂門去了，質夫就踏上講壇去講。這一天因爲沒有講義稿子，所以他祇空說了兩點鐘。正在那裏講的時候，質夫覺得有一種想博人歡心的虛偽的態度和言語，從他的面上口裏流露出來。他心裏一邊在那裏鄙笑自家，一邊却怎麼也禁不住這一種態度和這一種言語。大約這一種心理和前節所說的忍受的心理就是構成奴隸性質的基礎罷。

79 好不容易破題兒的第一天過去了。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倪教務長的蒼黃的臉上浮着了一臉微笑，跑上質夫房裏來。質夫匆忙站起來讓他坐下之後，倪教務長使用了日本話，笑嘻嘻的對質夫說：

80 「你成功了。你今天大成功。你所教的幾班，都來要求加鐘點了。」

81 質夫心裏雖然非常喜歡，但是面上却祇裝着一種漠不相關的樣子。倪教務長到了這時候，也沒有什麼隱瞞了，便把學校的內情全講了出來。

82 『我們學校裏，因為陸校長今年夏天同軍閥李星狼連邑打了一架，

並反對違法議員和驅逐李麥的走狗韓省長的原因，沒有一天不被軍閥所仇視。現在李麥和那些議員出了三千元錢，買收了幾個學生，想在學校裏搗亂。所以你沒有到的幾天，我們是一夕數驚，在這裏防備的。今年下半年新聘了幾個先生，又是招怪，都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所以要是你再受他們學生的攻擊，那我們在教課上就站不住了。一個學校中，若聘的教員，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教課上不能銅牆鐵壁的站住，風潮起來的時候，那你還有什麼法子？現在好了，你總站得住了，我也大可以放心了。呵呵呵呵（底下又用了一句日本話）你成功了呀！』

83 質夫聽了這些話，因為不曉得這A省的情形，所以也不十分明瞭，但是倪教務長對質夫是很滿足的一件事情，質夫明明在他的言語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從此質夫當初所懷着的那一種對學生對教務長的恐懼心，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了。

四

84 學校內外浮盪着的暗雲，一層一層的緊迫起來。本來是神經質的倪教務長和態度從容的陸校長常常在那裏作密談。質夫因為不諳那學校的情形，所以也沒有什麼懼怕，儘在那裏幹他自家一個人的事。

85 初到學校後二三天的緊張的精神，漸漸的弛緩下去的時候，質夫的許久不抬頭的性慾，又露起頭角來了。因為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吳遲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的腦海裏消失下去，於是代此而興，支配他的全體精神的情慾，便分成了二個方向起作用來。一種是純一的愛情，集中在他的一個年輕的學生身上。一種是間斷偶發的衝動。這種衝動發作的時候，他竟完全成了無理性的野獸，非要到城裏街上，和學校附近的鄉間的貧民窟裏去亂跑亂跳走一次，偷看幾個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慾的衝動壓制下去。有一天晚上，正是這衝動發作的時候，倪教務長不聲不響的走進他的房裏來忠告他說：

86 「質夫，你今天晚上不要跑出去。我們得着了一個消息，說是幾個被李麥收買了的學生預備今晚起事，我們教職員還是住在一處，不要出去的好。」

87 質夫在房裏電燈下坐着，守了一個鐘頭，覺得苦極了。他對學校的風潮，還未曾經驗過，所以並沒有什麼害怕，並且因為他到這學校不久，纏繞在這學校周圍的空氣。不能明白，所以更無危懼的心思。他聽了倪教務長的話之後，祇覺得有一種看熱鬧的好奇心起來，並沒有別的觀念。同西洋小孩在聖誕節的晚上盼望聖誕老人到來的樣子，他反而一刻一刻的盼望這搗亂事件快些出現。等了一個鐘頭，學校裡仍沒有什麼動靜，他的好奇心，竟被他原有的衝動的發作壓倒了。他從坐位裏站了起來，在房裏走了幾圈，又坐了一忽，又站起來走了幾圈，覺得他的獸性，終究壓不下去。換了一套中國衣服，他便悄悄的從大門走了出去。濃藍的天影裏，有幾顆遊星，在那裏開閉，學校附近的郊外的路上黑得可怕。幸虧這一條路是沿着城牆溝渠的，所以

黑暗中的城牆的輪廓和黑沈沈的城池的影子，還當作了他的行路的目标。他同瞎子似的在不平的路上跌了幾脚，踏了幾次空，走到北門城外的時候，忽然想起城門是快要閉了。若或進城去，他在城裏又無熟人，又沒有法子弄得到一張出城券，事情是不容易解決的。所以在城門外遲疑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脚，一直沿了向北的那一條鄉下的官道跑去。跑了一段，他跑到一處狹的街上了。他以爲這樣的城外市鎮裏，必有那些奇形怪狀的最下流的婦人住着，他的衝動的目的物，正是這一流婦人。但是他在黃昏的小市上，跑來跑去跑了許多時候，終竟尋不出一個婦人來。有時候雖有一二個蓬蓬的女子走過，却是人家的未成年的使婢。他在街上走了一會，又穿到漆黑的側巷裏去走了一會，終究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一條無人通過的漆黑側巷裏站着，他仰起頭來看看幽遠的天空，便輕輕的嘆着說：

88 「我在外國苦了這許多年數，如今到中國來還要吃這樣的苦。唉！我何苦呢，可憐我一生還未曾得着女人的愛惜過。啊，戀愛呀，你若可以學識

來換的，我情願將我所有的知識，完全交出來，與你換一個有血有淚的擁抱。啊，戀愛呀，我恨你是不能糊塗了事的。我恨你是不能以資格地位名譽來換的。我要滅這一層煩惱，我只有自殺……」

89 講到了這裏，他的面上忽然滾下了兩粒粗淚來。他覺得站在這裏，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就又同餓犬似的走上街來了。垂頭喪氣的正想回到校裏來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家小小的賣香烟洋貨的店裏，有一個二十五六的女人坐在灰黃的電燈下，對了賬簿算盤在那裏結賬。他遠遠的站在街上看了一忽，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次，便不聲不響的踱進了店去。這女人見他進去。就丟下了賬目來問他：

90 『要買什麼東西？』

91 先買了幾封香烟，他便對那女人呆呆的看了一眼。由他這時候的眼光看來，這女人的容貌却是商家所罕有的。其實她也只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不過身材生得小，所以俏得很，衣服穿得時髦，所以覺得有些動人的地方。他

如餓犬似的貪看了一二分鐘，便問她說：

92 「你有針賣沒有？」

93 「是縫衣服的針麼？」

94 「是的，但是我要一個用熟的針，最好請你賣一個新針給我之後，再拿新針與你用熟的針交換一下。」

95 那婦人便笑着回答說：

96 「你是拿去賣在藥裏的麼？」

97 他便含糊的答應說：

98 「是的是的，你怎麼知道？」

99 「我們鄉下的仙方裏，老有這些頑意兒的。」

100 「不錯不錯，這針倒容易辦得到，還有一件物事，可真是難辦。」

101 「是什麼呢？」

102 「是婦人們用的舊手帕，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又無朋友，所以這物事

是怎麼也求不到的，我已經決定不再去求了。」

103 「這樣的也可以的麼？」

104 一邊說，一邊那婦人從她的口袋裏拿了一塊洋布的舊手帕出來。質夫一見，覺得胸前就亂跳起來，便漲紅了臉說：

105 「你若肯讓給我，我情願買一塊頂好的手帕來和你換。」

106 「那請你拿去就對了，何必換呢。」

107 「謝謝，謝謝，真真是感激不盡了。」

108 質夫得了她的用舊的針和手帕，就跌來碰去的奔跑回家。路上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上他的微紅的臉來，那時候他覺得爽快極了。

100 回到了校內，他看看還是未曾熄燈。幽幽的到房裏，闖上了房門，他馬上把騙來的那用舊的針和手帕從懷中取了出來。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兩件寶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聞了一回香氣。他又忽然注意到了桌上立在那裡的那一面鏡子，心裏就馬上想把現在的他的動作一一的照到鏡

子裏去。取了鏡子，把他自家的癡態看了一忽，他覺得這用舊的針子，還沒有用得適當。呆呆的對鏡子看了一二分鐘，他就狠命的把針子向頰上刺了一針。本來爲了興奮的原故，變得一塊紅一塊白的面上，忽然滾出了一滴同瑪瑙珠似的血來。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後，看見鏡子裏的面上又滾了一顆圓潤的血珠出來。對着了鏡子裏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腥紅的血跡，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

110 不多一忽，電燈熄了，他因爲怕他現在所享受的快感，要被打斷，所以動也不動的坐在黑暗的房裏，還在那裏貪嘗變態的快感，打更的人打到他的窗下的時候，他纔同從夢裏頭醒來的人一樣，抱着了那針子和手帕摸上他的床上去就寢。

五

11 清秋的好天氣一天一天的連續過去，A地的自然景物，與質夫生起情感來了。學生對質夫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吃過晚飯之後，在學校近傍的菱湖公園裏，與一羣他所愛的青年學生，看看夕陽返照在殘荷枝上的暮景，談談異國的流風遺韻，確是平生的一大快事。質夫覺得這一班智識慾很旺的青年，都成了他的親愛的兄弟了。

12 有一天也是秋高氣爽的晴朗的早晨，質夫與雀鳥同時起了床，盥洗之後，便含了一枝伽利克，緩緩的走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東天角上，太陽剛纔起程，銀紅的天色漸漸的向西薄了下去，成了一種淡青的顏色。遠近的泥田裏，還有許多荷花的枯幹同魚柵似的立在那裏。遠遠的山坡上，有幾隻白色的山羊同神話裏的風景似的在那裏吃枯草。他從學校近傍的山坡上，一直沿一條向北的田塍細路走了過去，看看四圍的田園清景，想想他目下所處的境遇，質夫覺得從前在東京的海岸酒樓上，對着了夕陽發的那些牢騷，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113 「我也可以滿足了，照目下狀態能夠持續得一二十年，那我的精神，怕更要發達呢。」

114 穿過了一條紅橋，在一個空亭子裏立了一會，他就走到公園中心的那條柳蔭路上去。回到學校之後，他又接着了一封從上海來的信，說他著的一部小說集已經快出版了。

115 這一天午後他覺得精神非常爽快，所以上課的時候竟多講了十分鐘，他看看學生的面色，都好像是很滿足的樣子。正要下課堂的時候，他忽然聽見前面寄宿舍和事務室的中間的通路上，有一陣搖鈴的聲音和學生喧鬧的聲音傳了過來，他下了課堂，拿了書本跑過去一看，只見一羣學生圍了一個青臉的學生在那裏吵鬧。那青臉的學生，面上帶着一味殺氣。他的頰下的一條刀傷痕更形容得他的猶惡。一羣圍住他的學生都磨拳擦掌的要打他。賈夫看了一會，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正在疑惑的時候，看見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從包圍在那裏的學生叢中，闖開了一條路，擠到那被包圍的青臉學生

面前，不問皂白，把那學生一把拖了到教員的論事廳上去。一邊質夫又看見他的同事的監學唐伯名溫溫和和的對一羣激憤的學生說：

116 『你們不必動氣，好好兒的回到自修室去罷，對於江杰的搗亂，我們自有辦法在這裏。』

117 一半學生回自修室去了，一半學生跟在那青臉的學生後面叫着說：

118 『打！打！』

119 『打！打死他。不要臉的，受了李麥的金錢，你難道想賣同學麼？』

120 質夫跟了這一羣學生，跑到議事廳上，見他的同事都立在那裏。同事中的最年長者，帶着一副黑眼鏡，頭上有一塊禿的許明先，見了那青臉的學生，就對他說：

121 『你是一個好好的人，家裏又還可以，何苦要幹這些事呢？開除你是學校規則，並不是校長，錢是用得完的，你們年輕的人還是名譽要緊。李麥能利用你來搗亂學校，也定能利用別人來殺你的，你何苦去幹這些事

呢？」

122 許明先還沒有說完，門外站着的學生都叫着說：

123 「打！」

124 「李麥的走狗。」

125 「不要臉的，搖一搖鈴三十塊錢，你這買賣真好啊。」

126 「打打！」

127 許明先聽了門外學生的叫喚，便出來對學生說：

128 「你們看我面上，不要打他，只要他能悔過就對了。」

129 許明先一邊說一邊就招那青臉的學生——名叫江杰——出來，對衆謝罪。

謝罪之後，許明先就護送他出門外，命令他以後不准再來，江杰就垂頭喪氣的走了。

130 江杰走後，質夫從學生和同事的口頭聽來，纔知道這江杰本來也是校內的學生，因為鬧事的緣故，在去年開除的，現在他得了李麥的錢，以要求

復校爲名，想來搗亂，與校內八九個得錢的學生約好，用搖鈴作記號，預備一齊鬧起來的。質夫聽了心裏反覺得好笑，以爲像這樣的鬧事，便鬧死也沒有什麼。

131 過了三四天，也是一天晴明的早晨十點鐘的時候，質夫正在預備上課忽然聽見幾個學生大聲哄號起來。質夫出來一看，見議事廳上有八九個長大的學生，喫得酒醉醺醺頭向了天，帶着了笑容，在那裏哄號。不道一二分鐘，教職員全體和許多學生都跑向議事廳來。那八九個學生中間的一個最長的人便高聲的對衆人說：

132 『我們幾個人是來搬校長的行李的。他是一個過激黨，我們不願意受過激黨的教育。』八九個中的一個矮小的人也對衆人說：

133 『我們既然做了這事，就是不怕死的。若有人來攔阻我們，那要對他不_起。』

134 說到這裏，他在馬褂袖裏，拿了一把八寸長的刀出來。質夫看着門外

站在那裏的學生起初同蜂巢裏的雄蜂一樣，還有些喃喃啞啞的聲音，後來看了那矮小的人的小刀，就大家靜了下去。質夫心裡有點不平，想出來講幾句話，但是被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拖住了。王先生對他說。

135 「事情到了這樣，我與你立出去也壓不下來了。我們都是外省人，何苦去與他們爲難呢？他們本省的學生，尚且在那裏旁觀。」

136 那八九個學生一霎時就打到議事廳間壁的校長房裏去，却好那時候校長還不在家，他們就把校長的鋪蓋捆好了。因爲那一個拿刀的人在門口守着，所以另外的人一個人也不敢進到校長房裏去攔阻他們。那八九個學生同做新戲似的笑了一聲，最後跟着了那個拿刀的矮子，抬了校長的被褥，就慢慢的走出門去了。等他們走了之後，倪教務長和幾個教員都指揮其餘的學生，不要紊亂秩序，依舊去上課去。上了兩個鐘頭課，喫午膳的時候，教職員全體主張停課一两天以觀大勢。午後質夫得了這閒空時間，倒落得自在，便跑上西門外的大觀亭去玩去了。

137 大觀亭的前面是汪洋的江水。江中靠右的地方，有幾個沙渚浮在那裏，陽光射在江水的微波上，映出了幾條反射的光線來。洲渚上的葦草，也有頭白了的，也有作青黃色的，遠遠望去，同一片平沙一樣。後面有一方湖水，映着了青天，靜靜的躺在太陽的光裏。沿着湖水有幾處小山，有幾處黃牆的寺院，看了這後面的風景，質夫忽然想起在洋畫上看見過的瑞士四林湖的山水來了。一個人逛到傍晚的時候，看了西天日落的景色，他就回到學校裏來。一進校門，遇着了幾個從裏面出來的學生，質夫覺得那幾個學生的微笑的目光，都好像在那裏哀憐他的樣子。他胸裏感着一種不快的情懷，覺得是回到了不該回的地方來了。

138 喫過了晚飯，他的同事都鎖着了眉頭，議論起那八九個學生搬校長舖蓋時候的情形和解決的方法來。質夫脫離了這議論的團體，私下約了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亦安，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太陽剛纔下山，西天還有半天金赤的餘霞留在那裏。天蓋的四周，也染了這種餘霞的返照，映出一種紫紅的

顏色來。天心裏有大半規月亮白洋洋地掛着，還沒有放光。田塍路的角裏和枯荷枝的脚上，都有些薄暮的影子看得出來了。質夫和亦安一邊走一邊談，亦安把這次風潮的原因細細的講給了質夫聽：

139 這一次風潮的歷史，說起來也長得很。但是他的原因，却伏在今年六月裏當李星狼麥連邑殺學生蔣可奇的時候。那時候陸校長講的幾句話是的確厲害的。因為議員和軍閥殺了蔣可奇，所以學生聯合會有澄清選舉反對非法議員的舉動。因為有了這舉動，所以不得不驅逐李麥的走狗想來召集議員的省長韓士成。因這幾次政治運動的結果，軍閥和議員的怨恨，都結在陸校長一人的身上。這一次議員和軍閥想趁新省長來的時候，再開始活動，所以首先不得不除去他們的勁敵陸校長。我聽見說這幾個學生從議員處得了二百元錢一個人。其餘守中立的學生，也有得着十元十五元的。他們軍閥和議員，連警察廳都買通了的，我聽見說，今天北門站崗的巡警一個人還得着二元賄賂呢。此外還有想奪這校長做的一派人，和同陸校長倪教務長有反感的

派人也加在內，你說這風潮的原因複雜不複雜？」

140 穿過了公園西北面的空亭，走上園中大路的時候，質夫邀亦安上東面水田裏的純陽閣裏去。

141 夜陰一刻一刻的深了起來，月亮也漸漸的放起光來了。天空裏從銀紅到紫藍從紫藍到淡青的變了好幾次顏色。他們進純陽閣的時候，屋內已經漆黑了。從黑闇中摸上了樓。他們看見有一盞菜油燈點在上首的桌上。從這一粒微光中照出來的紅漆的佛座，和桌上的供物，及兩壁的旛對之類，都帶着些神祕的形容。亦安向四周看了一眼，對質夫說：

142 「純陽祖師的籤是非常靈的，我們各人求一張罷。」

143 質夫同意了，得了一張三十八籤中吉。

144 他們下樓，走到公園中間那條大路的時候，星月的光輝，已經把道旁的楊柳影子印在地上了。

145 鬧事之後，學校裏停了兩天課。到了禮拜六的下午，教職員又開了一

次大會，決定下禮拜一暫且開始上課一禮拜，若說官廳沒有適當的處置，再行停課。正是這一天的晚上八點鐘的時候，質夫剛在房裏看他的從外國寄來的報，忽聽見議事廳前後，又有哄號的聲音傳了過來。他跑出去一看，只見有五六個穿農夫衣服，相貌獯惡的人，跟了前次的八九個學生，在那裏亂跳亂叫。當質夫跑近他們身邊的時候，八九個人中最長的那學生就對質夫拱拱手說：

146 「對不起，對不起，請老師不要驚慌，我們此次來，不過是爲搬教務長和監學的行李來的。」

147 質夫也着了急，問他們說：

148 「你們何必這樣呢？」

149 「實在是對老師不起！」

150 那一個最長的學生還沒有說完，質夫看見有一個農夫似的人跑到那學生身邊說：

151 『先生，兩個行李已經搬出去了，另外還有沒有？』

152 那學生却回答說：

153 『沒有了，你們去罷。』

154 這樣的下了一個命令，他又回轉來對質夫拱了一拱手說：

155 『我們實在也是出於不得已，只有請老師原諒原諒。』

156 又拱了拱手，他就走出去了。

157 這一天晚上行李被他們搬去的倪教務長和柳監學二人都不在校內。鬧了這一場之後，校內同暴風過後的海上一樣，反而靜下去了。王亦安和質夫同幾個同病相憐的教員，合在一處談議此後的處置。質夫主張馬上把行李搬出校外，以後絕對的不再來了。王亦安光着眼睛對質夫說：

158 『不能不能，你和希聖怎麼也不能現在搬出去。他們學生對希聖和你的感情最好。現在他們中立的多數學生，正在那裏開會，決計留你們幾個在內，仍復繼續替他們上課。並且有人在大門口守着，不准你出去。』

159 中立的多數學生果真是像在那裏開會似的，學校內瀰漫着一種緊迫沉默的空氣，同重病人的房裏沈默着的空氣一樣。幾個教職員大家合議的結果，議決方希聖和于質夫二人於晚上十二點乘學生全睡着的時候出校，其餘的人一律於明天早晨搬出去。

160 天瀟瀟的下起雨來了。質夫回到房裏，把行李物件收拾了一下。便坐在電燈下連連續續的吸起煙來。等了好久，于亦安輕輕的來說：

161 『現在可以出去了。我陪你兩人出去，希聖立在桂花樹底下等你。』

162 他們三人輕輕的走到門口的時候，門房裏忽然走出了一個學生來問說：

163 『三位老師難道要出去麼？我是代表多數同學來求三位老師不要出去的。我們總不能使他們幾個學生來破壞我們的學校，到了明朝，我們總要想到個法子，要求省長來解決他們。』

164 講到這裏，那學生的眼睛已有一圈紅了。于亦安對他作了一揖說：

165 「你要是愛我們的，請放我們走罷，住在這裏怕有危險。」

166 那學生忽然落了一顆眼淚，咬了一咬牙齒說：

167 「既然這樣，請三位老師等一等，我去尋幾位同學來陪三位老師進城，夜深了，怕路上不便。」

168 那學生跑進去之後，他們三人馬上叫門房開了門，在黑暗中冒着雨就走了。走了三五分鐘，他們忽聽見後面有脚步聲在那裏追逐，他們就放大了脚步趕快走來。同時後面的人却叫着說：

169 「我們不是壞人，請三位老師不要怕，我們是來陪老師們進城的。」

170 聽了這話，他們的脚步便放小來。質夫回頭來一看，見有四個學生拿了一盞洋油行燈，跟在他們的後面。其中有二個學生，却是質夫教的一班裏的。

六

171 第二天的午後，從學校裏搬出來的教職員全體，就上省長公署去見新到任的省長。那省長本來是質夫的胞兄的朋友，質夫與他亦曾在西湖上會過的。歷任過交通司法總長的這省長，講了許多安慰教職員的話之後，却作一個『總有辦法』的回答。

172 質夫和另外的幾個教職員，自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便同喪家之犬一樣，陷到了去又去不得留又不能留的地位。因為連續的下了幾天雨，所以質夫只能墊居在一家小客棧裏，不能出去閒遊。他就把他自己與另外的幾個同事的這幾日的生活，比作了未決囚的生活。每自嘲自慰的對人說：

173 「文明進步了，目下教員都要蒙塵了。」

174 性慾比人一倍強盛的質夫，處了這樣的逆境，當然是不能安分的。他竟瞞着了同住的幾個同事，到娼家去進出起來了。

175 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約有一禮拜的光景。他恨省長不能速行解決鬧事的學生，所以那一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就多喝了幾杯酒。這興奮劑一下喉

，他的獸性又起起作用來，就獨自一個走上一位帶有家眷的他的同事家裏去。那一位同事本來是質夫在A地短時日中所得的最好的朋友。質夫上他家去，本來是有一種漠然的預感和希望懷着，坐談了一會，他竟把他的本性顯露了出來，那同事便用了英文對他說：

176 『你既然這樣的無聊，我就帶你上班子裏逛去。』

177 穿過了幾條街巷，從一條狹而又黑的巷口走進去的時候，質夫的胸前又跳躍起來，因為他雖在日本經過這種生活，但是在他的故國，却從沒有進過這些地方。走到門前有一處賣香煙橘子的小舖和一排人力車停着的一家牆門口，他的同事便跑了進去。他在門口仰起頭來一看，門楣上有一塊白漆的馬口鐵寫着鹿和班的三個紅字，掛在那裏，他遲了一步，也跟着他的同事進去了。

178 坐在門裏兩旁的幾個奇形怪狀的男人，看見了他的同事和他，便站了起來，放大了喉嚨叫着說：

179 『引路！荷珠姑娘房裏。吳老爺來了！』

180 他的同事吳風世不慌不忙的招呼他進了一間二丈來寬的房裏坐下之後，便用了英文問他說：

181 『你要怎麼樣的姑娘？你且把條件講給我聽，我好替你介紹。』

182 質夫在一張紅木椅上坐定後，便也用了英文對吳風世說：

183 『這是你情人的房麼？陳設得好精緻，你究竟是一位有福的嫖客。』

184 『你把條件講給我聽罷，我好替你介紹。』

185 『我的條件講出來你不要笑。』

186 『你且講來罷。』

187 『我有三個條件，第一要她是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紀大一點，第三要客少。』

188 『你倒是一個老嫖客。』

189 講到這裏，吳風世的姑娘進房來了。她頭上梳着辮子，皮色不白，但

是有一種婉轉的風味。穿的是一件蝦青大花的鍛子夾衫，一條玄色素緞的短腳袴。一進房就對吳風世說：

190 『說什麼鬼話，我們懂的呀！』

191 『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來的，他是外國人，不懂中國話。』

192 質夫站起來對荷珠說：

193 『假的假的，吳老爺說的是謊，你想我若不懂中國話，怎麼還要上這裏來呢？』

194 荷珠笑着說：

195 『你究竟是不是中國人？』

196 『你難道還在疑心麼？』

197 『你是中國人，你何以要穿外國衣服。』

198 『我因為沒有錢做中國衣服？』

199 『做外國衣服難道不要錢的麼？』

200 吳風世聽了一忽，就叫荷珠說：

201 『荷珠，你給于老爺薦舉一個姑娘罷。』

202 『于老爺喜歡怎麼樣的？碧玉好不好？春紅？香雲？海棠？』

203 吳風世聽了海棠兩字，就對質夫說：

204 『海棠好不好？』

205 質夫回答說：

206 『我又不曾見過，怎麼知道好不好呢？海棠與我提出的條件合不合

？』

207 風世便大笑說：

208 『條件悉合，就是海棠罷。』

209 荷珠對她的假母說：

210 『去請海棠姑娘過來。』

211 假母去了一忽來回說：

212 『海棠姑娘在那裏看戲，打發人去叫去了。』

213 從戲院裏到鹿和班來回總有三分鐘，這三分鐘中間，質夫覺得好像是被懸掛在空中的樣子，正不知如何的消遣纔好。他講了些閒話：一個人覺得無聊，不知不覺，就把兩隻手抱起膝來。吳風世看了他這樣子，就馬上用了英文警告他說：

214 『不行不行！抱膝的事，在班子裏是大忌的。因為這是間空的象徵』。

215 質夫聽了，覺得好笑，便也用了英文問他說：

216 『另外還有什麼禮沒有？請你全對我說了罷，免得被他們姑娘笑我』。

217 正說到這裏，門簾開了，走進一個年約二十二三，身材矮小的姑娘來，她的青灰色的額角廣得很，但是又低得很，頭髮也不厚，所以一眼看來，覺得她的容貌同動物學上的原始猴類一樣。一雙魯鈍掛下的眼睛，和一張比

較長狹的嘴，一見就可以知道她的性格是忠厚的。她穿的是一件明藍花緞的夾襖，上面罩着一件雪色大花緞子的背心，底下是一條雪灰的牡丹花緞的短袴。她一進來，荷珠就替她介紹說：

218 「對你的是這一位于老爺，他是從外國回來的。」

219 質夫心裏想，這一位大約就是海棠了。她的面貌却正合我的三個條件，但是她何以會這樣一點兒嬌態都沒有。海棠聽了荷珠的話，也不做聲，只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眼。荷珠問她今天晚上的戲好不好，她就顯出了一副認真的樣子，說今晚上的戲不好，但是新上臺的小放牛却好得很，可惜祇看了半齣，沒有看完。質夫聽了她那慢慢的無嬌態的話，心裡覺得奇怪得很，以為她不像妓院裏的姑娘。吳世風等她講完了話之後，就叫她說：

220 「海棠！到你房裏去罷，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人，你可要待他格外客氣纔行。」

221 質夫、風世和荷珠三人都跟了海棠到上房裏去。質夫一進海棠的房，就

看見一個四十上下的女人，鼻上起了幾條縐紋，笑嘻嘻的迎了出來。她的青的面色，和角上有些吊起的一雙眼睛，薄薄的淡白的嘴唇，都使質夫感着一種可怕可惡的印象，她待質夫也很殷勤，但是質夫總覺得她是一個惡人。

222 在海棠房裏坐了一個多鐘頭，講了些無邊無際的話，質夫和風世都出來了。一出那條狹巷，就是大街，那時候街上的店鋪都已閉門，四圍靜寂得很，質夫忽然想起了英文的[Dead City]兩個字來，他就幽幽的對風世說：

224 『風世！我已經成了一個 Living Corpse 了。』

225 到十字路口，質夫就和風世分了手。他們兩個各聽見各人的脚步聲漸漸兒的低了下去，不多一忽，這入人心脾的足音，也被黑暗的夜氣吞沒下去了。

(選自寒灰集)

這篇裏寫一個灰色的頹廢的質夫，用以代替作者自己。其特色在表現青年的性的苦

悶，變態心理，時時露出對現實社會不滿諸點；足以代表作者的風度。

1——32這裏用純客觀的態度描寫兩個青年，就是質夫和遲生，「背景」是輪船上，「事件」是送行。質夫的性格是苦悶懷疑的，在32節寫着，「覺得將亡未亡的中國，將滅未滅的人類，茫茫的長夜，耿耿的秋星，都是傷心的種子。」作者又寫質夫是一個病態的青年，在18—24—26諸節裏寫得明白。

33——65這裏表現質夫的性格更爲露骨，作者的手法是用「回憶」和「想像」。在37節裏寫着「……必要把舊時的惡習改革得乾乾淨淨。戒煙戒酒戒女色。」38節裏寫着，「煙酒非但戒不下，並且更加加深了。女色雖然還沒有去接近，但是他的性慾，不過變了一個方向，依舊在那裏伸張。」43節以後寫質夫和吳遲生的交識，補寫質夫的變態心理。

66——84「事件」是1——32節的繼續，寫質夫初次投奔中國教育界的情景，重心是心理描寫。同時拉一位教務長來陪襯，暴露了中國教育界混亂狀況的一角。

85——111這裏寫到質夫的變態性慾（拜物狂）。主人公向香煙店的女人討一根舊的縫衣針和一塊用過的舊手帕，拿回來之後就用那針向頰上刺了一下，用那舊手帕揩血。聞聞那舊手帕和針的香味，想想那手帕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全身都浸透了。」這樣的技巧，雖然不是獨創的，但在表現主人公的性格上，也收相當的效果。

112——171「事件」展開，寫到A校的風潮。作者雖着重在記敘，但是經過提煉的，所以不覺得瑣絮。164節以後，寫一個青年學生的純情，和江木等人作一巧妙的對照。

172——225事件再向前進展，寫賀夫離校以後的生活，仍是尋求性的安慰。176節以下充溢陰鬱頹廢的情調。224節是一句重要的話，說明賀夫的放縱是自覺的（自比活屍）與不自覺的放縱者不同。

一個人在途上

1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個。頻年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回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麼特別，可是端午節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裏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起來，去兒子的死期，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復轉來的時候，自家就起了盧騷晚年的作品「孤獨散步的夢想」的頭上的幾句話：

2 「自家除了己身已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隣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3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個兒子。而我自己哩，連一個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還抓不住！

4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爲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的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兵亂迭起，交通阻絕，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這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凶疾呢？

5 龍兒的病報，本是在廣州得着，忽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個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是跳得忙亂，從蒼茫的暮色裏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爲在大衆之前，勉強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那裏有說一句話的餘裕。

6 受苦的時間，的確熬過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嘆的連續。晚上上床，兩口兒，那敢提一句話？可憐這兩個迷散的靈心。在電燈滅黑的黝暗裏，所摸走的荒路，每湊集在一條線上，這路的交叉點裏，只有一塊

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個紅字。

7 妻兒因爲在浙江老家內，不能和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時候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教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刹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間渺小的住宅。夫妻兩個，口日和龍兒件樂，閒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陰中帶龍兒去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閒適。

8 秋風吹葉落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爲朋友幫忙，當時他們倆還往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來還同昨日的情形一樣。

9 過了一月，某地的學校裏發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刹海小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天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趁車。這時候因爲怕龍兒要哭，自己和女人吃過晚飯

，便祇說要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幾聲。啊啊，這幾聲的呼喚，是我在這世上聽到他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10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忽促逃往上海。接續便染了病，遇了強盜輩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纔返北京。

11 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個填債的兒子，是當亂離困厄的這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12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個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擔着十字架的重負，祇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然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體，早已在妙光閣的廣誼園地下躺着了。

13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曆端午節的午時絕

氣的時候止，中間經過有一個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他，聽說此番病裏，却乖順得非常。叫他吃藥，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候，只問他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爲我定做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惑亂之餘，每幽幽的問他：「龍！你曉得你這一場病，會不會死的？」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那兒會死的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他的談吐，絕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兒。

14未病之前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在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乘馬車，馬車裏坐着一個戴白灰色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丟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去叫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爲我去年離京時所載的，是一樣的一頂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來到門前，馬車已經過去了，他就死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說：「爸爸怎麼不家來呢？爸爸怎麼不回家來呢？」他娘說慰了半天，他還儘是哭着，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

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個人在外面流蕩，致使他那小小的靈心，常有望遠思親之痛。

15 去年六月，搬住什剎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為他看見了人家的汽車，硬是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也是因為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能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這樣的早死，我就是典當強劫，也應該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的無邪的慾望，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他不起，實在是我太無容人之量了。

16 我女人說，頻死的前五天，在病院裏，叫了幾夜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什麼？」他又不響了，停了一會，就又再叫起來，到了舊曆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狀態，醫師替他抽骨髓，他只會直叫一聲「幹嗎？」喉頭的起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頭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氣總不肯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眼角上，就迸流下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

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17 「龍你若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你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的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什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的抽咽受苦，你還不如快快的去吧！」

18 他聽了這一段話，眼角上的眼淚，更是湧流得厲害。到了舊曆端午節的午時，他竟等不着我的回來，終於斷氣了。

19 喪葬之後，女人搬往哥哥家裏，暫住了幾天。我於五月十日晚上，下車趕到什刹海的寓宅，打門打了半天，沒有應聲。後來指頭一看，纔見了一張告示郵差送信的白紙條。

20 自從龍兒生病以後連日夜看護久已倦了的她，又那裏經得起最後的這一個打擊？自己當到京之夜，見了她的衰容，見了她的淚眼，又那裏能夠不痛哭呢？

21 在哥哥家裏小住了兩三天，我因為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一定要女

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刹海的住宅去住牠一兩個月。

22 搬回去那天，一進上屋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裏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人姨媽送他的，因為他自家燒破了一個窟窿，他還哭過好幾次來的。

23 其次，便是上房裏磚上的幾堆燒紙錢的痕跡！當他下殮時燒的。

24 院子裏有一架葡萄，兩顆棗樹，去年採取葡萄棗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摘取了一顆，丟入了他的大褂斗裏，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顆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候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夜靜，方能入睡。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這滴答的墮棗之聲。

25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墳墓。先在一家南紙鋪裏買了許多冥府的鈔票，預備去燒送給他。直到到了妙光閣的廣誼園塋地門前，她方從鳴

咽裏清醒過來，說：「這是鈔票，他一個小孩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車轉來，到琉璃廠去買了些有孔的紙錢。她在墳前哭了一陣，把紙錢鈔票燒化的時候，却叫着說：

26 「龍！這一堆是鈔票，你收在那裏，待長大了的時候再用，要買什麼，你先拿這一堆錢去用罷！」

27 這一天在他的墳上坐着，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纔回家來，臨走的時候，他娘還哭叫着說：

28 「龍！龍！你一個人在這裏不怕冷靜的麼？龍！龍！人家若來欺你，你晚上來告訴娘罷！你怎麼不想回了來呢？你怎麼夢也不來託一個呢？」

29 箱子裏，還有許多散放着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氣，到七月下旬，已經是很冷了。當微涼的早晚，我們倆都想換上幾件夾衣，然而因為怕見到他舊時的夾衣袍襪，我們倆却儘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誰也不說出口來，說「要換上件夾衫。」

30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裏睡午覺，她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鞋也不拖。光著襪子，跑上了上房，坐坐室裏，並且更掀簾跑上外面院子裏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時候，只見她在那裏四面找尋什麼，找尋不着，呆立了一會，她忽然放聲哭了起來，並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問說：「你聽不聽見？你聽不聽見？」哭完之後，她纔告訴我，在半醒半睡的中間，她聽見「娘！娘！」的叫了兩聲，的確是龍的聲音，她很堅硬的說：「的確是龍回來了。」

31 北京的朋友親戚，爲安慰我們起見，今年夏天常請我們倆去吃飯聽戲；她老不願意和我回去，因爲去年的六月，我們無論上那裏去玩，龍兒是常和我們在一處的。

32 今年的一個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的中間消逝了。

33 這一回南方來催我就道的信，過於匆促，出發之後，我覺得還有一件大事情沒有做了。

34 中秋節前新搬了家，爲修理房屋，部署雜事，就忙了一個星期。出發

之前，又因了種種瑣事，不能抽出空來，再上龍兒的墓地裏去探望一回。女人上東車站來送我上車的時候，我心裏儘酸一陣痛一陣的在迴念這一件恨事。有好幾次想和她說出來，教她於兩三日後再往妙光閣去探望一趟，但見了她的憔悴盡的顏色，和苦忍住的淒楚，又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講成。

35 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更遠了，自家只一個人，只是孤零丁的一個人，在這裏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泊。（選自寒灰集）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作）

這是一篇實生活的記錄，用第一人稱的敘述，表現作者的純情，一種父性的愛充溢在紙面。同時申訴自己的哀愁苦悶，感傷的情調極濃厚。

1——4 寫自己的潦倒孤寂，重要的地方是第4節。暗示社會的動搖與不安。

5——6 表現作者的悲痛。

7——12 這裏寫自己的漂泊和龍兒的可愛。

13——14 寫龍兒的病前和病後，淒涼欲絕。

15——18 寫龍兒的死，注意16—17兩節。這樣的表現，閱者受到難於消蝕的印象。

19——21 想要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搬回舊寓，沉痛至極，這幾節顯示作者技巧的簡鍊。

22——24 對於亡兒的追懷，這是血淚的表現。

25——28 以前沒有用力寫龍兒的母親，到這裏便寫她在墳前燒化紙錢。26—28兩節的表現，勝過萬言的敘述。

29——31 爲前面四節的引伸，令閱者的感動更深厚些。

32——35 作者又卜了流浪的旅途，與前面的1—4節在所寫的照應，注意34節的描繪。這是「生離死別」的人生縮影。

參考資料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郁達夫

一個人活在世上，生了兩隻腳，天天不知不覺地，走來走去的路真不知有多少。你若不細想則已，你若回頭來細想一想，則你所已經走過了的路線，和將來不得不走的路線，實

在是最自然，同時也是最複雜，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面前的小小的一條路，你轉灣抹角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走不了，走一輩子也走不了，有時候你以為是沒有路了，然而幾個圈圍一打，則前面的坦道，又好好的在你的眼前。今天的路，是昨天的續，明天的路，一定又是今天的延長，約而言之，我們所走的路，是繼續我們父祖的足跡，而將來我們的子孫所走之路，又是和我們的在一條延長線上的。

外國人說：『各條路都引到羅馬去，』然而到了羅馬之後，或是換一條路換一個方向走去，或是循原路而回，各人的前面，仍舊是有路的，羅馬決不是人生行路的止境。

所以我們在不知不覺的中間，一步一步在走的路，你若把牠接合起來，連成了一條直線來回頭一看，實在是可以使人驚駭的一件事情。

路是如此，我們的心境行動，也是如此，你若把過去的一切，平舖起來，回頭一看，自家也要駭一跳。因為自家以為這樣平庸的一個過去，回顧起來，也有那麼些個曲折，那麼些個長度。

我在過去的創作生活，本來是不自覺的。小時為朋友所催促，或境遇所逼迫，於無聊之

際，拿起筆來寫寫，不知不覺的五六年間，總計起來，也居然積寫了五六十萬字。兩年前頭，應了朋友之請，想把三十歲以前做的東西，匯集在一處，出一本全集。後來爲饑寒所驅使，乞食四方，車無停轍，這事情也就擱起。去年冬天，從廣州回到了上海，什麼事情也不幹，偶爾一檢，將散佚的作品先檢成了一本『寒灰』，其次把『沉淪』『蕩蘿』兩集，修改了一下，訂成了一本『雞肋』。現在又把上兩集所未錄的稿子修輯成功，編成了這一本『過去』。

對於全集出書的意見，和各集寫成當時的心境環境，都已在上舉兩集的頭上說過了，現在我只想把自已的『如何的和小說發生關係』『如何的動起筆來』、『文』對於創作，有如何的一種成見』等等，來亂談一下。

我在小學中學念書的時候，是一個品行方正的模範學生，學校的功課做得很勤，空下來的時候，只讀四史和唐詩古文，當時正在流行的禮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說和林畏廬的繡譯說部，一本也沒有讀過。只有那年正在小學校畢業的暑假裏，家裏的一隻禁閱書箱開放了，我從那隻箱裏，拿出了兩部書來，一部是石頭記，一部是六才子。

暑假以後，進了中學校，禮拜天的午後，我老到當時書舖很多的梅花碑去散步。有一天在一家舊書舖裏買了一部西湖佳話，和一部花月痕。這兩部書，是我有意看中國小說的時

候，和我相接觸的最初的兩部小說。這一年是宣統二年，我在杭州的第一中學裏讀書。

第二年武昌革命軍起了事，我於暑假中回到故鄉，秋季開學的時候，省立各學校，都因為時局關係，關門停學，我就改入了一個教會學校。那時候的教會學校程度很低，我於功課之外，有許多閒暇，於是就去買了些浪漫的曲本來看，記得桃花扇和燕子箋，是我當時最愛讀的兩本戲曲。

這一年的九月裏去國，到日本之後，拚命的用功補習，於半年之中，把中學校的課程全部修完。翌年三月，是我十八歲的春天，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預科。這一年的功課雖則很緊，但我在課餘之暇，也居然讀了兩本俄國杜兒葛納夫的英譯小說，一本是初戀，一本是春潮。

和西洋文學的接觸開始了，以後就急轉直下，從杜兒葛納夫到托爾斯泰，從托爾斯泰到獨思托以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更從俄國作家，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後來甚至於弄得把學校的功課丟開，專在旅館裏讀當時流行的所謂軟文學作品。

在高等學校裏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後來進了東京的帝大，這讀小說之癖，也終於改不過來，就是現在，於吃飯做事之外，坐下來讀的，也

以小說為最多。這是我與西洋小說發生關係以來的大概情形，在高等學校的神經病時代，說不定也因為讀俄國小說過多，致受了一點壞的影響。

至於我的創作，在『沈淪』以前，的確沒有做過什麼可以記述的東西，若硬要我說出來，那麼我在去國之先，曾經做過一篇模倣西洲佳話的敘事詩，在高等學校時代，曾經做過一篇記一箇留學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戀愛的故事。這兩篇東西，原稿當然早已不存，就是篇中的情節，現在也已經想不出來了。我的真正的創作生活，還是於『沈淪』發表以後起的。

寫『沈淪』各篇的時候，我已在東京的帝大經濟學部裏了，那時候生活程度很低，學校的功課很寬，每天於讀小說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館裏找女孩子喝酒，誰也不願意用功，誰也不想不到將來會以小說吃飯，所以『沈淪』裏的三篇小說，完全是遊戲筆墨，既無真生命在內，也不會加以推敲，經過磨琢的。記得『沈淪』那一篇東西寫好之後，曾給幾位當時在東京的朋友看過，他們讀了，非但沒有什麼感想，並且背後頭還有笑我說：『這一種東西，將來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國那裏有這一種體裁？』因為當時的中國，思想實在還混亂得很，適之他們的新青年，在北京也不過博得一小部分的學生的同情而已；大家決不想到變遷會這樣的快的。

後來『沈淪』出了書，引起了許多議論，一九二二年回國以後，另外也找不到職業，於是做小說賣文章的自覺意識，方纔有點權起頭來了。接着就是創造週報季刊等的發行，這中間生活愈苦，文章也做得愈多，一九二三的一年，總算是我的 *Most Productive* 的一年，在這一年之內，做的長短小說和議論雜文，總有四十來篇。（現在在這集裏所收的，是以這一年的作品爲最多。）這一年的九月，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後，因爲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間，心裏雖感到了許多苦悶焦燥，然而作品終究不多。在這一期的作品裏，自家覺得稍爲滿意的，都已收在寒灰集裏了，所以在這集裏，所收特少。

一九二五年，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這一年在武昌大學裏教書，看了不少的陰謀詭計，讀了不少的線裝書籍，結果終因爲武昌的惡濁空氣壓人太重，就匆匆的走了。自我從事於創作以來，像這一年那樣的心境惡劣的經驗，還沒有過。在這一年中，感到了許多幻滅，引起了許多疑心，我以爲以後我的創作力將永久地消失了。後來回到上海來小住，閑時也上從前住過的地方去走走，一種懷舊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將我的創作慾喚起，一直到現在止，雖則這中間，也曾南去廣州，北返北京，行色匆匆，不曾坐下來做過偉大的東西，但自家想想，今後彷彿還能夠奮鬥。還能夠重新回復一九二三年當時的元氣的樣子。

至於我的對於創作的態度，說出來，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句話，是千萬萬真的，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描寫，無論你客觀到怎麼樣一箇地步，若真的純客觀的態度，純客觀的描寫是可能的話，那些術家的才氣可以不要，藝術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滅了。左拉的文章，若是純客觀的描寫的標本，那麼他著的小說上，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豈不是同他一樣的麼？他的弟子的弟子做的文章，又豈不是也和他一樣的麼？所以我說，作家的個性，是無論如何，總須在他的作品裏頭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這一種強的個性，他只要能夠修養，就可以成功一個有力的作家，修養些什麼呢？就是他一己的體驗，美國有一位有錢的太太，因為她兒子想做一個小說家，（她家兒子是曾在哈佛大學文科畢業的。有一次她寫信去問 Mausham，要如何纔可以使她的兒子成名。M氏回答她說，給他兩千塊金洋錢一年，由他去鬼混！（Give him two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and let him go to devils'）我覺得這就是作者要尊重自己一己的體驗的證明。

關於這一層，我也和一位新進作家討論過好幾次，我覺得沒有這一宗經驗的人，決不能憑空捏造，做關於這一宗事情的小說。所以我主張，無產階級的文學，非要有無產階級自身

來創忌不可。他反駁我說：『那歷許多大文豪的小說裏，有殺人做賊的事情描寫在那裏，難道他們真的去殺了人做了賊了麼？』我覺得他這一句話，仍舊是駁我不倒。因為那些大文豪的小說裏所描寫的殺人做賊，只是由我們這些和作家一樣的也無殺人做賊的經驗的人看起來有趣而已，若果真殺殺人者做賊者看起來，恐怕他們不但不能感動，或者也許要笑作家的淺薄哩！

所以我對於創作，抱的是這一種態度，起初就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將來大約也是不會變的。我覺得作者的生活，應該和作者的藝術緊抱在一塊，作品裏的 Individuality 是決不能喪失的。若有人以為這一種見解是錯的，那麼請他指出證據來，或者請他自己做出幾篇可以證明他的主張的作品來，那更是我所喜歡的了。

於『過去』一集編了之後，回顧了一下從前的經過，感慨正是不少，現在可惜我時間沒有，不能詳細地寫牠出來，勉強做了這一段短文，聊把牠來當序。（錄自過去集）

一 文學和人的關係

沈雁冰

我們試把一部二十四史翻開來，查查他的文苑列傳，我們——如果我們的思想是不受傳統主義束縛的——要有什麼感想？我們試把古來大文學家的文集翻開來，查查他們的文學定義（就是當文學是一種什麼東西），我們更要有什麼感想？

第一，我們查文苑列傳時，一定會看見文學者——詞賦之臣——常被帝王視為粉飾太平的奢侈品、所謂「待詔金馬之門」，名稱是很好聽的，實際上祇是帝王的「弄臣」。所以東方朔要憤憤不平，楊雄也要說「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不但帝王是如此，卽如這官貴人富商土豪都可以用金錢僱買幾個文學之士來裝點門面，混充風雅。呂不韋一個趙賈，得志後也要招收文人來做部呂氏春秋，淮南王、梁王等莫不廣收文人，撐撐場面，還欲妄想身後之名；這一類的例，真是不勝枚舉。然而尙算兩漢之時，文人有些氣節，帝王諸侯達官土豪也知道相當的敬重文士呢，下此更

不堪說了。所以，在中華的歷史裏，文學者久已失却獨立的資格，被人認作附屬品裝飾物了。文學之士在此等空氣底下，除掉少數有骨氣的人不肯爲王門笊人，其餘的大多數，居然自己辱沒，自認是粉飾太平，裝點門面的附屬品！豈但肯辱沒，肯自認而已，他們還以爲「際此盛世」真是莫大之幸呢！豈但文學之士自己慶幸而已，就是比文學之士略高一些的「史臣」，也要執筆大書特書皇帝陛下如何稽古右文，崇獎文士呢！這樣的態度，便是我國自來對待文學者的態度了；附屬品，裝飾物，便是我國自來文學者的身分了！這樣的感想，我們看中國史時每每要感觸的啊！這是第一。

第二，文人把文學當做一件什麼東西？這也是不待深思便說得出來的。我們隨便翻到那個文學者的集子，總可以看見「文以載道」這一類氣味的話，很難得幾篇文字是不攻擊稗官小說的，很難得幾篇文字是不以「借物立言」爲宗旨的。所以「登高而賦」，也一定要有忠君愛國不忘天下的主意放在賦中；觸景做詩，也一定要有規世懲俗不忘聖言的大道理放在詩中。做一部小說，也一定要加上勸善罰惡的頭銜，便是著作者自己不說這話，石的人評的人也一定要送他這個美號。總而言之，他們都認文章是有爲而作，文章是替方哲聖賢宣傳大道，文章是替聖君賢相歌功頌德，文章是替善男惡女誇明果報不爽罷了。這是文學者對於文學的一個見解。還有一個絕相反而

同是不合理的見解，就是祇當做消遣品。得志的時候固然要借文學來說得意話，失意的時候也要借文學來發牢騷。原來文學誠然不是絕對不許作者抒寫自己的情感，只是情感決不能僅屬於作者一己的一時的偶然的。屬於作者一己的一時的偶然的，誠然也能成爲好的美的文學作品，但祇是作者一人的文學罷了，不是時代的文學，更說不上什麼國民文學了。我國古時的文學大半有這缺點。所以綜合地看來，我國古來的文學者祇曉得有古哲聖賢的遺訓，不曉得有人類的共同情感；祇曉得有主權，不曉得有客觀；所以他們的文學，是和人類隔絕的，是和時代隔絕的，不知有人類的，不知有時代的！這便是我們翻開各家集子搜尋他們文學定義時，常常要觸着的感想了！這是第二。

從這兩種感想便又帶着來了第三個感想：我們中華的國民文學爲什麼至今未確立，我們中華的文學爲什麼不能發達得和西洋諸國一樣？這也不待深思而立刻可以回答的。這都因我們一向不知道文學和人的關係，一向不明白文學者在一國文化中的地位，所以弄得如此啊！

且慢講什麼是文學和人的關係，先看一看世界文學的進化是由怎樣一個過程來的。我們應曉得以上所述的一二兩個感想倒也不是專限於中國，我們讀任何國的文學史時都不免有這種感想。譬如英國罷，英國也經過朝廷獎重文學和貴冑巨室獎重文學的時代，和我國的情形差不多。所不

同者，他們文學者自身對於文學的觀念，卻和我國大不相同，他們不會把文學當做聖賢的留聲機，不知道「文以載道」，「有爲而作」，他們却發現了一件東西，叫做「個性」，次第又發見了社會，國家，和民衆，所以他們的文學，進化到了現在的階段。文學進化已見的階段是：

太古——個人的 中世——帝王貴族的 現代——民衆的

這上兩階段，他們都會經過，和我們一樣，我們現在是從第二段到第三段的時期，我們未始不可以極短的時間內趕上去，我們安得自己菲薄？

文學和人的關係也是可以幾句話直說了當回答的。文學屬於人（即著作家）的觀念，現在是成過去的了；文學不是作者主觀的東西，不是一個人的，不是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反過來，人是屬於文學的了。文學的目的是綜合地表現人生，不論是用寫實的方法，是用象徵比譬的方法，其目的總是表現人生，擴展人類的喜悅和同情，有時代的特色做他的背景。文學到現在也成了一種科學，有他研究的對象，便是人生——現代的人生；有他研究的工具，便是詩（Poetry）、劇本（Drama）、說部（Fiction）。文學者只可把自身來就文學的範圍，不能隨自己的喜悅來支配文學了。文學者表現的人生應該是全人類的生活，用藝術的手段表現出來，沒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觀。自然，文學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確是屬

於民衆的，屬於全人類的，而不是作者個人的。這樣的文學，不管他浪漫也好，寫實也好，表神秘都好；一言以蔽之，這總是人的文學——真的文學。

這樣的人的文學——真的文學——，纔是世界語言文字未能割，以前的一國文字的文學。這樣的文學家所負荷的使命，就他本國而言，便是發展本國的國民文學，民族的文學；就世界而言，便是要連合促進世界的文學。在我們中國的現在呢，文學家的大責任便是創造並確立中國的國民文學。改正古人對於文學的見解，如一面所說的；這是現在研究文學者的責任了。提高文學者的身分，覺悟自己的使命；這更是我們所決不可忘的啊。

『我來服役於人，非服役人』。文學者必不可不如此想。文學家是來爲人類服務，應該把自己忘了，祇知有文學；而文學呢，卽等於人生！這是最新的福音，我國文學的不發達，患在沒有聽到這個福音，錯了路子，並非因爲我們文學家沒有創造力，不會應用創造力；文學家對於文學本義的誤認及社會上對於文學家責任的誤認，尤其是錯了路子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的責任：一方是要把文學與人的關係認得清楚，自己努力去改造；一方是要矯正一般社會對於文學者身分的誤認。『裝飾品』的時代已經過去，文學者現在是站在文學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分子；文學作品不是消遣品了，是溝通人類感情代全人類呼籲的唯一工具，從此，世

界上不同色的人種可以融化，可以調和。而在我們中國的文學者呢，更有一個先決的重大責任，就是創造我們的國民文學！（選自小說月報）

二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胡適

一

我的文學改良芻議 發表以來，已有一年多了。三十幾個月之中，這個問題居然引起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討論，居然受了許多很可使人樂觀的響應。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什麼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選派的文學，哪，江西派的詩，哪，夢窗派的詞，哪，聊齋異派的小說，哪，——都沒有破壞的價值。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置。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

國的活文學。

我現在做這篇文章的宗旨，在於貢獻我對於建設新文學的意見。我且先把我從前所主張破壞的八事引來做參考資料：

-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 三，不用典。
- 四，不用套語爛調。
- 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 七，不摹做古人。
- 八，不避俗話俗字。

這是我的『八不主義』，是單從消極的、破壞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從去年歸國以後，我在各處演說文學革命，便把『八不主義』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氣又總括作四條，如下：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這是『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一條的變相。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樣說。這是（一）（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這是『不摹倣古人』一條的變相。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是『不避俗話俗字』的變相。

這是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一筆表過，且說正文。

二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的文字的大旨。

我會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

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二千年只有些死文章，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我們爲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爲這兩首詩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愛讀陶淵明的詩和李後主的詞呢？因爲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愛讀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爲他們都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爲他用的是死字死話。……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現在，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學：何以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可以稱爲『活文學』呢？因爲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吳承恩、吳敬梓、曹雪芹、劉都用了文言做書，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生命，一定不會有這樣價值。

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會說凡是用白話做的書都是有價值生命的。我說的是：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個『白話性質』的幫助。換言之：白話能產出有價值的文學，也能產出沒有價值的文學。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產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產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只能做幾篇『擬韓退之原道』或『陸士衡擬古』，決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

。若有人不信這話，可先讀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傳，再讀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傳，便可知道死文學和活文學的分別了。

爲什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呢？這都由於文學的性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須把這感情譯爲幾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們須說「王粲登樓」，「仲宣作賦」；明明是送別，他們却須說「陽關三疊」，「一曲渭城」；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他們却須說是賀伊尹周公傳說。更可笑的：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他們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兒……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既不能達意，既不能表情，那裏還有文學呢？卽如那儒林外史裏的王冕，是一個有感情，有血氣，能生動，能談笑的活人。這都因爲做書的人能用活言語活文字來描寫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裏的王冕，便成了一個沒有生氣，不能動人的死人。爲什麼呢？因爲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來寫二千年後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這個活人變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說，「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

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三

上節所說，是從文學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如今且說從國語一方面着想，國語的文學有何等重要。

有些人說：『若要用國語做文學，總須先有國語。如今沒有標準的國語，如何能有國語的文學呢？』我說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的專門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這話初聽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細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誰肯從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裏面學習國語？所以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雖是很要緊，決不是造國語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試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學來的嗎？這些白話文學的勢力，比什麼字典教科書

都還大幾百倍。字典說「這『字』該讀『魚彥反』」，我們偏讀他做『者個』的者字。字典說『歷』字是『細小』，我們偏把他用作『什麼』『那麼』的歷字。字典說『沒』字是『沉也』、『盡也』，我們偏用他做『無有』的無字解。字典說的『字』有許多意義，我們偏把他用來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爾，縱縱爾』的『爾』字。……總而言之，我們今日所用的『標準白話』，都是這幾部白話的文學定下來的。我們今日要想重新規定一種『標準國語』，還須先造無數國語的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

所以我以為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儘可不必問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我們儘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我們可儘量採用水滸、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夠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這樣做去，決不愁語言文字不夠用；也決不用愁沒有標準白話。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製定標準國語的人。

我這種議論並不是『嚮壁虛造』的，我這幾年來研究歐洲各國國語的歷史，沒有一種國語不是這樣造的。沒有一種國語是教育部的老爺們造成的。沒有一種是言語學專門家造成的。沒有一種不是文學家造成的。我且舉幾條例為證：

一、意大利。五百年前，歐洲各國但有方言，沒有『國語』。歐洲最早的國語是意大利文。那時歐洲各國的人多用拉丁文著書通話。到了十四世紀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學家但丁(Dante)極力主張用意大利話來代拉丁文。他說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國俗話的優美。所以他自己的傑作『喜劇』，全用脫斯基尼(Tusc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話，這部『喜劇』，風行一世，人都稱他做『神聖喜劇』。那『神聖喜劇』的白話，後來便成了意大利的標準國語。後來的文學家包卡嘉 (Boccaccio, 1313-1375) 和洛倫查 (Lorenzo de Medici) 諸人，也都用白話作文學。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國語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國。英倫雖只是一個小島國，却有無數方言。現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還只是倫敦附近一帶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話』。當十四世紀時，各處的方言都有些人用來做書。後來到十四世紀的末年，出了兩位大文學家，一個是趙叟 (Chaucer, 1340-1400)，一個是威克列夫 (Wycliffe, 1320-1384) 趙叟做了許多詩歌、散文、都用這『中部土話』，威克列夫把耶穌教的舊約、新約也都譯成『中部土話』。有了這兩個人的文學，便把這『中部土話』變成英國的標準國語。後來到了十五世紀，印刷術輸進英國，所印的書多用這『中部土話』，國語的標準更確定了。到十六十七兩世紀，莎士比亞和『伊里沙白時代』的無數文學大家，都用國語

創造文學。從此以後，這一部分的『中部土話』不但成了英國的標準國語，幾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語了！

此外，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的國語，大都是這樣發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學的力量才能變成標準的國語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細說了。

意大利國語成立的歷史，最可供我們中國人的研究。爲什麼呢？因爲歐洲西部北部的新國，如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他們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遠了，所以他們漸漸的用國語著作文學還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當年羅馬帝國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鄉；各處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話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國提倡用白話代漢文，有同樣的艱難。所以英、德各國語，一經文學發達以後，便不知不覺的成爲國語了。在意大利却不然。當時反對的人很多，所以那時的新文學家，一方面努力創造國語的文學，一方面還要做文章鼓吹何以當廢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話。有了這種自意的主張，一最有力的是但丁 (Dante) 和阿兒白狄爾 (Albert) 兩個人——又有了那些有價值的文學，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學的國語』。

我常問我自己道：『自從施耐庵以來，很有了些極風行的白話文學，何以中國至今還不會有一種標準的國語呢？』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答案。這一千年來，中國固然有了一些有價值的白

話文學，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明目張膽的主張用白話爲中國的『文學的國語』。有時陸放翁^①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詩；有時柳耆卿^②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詞；有時朱晦庵^③高興了，便寫幾封白話信，做幾條白話札記；有時施耐庵吳敬梓高興了，便做一兩部白話的小說。這都是不知不覺的自然出產品，並非是有意的主張。因爲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做白話的只管做白話，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爲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白話文學從不會和那些『死文學』爭那『文學正宗』的位置。白話文學不成爲文學正宗，故白話不會爲標準國語。我們今日提倡國語的文學，是有意的主張，要使國語成爲『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方有標準的國語。

四

上文所說，『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乃是我們的根本主張。如今且說要實行做到這個根本主張，應該怎樣進行。

我以爲創造新文學的進行次序，約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創造。前兩步是預備，第三步才是實行創造新文學。

(一)工具 古人說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寫字的要筆好，殺豬要刀快。我們要創造新文學，也須先預備下創造新文學的『工具』。我們的工具就是白話。我們有志造國語文學的人，應該趕緊籌備這個萬不可少的工具。預備的方法，約有兩種：

(甲)多讀模範的白話文學 例如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宋儒語錄、白話信札；元人戲曲、明清傳奇的說白、唐宋的白話詩詞，也該選讀。

(乙)用白話作各種文學 我們有志造新文學的人，都該發誓不用文言文作文；無論通信，做詩，譯書，做筆記，做報館文章，編學堂講義，替死人作墓誌，替活人上條陳，……都該用白話來做。我們從小到如今，都是用文言文作文，養成了一種文言的習慣，所以雖是活了，只會作死人的文字。若不下一些狠勁，若不用點苦工夫，決不能使用白話圓轉如意。若單在新青年裏面做白話文字，此外還依舊做文言的文字，那真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政策，決不能磨練成白話的文學家。

不但我們提倡白話文學的人應該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對白話文學的人，我也奉勸他們用白話來做文字。爲什麼呢？因爲他們若不能做白話文字，便不配反對白話文學。譬如那些不認得中國字的中國人，若主張廢漢文，我一定罵他們不配開口。若是我的朋友錢玄同要主張廢漢文，我

決不敢說他不配開口了。那些不會做白話文字的人來反對白話文學，便和那些不懂漢文的人要廢漢文，是一樣的荒謬，所以我勸他們多做些白話文字，多做些白話詩歌，試試白話是否有文學的價值。如果試了幾年，還覺得白話不如文言，那時再來攻擊我們，也還不遲。

還有一層。有些人說：『做白話很不容易，不如做文言的省力』。這是因為中毒太深之過。受病深了，更宜趕緊醫治。否則真不可救了。其實做白話並不難。我有一個姪兒，今年才十五歲，一向在徽州不會出過門，今年他用白話寫信來，居然寫得極好。我們徽州話和官話差得很遠，我的姪兒不過看了一些白話小說，便會做白話文字了。這可見做白話並不是難事，不過人性懶惰的居多數，捨不得拋棄『高文典冊』的死文字罷了。

(二)方法 我以為中國近來文學所以這樣腐敗，大半雖由於沒有適用的『工具』，但是單有『工具』，沒有方法，也還不能造新文學。做木匠的人，單有鋸鑿鑽鉋，沒有規矩帥法，決不能造成木器。文學也是如此。若單靠白話便可造新文學，難道把鄭孝胥陳三立的詩翻成了白話，就可算得新文學了嗎？難道那些用白話文的新華春夢記、【三〇】九尾龜、【三一】也可算作新文學嗎？我以為現在國內新起的一班『文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沒有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且舉小說一門為例，現在的小說，（單指中國人自己著的）。看來看去，只有兩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

聊齋志異的簡記小說。篇篇都是『某生，某處人，生有異稟，下筆千言，……一日於某地遇一女
郎，……好事多磨，……遂爲情死』；或是『某地某生，遊某地，答某妓，情好甚篤，遂訂白頭
之約，……而大婦妬甚，不能相容，女抑鬱以死，……生撫尸一慟幾絕；』……此類文字，只可
抹桌子，固不值一吸。還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學儒林外史或是學官場現形記的白話小說。上等的如
廣陵潮，【三二】下等的如九尾龜。這一派小說，只學了儒林外史的壞處，却不曾學得他的好處。
儒林外史的壞處在於體裁結構太不緊嚴，全篇是雜湊起來的。例如婁府一羣人，自成一段；杜府
兩公子自成一段；馬二先生又成一段；吳博士又成一段；蕭雲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分出
來，可成無數簡記小說；接下去，可長至無窮無極。官場現形記便是這樣。如今的章回小說，大
都犯這個沒有結構，沒有布局的懶病。却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學價值者，全靠一副寫人物
的畫工本領。我十年不曾讀這書了，但是我閉了眼睛，還覺得書中的人物，如嚴貢生，如馬二先
生，如杜少卿，如權勿用，……個個都是活的人物，正如讀水滸的人，過了二三十年，還不會忘
記魯智深、李逵、武松、石秀、……一班人。請問列位讀過廣陵潮和九尾龜的人，過了兩三個月
心目中除了一個『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還記得幾個活靈活現的書中人物？！所以我說，現
在的『新小說』，全是不懂文學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結構，又不知描寫人物，只做成了許

多又長又臭的文字；只配與報紙的第二張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學上佔一個位置。——小說在中國近年，比較的說來，要算文學中最發達的一門了。小說尙且如此，別種文學，如詩歌戲曲，更不用說了。

如今且說什麼叫做『文學的方法』呢！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況且又不是這篇文章的本題，我且略說幾句。

大凡文學的方法可分三類：

(1) 收集材料的方法 中國的『文學』，大病在於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纂誌，壽序，家傳之外，幾乎沒有一毫材料。因此，他們不得不做那些極無聊的『漢高帝斬了公論』，『漢文帝唐太宗優劣論』。至於近人的詩詞，更沒有什麼材料可說了。近人的小說材料，只有三種：一種是官場，一種是妓女，一種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會，（留學生、女學生之可作小說材料者，亦附此類。）除此以外，別無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徵求這種材料。做小說竟須登告白徵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學家破產的鐵證。我以為將來的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約如下：

(由) 推廣材料的區域 官場妓院與齷齪社會三個區域，決不夠採用。即如今日的貧民社

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舖，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會有文學上佔一位置，並且今日新舊文明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

(乙)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 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因此我們讀這種小說，總覺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癢的，沒有一爭精采。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個根底。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 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固是極重要，但是也不能靠全這兩件。例如施耐庵若單靠觀察和經驗，決不能做出一部水滸傳。個人所經驗的，所觀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須有活潑精細的理想(imagination)，把觀察經驗的材料，一一的體會出來，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組織完全；從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從經驗過的推想到不曾經驗過的，從可觀察的推想到不可觀察的，這才是文學家的本領。

(2)結構的方法 有了材料，第二步須要講究結構。結構是個總名詞，內中所包甚廣，簡單說來，可分鋪敘和布局兩步：

(甲)剪裁 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塊料可做袍子，那塊料可做背心。估計定了，方可下剪。文學家的材料也要如此辦理。先須看這些材料該用做小詩呢？還是做長歌呢？該用做章回小說呢？還是做短篇小說呢？該用做小說呢？還是做戲本呢？籌畫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可以決定做什麼體裁的文字。

(乙)布局 體裁定了，再可講布局，有剪裁，方可決定『做什麼』；有布局，方可決定『怎樣做』。材料剪定了，須要籌算怎樣做去始能把這材料用得最得當又最有效果。例如唐朝天寶時代的兵禍，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裏，便成了詩料。如今且舉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這首詩只寫一個過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個人家內偷聽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個字，却不但把那一家祖孫三代的歷史都寫出來，並且把那時代兵禍之慘，壯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橫行，小民之痛苦，都寫得逼真活現，使人讀了生無限的感慨。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一篇，寫一家夫婦的慘劇，却不從『某人妻妻甚賢，後別有所歡，遂出妻再娶』說起，只挑出那前妻由上下來遇着故夫的時候下筆，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寫得充分滿意。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近來

的文人全不講求布局；只顧湊足多少字可賣幾塊錢；全不問材料用的得當不得當，動人不動人。他們今日做上回的文章，還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處，這樣的文人怎樣造得出有價值的新文學呢！

(3)描寫的方法 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講描寫的方法。描寫的方法，千頭萬緒，大要不出四條：

(一)寫人。

(二)寫境。

(三)寫事。

(四)寫情

寫人要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別；件件都是林黛玉，決不是薛寶釵；件件都是武松，決不是李逵。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老殘遊記的大明湖，決不是西湖，也決不是洞庭湖。寫時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寫情要真，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致。——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裏面千變萬化，一言難

盡。

如今且回到本文。這上文所說的：創造新文學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剛才說了。如今且問，怎樣預備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仔細想來，只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我這個主張，有兩層理由：

第一，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不夠作我們的模範。即以體裁而論，散文只有短篇，沒有布置周密，論理精嚴，首尾不懈的長篇；韻文只有抒情詩，絕少紀事詩，長篇詩更不會有過；戲本更在幼稚時代，但略能紀事掉文，全不懂結構；小說好的，只不過三四部，這三四部之中，還有許多疵病；至於最精采的『短篇小說』，『獨幕戲』，更沒有了。若從材料一方面看來，中國文學更沒有做模範的價值。才子佳人，封土挂帥的小說；風花雪月，塗脂抹粉的詩；不能說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學這個，學那個的一切文學這些文學，簡直無一毫材料可說。至於布局一方面，除了幾首實在好的詩之外，幾乎沒有一篇東西當得『布局』兩個字——所以我說，從文學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國的文學實在不夠給我們作模範。

第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論，我們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國的培根（Bacon）和法國的孟太恩（Montaigne），至於像柏拉

圖 (Plato) 的『主客體』，赫胥黎 (Huxley) 等的科學文字，包士威爾 (Boswell) 和莫烈 (Morley) 等的長篇傳記，彌兒 (Mill) 弗令克林 (Franklin) 吉朋 (Gibbon) 等的『自傳』，太恩 (Taine) 和白克兒 (Buckle) 等的史論；……都是中國從不曾夢見過的體裁。更以戲劇而論，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臘戲曲，一切結構的工夫，描寫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蕭士比亞 (Shakespeare) 和莫逆爾 (Moliere)，更不用說了，最近六十年來，歐洲的散文戲本，千變萬化，遠勝古代，體裁也更發達了，最重要的，如『問題戲』，專研究社會的種種重要問題；象徵戲，(Symbolic Drama) 專以美術的手段作的『意有言外』的戲本；『心理戲』，專描寫種種複雜的心境，作極精密的解剖；『諷刺戲』，用嬉笑怒罵的文章，達憤世救世的苦心。更以小說而論，那材料之精確，體裁之完備，命意之高超，描寫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細密，社會問題討論之透切，……真是美不勝收。至於近百年新創的『短篇小說』，真如芥子裏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鍊的精品，曲折委婉無所不可；真可說是開千古未有的創局，掘百世不竭的寶藏。——以上所說，大旨只在約略表示西洋文學方法的完備，因為西洋文學真有許多可給我們作模範的好處，所以我說：我們如果真要研究文學的方法，不可不趕緊繙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

現在中國所譯的西洋文學書，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我且擬幾條繙譯西洋文學名

著的辦法如下：

(1) 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為國內真備得西洋文學的學者等應該開一會議，公其選定若干種不可不譯的第一流文學名著：約數如一百種長篇小說，五百篇短篇小說，三百種戲劇，五十家散文，為第一部『西洋文學叢書』，期五年譯完，再選第二部。譯成之稿，由這幾位學者審查，并一一為作長序及著者略傳，然後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選。詩歌一類，不易繙譯，只可從緩。

(2) 全用白話韻文之戲曲，也都譯為白話散文。用古文譯書，必失原文的好處。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論。前天看見一部偵探小說圓室案中，寫一位偵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這位偵探穿的是不是康橋大學的廣袖制服！——這樣譯書，不如不譯，又如林琴南把蕭士比亞的戲曲，譯成了記敘體的古文！這真是蕭士比亞的大罪人，罪在圓室案譯者之上！

(三) 創造 上面所說工具與方法兩項，都只是創造新文學的預備。工具用得純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至於創造新文學是怎樣一回事，我可不配開口了。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儘可不必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

我們現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工夫罷！（選自胡適文存）

註釋（借用趙景深氏的註釋）

（一）文學改良芻議 原載新青年，現亦收入胡適文存。（二）桐城派的古文 清方苞、姚鼐、劉大猷等倡之；以其爲桐城人，故名爲桐城派。文重韓柳，尤曾歸有光。林紓譯筆，卽擬桐城派者也。（三）文選派的文學 此派主張非漢魏以下之書不讀，以蕭統文選爲其圭臬。王闈運卽被稱爲選學妖孽者也。（四）江西派的詩 祖江西人黃庭堅，詩以生澁爲尙。鄭孝胥陳三立等均是。詳見宋詩研究（大東版），內述清人學江西派詩之淵源流派甚詳。（五）夢窗派的詞 夢窗卽南宋詞人吳文英之號。此派之詞徒堆砌典實，蓋如七寶樓台，拆碎下來，不成片斷也。（六）聊齋志異派的小說 所謂「某生，某地人，遇一豔姝」之類，禮拜六派小說多效其體。（七）木蘭辭 古樂府之一，約爲梁人所作，敘木蘭爲一孝女，改扮男子，代父從軍十二年，同伍之人，均不知之。（八）孔雀東南飛 古詩。漢末焦仲卿夫婦因家庭慘變而死，時人唱之，作此詩以爲哀悼。（九）李後主 南唐國君，名煜，字重光所爲詞悽惋動人。（一〇）杜甫 字子美，唐襄陽人，爲我國大詩人。（一一）韓愈 字退之，唐昌黎人，善作古文。南山一詩，信屈贅牙，極不易讀。（一二）三百篇 卽詩經。古詩

三千餘篇，現存三百十一篇；舉其約數，故曰三百篇。(一三)施耐庵 元東都人。惟胡適水滸傳考證以爲決非元人，或爲明人。傅水滸爲其所作，然亦有謂水滸非其一人所作者。

(一四)曹雪芹 名霑，乃清漢軍正白旗人，工詩，著有紅樓夢。(一五)陸士衡 名機，晉吳郡人，善作賦。(一六)王粲二短句 王粲，字仲宣，魏高平人，避亂荊州依劉表時，登江陵城樓，因思歸而作賦。(一七)陽關二短句 唐王維詩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此詩入樂府，以爲送別之歌，將陽關一句，反覆歌唱，名爲『陽關三疊』，又名渭城曲。(一八)伊尹周公傳，說各爲商周殷賢相。(一九)宋濂集子裏的王冕 宋濂，字景濂，明浦江人，王冕傳收入其所著之芝園後集卷十中。(二〇)包卡嘉 意大利小說家，其十日談已有漢譯本。(二一)洛倫查 意大利佛羅棧薩政治家，博學工詩，嗜藝術。約一四二九年生，一四二九年死。(二二)趙叟 英國詩人，生於倫敦，爲英吉利詩體之創作者。(二三)威克列夫 英國宗教改革家。

(二四)莎士比亞 (一五六四——一六一六) 英國大戲劇家。(二五)伊里沙白 英國女王，在位時期，自一五五八年至一六〇三年。(二六)阿兒白狄 (一四〇四——一四七二) 意大利藝術理論家。(二七)陸放翁 名游，宋山陰人，所作詩文甚多。(二八)柳耆卿 名永，宋

崇安人，有樂章集。(二九)宋晦庵 宋哲學家，名熹，婺源人。(三〇)新華春夢記 楊塵

因作。(三一)九尾龜 漱六山房(張春帆)作。(三二)廣陵潮 李涵秋作。(三三)官場現

形記 李伯元作。

三 論短篇小說

胡適

一 什麼叫做短篇小說

中國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說』是什麼東西。現在的報紙雜誌裏面，凡是筆記雜纂，不成長篇的小說，都可叫做『短篇小說』。所以現在那些『某生，某處人，幼負異才，……一日遊某園，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爛調小說，居然都稱爲『短篇小說』！其實這是大錯的。西方的『短篇小說』，（英文叫做 Short Story）在文學上有一定的範圍，有特別的性質；不是單靠篇幅不長便可稱爲『短篇小說』的。

我如今且下一個『短篇小說』的界說：

短篇小說是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

這條界說中，有兩個條件最宜特別注意。今且把這兩個條件分述如下：

(一)「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的人看了樹身的「橫截面」，數了樹的「年輪」，便可知這樹的年紀。一人的生活，一國的歷史，一個社會的變遷，都有一個「縱剖面」和無數「橫截面」，縱面看去，須從頭看到尾，纔可看見全部。橫面截開一段，若截在要緊的所在，便可把這個「橫截面」代表這個人，或這一國，或這一個社會。這種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術未發明之前，有一種「側面剪影」(Silhouette)，用紙剪下人的側面，便可知是某人。這種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方面。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決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

(二)「最經濟的文學手段」形容「經濟」兩個字，最好是借用宋玉^①的話「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②須要不可增減，不可塗飾，處處恰到好處，方可當「經濟」一字。因此，凡可以拉長演作同小說的篇短，不是真正「短篇小說」；凡敘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短篇小說」。

能合我所下的界說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說」。世間所稱「短篇小說」，雖未能處處都與這界說相合，但是那些「可傳世不朽的」短篇小說，決沒有不具上文所說兩個條件的。

如今且舉幾個例：西曆一八七〇年，法蘭西和普魯士開戰，後來法國大敗，巴黎被攻破，三了極大的賠款，還割了兩省地，纔能講和。這一次戰爭，在歷史上，就叫普法之戰，是一件極大的事。若是歷史家記載這事，必定要卜溯兩國開釁的遠因，中記戰爭的詳情，下尋戰興和的影響；這樣記去，可滿幾十本大冊子。這種大事到了『短篇小說家』的手裏，用最經濟的手腕去寫這件大事的最精采的一段或一面。我且不舉別人，單舉Daudet和Maupassant兩個人為例。Daudet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有計多種。我會譯出一種叫做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全篇用法國割給普國兩省中一省的一個小學生的口氣，寫割地之後，普國政府下令，不許再教法文法語。所寫的乃是一個小學教師教法文的，最後一課。

一切割地的慘狀，都從這個小學生眼中看出，口中寫出。還有一種，叫做柏林之圍（Le siege de Berlin）寫的是法皇拿破崙第三出兵攻普魯士時，有一個曾在拿破崙麾下的老兵官，以為這一次法兵一定要大勝了，所以特地搬到巴黎，住在凱旋門邊，準備着看法兵『凱旋』的大典。後來這老兵官病了，他的孫女天天假造法兵得勝的新聞去哄他。那時普國的兵已打破巴黎。普兵進城之日，他老人家聽見軍樂聲，還以為是法兵打破了柏林，凱旋門呢！這是借一個法國極強時代的老兵，來反照當日法國大敗的大恥，兩兩相形，真可動人。

Maupassant 所做善法之戰的小說也有多種。我書譯他的二漁夫 (Deux amis)，寫巴黎被圍的情形，却都從兩個酒鬼身上着想。還有許多篇，如『(Mlle. Fifi)』之類，或寫一個妓女被普國兵士擄去的情形，或寫法國內地村鄉裏面的光棍，乘着國亂，設立『軍政分府』，作威作福的怪狀，……都可使人因此推想那時法國兵敗以後的種種狀態。這都是我所說的『用最經濟的手腕，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短篇小說。

二 中國短篇小說的略史

『短篇小說』的定義既說明了，如今且略述中國短篇小說的小史。

中國最早的短篇小說，自然要數先秦諸子的寓言了。莊子列子韓非子呂覽諸書所載的『寓言』，往往有用心結構可當『短篇小說』之稱的。今舉二例：第一例見於列子湯問篇：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人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瀆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辟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大，叩石墾壤，箕畚運於勃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操蛇之神』聽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這篇大有小說風味。第一，因為他要說『至誠可動天地』，却平空假造一段太行王屋兩山的歷史。第二，這段歷史之中，處處用人名！地名，用直接會話，寫細事小物，即寫天神也用『操蛇之神』、『夸娥氏二子』等私名，所以看來好像真有此事。這兩層都是小說家的家數。現在的人，開口便是『某生』、『某甲』，真是不曾懂得做小說的ABC。

第二例見於莊子徐無鬼篇：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

『鄧人纏乎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空而鼻不傷。鄧人立不失常。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齊試爲寡人爲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自夫子（謂惠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這一篇寫『知己之成』，從古至今，無人能及。看他寫『字漫其鼻端，若蠅翼』，寫『匠人運斤成風』，都好像真有此事，所以有文學的價值。看他寥寥七十個字，寫盡無限感慨，是何等『經濟的』手腕！自漢到唐，這幾百年中，出了許多『雜記』體的書，却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最下流的如神仙傳、搜神記之類，不用說了。最高的如世說新語，其中所記，有許多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却没有『短篇小說』的體裁。如下舉的例：

(1)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瑯琊時種柳，看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2) 王子猷獻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窗，命分酌，四望皎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

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輿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此等記事，都是揀取人生極精采的一小段，用來代表那人的性情品格，所以我說世說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只是世說所記都是事實，或是傳聞的事實，雖有剪裁，却無結構，故不能稱做『短篇小說』。

比較說來，這個時代的散文短篇小說還該數到陶潛的桃花源記。這篇文章，命意也好，布局也好，可以算得一篇用心結構的『短篇小說』此外，便須到韻文中去找短篇小說了。韻文中孔雀東南飛一篇是很好的短篇小說，記事言情，事事都到。但是比較起來，還不如木蘭辭更爲『經濟』。木蘭辭記木蘭的戰功，只用『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十個字；記木蘭歸家的那一天，却用了一百多字。十個字記十年的事，不爲少。一百多字記一天的事，不爲多。這便是文學的『經濟』，但是比較起來，木蘭辭還不如古詩上山採蘼蕪更爲神妙。那詩道：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纈，故人工織素；故工織纈，日一匹，故工織素五丈餘；將纈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這首詩有許多妙處。第一，他用八十個字，寫出那家夫婦三口的情形，使人可憐被逐的『故

人』，又使人痛恨那沒有心肝，想靠老婆發財的『故夫』。第二，他寫那人棄妻娶妻的事，却不用從頭說起；不用說『某某，某處人，娶妻某氏，甚賢。已而別有所愛，遂棄前妻而娶新歡。……』他只從這三個人的歷史中挑出那日從山卜採野菜回來遇着故夫的幾分鐘，是何等『經濟的手腕』！是何等『精采的片段』！第三，他只用『上山採麻蕪，下山蓬故夫』十個字，便可寫出這婦人是一個棄婦，被棄之後，非常貧苦，只得挑野菜度日。這是何等神妙的手段！懂得這首詩的好處，方才可談『短篇小說』的好處。

到了唐朝，韻文散文中都有很妙的短篇小說。韻文中，杜甫的石壕吏是絕妙的例。那詩道：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鄆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首詩寫天寶之亂，只寫一個過路投宿的客人夜裏偷聽得的事，不插一句議論，能使人覺得那時代徵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丁壯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橫行：一一都有眼前。捉人捉到生了孫兒的祖老太太，別的更可想而知了。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中。儘有很好的短篇小說。最妙的是新樂府折臂翁一首。看他寫「是時翁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墮折臂」，使人不得不發生「苛政猛於虎」的感想。白居易的琵琶行也算得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說。白居易的短處，只因爲他有點迂腐氣，所以處處要把做詩的「本意」來做結尾；卽如新樂府折臂翁篇末加上「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一段，便沒有趣味了。又如長恨歌一篇，本用道士見楊貴妃，帶來信物一件事作主體。白居易雖做了這詩，心中却不信這道士見楊妃的神話；所以他不但說楊妃所在的仙山「在虛無縹緲中」；還要先說楊妃死時「金釵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竟直說後來「天上」帶來的「鈿合金釵」是馬嵬坡拾起的了！自己不信，所以說來便不能叫人深信。人說趙子昂畫馬，先要伏地作種種馬相。做小說的人，也要加此。也要用全副精神替書中人物設身處地，體貼入微。做「短篇小說」的人，格外應該如此。爲什麼呢？因爲「短篇小說」要把所挑出的「最精采的一段」作主體纔可有全神貫注的妙處。若帶點迂氣。處處把「本意」點破，便是把書中事實作一種假設的附屬品，便沒有趣味了。

唐朝的散文短篇小說很多，好的却實在不多。我看來看去，只有張說的虬髯客傳可算得卜品的「短篇小說」。虬髯客傳的本旨只是要說「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他却平空造出虬髯客一段故事，插入李靖紅拂一段情史，寫到正熱鬧處，忽然寫「太原公子馮素而來」，遂使那位野心

豪傑絕心於國事，另去海外開闢新國。這稱立意布局，都是小說家的上等工夫。這是第一層長處。這篇是「歷史小說」。凡做「歷史小說」，不可全用歷史上的事實，却又不可違背歷史上的事實。全用歷史的事實，便成了「演義」體，如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志，沒有真正「小說」的價值。若違背了歷史的事實，如說岳傳使岳飛的兒子掛帥印打金國，雖可使一般感人快意，却又不成「歷史的」小說了。最好是能於歷史事實之外，造成一些「似歷史又非歷史」的事實，寫到結果却又不違背歷史的事實。如法國大仲馬的俠隱記寫英國暴君查爾第一世爲克林威爾所囚時，有幾個俠士出了死力百計想把他救出來，每次都到將成功時忽又失敗；寫來極熱鬧動人，令人急煞，却終不能救免查爾第一世斷頭之刑，故不違背歷史的事實。又如水滸傳所記宋江等三十六人是正史所有的事實。水滸傳所寫宋江在潯陽江上吟「反詩」，寫武松打虎殺嫂，寫魯智深大鬧和尙寺，……等事，處處熱鬧煞，却終不違歷史的事實。虬髯客傳的長處正在他寫了許多動人的人物事實，把「歷史的」人物和「非歷史的」人物穿插夾混，叫人看了覺像那時真有這些人物事實。但寫到後來，虬髯客飄然去了，依舊是唐太宗得了天下，一毫不違背歷史的事實。這是「歷史小說」的方法，便是虬髯客傳的第二層長處。此外還有一層好處。唐以前的小說，無論散文韻文，都只能敘事，不能用全副氣力描寫人物。虬髯客傳寫虬髯客極有神氣，自不用說了。就是寫紅拂李靖等「配角」，也都有自

性的神情風度。這種「寫生」手段，便是這篇的第三層長處。有這三層長處，所以我敢斷定這篇虬髯客傳是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說」。宋朝是「章回小說」發生的時代。如宣和遺事和五代史平話等書，都是後世「章回小說」的始祖。宣和遺事中記楊志賣刀殺人、晁蓋等八人路劫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諸段，便是施耐庵水滸傳的稿本。從宣和遺事變成水滸傳是中國文學史上、大進步。但宋朝是「雜記小說」極盛的時代，故宣和遺事等書，總脫不了「雜記體」的性質，都是上段不接下段，沒有結構布局的。宋朝的「雜記小說」頗多好的，但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短篇小說」是有結構局勢的；是用全副精神氣力貫注到一段最精采的事實上的。「雜記小說」是東記一段，西記一段，如一盤散沙，如一篇零用賬，全無局勢結構的。這個區別，不可忘記。

明清兩朝的「短篇小說」，可分白話與文言兩種。白話的「短篇小說」可用今古奇觀作代表。今古奇觀是明末的書，大概不全是一人的手筆。書中共有四十篇小說，大要可分兩派：一是演述舊作的，一是自己創作的。如吳保安棄家贖友一篇，全是演唐人的吳保安傳，不過添了一些瑣屑節目罷了。但是這些加添瑣屑節目便是文學的進步。水滸所以比史記更好，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水滸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從唐人的吳保安，變成今古奇觀的吳保安；從唐人的李研公，變成今古奇觀的李研公；從漢人的伯牙子期，變成今古奇觀的伯牙子期；

——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致層細節的進步。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創造的小說，如賣油郎，如洞庭紅，如喬太守，如念親恩孝女藏兒，都可稱很好的「短篇小說」。依我看來，今古奇觀的四十篇之中，布局以喬太守為最工，寫生以賣油郎為最工。喬太守一篇，用一個李都督做全篇的線索，是有意安排的結構。賣油郎一篇寫秦重、花魁娘子、九媽、四媽，各到好處。今古奇觀中雖有很平常的小說，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說，已大有進步了。唐人的小說，最好的莫如虬髯客傳。但虬髯客傳寫的是英雄豪傑，容易見長。今古奇觀中大多數的小說，寫的都是些瑣細的人情世故，不容易寫得好。唐人小說大都屬於理想主義。今古奇觀中如賣油郎、徐老僕、喬太守、孝女藏兒，便近於寫實主義了。至於由文言的唐人小說，變成白話的今古奇觀，寫物寫情，都更能曲折詳盡，那更是一大進步了。

只可惜白話的短篇小說，發達不久，便中止了。中止的原因，約有兩層：第一，因為白話的「章回小說」發達了，做小說的人往往把許多短篇略加組織，合成長篇。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寶鑑（名為長篇的「章回小說」，其實都是許多短篇湊攆來的。這稱雜湊的長篇小說的結果，反阻礙了白話短篇小說的發達了。第二，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文人，很做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如虞初新志、虞初續志、聊齋志異等書裏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志異

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聊齋裏面，如續黃梁、胡四相公、青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爲「短篇小說」。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之中，却帶幾分寫實的性質。這實在是他的長處。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後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值得提起了。

三 結論

最近世界文學的趨勢，都是由長趨短，由繁多趨簡要。——「簡」與「略」不同，故這句話與上文說「由略而詳」的進步，並無衝突，——詩的一方面，所重的在於「寫情短詩」(Lyric Poetry) 像 Homer, Milton, Dante 那些幾十萬字的長篇，幾乎沒有人做了；就有人做，也很少人讀了。戲劇一方面，莎士比亞的戲，有時竟長到五齣二十幕，後來變到五齣五幕；又漸漸變成三齣三幕；如今最注重的是「獨幕戲」了。小說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中段以來，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如 Tolstoy 的戰爭與和平，竟是絕無而僅有的了。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寫情短詩」「獨幕劇」「篇小說」三項，代表世界文學最近的趨向。這種趨向的原因，不止一種。(一)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若不經濟，

只配給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太們看，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學自身的進步，與文學的「經濟」有密切關係。斯賓塞圖說，論文章的方法，千言萬語，只是「經濟」一件事。文學越進步，自然越講求「經濟」的方法。有此兩種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學都趨向這三種「最經濟的」體裁。今日中國的文學，最不講「經濟」。那些古文家的那「聊齋濫調」的小說家，只會記『某時，某地，遇某人，作某事』，的死板，毫不懂狀物寫情是全靠瑣屑節目的。那些長篇小說家又只會做那無窮無極，九尾龜一類的小說，連體裁布局都不知道，不要說文學的經濟了。若要救這兩種大錯，不可不提倡那最經濟的體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說」。(選自胡適文存)

註 釋 (借用趙景深氏的註釋)

- (一)宋玉 戰國時楚人，屈原弟子，爲楚大夫，憫其師放逐，作九辯述其志以悲之。(二)增之一分四句 見登徒子好色賦。(三)Daudet。Maupassant Daudet 漢譯爲都德 (1840-1898) Maupassant 漢譯爲莫泊桑；均法國短篇小說家。(四)最後一課 有胡適譯文，收入短篇小說。(五)柏林之圍 亦有胡適譯文，收入短篇小說。(六)二漁夫 胡適譯文，收入短篇小說。(七)Mlle. Fifi 有李青崖譯文，收入莫泊桑全集之二。呼嘯小姐集。(北新版)(八)或寫法國內地……怪狀 指莫泊桑政變的一幕，有李青崖譯文。(九)

莊子列子韓非子呂覽 莊子乃莊周所作；列子，列禦寇作；韓非子，韓非作；呂覽，呂不韋作。(一〇)太形 當作太行，連及河南、山西、直隸。(一)王屋 有山西陽城縣西南。南跨河南濟源縣，西跨垣曲縣界。(二)切 古以周尺八尺爲切，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一三)獻疑 猶致難也。(一四)魁父 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一五)隤土 淮南子曰：「東北得淵曰隤土」。(一六)舂 音本，盛土器，以草索爲之。(一七)訛 音魏，毀齒也。自乳齒變爲永久齒，謂之訛。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訛；女七月生齒，七歲而訛」。(一八)操蛇之神 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一九)夸娥氏 傳記所未聞，蓋古之有神力者也。(二〇)厖 音措，置也。(二一)惠子 卽惠施，戰國時人，莊子之友，司馬彪注謂爲梁相。(二二)人郢 漢書音義作「夔人」，夔音鏡。「夔人，古之善塗墍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補不污，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之」。(二三)神仙傳 晉葛宏撰，所錄八十四人，惟容成公彭祖二條與列仙傳重出，餘皆補列仙傳所未載。(二四)搜神記 題陶潛撰，記靈異變化之事。或謂陶潛曠達，未必拳拳於鬼神，蓋係僞託。(二五)世說 宋臨川王劉義慶有世說八卷，梁劉孝標註之爲十卷，見隋志，今存者三卷爲世說新語。(二六)金城 今甘肅舊蘭州西鞏二府地。(二七)左思 字太沖，晉臨緄

- 人。(二八)刻 卽今浙江燥縣。(二九)縑 卽絹也。(三〇)素 謂絹之精白者。(三一)匹 長四丈爲匹。(三二)石壕 在今河南陝縣東七十里。(三四)鄴城 在今河南臨漳縣西二十里。(三四)河陽 在今河南孟縣，唐書：『郭子儀兵既潰，用都虞侯張用濟策，守河陽』。(三五)褐 謂半袖單衣，加於裘之上者。(三六)宣和遺事和五代史評話 最易得者爲商務黎烈文標點本。(三七)儒林外史 清吳敬梓作。(三八)品花鑑寶 清陳森書作。(三九)Homer 荷馬，相傳伊利亞特(*Iliad*)與奧德賽(*Odyssey*)爲其所作。(四〇)Milton 米爾頓(1608-1674)英國詩人，失樂園(*Paradise Lost*)與得樂園(*Paradise Regained*)爲其長篇傑作。(四一)Dante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詩人，神曲(*Divina Commedia*)爲其長篇傑作。(四二)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國戲劇家。(四三)Tolstoy 托爾斯泰(1817-1875)俄國大文學家。(四四)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國哲學家。

四 中國小說談

俞平伯

一 小說的名稱與解釋

小說一詞在英文中有種種歧稱，而在中國亦多歧義，約言之不外廣狹二義：廣義的小說，乃準原來之義而立。所謂小說，即「小言」「小語」之謂，漢書藝文志以爲「街談巷語之說」，桓譚以爲「叢殘小語」，皆是確話。其初原是子史之流裔，魯迅君所謂「託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繆」，但後來所作漸多，由志怪鬼神而漸及於描寫人情，別起附庸，蔚成大國，遂脫離說理記事之範圍，駁近於今之所謂文藝矣。然其歷史上之遺痕，猶往往可見，且甚有關於作風之評價。

狹義的小說，屬於宋人說話之一種。說話者今之說書，在唐時卽有之，至宋而盛，諸家筆記每有記載，惟類目稍不同耳。（參看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二）小說爲說話中之一家數，據吳自牧夢梁錄說，小說卽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杆棒發跡變態之事；而據灌園耐得翁郡

城紀勝，却分小說爲三類：(1)銀字兒，煙粉靈怪傳奇(2)說公案，搏拳提刀棒及發跡變態之事，(3)說鐵騎兒，士馬金鼓之事。說雖不盡同，而所謂小說何指，總約略可見。操此等說話生涯者謂之說話人，其說話之底本謂之話本，其體格之猶可考見者如五代史平話及京本通俗小說皆是也。此等話本卽爲白話小說之濫觴，白話小說既漸盛，於是距話本漸遠，別開文藝上之新境界。然遺痕故自在，其影響於白話小說之體格風裁亦大，正與上節所述廣義小說之變遷相平行。

此廣狹二義，悉無當於我們所謂小說，彰彰明甚。惟若求了解中國小說與自來之實況，必先明白古今人雖同用小說這名稱而釋義迥別；尤宜知這些傳統的觀念對於自來小說創作之成就，有深切之關係。我們用今日所謂小說之標準去衡量古之小說，而發見種種的有趣的齟齬，這倒是當然的現象。古之小說本非今之小說，若古人能預知我們的標準，來迎合牠們，這才是真正的奇異呢。

今日所謂小說，在西方有種種的訓釋，我覺得美人哈密而頓(Maryton Hamilton)所說『在想像諸事實之系列裏顯示人生之真』尙爲適切。這定義，有三點須稍解釋：第一有所謂想像之事實，而小說遂別於歷史的傳記。想像非卽幻想，故無論其派別爲自然爲浪漫，而其所敘述固皆想像的事實也。第二，實事成爲系列，則非各自分離的，亦非混雜無序的，乃依因果的關係排列成的

。故彼一樁孤立的事實不成爲小說，而彼許多各各孤立的事實（如偶然連屬，無名理系屬之必然，仍爲各各孤立，非真的系列）亦不成爲小說。此真的小說所以別於筆筒體小說也。第三，宜與人生的真合一。『真』之詮釋爲義甚繁，非此能盡。約言之，小說之功能，在乎能借題發揮，顯示人生內蘊之諸因果，而非直抄人生外面之預層偶發的諸事情。直抄人生，以小說之義言之，非特不得爲真，且爲虛妄也。習作小說者，每以篇中所敘爲自己或其親友之實事，便自詡以爲得真，此實大誤。須知小說的創作乃一種複雜的過程，（依蜜哈而頓的說法，乃由現狀之人生，蒸發爲抽象之真理，復由此抽象之真理凝縮而爲想像事實的系列，若蒸溜然，此說極精）非直接向人生抄寫。若以直抄人生爲作小說之捷徑，則新聞紙及雜誌上之時事彙紀瑣聞等，豈非至真切之品乎？烏乎可！

以上所言，誠至簡略，然即此觀測，已知我們所謂小說與中國固有之觀念，非特範圍之廣狹不同，並有性質上之根本差別。雖同用此一名，按其實際，殆爲大異之二物。所以我們評量中國的舊有小說，與其用我們的準則，不如用他們自己的準則，尤爲妥切。這固然似乎過於寬大，但非如此，我以為亦不足以了解中國小說之實況。

二 小說的分類

分類原是勉強的方便，但牠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作物之概況。茲將中國小說區爲甲乙丙三大類，甲爲詩的小說，乙爲用文言寫的，丙爲用白話寫的小說。一看這種分法，便知道雖精密差得遠，只是極粗疏的假定而已，——雖然我們不妨試用牠。

其實這區分還是承上文來的，就是從較古的小說觀念（廣義的）與較後起的小說觀念（狹義的）之外，加上一種詩的小說，成爲三大類。茲先列表，後約略說明之。

| | |
|---|---|
| 甲 | 詩中的小說 |
| 乙 | 漢人所謂小說（叢殘小語） 〔志鬼怪人情的各種筆記小說〕 〔傳奇文〕 |
| 丙 | 1 宋人所謂小說——擬話本——各體長短篇白話小說（話本） |
| | 2 宋人之講史——演義體小說 |
| | 3 彈詞——唱本書 |
| | 4 唐之佛經俗文——宋之說經說參說課經——今之寶卷 |

這表也曾經幾度的改訂。詩中的小說，我本題爲敘事詩，後來覺得爲與西洋的 Epic 相混，而就

嚴格的意義言，中國實無 *Fable* 也。至於所指的是那些作品，也容易知道，如建安時（？）孔雀東南飛，唐之石壕吏長恨歌等篇皆是，往下推，則詩經中之氓及東山，楚辭中之山鬼，漁父，可以說是牠們的遠祖；往下推，則清初之圓圓曲清季之彩雲曲，仍是牠的雲嗣。其風格辭彩雖各各不同，所含有的小說成分亦有多少，但按其本質却有一點相同，就是雖為詩型而實含小說之質素。胡適君曾說及此點，見其文存卷一中。魯迅君述小說史，未把此項列入，亦自有其見地，因為這本可歸入詩去，在小說原為附庸。惟求包舉之完全，也不妨列入。

漢人所謂小說，並包括先秦子史中含有小說意味的篇章，如列子之說愚公移山，莊子之說匠石與郢人故事皆是。既曰叢殘小語，則所包自廣，不言可知。如青史子，漢志列入小說家，而今觀其遺文三則，絕無涉於通俗所謂小說。（小說史略三）後之各體筆記小說，自為此體之嫡派，亦無待說明。傳奇文本可歸入筆記小說中，似無另立一項之必要；但就文辭與結構論，唐以來之傳奇文又較一般之筆記為高明。文辭較華縟豐富，結構亦較嚴密，以我們觀之，似較筆記體略近於真的小說，（唐之傳奇文固然有好的，後來如清人聊齋志異亦儘有佳篇）雖然在根本上仍脫不了筆記的窠臼。

由話本而擬話本，而白話小說，其系列亦自分明。白話小說之突起，其大因由實在於摹擬話

本，此無可疑者；從作品之描寫上，體裁上固可證明，在歷史方面亦然。但有一點須加限制，後期之白話小說，如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品花寶鑑等，固未必全美，而實已脫離話本之面目，漸近於我們今日所謂小說。好在此表本不宜十分呆看。

講史與演義，彈詞與唱本，一物二名，似不可上下分承。惟却非全無區域，所謂講史彈詞，是說着彈唱着的底本，而演義與唱本之書則摹擬講史彈詞面作，只在供人閱讀，不必真說真唱也。其關係正和話本之與擬話本相似，故仍從上下列。唱本雖有過幾種，但彈詞究有何項歷史，魏匙所知。惟觀陸游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似彈詞之興起，與話本相先後。其來原亦甚古，大約與佛偈之翻譯有相當之系屬。

丙類第四項，其排列尙未愜意。今之寶卷或可遠溯唐佛之經俗文，而宋之說經說參說評經，其面目究如何良不可知。且此類只以說佛事爲主題而立，其實就體裁論，佛經俗文寶卷與彈詞唱本極相近似。至宋之說經參原與小說講史同列，似又與話本近也。

上表所列舉既未完備，亦未必精當，只就講說上之便利寫此。其實大別之只有兩項，一筆記體之文言小說。二話本體之白話小說。此兩端漸漸演進，遂漸脫離其本來幼稚面目而幾蛻化爲真的小說，其一爲傳奇文，其二爲較高等之白話小說，此卽爲二千年來演化之最後成績。

三 其缺點所在與解釋

論小說者每採用三分法，即結構人物環境是。注重環境之作品爲近代西洋之產物，在中國古時殆無此項成績，可以除開，只就結構人物兩端來量度中國的小說。

西洋小說可大別爲二，一長篇，二短篇也。（此非僅指篇幅之長短，乃作法之不同）長篇所寫爲縱剖面之人生，所注重爲人物性格之開展，而其結構方面較鬆散不甚經濟。短篇所寫爲橫剖面之人生，注重在事實中一 climax，人物與結構方面均極精當，故能有完全之感應，合一之印象，前者例如英狄更司之小說，後者例如法莫泊桑之小說。

或者疑有揚短篇抑長篇之意，而實不然。此兩種作法不同，本難於軒輊。短篇作家深察人生之一部，而長篇作家則綜觀人生之全體，故就作法言，短篇遠較長篇爲嚴密，而就其所寫之人生，則長篇所包，遠較短篇爲廣大繁複也。

設以此觀念移入中國小說界，則發見奇異的景象，即此兩種小說在我們文壇上均若有若無，說牠有，似沒有，說牠沒有，似乎又有。聊齋志異有些不是很像短篇嗎？紅樓夢不是很像長篇嗎？誰說不是，又誰能確說是呢。這都是貌合神離，似是實非。這套外國衣裳，我們穿起來怪不合

式。爲什麼不合式呢？得明白小說史。

無論那一派小說，文言也罷，白話也罷，其人物描寫均十分簡單，（較好的只可算例外，我們就大體泛論）性格方面固欠複雜，而又往往前後不甚一致。用文言來寫小說，本是用違所長，故人物性格常顯託不出，總是一「某生某地人也性個儻不羈」之類。況筆記小說，其着重點只在事狀之奇麗，與文藻之華縟而已，以文言寫人物本不易寫得好，而既無意於寫，故尤寫不好。白話小說呢，論理在此方面成就應該好些，惟亦不盡然。白話固是傳神阿堵之利器，但不好好去使用，也是徒然。大部分的白話小說，其中人物都是有定格的，正如戲台上之淨角代表凶人，旦角代表女性一般。所以總是那麼一個公子，小姐總是那麼一個小姐，白面紅衫，千篇一律。至於水滸，紅樓夢之流，自是偉大的例外，在描寫人物方面可謂成功，惟結構上尙多缺憾耳。

若講起結構，中國小說在此方面更劣於描寫，幾乎無全璧，即大家賞識的紅樓夢，細考較去，亦是一塌糊塗。依我所想到，結構方面有下列各弊病，完全能避免的可說沒有。至其他的弊病，或者還有，在此所舉未必完全也。

（一）任意起訖——這是筆記小說之通病，可以說是沒有結構。隨便寫去，寫到那裏是那裏，不高興寫就不寫了。所謂「隨筆」「漫談」等等，正明示這個態度。

(二)直記事實——這是客觀的態度，似與主觀的任意正相反，但無結構可言正同，事實如何，他便照抄，其不足言結構明甚。哈密而頓說：『夫結構非僅爲提錄之人生，而於提錄人生所得之連貫事實當更加以提錄』(小說法程第四章)。故其所記之事實，即使至有統序，亦不足言結構。簡單之因果連接，本非即結構也。這也是筆記小說之通病，如「紀實」「紀事」等名也表示這種態度。

(三)抄襲窠臼——這是文言白話兩種小說通有之病。其窠臼之面目未必盡同，而違依窠臼之態度無異。如「某生遇仙或狐鬼，後緣盡分散，某生遂入山不知所終」，此一窠臼也。「小姐花園訂終身，公子落難中狀元」，此又一窠臼也。陳陳相因，雖非文句之抄襲，乃格局之抄襲也。此等窠臼，本身即不成爲結構，況其謬種流傳之副本乎？至於何以要如此，作筆記者與作白話小說者各有各的情形，後當述之。

(四)無意味的延長——以下三項均是篇幅較長的小說之病。所謂延長，即是明明數言可畢者輒支蔓爲數十言，一回可盡者輒敷衍爲兩三回，只是煩瑣拖沓而已，並無複合之描寫。這種毛病在筆記小說中却沒有，因爲筆記爲體貴在簡潔，而文言亦較白話爲凝鍊。至於話本唱書其病滋甚，因非如此不足以敷衍時間拉聽聽衆。若寥寥數語了却一回書，則將發生飯碗問題矣。後起之白

話小說，承其流弊而不能改。

(五)無限制的連綴——有許多篇幅長的作品，表面看去非不龐然大也，仔細一看，好的是件百柄的天衣，壞的是件百結的鶉衣，論其組織之方實無區別。譬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名爲一書，其實是許多短故事連絡成的。甲與乙之間，乙與丙之間……只是偶然的連綴；好像八股文之截搭題一般，絕無因果複合之系屬。在西洋亦有此體叫 Picaresque romance，此等組合之小說，自儒林以降，作者甚多，最近流行之留東外史，春明外史皆以此法構成，其在結構上之不妥，事固顯明。既無必然之系屬，其連綴固可至無窮也。

(六)不調和的混合——這情形事實上較少，然亦有妨於結構的完整。大凡每一小說即是一完整，似一有機體然。長篇不能分解爲數短篇，或縮爲一短篇；數短篇亦不能集合爲一長篇，一短篇亦不能引伸爲一長篇，正如人的高矮是一定的，烏脛鶴膝不能互易。其差別非僅外面之短長，并有性質的殊異。卜述(四)(五)兩項，揆之此義絕不可通。在此所述的混合，却有歷史的因由，非盡由於作者的胡鬧，然其傷害結構之完整則一。例如水滸傳的本事本是北宋之大盜，但在南宋則因中原淪落想望草澤英雄，遂變盜賊爲忠義，而有招安平寇之說，明初因殺戮功臣乃於是寫宋江等功成被害，大發牢騷，清初又因苦流寇久，重新又把張叔夜請來殺強盜，而天下太平。水滸

既有那麼長遠的歷史，而各種版本又每混而不析，於是這書便成爲一種雜拌，文格文情每自相齟齬。又如三俠五義中公斷案是一事，狸貓換太子是一事，而諸俠義的行動又是一事，現在並爲一書，其間既無名理的系屬，也成爲一種雜拌。卽紅樓夢以我的近解似亦當歸入此類去，此論自極冗長，今日不暇及矣。

夫弊病既如此，而溯其弊病之由，仍緣歷史中來，非偶然湊泊，亦非盡作者之咎也。前述兩大支，一爲子史之支流，二爲話本之轉變，若以今人習用的套語，則一爲貴族的，二爲平民的。

雖其精神形式互異，而不能入小說發展之正軌則一，茲各說明其因由：

筆記與傳奇既從昔之叢殘小語來，而後之作者又無自覺之心與改革之意，則昔人之弊病不能祛除，或從而增益之，勢也。就內容言之，則其對象非人生之全體或一部，而爲瑣屑怪異的偶發事情；其機能亦不在示現人生之真，無非述異聞，炫博學，發議論，示勸懲等等而已。就形式言之，結構一端，或憑主觀之意興，或憑客觀之實事爲起訖，其本無價值可知。且旨在摹擬古人，遂每不自覺的落入窠臼，於是結構愈趨陳腐矣。描寫方面，運用文言本已不靈活，再加之以史筆（質樸簡老的敘述）文筆（雕琢浮淺的藻飾），更鬧得烏烟瘴氣不知所云。慢說比不上西洋，卽

較中國的白話小說亦尚不如。此一派，其趨向本左，故雖有極悠久的歷史，然走到一種境界即止，（如唐人之傳奇文，後人擬之，終不變其面目，另開境界）較後起之一支反更拙劣。至於以駢文四六文寫作小說，斯更不屑言矣。

以口語寫小說本為正軌，其發展自當較前者為順遂。無奈此支起源於民間，為市井間雜耍之一，其根底頗不高明。此非鄙薄平民，重視貴族，自取反於民之世也，乃中國白話小說之一大缺陷所在，不容蔑視耳。欲明白話小說何以常留於幼稚狀態中，必須明白說話與話本之情形。

說話既為市井間雜伎，其用意固在招攬觀衆以餬其口，此情理之當然，乃後之白話小說即由此而來，其弊遂見於文壇矣。就內容言，志在取容悅於知識不充之聽衆，所謂人生，所謂自然，概講不到，惟講些熱鬧新奇的事，或炫富貴，或說神仙鬼怪，或談武勇，或談男女……一言以弊之，迎合市井間之心理而已。至於表現方法，亦決不能高深複雜。以結構言，今天一章，明天一回，首尾完整之組織已不能成立。並於每章回之末，必特設一驚險之悶葫蘆，所謂「賣關子」以動人耳目，庶可明日續來。又一書必說得極冗長庶不至於一說便完，凡此種種皆餬口之妙術，而小說不可問矣。描寫亦然，在幼稚的聽衆前，表現複雜之人物，反不如簡單之人物易於受歡迎。故三國演義上之曹操是個奸白臉，劉備是個傻子，諸葛亮是個算命先生，此三公之性格在歷史上

本至有興味，而在他們必要改換頭面，使其如此不堪而後快者，其用意固在取容悅於衆也。此等小說與今之舊戲相通，從那邊去找藝術難乎不難！

讀者必疑古之說話其劣固如此，但後之小說家初不必同此拙劣，此言固當。但我先已聲明，後期之白話小說確已脫離話本之面目，而與文藝接近。但此等高等讀物，爲數極少，其大部分固仍爲話本之肖子也。讀者試審察之，便知吾言絕非過刻。試舉數例以實之：（一）書起首有楔子，（水滸述洪太尉，儒林述王冕，紅樓述甄士隱賈雨村）楔子殆由說話之「捏合」「提破」轉變來的。（二）後之小說起首有詩，結尾有詩，正說話之正格。（五代史平話殘本卽如此）說話兼有「詩話」「詞話」之稱，詩在前，話在後也。（三）書分章回，每回之末必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正是說話人口氣在那邊賣關子，非著作之言也。此三者皆形式上之因襲，至於內容，雖居白話小說之名而往往仍與古之平話精神相通，這當然不便舉例，自己省覽便知。

更有一點須點明，卽白話小說，有時文詞極拙劣，未必高於堆棗晦澀之傳奇文，若謂以白話行文，無論怎樣總比文言好，此實偏見不足取信於人，不過以白話寫小說，比文言容易見長些。有時寫得太亂糟糟，仍然是不成東西。此等文詞不佳之白話小說，其數量亦不少。

一切拿歷史觀念來解釋，似有過於看重陳跡而忽視人的活力之嫌疑。難道不能有才智傑出之

士，打破這種歷祖歷宗相傳的老套頭，自標一幟，創造新文藝觀的小說嗎？這問題很難於否認，但我也可以冷靜地說：『有是可以有的，但在事實上還沒有呢，這也是沒奈何』。而且除掉這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態度，還可以給他一種解釋：那時人既沒有文學的意念，也沒有小說的意念，也沒有小說是文學的意念，（此地所謂文學小說都是嚴確的解釋）叫他去反抗什麼，又叫他去提倡什麼？這種意念，說破了能值幾個錢？但未經人道破時，則懸賞千金，也未必準有人會說。所以前人每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跟着更前的人的腳迹走去，即使有旁岔側出的，也總走不了多們遠。我們雖不敢過於恭維他們的成績，却更不敢過於非薄他們的才力。因為我們名爲生在覺醒的時代裏，但嚷喊着，幾乎一步未走，看看我們目爲在眠裏夢裏的前人所有的成績，如何能不悚惶而慚愧。——在小說亦並非例外。

四 個人的懸談與妄測

我說在小說界上，我們幾乎一步未走，除非太樂觀的人，想不至斥我爲無病呻吟。況且，「幾乎」兩字不宜忽略，即使您真高強真走出幾步路去，而這「幾乎」也還包得住。在此想試說這「幾乎一步」未走的原因來，這很像老鴿嘴，但請原諒罷。

讓我們先遠遠的兒兩個圈子。幾乎是一句老得起膩的話，文學是人生之表現或曰反映，但這句話却也不宜太忽略。文學是那麽一整塊，人生也是那麽一整塊，這句老話若如此囫圇吞下，可以說是無異一句「什麼口號」，其意義等於零。若果真分析觀之，便又不然。文學一名包括種種形態的文藝，人生一名之下，又是何等的光怪陸離呢。即假定一個是常，一個在變，已覺得麻煩。同一種人生而在文學裏可以有各種的反映，寫詩歌是詩中的境界，小說則小說的境界，戲劇則戲劇的境界，雜文則雜文的境界。人生譬如一根金箍棒，而在文學裏叫聲變，便一個變成繡花針，一個變成槓子。再說，同一種文體（例如小說）也因人生之萬殊而變，一作家有一作家之個性，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個性，一民族有一民族之個性。自然不能說沒有共相，否則文學與人生的意念皆不成立矣。但除概念上的共相以外，這種殊異可至無窮的差別和實互值得我們注意。目前我們所要考慮的是這些個性的差別，能否相通的問題，若能通融，相通到何等程度的問題，以我的怕事，只好學着圓融的口吻，「不相通呢，未必，處處相通呢，不見得」。所謂「未必」者，譬如李義山學杜詩，雖李義山未能搖身變為杜工部，但李義山畢竟已偷了些杜工部的頑意見去，唐詩雖反六朝，但豈能說「執精文送理」的老杜不會沾濡六代之餘波；更豈能說陳子昂李太白不受六朝之影響呢。所謂「不見得」者，譬如六朝唐人大翻佛經，其文詞非不高深茂美，然而梵文也罷

·巴利文也罷，西藏蒙古文也罷，翻譯過來，總不會有甚大影響於中國文壇；卽目今喧嘩着的歐化歐化，究竟歐化會至何等，也不能無疑。這總是事實，大家不該否認罷。我以為差別相互通的範圍，以其性分，生活之相同異與言語文字之同異爲比例，相近則猶可，過遠則不能相通矣。如喜陶詩而不甚喜杜詩者，以陶齋較杜甫近於我也。學六朝文易於學漢魏，學唐宋文易於學六朝者，以六朝近於漢魏，唐宋近於六朝也。覺了解日本之小說易於了解西洋小說者，以日本近於西洋也。總之，各個性間的相互影響，決不能無限制，這是我敢確信的。

有時橫的方面，其相互影響不能無限制；有時縱的方面，後者每受前者必然之影響而不能擺脫。我是有點相信決定論的——歷史的決定；雖然我不會看輕個人活力之突躍。所謂變遷，無論那一種學術，都可以從兩面觀察，一面是踏着前人的腳迹，一面是新跨出一步兩步。從前者言，則曰因襲，從後者言，則曰革命。在我們的時代，似乎因襲是惡名而革命是佳名，殊不知却是一種過程的兩面。若兩者缺少其一，則變遷便將不存在矣。只是「因」，後來之學術爲其固有的抄本，變遷之不成立也易明。只是「革」，全然忽視含有歷史背景的社會之趣味和了解，其本身之立足點既無着，亦不能生真的變遷。至於在個人或社會方面，有所謂某爲傳統，某爲革命者，只就其成分之多少，定大體之區分而已。若因的分子多於革命的分子，在個人謂之傳統作家，在

社會謂之因襲時期，反之，則謂之革命的作家與時代也。從文學貴創造這點立論，似乎革命必優於傳統；然若仔細評判之，則立可發見此標準之應用，亦不能如此的簡單也。此姑不具論。總之，忽視歷史上已有的，可以幫助決定將來的諸因子，惟抱夸虛的觀念，侈言空前的創造，其成功必近於渺茫，此亦我所確信。

以白話行文成爲風氣，而小說本最宜於白話。以前文人沒有正確的文學意念，而我們今日的中學生也爲侃侃而談了。從這兩樁新生的事情看，似乎小說在今日或在最近之將來，必有昌明的發展，驚人的成績。然而不然，漫說提起今日之成就，我們真難爲情；即在最近之將來，我們怕道好意思替他們大吹大擂的登預告嗎？我們實在無所見，我們能夠講什麼？不能在學生心目中打倒（恕我用這樣時髦的名詞）水滸紅樓的地位，我們還好意思講什麼創作小說！

爲什麼如此倒幕，我們正好借上述的懸談來解釋。現在創作小說的惟一靠山，就是摹擬西洋，所謂「歐化」。歐化之可否，以我的疏陋，不配討論。即假定爲可，我却有兩層的過慮。第一中國文學受西洋的影響，決不能沒有限制。限制非有意的，並非保存國粹之謂，乃是事實上有時過不去，於是限制遂生。我雖自己沒有翻譯的經驗，但我覺得有些作品，永不會正式被譯爲中文的。（所謂正式的翻譯乃指譯成本國文之後，大體不失原來的調子，又不失有文學上的價值）翻

譯既有這種不可克的困難，文學的歐化亦應有相似的困難。創作小說時，這座洋鬼子的靠山有時怕靠不住。第二，介紹歐化的辦法亦未必十分允愜。閱讀原文自不成問題，至於翻譯的工作，說已經盡其功能，實令人不能無疑。介紹手續既亂雜無序，方法上亦尚待研究。極其弊，意譯至於魂譯，直譯至於不譯。長此以往，非特歐化不成，或將引起對歐化反動。就今日言。小說界上所受着歐化的好影響，並不如我們預期的大。關於翻譯小說的意見，在此自不及說了。

橫的方面既得不到什麼助力，縱的方面如何呢？也發見兩種的不幸。第一，我們雖不敢菲薄古人之才力，但論成績，恕我不客氣說，實在有點不成東西。即看上章所敘，難道我們還可以亦步亦趨的摹擬古人？我們論理，原應該接着相傳的正統再往前去，無奈古人不給面子，逼着我們另找路子。方向改變得太多，許是我們的過火，但一直跟着舊路走去，畢竟也是不行的。路線既改，對於以往的成績自然不能充分利用了，這仍然是我們的損失。第二，所謂方向的改變，實也有點矯枉過正。古人的濫調固不宜採用，但有許多色彩為中國小說的基本調子，不該完全拋棄。過於忽略歷史的背景，易與一般的讀者絕緣，而成為少數人的頑意見。自然，小說之創作不當迎合社會之好尚，但亦不必故意反社會的好尚。因為說多數人總是對的與說少數人總是對的，實為同樣的不合理。至於就小說之功能言，若與一般的讀者社會隔絕，惟為極少數同派所賞鑒，其

能否成立頗爲疑問。過於偉大，羣衆所不了解；但過於拙劣，羣衆也是不了解的。我當然希望你們的作品之不被了解，爲偉大之故，但我又如何能證明這個呢？總之，新小說之製作，若與歷史背景大相左，便將失去其社會的屬性而成爲純粹個人的，其文學之光景能否成立，尙待將來之證明，非今日我們所能預言。若依我個人私見，有些地方雖不敢菲薄，却未免懷疑：例如敘述描寫原不妨歐化，但述說農夫村婦之口吻時，也要用我們演講時的藍青官話與直譯西文的文法句調，實覺大可不必。又如短篇小說在歐西誠爲精品，而極化爲枳移地勿良，中國人不論在那裏都表示其缺乏組織性，所以對於短篇小說，其賞鑒與創作都不甚容易。我自然贊成努力去移植，但以爲非與固有的趣味，至少有部分的調和，則其移植爲艱難。今之短篇作家，於此點似未嘗成功也。

這些真是目今小說界衰頹的主因嗎？不是。這些表面的原因，稍爲明白點事理的人，都能知道僅僅如此決不足以妨礙小說的新機。歐化的輸入畢竟利多於弊，已往的成績並非全不能利用，況且我們比古人還多一種便宜，就是有了明確的文學意念。露骨地說，老老實實說，我們既不肖古人，更不如鬼子，我們惟有自責。然而我們何以如此的不濟，實也不能無疑。所以單純的自責論，仍不足解釋這情形，不能逃明人的眼。即使我們不想辨解，表面上看，是由於「才難」，但才難也當有其因由，不得不搜求一番。

野馬將跑得遠了，我們須在文學外去論文學，小說外去論小說。自然也不宜太遠，只大概說說而已，這實是大潮流中的一小波浪，真要了解此小波浪，不得不在大潮流中去找牠的地位。我們要曉得今日實是學術大退潮的時期，——雖然樂觀的朋友們以為是正在覺醒——任何學術均在衰落中，區區小道的說部何能自外，這本來不成問題的。但打破沙釘問到底的人還是不滿意，必要知道何以今日是學術大退潮的時代。

這應當請社會學者經濟學者去解釋，我只是瞎說而已。目今之中國實開古今中外空前之局，在歷史上無可比擬。（理由在此不申說）此時期中，政治的混亂不能止，經濟的崩壞不能救，社會制度的改造不能立；換句話說，人人都迫於生存，短兵相接的競爭着，結果將賢愚同盡，『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蟲』。目前人人面前懸着的是飯碗問題，喘氣且不暇，尙能高談學術哉！所以這時代中即使多才，不是搶飯碗而以身殉之，就是未得飯碗而先餓死了。『才難之歎，不其然乎！』

而且，無論那種學術都是生活之反映。請問如此混亂窮困殘忍的社會，反映在文藝中豈有不成亂草似的荒蕪？以如此不安定的心靈所製作的文藝，如何不草率而淺薄？若要怪我們不及古人或鬼子的聰明，豈不把我們冤苦了？我們與其自責，不如呢詛我們的時代，我相信這決非怯懦。

一般的社會，情形是舊的（歷代相承的組織法）倒了新的（摹倣西洋的組織）立不起來在。文藝界，還同此情形。舊的勢在於必倒，不推而自倒。她已沒有生活之源泉了，『其涸也可立而待』（有些人以文學革命爲我們的成績，不禁令我失笑）。至於新的，一時決不能起來，因她也只存在於我們的顛倒夢想裏，其缺乏生活源泉之支持和舊的是半斤八兩。我們心是空的，我們手是空的，我們能想出什麼來，能做出什麼來。我們惟有和死一般的寂寞同在着。我們既不追想，也不希望，我們惟有默默然的歎息！（選自小說月報）

五 論中國創作小說

沈從文

一

關於怎麼樣去認識新的創作小說，這像是一件必需明白的事；因為中國在目下，創作已經是那麼多了，在數量上，性質上，作成一種分類統計還沒有人。一個讀者，他的住處如是離上海或北平較遠，願意買一本書看，便感到一種困難。他不知道應當買什麼書爲好。不一定是那些住在鄉僻地方的年青人，卽或是上海，北平，武昌，南京，廣州，這些較大地方，大學生或中學生，願意在中國新書上花一點錢，結果還是不知道如何去選擇他所歡喜的書。遠近一些人，能夠把錢掏出給書店，所要的書全是碰運氣而得到的書。聽誰說這書好，於是花錢買來，看到報紙上廣告很大，於是花錢買來，從什麼刊物上，見有受稱讚的書，於是花錢買來，買書的目的，原爲對中國新的創作懷了十分可感的好意，尤其是僻處內地的年青人，錢是那麼難得，書價却又這麼貴，

但是，結果每一個讀者，全是在氣運中造成他對文學的感情好壞，在市儉廣告中，以及一些類似廣告的批評中，造成他對文學的興味與觀念。經營出版事業的，全是在賺錢上巧於打算的人，一本書影響大小估價好壞，商人看來全在銷行的意義上，這銷行的道理，又全在一點有形的廣告，與無形的廣告上，結果完全在一種近於欺騙的情形下；使一些人成名，這欺騙，在「市儉發財」作家成名」以外，同時也就使新的文學陷到絕路上去，許多人在成績上感到悲觀了。許多人在受騙以後，對創作，便用卑視代替了尊嚴。並且還有這樣的一種事實，便是從十三年後，中國新文學的勢力，由北平轉到上海以後，一個不可避免的變遷，是在出版業中，為新出版物起了一種商業的競賣，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國新的文學，與為時稍前低級趣味的「海派文學」，有了許多混淆的機會，因此影響創作方向與創作態度非常之大。從這混淆的結果上看來，創作的精神，是完全墮落了的。

因這個不良的影響，不止是五年來的過去，使創作在國內年青的人感情方面受了損失，還有以後的趨勢，也自然為這個影響所毒害，使新的創作者與創作的誦讀者，皆轉到惡化的興味裏去，實在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如今我來說幾個日下的中國作家與其作品，供給關心到新文學的人作一種參考。我不在告你們買某一本书或不買某一本书，因為在我自己的無數作品裏，便從不指

點一個年青人應買某一個集子去看。爲年青人選書讀，開書單，這件事或者可以說是一個「責任」，但不是「這一篇文章上的責任」。這裏我將說到的，是什麼作者，在他那個時代裏，如何把他的作品與讀者見面，他的作品有了什麼影響，所代表的是一種什麼傾向，在組織文學技術上，這作者的作品得失，……我告訴你們是明白那些已經買來的書，如何用不同的態度去認識，去理解，去賞鑑，却不勸你們去買某一個人的作品，或燒某一個人的書。買來的不必燒去，預備買的却可以小心一點，較從容的選擇一下。我知道，還有年青朋友們，是走到書店去，看看那本書封面還不壞，題目又很動人，因此非常慷慨的把錢送給書店中小夥計手上，拏書回去一看，才明白原來是一本不值得一看的舊書的。因此在機會中，我要順便說到買書的方法，以及受騙以後的救濟。

二

「創作」這個名詞，受人尊敬與注意，由五四運動而來。創作小說受人賤視與忽視，則現在反而較十年前的人還多。五四運動左右，思想「解放」與「改造」運動，因工具問題，國語文學運動隨之而起。國語文學的提倡者，胡適之，陳獨秀等，使用這新工具的機會，除了在論文外，是只能

寫一點詩的。紅樓夢、水滸、西遊記、等書，被胡適之提出，給了一種新的價值，使年青人用一個新的趣味來認識這類書。同時譯了一些短篇小說，寫了許多有力的論文，另外是周作人耿濟之等的翻譯，以及其他翻譯，在文學的新定義上，給了一些幫助。幾個在前面走一點的人，努力的结果，是使年青人對這運動的意義，有了下面的認識：

使文字由「古典的華麗」轉為「平凡的親切」是必須的。

使「眩奇艱深」變為「真實易懂」是必須的。

使語言同文字成爲一種東西，不再相去日遠是必須的。

使文字方向不在「模仿」而在「說明」，使文字在「效率」而不在「合於法則」是必須的。

同時「文學是人生」，這解釋，搖動到當時一切對文學運動盡力的人的信仰，因此各人皆能勇敢的，孩氣的，以天真的心，處置幼稚單純的文字，寫作「有所作爲」的詩歌。對一切制度的疑惑，習慣的抗議，莫不出之以最英雄的姿態。所以「文學是一種力，爲對習慣制度推翻建設，或糾正的意義，而產生存在。」，這個最時行的口號，在當時是已經存在而且極其一致的。雖然幼稚，但却明朗健康，便是第一期文學努力所完成的高點。在詩上，在其他方向上，他們的努力，用十年後的標準，說「中國第一期國語文學，是不值得一道，而當時的人生文學，不過一種紳士

的人道主義觀，這態度也十分軟弱」。那麼指摘是不行的。我們若不疏忽時代，在另外那個時代裏，可以說他們所有的努力，是較之目前以翻譯創作爲穿衣吃飯的作家們，還值得尊敬與感謝的。那個時代文學爲主張而製作，却沒有一行市」。那個最初期的運動，並不概括在物質的欲望裏面，而以一個熱誠前進，這件事，到如今却不行了的。一萬塊錢或三千塊錢，由一個商人手中，分給作家們，便可以定購一批戀愛的或革命的創作小說，且同時就支配一種文學空氣，這是一九二八年以來的中國的事情，較前一些日子裏，那是沒有這個便宜可佔，也同時沒有這個計劃可行的。

並且應當明白，當時的「提倡」者却不是「製作」者，他們爲我們文學應當走下去的路上，畫了一些圖，作了一些說明，自己並不「創作」。他們的詩是小在試驗上努力的，小說還沒有試驗的暇裕，所以第一期創作的成績比詩還不如。

第一期的創作同詩歌一樣，若不能說是「嚇人的單純」便應當說那是「非常樸素」。在文字方面，與在一個篇章中表示的欲望，所取的手段方面，都樸素簡略，缺少修飾，顯得急促與草率。每一個作品，都不缺少一種欲望，就是用近于言語的文字寫出平凡的境界的悲劇或慘劇。用一個印象複述的方法，選一些自己習慣的句子，寫一個不甚堅實的觀念——人力車夫的苦，軍人的

橫蠻，社會的髒污，農村的蕭條，所要說到的問題太大，而所能說到的却太小了，中國舊小說又不適於模仿，從一本名為雪夜的小說上，看看一個青年作者，在當時如何創作，如何想把最大的問題，用最幼稚的文字，最簡單的組織來處置，雪夜可以告我們的，是第一期創作，在「主張」上的失敗，缺少的是些什麼東西。雪夜作者汪敬熙君，是目前國內治心理學最有成就的一個人，這作品，却是當時登載於新潮新青年一類最有力量的刊物上面，與讀者見面的。這本書，告給我們的，是那個時代一個年青守着當時的文學信仰，忠實的誠懇的寫成的一本書。這不是「好作品」，却是「當時的一本作品」。

在「人生文學」上，那試驗有了小小阻礙，寫作方向保持那種態度，似乎不能有多少意義，一面是創作的體裁與語言的方法，從日本小說得到了一種暗示，魯迅的創作，却以稍稍不同的樣子產生了。寫狂人日記，分析病狂者的心的狀態以微帶憂愁的中年人感情，刻畫為歷史一名詞所毒害的，一切病的想像，在作品中，注入嘲諷氣息，因為所寫的故事超拔一切同時創作形式，文字又較之其他作品為完美，這作品，便成為當時動人的作品了。這作品意外的成功，使作者有興味繼續寫下了不周山等篇，後來彙集為吶喊，單行印成一集。且從這一個創作集上，獲得了無數讀者的友誼。其中在晨報副刊登載的一個短篇，以一個談話的趣味寫成的阿Q正傳，還引起了長久

不絕的論爭，在表現成就上，得到空前的注意。當時還要「人生的文學」，所以魯迅那種作品，便以「人生文學」的悲憫同情意義，得到盛譽。因在解放的掙扎中，年青人苦悶糾紛成一團，情慾與生活的意識，為最初的睜眼而眩昏苦腦，魯迅的作品，混和的有一點頹廢，一點冷嘲，一點幻想的美，同時又能應用較完全的文字，處置所有作品到一個較好的篇章裏去，因此魯迅的吶喊，成為讀者所歡喜的一本書了。時代促成這作者的高名，王統照，冰心，廬隱，葉紹鈞，莫不從那情形中為人注意，又逐漸為世所遺忘，魯迅作品的估價，是也只適宜於從當時一般作品中比較的。還有一個情形，就是在當時「人生文學」能拘束作者的方向，却無從概括讀者的興味，作者許可有一個高尚尊嚴的企圖，而讀者却需要一個談諧美麗的故事，一些作者都只注意自己「作品」，乃忘却了「讀者」。魯迅一來，寫了故鄉社戲，給年青人展覽一幅鄉村的風景畫在眼前。使各人皆從自己回想中去印證。又從阿Q正傳上，顯出一個大家熟習的中國人的姿式，用一種不莊重的諧趣，用一種稍稍離開藝術範圍不節制的刻畫，寫成了這個作品，作者在這個工作上，恰恰給了一些讀者所能接受的東西，一種精神的糧食，按照年青人胃口所喜悅而着手烹炒，魯迅因此意外的成功了。其實魯迅作品的成就，使作品與讀者成立一種友誼，是「趣味」却不是「感動」。一個讀過魯迅的作品的人，所得的印象，原是不會超出「趣味」以上的。但當時能夠用他的作品給讀者以興

味的並無多人。能「說」發笑的故事，農村的故事，像魯迅那樣人或者很多，能「寫」的却只有他一個。阿Q正傳在藝術上是一個壞作品，正如中國許多壞作品一樣，給人的趣味也還是低級的諧謔，而缺少其他意味的。作者注意到那以小丑風度學小丑故事的筆法，不甚與創作相宜，在這作品上雖得到無量的稱讚，第二個集子徬徨，却沒有那種寫作的方法了。在吶喊上的故鄉與徬徨上的示衆一類作品，說明作者創作所達到的純粹，是帶着一點兒憂鬱，用作風景畫那種態度，長處在以準確鮮明的色，畫出都市與農村的動靜。作者的年齡，使之成爲沉靜，作者的生活各種因緣，却又使之焦躁不甯。作品中憎與愛相互混和，所非常厭惡的世事，乃同時顯出非常愛着的固執，因此作品中感傷的氣分，並不比郁達夫爲少。不過所不同的，郁達夫是一個以個人的失望而呼喊，魯迅的悲哀，是看清楚了一切，在病的衰弱裏，辱罵一切，嘲笑一切，却同時仍然爲一切所困窘，陷到無從自拔的沉悶裏去了的。

在第一期創作上，以最誠實的態度，有所寫作，且十年來猶能維持那種沉默努力的精神，始終不變的，還是葉紹鈞。寫他所見到的一面，寫他所感到的一面，永遠以一個中等階級的身分與氣度，創作他的故事，在文學方面，則明白動人，在租方織面，則毫不誇張，雖處處不忘却自己，却仍然使自己縮小到一角上，一而是以平靜的風格，寫出所能寫到的人物事情，葉紹鈞的創作

，在當時是較之一切人作品爲完全的。隔膜代表作者最初的傾向，在作品中充滿淡淡的哀感。作者雖不缺少那種爲人生而來的憂鬱寂寞，因爲早婚的原因，使欲望平靜，乃能以作父親態度，帶着童心，寫成了一部短篇童話。這童話名爲稻草人，讀稻草人，則可明白作者是在寂寞中怎樣做夢，也可以說是當時一個健康的心，所有的健康的人生態度。求美，求完全，這美與完全，却在一種天真的想像裏，建築那希望，離去情慾，離去自私，是那麼遠，那麼遠！在一九二二年後創造社浪漫文學勢力暴長，「郁達夫式的悲哀」成爲一個時髦的感覺後，葉紹鈞那種夢，便成一個嘲笑的意思而存在，被年青人所忘却了，然而從創作中取法，在平靜美麗的文字中，從事練習。正確的觀察一切，健全的體會一切，細膩的潤色，美的抒想，使一個故事在組織篇章中，具各樣不可少的完全條件，葉紹鈞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還適宜於取法的。他的作品缺少一種眩目的驚人的光芒，却在每一篇作品上，賦予一種溫暖的愛，以及一個完全無疵的故事，故給讀者的影響，將不是趣味，也不是感動，是認識。認識一個創作應當在何種意義下成立，葉紹鈞的作品，在過去，以至於現在，還是比一切其他作品爲好。

在葉紹鈞稍次一點時間裏：冰心，王統照 兩人的作品，在小說月報以及其他刊物上發現了。

煩惱這個名詞，支配到一切作者的心。每一個作者，皆似乎「應當」，或者「必須」，在作品上解釋這物與心的糾紛，因此「瞭解人生之謎」這句到現今已不時髦的語言，在當時，却為一切詩人所引用。自然的現像，人事的現像，因一切緣覺而起愛憎與美惡，所謂詩人，莫不在這不可究竟的意識上，用一種天真的態度，去強為註解，因此王統照，冰心這兩入寫詩，在當時便稱為「哲理的詩」。在小小篇章中，說知慧聰明言語，冰心女士的小詩，因由于從太戈爾小詩一方面得到一種暗示，所有的作品，曾經得到非常的成功。使詩人溫柔與聰慧的心擴大，用着母性一般的溫暖的愛，冰心女士在小詩外創作小說，便寫成了他的超人這個小說集上各篇章，陸續發表于小說月報上時，作者所得的讚美，可以說是空前的。十年來在創作方面，給讀者的喜悅，在各個作家的作品中，還是無一個人能超過冰心女士。以自己稚弱的心，在一切回憶上馳騁，寫卑微人物，如何純良具有優美的靈魂，描畫夢中月光的美，以及姑娘兒女們生活中的從容、雖處處略帶誇張，却因文字的美麗與親切，冰心女士的作品，以一種奇蹟的模樣出現，生着翅膀，飛到各個青年男女的心上去，成為無數歡樂的恩物，冰心女士的名字，也成為無人不知的名字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在時代的興味歧途上，漸漸像已經為人忘却了，然而作者由作品所顯出的人格典型，女性的優美靈魂。在其他女作家的作品中，除了女人作者凌叔華外，是不容易發現了的。

冰心女士所寫的愛，乃離去情欲的愛，一種母性的憐憫，一種兒童的純潔，在作者作品中，是一個道德的基本，一個和平的欲求。當作者在超人集子裏，描畫到這個現象時，是懷着柔弱的憂愁的。但作者生活的謙靜，使作者端莊，避開悲憤，成爲十分溫柔的調子了。

「解釋人生」，用男子觀念，在作品上，以男女關係爲題材，寫戀愛，在中國新的創作中，王統照是第一位。同樣的在人生上看到糾紛，而照例這糾紛的悲劇，却是由于制度與習慣所形成，作者却在一種朦朧的觀察裏，作者否認一切那種詩人的夢。用繁麗的文字，寫幻夢的心情，同時却結束在失望裏，使文字美麗而人物黯淡，王統照的作品，是同他那詩一樣，被人認爲神祕的朦朧的。使語體文向富麗華美上努力，同時在文字中，不缺少新的傾向，這所謂「哲學的」象徵的抒情，在王統照的黃昏一葉兩個作品上，那好處實爲其他作家所不及。

在文學研究會一系作者中，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作者，是以落華生用作筆名的許地山。在「技術組織的完全」，與「所寫及的風光情調的特殊」兩點上，落華生的綴網勞蛛，是值得注意的。使創作的本人物，在實現的情境裏存在，行爲與生活，敘述真實動人，這由魯迅或郁達夫作品所顯示出的長處，不是落華生長處。落華生的創作，同「人生」實境遠離，却與藝術中的「詩」非常接近。以幻想貫串作品于異國風物的調子中，愛情與宗教，顏色與聲音，皆以與當時作家所不

同的風度，融會到作品裏。一種平靜的，從容的，明媚的，聰穎的，在筆致，散文方面，由于落筆生作品所達到的高點，却是同時幾個作者無從企望的高點。

與上列諸作者作品，取不同方向，從微溫的，細膩的，惑疑的，淡淡寂寞的呼喚裏離開，以誇大的，英雄的，粗率的，無忌無畏的氣勢，為中國文學拓一新地，是創造社幾個作者的作品。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使創作無道德要求，為坦白自白，這幾個作者，在作品方向上，影響較後的中國作者寫作的興味實在極大。同時，解放了讀者興味，也是這幾個人。但三人中郭沫若，創作方面是無多大成就的。在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文字組織與作品組織，皆為所要寫到的「生活」所毀壞，每一個創作，在一個生活片段上成立，郭沫若的小說是失敗了的。為生活缺憾誇張的描畫，却無從使自己影子離開，文字不乏熱情，却缺少親切的美。在作品對談上，在人物事件展開與縮小的構成上，則缺少必需的節制與注意。從作者的作品上，找尋一個完美的篇章，不是難記，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組織的故事，實成爲一個奢侈的企圖。郭沫若的成就，是以他那英雄的氣度寫詩，在詩中，融化舊的辭藻與新的名詞，雖泥沙雜下，在形式的成就上毫無可言，調子的强悍，才情的橫溢，或者寫美的抒情散文，却自有他的高點。但創作小說，三人中却為最壞的一個。

張資平，在他第一個小說集冲積期化石這本書上，有上帝兒女們及其他較短創作上，使讀者發生了極大興味。五四運動引起國內年青人心上的動搖，因這動搖所生出的苦悶，雖在詩那一方面，表現得比創作爲多，然而由之作品提出那眩目處，加以綜合的渲染，爲人類行爲——那年青年人最關切的一點——而發生的問題，詩中却缺少作品能夠滿足年青人的。把戀愛問題，容納到一個藝術組織裏，落筆生的作品，因爲文章的完美，對讀者而言，却近于失敗了。冰心女士因環境與身分，有所隱避，缺少機會寫到這一方面。魯迅因年齡關係，對戀愛也羞于下筆了。葉紹鈞，寫小家庭夫婦生活，却無性慾的糾紛。王統照，實爲第一期中國創作者中對男女事件最感興趣的一人，作品中的男女關係，由于作者文學，意識所拘束，努力使作品成爲自己所要求的形式，給人的親切趣味却不如給人驚訝迷惑爲多。張資平，以「學故事的高手」那種態度，從日本人作品中得到體裁與佈局的方便，寫年青人敢于想明白而且永遠不發生厭倦的「戀愛故事」，用平常易解的文字，使故事從容發展，其中加入一點明白易懂的諷諷，瑣碎的敘述，乃不至于因此覺得過長。錯綜的戀愛，官能的挑逗，湊巧的遇合，平常心靈上的平常悲劇，最緊要處還是那文字無個性，敘述的不厭繁冗，年青人，二十年左右的年青人，切身的要求，是那麼簡單明白，向藝術的要求，又那麼不能苛刻，於是張資平的作品，給了年青人興奮和滿足，用作品揪着了年青人的感情，

張資平的成就，也成爲空前的成就了。儼然爲讀者而有所製作，故事的內容，文字的幽默，給子讀者以非常喜悅，張資平的作品，得到的「大衆」，比魯迅作品爲多。然而使作品同海派文學混淆。使中國新芽初生的文學，態度與傾向，皆由熱誠的崇高的企望，輕入低級的趣味的培養，影響到讀者與作者，也便是這一個人。年青讀者從張資平作品中，是容易得到一種官能抽象的滿足，這本能的向下發洩的興味，原是由于上海舊派文學所醞釀成就的興味，張資平加以修正，却以稍稍不同的意義給年青人了。

然而從張資平作品中感到愛悅的人，却多是缺少在那事件上展其所長的角度。這些年青男子，是「備員」却不是「現役」。戀愛這件事在他們方面，發生好奇的動搖，心情放蕩，生活習慣却拘束到這實現的身體，無從活潑。這裏便發生了矛盾，發生了爭持。「情慾的自決」，「婚姻的自決」，這口號從五四喊起，喊了幾年，年青人在這件事却空懷「大志」，不能每人皆可得到方便。張資平小說告給年青人的，是「故事」，故事是不能完全代替另外一個慾望的，於是，郁達夫，以衰弱的病態的情感，懷着卑小的可憐的神情寫，成了他的沈淪。這一來，却寫出了所有年青人爲那故事而眩目的憂鬱了。

生活的卑微，在這卑微生活裏所發生的感觸，慾望上進取，失敗後的追悔，由一個年青獨身

男子用一種坦白的自曝方法，陳述于讀者，郁達夫，這個名字從創造周報上出現，不久以後成爲一切年青人最熟習的名字了。人人皆覺得郁達夫是個可憐的人，是個朋友，因爲人人皆可從他作品中，發現自己的模樣。郁達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當前一個重要問題。一名譽、金錢、女人、取聯盟樣子，攻擊我這零落孤獨的人……」這一句話把年青人心說軟了。在作者的作品上，年青人，在渺小的平凡生活裏，用憔悴的眼看四方，再看看自己，有眼淚的都不能慳吝他的眼淚了。這是作者一人的悲哀麼？不，這不是作者；却是讀者。多數的讀者，誠實的心是爲這個而鼓動的。多數的讀者，由郁達夫作品，認識了自己的臉色與環境。作者一枝富有才情的筆，却使每一個作品，在組織上即或完全忽略，也仍然非常動人。一個女子可以嘲笑冰心，因爲冰心缺少氣概顯示自己另一面生活，不如稍後一時淦女士對於自白的勇敢。但一個男子，一個端重的對生存不兒戲的男子，他却不能嘲笑郁達夫。放肆的無所忌憚的爲生活有所喊叫。到現在却成了一個可嘲笑的可憐的，因爲時代帶走了一切陳腐，新的方向據說個人應當犧牲。然而展覽苦悶由個人轉爲羣衆，十年來新的成就，是還無人能及郁達夫的。說明自己，分析自己，刻畫自己，作品所提出的一點糾紛處，正是國內大多數青年心中所感到的糾紛處。郁達夫，因爲新的生活使他沉默了，然而作品提出的問題，說到的苦悶，却依然存在于中國多數年青人生活裏，一時不會失去的。

感傷的氣分，使作者在自己作品上，寫到放蕩無節制的頹廢裏，作為苦悶的解決，關於這一點，暗示到讀者，給年青人在生活方面，生活態度有大影響，這影響，便是「同情」于沉淪上人物的「悲哀」，也同時「同意」于沉淪上人物的「任性」。這便是作者從作品上發生的不良結果，雖為時較後，用「大乘文學」「農民文學」作呼號，却沒有多少補救的。作者所長是那種自白的誠懇，雖不免誇張，却毫不矜持，又能處置文字，運用詞藻，在作品上那種神經質的人格，混合美惡，揉雜愛憎，不完全處，缺憾處，乃反而正是給人十分尊敬處。郭沫若用英雄誇大樣子，有時使人發笑，在郁達夫作品上，用小丑的卑微神氣出現，却使人憂鬱起來了。魯迅使人憂鬱，是客觀的寫到中國小都市的一切，郁達夫，只會寫他本身，但那却是我們青年人自己。中國農村是崩潰了，毀滅了，為長期的混戰，為土匪騷擾，為新的物質所侵入，可讚美的或可憎惡的，皆在漸漸失去原來的型範，魯迅不能疑視新的一切了。但青年人心靈的悲劇，却依然存在，在沉默裏存在，郁達夫，則以另一意義而沉默了的。

三

讓我們忘却了上面提到的這幾個人，因為另外還有值得記憶的作者。是的，上面的作者，有

些人，是在我們還沒有忘却他以前，他自己就早已忘却他的作品了。汪敬熙，王統照，落華生，幾個人，在創作上留下的意義，是正如前一期新詩作者俞平伯等一樣的意義，作品成爲「歷史底一了的」。魯迅、郁達夫、冰心、郭沫若，這些自己并不忘却自己的人，我們慢慢的也疏忽了。張資平，在那巨量的產額下，在那常常近於「發生」的作品裏，給人仍然是那種原來趣味，但讀者，用一個人嘲弄的答謝給作者，是一件平常而正當的行爲。他的作品繼續了新海派的作風，同上海幾個登載露晞攝影的通俗雜誌可以相提并記。葉紹鈞因爲矜持，作風拘束到自己的習慣裏，雖在寂寞中還能繼續創作，但給人的感動，却無從超越先一時期所得的成功了。

這個時代是說到十二年十三年爲止的。

四

十三年左右，在國內創作者中爲人所熟習的名字，是下面幾個人。許欽文，馮文炳，王魯彥，黎錦明，胡也頻，各人文字風格皆有所不同，然而貫以當時的趣味，却使每個作者皆自然而然的寫了許多創作，同魯迅的諷刺作品取同一的路線。紳士階級的滑稽，年青男女的淺浮，農村的愚關，新舊時代接替的糾紛，凡屬作家，凝眸着手，總不外乎上述各點。同時因文字方面所影響

，北方文學運動所提示的簡明體裁，又統一了各個作者，故所謂個性，適僅能在文學風格上微有不同，「人生文章」一名詞，雖無從概括作者，然而作品所顯示的一面，是無從使一作者獨有所成就的。其中因思想轉變使其作品到一種新的環境裏去，其作品能不為時代習氣所限，只一胡也頻。但這轉換是十八年後的事，去當時寫作已四年了。

從上述各作者作品作一系統檢閱，便可明白放棄辭藻的文學主張，到十三年後，由於各個新作家的努力，限度已如何展開，然而同時又因這主張，如何拘束了各個作品。創造社的興起，在另一意義上，也可說作了一種新的試驗，在新的語體文中容納了舊的辭藻，創造社諸人在文體方面，是從試驗而得到了意外好影響的。這試驗一由於作者一枝筆可以在較方便情形下處置文字，一由於讀者容易於領會，在當時，說及創造社的，莫不以「有感情」盛道創造社同人的成功，這成就，在文字一方面為較之在思想方面為大的。

用有感情的文字，寫當時人所憧憬的所謂兩性問題，由於作者的女性身分，使作品活潑於一切讀者印象中，到後就有了淪女士。一面是作者所寫到的一種事情，給了年青讀者的興奮，一面是作者處置文字的手段，較之廬隱還更華美，以「隔絕之後」命題，登載於創造季刊上時，淪女士所得到的盛譽，超越了冰心，惹人注意與討論，較之郁達夫魯迅作品，似都更寬泛而長久。

用有詩氣息的文字，雖這文字所醞釀的氣息十分舊，然而說到的却是十分新，淦女士作品，在精神的雄強潑辣上，給了讀者極大驚訝與歡喜。年青人在冰心方面，正因為除了母性的溫柔，得不到什麼東西，而不無小小失望；淦女士作品，却顯露了自己生活最眩目的一面。這是一個傳奇，一個異聞，是的，毫無可疑的，這是當時的年青人所要的作品。一個異聞，淦女士作品，是在這意義下被社會認識而加以歡迎了。文字比冰心的華美，却缺少冰心的親切，但她說到的是自己，她具有展覽自己的勇敢，她告給人是自己在如何解決自己的故事，她同時是一個女人，爲了對於「愛」這名詞有所說明，在一九二三年前，女作家中還沒有這種作品，在男子作品中，能肆無所忌的寫到一切，也還沒有，因此淦女士作品，以嶄新的趣味，興奮了一時代的年青人。「卷蔬」這本書，容納了作者初期幾個作品，到後還寫有「劫灰」及其他，筆名改爲沅君。

淦女士的作品，是感動過許多人的，比冰心作品更給人感動，這全是事實。但時代稍過，作品同本人生活一分離，淦女士的作品，却以非常冷淡的情形存在，漸漸寂寞下去了。因作者的作品價值，若同本人生活分離，則在作者作品裏，全個組織與文字技巧，便已毫無驚人的發現。把作者的作品當一個藝術作品來鑑賞，淦女士適宜於何應麟一起，時至今日，她的讀者應當是那些對於舊詩還有興味的人來注意的。超人在時代各樣趣味下，還是一本適宜於女學生閱讀的創作，

卷施能給當時的年青人感動，作不能如超人長久給人感動，卷施文字的美麗飄逸處，能欣賞而不足取法。

在第二時期上，女作家中，有一個使人不容易忘却的名字，有兩本使人無從忘却的書，是淑華女士的花之寺同女人。把創作在一個藝術的作品上去努力寫作，忽略了世俗對女子作品所要求的標準，忽略了社會的趣味，以明慧的筆，去在自己所見及一個世界裏，發現一切，溫柔的也是感懇的寫到那各樣人物姿態，淑華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別走出了一條新路。「悲劇」這個名詞，在中國十年來新創作各作品上，是那歷成立了非常可笑的定義，鷹隱的作品，滄女士的作品，陳學昭的作品，全是在所謂「悲劇」的描繪下面使人傾心拜倒的表現自己的生活。或寫一片人生，餓了飯的暫時失業，穿骯髒舊衣爲人不理會，家庭不容許戀愛把她關鎖在一個房子裏，死了一個兒子，殺了幾個頭，寫出這些事物的外表，用一些誘人的熱情誇張句子，這便是悲劇。郭沫若是寫這浮面生活的高手，也就因爲寫到那表面，恰恰與年青的鑑賞程度相稱，藝術標準在一種儂就的情形下低落了。使習見的事，習見的人，無時無地不發生的糾紛，凝靜的觀察，平淡的寫去，顯示人物「心靈的悲劇」或「心靈的戰爭」，在中國女作家中，淑華却寫了另外一個創作。作品中沒有眼淚，也沒有血，也沒有失業或飢餓，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與之離遠了。作者在

自己所生活的一個平靜世界裏，看到的悲劇，是人生的瑣碎的糾葛，是平凡現象中的動靜，這悲劇不喊叫，不呻吟，却只是「沉默」。在花之寺一集裏，除酒後一篇帶着輕快的溫柔調子外，人物多是在反省裏沉默的。作者的描畫，疏忽到通俗的所謂「美」，却從稍稍近於樸素的文字裏，保持到靜謐，毫不誇張的使角色出場，使故事從容的走到所要走到的高點去。每一個故事，在組織方面，皆有縝密的注意，每一篇作品，皆在合理的情形中「發展」與「結束」。在所寫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筆却不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總能保持一個作家的平靜，淡淡的諷刺裏，却常常有一個悲憫的微笑影子存在。時代這東西，影響及於一切中國作者，作品中，從不缺少「病的焦燥」，十年來年青作者作品的成就，也似乎全在說明到這「心上的不安」，然而寫出的却缺少一種退裕，即在作家中如葉紹鈞，「城中」一集，作者的焦燥便十分顯明的。淑華女士的作品，不為狹義的「時代」產生，為自己的藝術却給中國寫了兩本好書。

但作者所有與葉紹鈞同一凝固在自己所熟習的世界裏，無從「向更廣泛的人生多所體念」，無從使作品在「生活範圍以外冒險」的情形。小孩、紳士階級的家庭，中等人家姑娘的夢，紳士們的故事，為作者所發生興味的一面。因不輕於着筆到各樣世界裏，謹慎處，認真處，反而略見拘束了。作者是應當使這拘束得到解放機會，作品涉及其他各方面，即在失敗裏少不氣餒，則將來，

會更能寫出無數極好的故事的。作者所寫到的一面，只是世界極窄的一面，所用的手法又多是一「描寫」而不是「分析」，文字因謹慎而略顯滯呆，缺少飄逸，不放蕩，故年青讀者却常歡喜感戀與阮君，而沒有十分注意淑華，也是自然的。

五

還有幾本書同幾個作者，應歸併在這時代裏去的，是楊振聲先生的「玉君」同川島的「月夜」章衣萍的「情書一束」。

月夜在小品散文中有詩的美質。情書一束則寫兒女情懷，微帶一點兒蕩，一點兒諧趣，寫成了這一本書。情書一束得到的毀譽，由於書店商人的技巧，與作者本作品以外的另一類作品，比沉淪或吶喊都多，然而也同樣比這兩本書容易為人忘却。因為由於作者清麗的筆，寫到兒女事情，不莊重處給人以趣味，這趣味，在上海幻洲一類刊物發達後，情書一束的讀者，便把方向挪到新的事物上去了。

玉君這本書，在出世後是得到國內刊物極多好評的。作者在故事組織方面，夢境的反復，使作品的秩序稍感紊亂，但描寫鄉村動靜，聲音與顏色，作者的文字，優美動人處，實為當時長篇

新作品所不及。且中國先一期中篇小說，張資平沖積期化石，頭緒既極亂，王統照黃昏，也缺少整個的組織的美，玉君在這兩個作品以後問世，却用一個新的方法寫一個傳奇，文字藝術又不壞，故這本書不單是在過去給人以最深刻印象，在日下，他仍然是一本可讀的書。因作者創作態度，在使作品成爲一個作品，却不在使作品成爲一個時髦作品，故在這作品的各方面，不作越時的諷刺，不作悲苦的自白，皆不缺少一個典型的法則。小小缺憾處，作者沒有在第二個作品裏有所修正，因爲這作品，如「月夜」「雪夜」一樣，作者皆在另一生活上，拋棄了創作的興味，在這作品上，也似乎比讀者還容把牠先已忘却了。

這時還有幾個作者幾種作品，因爲他們的工作，在另外一件事上，有了更多更好的貢獻，因此我們皆疏忽了的，是鄭振鐸先生的家庭故事，趙景深先生的燒餅，徐霞村先生的古國的人們。又有幾個作家的作品，爲了別一種原因，使我們對於他的名字同作品都疏遠了一點，然而那些作品在當時却全是一些刊物讀者最好的糧食的，在北方，還有聞國新，寒先艾，焦菊隱，于成澤，李健吾，羅暄嵐等創作。在南方，則周全平，葉靈鳳，由創造社的創造而幻洲洪水，各刊物上繼續寫了不少文章，名字成爲了南方讀者所熟習的名字。（其中最先爲人注意的還有一個倪貽德。）還有彭家煌，在武昌，則有劉大杰，胡雲翼。在湖南，則有潘梓年，這些作者的作品，

在同一時代，似乎比較冷落一點，既不同幾個已經說到的作家可以相提并論，即與或先或後的作家如馮文炳，許欽文，黎錦明，王魯彥，胡也頻而言，也不如此數人使人注意。這里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文字個性」，「所據地位」，「幾種關係」，或成就了某一些作者，或妨礙了某一些作者，是一種看來十分希奇，實在很的平常的事實的。馮文炳是以他的文字「風格」自見的，用十分單純而合乎所謂「口語」的文字，寫他所見及的農村兒女事情，一切人物出之以和愛，一切人物皆聰穎明事，習於其所佔據那個世界的人情，淡淡的描，細緻的刻畫，由於文字所蘊釀成就的特殊空氣，很有人歡喜那種文章。許欽文能生彷彿速寫的筆，擦擦的自然而便捷的畫出那些鄉村人物的輪廓，寫出那些年青人在戀愛裏的糾紛與當時看雜感而感到喜悅的讀者讀書的耐心興趣味是極相稱的。黎錦明承魯迅方法，出之以粗糙的描寫，尖刻的譏諷，誇張的刻畫，文字的不駁雜中，却有一種豪放氣派，這氣派的獨佔，在他名為「苞」的一集中間，實有些作品較之同時其他作家的作品更為可愛的。魯彥「柚子」，抑作品氣分，遮沒了每個體的，文字却有一種美，且組織方面和造句方面，承受了北方文學運動者所提出的方向，乾淨而親切，同時譏諷的悲憫的態度，又有與魯迅相似處，當時文學風氣是阿Q正傳支配到一部分人的趣味時節，故魯彥風格也從那一路發展下去了。胡也頻，以詩人清秀的筆轉而作小說，由於生活一面的體念，使每一個故事皆在文字

方面毫無微疵，組織方面在十分完美。其初期作品聖徒，牧場上，可作代表，到後方向略異，作品中如光明有前面等作，則一個新的人格和意識，見出作者熱誠與愛的取捨，由憂鬱徘徊而為勇敢的向前，有超越同時同類一般作品的趨勢。

但我們有時却無力否認名字比較冷落的作家，比名字熱鬧的作家有什麼十分相懸的界域。在中國，初期的文壇情形，滲入了若干毫無關係的分子，直到如今還是免不了的。在創作中有為玩玩而寫作的作家，也有因這類的玩玩而寫作的人，擋住前路，成為風氣，佔據刊物所有的篇章，終於把寫作無從表現的作家，在較大刊物上把作品與讀者晤面的，照例所得讀者注意處較多，與書業中有關係的，照例他那作品常有極好的銷數，歡喜自畫自讚的，不缺少互相標榜與味的，他們分上得到的好處，是一個低頭在沈默中創作的作家所無分的。從小小的平凡的例子上看去，蔣光慈，長虹，章衣萍，……這一類名字，莫不在裝點煊染中比起任何名字似乎還體面一些。那理由，我們若不能從他們的作品中找尋得到時，是只有從另外一個意義下去領會的。有些作家用他的作品支持到他的地位，有些作家又正是用他的地位支持到作品；故如所傳說，一個名作者用一元千字把作品購為己有，這事當然並不希奇。因為在上述情形中，無數無名無勢的新進者，出路是不要錢，也無人願意印行他們的著作的，這些事因近幾年來經營新出版業者的加多，而稍稍使習氣

破除，然而凡是由於以事業生活地位而支持到作品地位的，却並不因此有所搖動。文學趣味的方面，並不在乎讀者而轉移。讀者就永遠無能力說需要些什麼，不要些什麼，故時到今日，風氣一轉，便輪到小學生書籍充滿市面的時候了。

六

把上述諸作者，以及其中近於特殊的情形，作不愉快的敘述，可以暫且放下不用再提的了。從各方面加以仔細的檢察，在一些作品中，包含孕育着的浮薄面不莊重的氣息，實大可驚人，十年來中國的文學，在創作一方面，由於談諧趣味的培養、所受的不良影響，是非常不好的。摠諷刺的氣息註入各樣作品內，這是文學革命稍後一點普遍的現象，這現象到如今經過兩種打擊還依然存在，無產階級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皆不能糾正牠。過去一時代文學作品，大多數看來，皆不缺少病的纖細，前面說到的理由，是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

使作品皆病於纖巧，一個作品的動人，受讀者歡迎，成為時髦的作品，全賴這一點，這種過失是應當有人負責的。胡適之為儒林外史重新估價，魯迅，周作人、西澤等雜感，西林的戲，張寶平的小說，以及另外一些人的莫泊桑契訶夫作品的翻譯，這些人的成績，都是我們十分感謝，

却又使我們在感謝中有所抗議。這些作品毫無可疑處，是對於此後一般作品方面有了極大的暗示。由於新青年陳獨秀等那類雜感，讀者們學會了對制度用辱罵和諷刺作反抗的行爲，由於創造成仿吾那種批評，讀者們學會了輕視趣味不同的文學的習慣，由於語絲派所保持的態度而寫成的雜感和小品散文，養成了一種趣味，是尖巧深刻的不良趣味。用這態度有所寫作，照例可以避去強調的衝突，而能得到白得其樂的滿足。用這態度有所寫作，可以使人發笑，使人承認，使人同意。但同時另外指示到創作方向，「暗示」或「影響」到創作的態度，便成爲不良的結果。我們看看年輕人的作品中，每一個作者的作品，總不缺少用一種諧趣的調子，不莊重的調子寫成的故事，每一個作者的作品，皆有一種近于把故事中人物嘲諷的權利，這權利的濫用，不知節制，無所顧忌，因此使作品深深受了影響，許多創作皆不成爲創作，完全失去其正當的意義，這失敗處是應歸之于先一時作俑底的。文學由「人生嚴肅」轉到「人生遊戲」，于中年人情調雖合，所謂含淚微笑的作品，乃出之于不足語的此年輕作者，故結果留下一種極可非難的習氣。

說一句俏皮一點的話，作一個小丑的姿式，在文體方面，則有意雜揉文言與口語，使之混和，把作品同「談諧」接近，許多創作，因此一來連趣味也沒有了。在把文學爲有意識向社會作正面的抗議的情形裏，所有的幼稚病，轉到把文學爲向惡勢力作旁敲側擊的行爲，抓他一把，捏他一

下，彷彿雖聰明知慧了許多，然而創作給人也只是一點趣味，毫無其他可企望的了。舒老舍先生，集中了這創作的諸趣意識，以誇誕的諷刺，寫成了三個長篇，似乎同時也就結束了這趣味的繼續存在，因為十六年後，小巧的雜感，精致的閒話，微妙的對白劇，千篇一律的諷刺小說，也使讀者和作者有點厭倦了，於是時代便帶走了這個遊戲的閒情，代替而來了一些新的作家與新的作品。

這方向的轉變，可注意的不是那幾個以文學為旗幟的人物，雖然他們也寫了許多東西，如錢杏邨先生所指出的蔣光慈，洪靈菲，等等。但我想說到的，是那些僅以作品直接訴之于讀者，不抑賴作品以外任何手段的作家，有幾個很可注意到的人。

一、以十五六年以來革命糾紛的時代為背景，作者體念的結果，寫成了動搖，追求，幻滅，三個有連續性的戀愛革命小說，是茅盾。

二、以一個進步階級女子，在生活方面所加的分析，明快爽朗又復細膩委蛇的寫及心上所感到的糾紛，着眼於低級人物的生活，而能寫出平常人所着眼不到處，寫了在黑暗中的是

丁玲。

三、就是先前所說及的集中了諷刺與談諧用北京風物作背景，寫了趙子曰老張哲學等作的是

在短篇方面，則施蛰存先生一本上元燈，最值得保留到我們的記憶裏。

把習氣除去，把在創作中不莊重的措詞，與自得其樂沾沾自喜的神氣消滅，同時也不依賴其他裝點，只把創作當成一個企圖，企圖牠成一個藝術作品，在沉默中努力，一意來寫作，因此作品皆能以一種不同的風格產生而存在，上述各作者的成就，是我們在另一時候也不能忘却的。使黃昏玉君等作品與茅盾追求並列，在故事發展上，在描寫技巧上，皆見出後者超越前者處極多。大胆的以男子丈夫氣分析自己，為病態神經質青年女人作動人的素描，為下層女人有所申訴，丁玲女士的作品，給人的趣味，給人的感動，把前一時幾個女作家所有的愛好者興味與方向皆扭轉了。他們厭棄了冰心，厭棄了廋隱，淦女士的詞人筆調太俗，叔華女士的閨秀筆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給了讀者們一些新的興奮。反覆酣暢的寫出一切，帶着一點兒憂鬱，一點兒輕狂，攫着了讀者的感情，到目前，復因自己意識就着時代而前進，故尚無一個女作家有更超越的驚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

諷刺因誇張而轉入談諧滑稽，老舍先生的作品，在或一意義上，是并不好的。然而一時代風氣。作家之一羣，給了讀者以憂鬱，給了讀者以憤怒，却并無一個作者的作品，可以使年青人心

上的重壓稍稍鬆。讀趙子曰，讀老張哲學，却使我們感覺作者能在所寫及的事物上發笑，而讀者却因此也可以得到一個發笑機會。這成就已不算十分壞了。關於故都風物一切光景的反照，老舍長處是一般作者所不能及的，人物性格的描畫，也極其逼真動人，使作品貫以一點兒放肆坦白的諧謔，老舍各作品，在風格和技術兩方面都值得注意。

馮文炳，黎錦明，王魯彥，許欽文，……等等，作品可以一貫面談處便是各個作家的「諷刺氣分」。這氣分，因各人筆致風格而小異，并却不完全失去其一致處。這種風氣的形成，有應上溯及前面所述及「談諧趣味」的養成，始能明白其因緣的，毫無可疑處，各個作者在諷刺方面，全是失敗了的。讀者這方面的嗜好，却并不能使各個作家的作品因之而純粹。誠實的製作自己所要製作的故事，清明的睥睨一切，坦白的申述一切，為人生所煩惱，使這煩惱訴之於讀者，南方創造派所形成的風氣實比之於北方語絲派為優。淺薄幼稚，尚可學因時代而前進，使之消滅，世故聰明，却使每個作者在寫作之餘，有泰然自得的樣子，文學的健康性是因此而全毀了的。十六年革命小說興起，一面是在對文學傾向有所提示，另一面也掙擊到這種不良趣味，這企圖，在創作方面，并無何等積極的貢獻，在這一面却是不為無益的。雖當時大小雜感家以奔流為殘壘，有所保護，然而「白相的文學態度」隨即也就因大勢所趨而消滅了。幾個短篇作者，在先一時所得到

的優越地位，另有了代替的人物，施蟄存，孫席珍，沉櫻，是幾個較熟習的名字。這些人是不會諷刺的。在把創作當一個創作的態度或懸上而言，幾人的成就，雖不一定較之另外數人爲佳，然而把作品從瑣碎的牢騷裏拖出，不拘囿到積習裏，作品却較純粹多了。上元燈筆頭明秀，長於描繪，雖調子有時略感纖弱，却仍然可算爲一個完美的作品。這作品與稍前一年兩年的各作品較，則可知道以沉麗的筆，寫這世界行將消失或已消失的農村傳奇，馮文炳，許欽文，施蟄存有何種相似又有何種不同處。

孫席珍寫了戰場上，關於戰爭還另外寫了一些作品。然這類題材，對於作者并不適宜，因作者所認識另一生活不多，文字技巧又不能補其所短，故對於讀者無多大興味。但關於戰爭，作隱露的抗議，作者以外還無另一人。

與施蟄存筆致有相似處，明朗細緻，氣派因生活與年齡拘束，無從展開，略嫌窄狹，然而能使每一個作品成爲一個完美好作品，在組織文字方面皆十分注意，且爲女作者中極有希望的，還有一個女子作家沉櫻。（選自文藝月刊）

六 評現今小說界底文字

夏丏尊

普通文字底體裁，一般分爲議論，說明，記事，敘事四種。這分類雖由於文字表面的性質，其實內部還含有作者底態度上的不同。就是作者自己在文中現出不現出的問題。在議論文中，所列的完全是作者對於某事物的判斷，作者完全現出在文裏；說明文，是以作者底見解來解釋某事物的，作者也現出在文中，不過程度較差罷了。至於記事文與敘事文，乃如實記述事物的文字，態度純屬客觀，作者在文字上無現出的必要，並且現出了反足以破壞本文底調子。因爲記敘文底使命，不在議論某事物底好壞，解釋某事物底情形理由，乃在將作者對於某事物的經驗如實傳給讀者，使讀者從文字上也得同樣的印象。這時候作者所處的只是個媒介底地位，媒介雖有拉攏男女之功，然在已被拉攏的男女之間，却是大大的障礙物，非趕快躲避一旁不可的。

在這裏，恐怕有人要問：「那末作者在記敘文中不能發揮自己底人格個性了嗎？」我底回答

，很是簡單。就是作者得因了文字暗示他底個性人格，而在文字底形式上，絕不許露出自己底面目來。「鄭伯克段于鄆」孔子雖在「克」字上表示許多深意，然在文字底形式上，除記敘以外，却不占着地位。荷馬底人格個性，雖可從伊里亞特或奧德賽等作品中想像髣髴。但從文字形式上却没有闢入着自己底解釋或議論。

除用了像上文所說的方法，暗示作者底人格個性外，記敘文中，實不容作者露出自己的面目，要露出自己底面目，非在本文以外另起爐竈不可。歷史中的「太史公曰」「贊曰」等語以下的文字，完全是議論性質，和正文本紀列傳中的文字異其態度了的。

記敘文在文字底形式上，要看不出有作者在，才能令人讀了如目見身歷，得到純粹的印象。一經作者逐處加入說明或議論，就可減殺讀者底趣味。其情形正如戀愛男女唱唱情話着，媒介者突然露出面影來障入障蔽一樣。凡是好的記敘文，大都是在形式上看不出有作者的。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聘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勝也」。

這是左傳中敘郟陵之戰的文字中的一節，可謂記敘文中典型的文字。其所以爲典型的，就在作者不露面目，能使讀者恍如直接耳聞楚子與伯州犂底對話。古來所謂好的記敘文中，也有偶然於記敘中突然加入說明的。但真是很少，并且也只一二句，混入不多。例如項羽本紀中：

……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

章邯令王離涉間圍巨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面軍巨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又如左傳宣四年傳：

初若敖娶于邲，生鬥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視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殺，謂虎於菴故命之曰鬥穀於菴。」以其女妻伯比，實曰令尹子文。

上面□內的句子，都與上下別的句子態度不同。別的是記敘，□內的却是作者加入的說明了。我對於這種句子，另有一個解釋，以爲不足爲病。原來這種句子如果在現在都是夾注性質，應用括號或搭附標，列在本文以外，不過古人尙無這種便利的符號，所以混入正文罷了。試看，把

上例□中的句子，用括號括出，上下文仍是銜接的。

記敘文應以不露作者面目爲正宗，那從前流行的「夾敘夾議」，究屬濫調。我國從來文人，敘述一悲哀的事實，末尾常有「嗚呼悲矣！」的附加語。描寫一難得的人物，往往用「嗚呼！可以風矣！」煞腳。其實，這是作者對於讀者的專制態度。作者底任務，只要把是悲或可風的事實如實寫出，傳給讀者就夠，至於悲不悲，被風不被風，都屬於讀者的自由，不必用了諄諄教誨的態度來強迫的。

我喜讀孔雀東南飛，但對於末尾的「多謝後世人，戒哉慎勿忘」二句，常感不快，以爲總是缺陷，不如沒有了好。因爲作者在這二句中，突然伸出頭來了。同是描寫兵禍的詩，我喜讀杜甫底石壕吏，而不甚喜讀白樂天底新豐折臂翁。因爲前者純係記敘性質，後者底末尾「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黠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權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人生怨，請問新豐折臂翁。」一段，完全是作者自己在那裏說話，突然露出了面目的。新豐折臂翁，是新樂府五十首之一，據白樂天自序，這五十首是「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的。不用說，記敘文中也有以作者自身爲對象的。但這只限在文體「自序」或第一人稱的小說的時候，這是作者完全與讀者對面，作者就是文中的主人翁，一切都用了告語的態度寫出。其情形與

作者自己做了媒介，傳給外界某事物的光景於讀者時，完全不同的。用主觀的態度或第一人稱到底，可以用客觀的態度或第三人稱到底，也可以。所可非議的只是明明是客觀的態度或第三人稱的文字，突然作者伸出頭來，把主觀的或第一人稱的態度夾雜進去，使文字失其統一。

中國舊小說中，這種不統一之處很多。內容上作者用了「可以戒矣」「可以風矣」的態度含着勸懲主義的不必說，即在文字底形式上，作者時時出頭，先就小說文字底腔調着，有下面種種的例可指：

「却說，」正是，「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前人有詩曰，……」或「有詩為證。」

「說時遲，那時快。」

「閑言不表！且歸正傳。」

「也是合當有事。」

這類詞句，都是作者的口氣，就是作者在文中時時現出了。以上還不過就常用的腔調說正文中同樣的缺陷，也幾乎隨處皆有。試以紅樓夢為例：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說」

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第五回。）

……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族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讀起書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子姪，俗語說得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得花朵兒一般模樣……（第九回）。

……金榮只顧得意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人是誰？原來這人喚名賈嵩，亦係賈府中之正派玄孫……」（全上）。

再以水滸爲例：

……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恰纔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却怎樣地用藥？原來挑酒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喫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著，只是叫人死

心塌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竟已攪在酒裏，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下，傾在桶裏。——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第十五回）。

那婦人回到家中……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怕懼西門慶那廝是個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常言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第二十五回）。

夠了，不必多舉了，把上面□中的部分和不加□的部分合讀起來，很足使人感到不調和的缺陷。我也認紅樓夢與水滸是有價值的小說，但對於這樣的筆法，總覺有點不滿。在近世別國的小說中，是找不出這樣的手法的。

以上是我個人對於記敘文的見解和對於舊文藝的不滿的表示，以下試更以這見地來評現在新作家底創作。在這裏，我先要聲明二事：（一）我所評的不是作品全體，只是作品底形式部分——文字而已。（二）我因無暇，無錢，不能普遍地搜羅現今當世諸作家底作品來讀，故經眼的作品，只是有限的幾篇。

現今諸家庭作品，手法上，體裁上，大家都已力求脫去舊套，摹仿他國的了，但就我所見到

的有限的若干作品中，似乎還有許多地方未能脫盡舊式，有着我所謂不統一的瓊瑤的。例如魯迅底風波中。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搖着大芭蕉扇閒談，孩子飛也似地跑，或者蹲在烏柏樹下賭玩石子。女人端出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熱蓬蓬冒煙，河裏駛過文人的酒船，文豪見了大發詩興，說，「無思無慮，這真是田家樂啊！」

「但文豪的話有點不合事實，就因為他們沒有聽到九斤老太們的話，」這時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

又如郁達夫的沈淪中：

第一高等學校將開學的時候，他的長兄接到了院長的命令要他回去。他的長兄便把他寄託在一家日本人的家裏。幾天之後，他的長兄長嫂和他的新生的姪女就回國去了。

「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裏有一班豫備班，是爲中國人特設的。在這豫科裏豫備一年卒業之後，纔能入各地高等學校的正科。與日本學生同學，」他考入豫科的時候，本來填的是文科，後來將在豫科卒業的時候，他的長兄定要他改到醫科去，他當時亦沒有什麼主見，就聽了長兄的話把文科改了。（三十三頁。）

「在生活競爭不十分猛烈，逍遙自在，同中古時代一樣的時候，在風氣純良，不與市井小人同處，清閑雅淡的地方，過日子正如做夢一般。」他到了N市之後，轉瞬之間，已經有半載多了。（三十一頁。）

又如葉紹鈞底潘先生在難中中：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為擾攘的境界，「來客的安心，侯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黑皮包，左手牽着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的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尚恐大家忘了，又屢次搖蕩他的左手，意思是教他把這個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一站遞過去。「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也不能全然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湧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是有點尾大不掉了。」（小說月報十六卷第一號。）

這都是第三人稱的小說，而於中却夾入着作者主觀的議論或說明，就是作者忽然現出，文字

在形式上失了統一，應認爲手法上的不周到，須改善的。這種文例，據我所見到的着實還不少，反正是同樣的例。不多舉他。

此外，諸家底作品中，還有表面上似不犯上面所說的缺陷，而骨髓裏却含有同樣不統一的毛病的，例如冰心底超人中所列的廚房裏跑街的十二歲的孩子祿兒在花籃中附給主人公何彬的信：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真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但是總沒有機會，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爲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受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祿兒叩上。（超人九頁。）

姑勿論貧苦的祿兒能否識字寫信，即使退若干步說，祿兒會識字能寫信，但這樣拗曲的論理，究竟不是十二歲的小孩的筆端所能寫得出的。揆諸情理，殊不可通。其病源完全與上述各例一樣，是作者在作品中露出馬腳來。不過一是病在表面，一是病在內部罷了。

易卜生底娜拉中，哈爾茂稱娜拉爲「小鳥」，爲「可愛的小松鼠」，爲「可愛的雲雀」，馬克斯諾爾道。(Max Nordau)在變質論中批評他，說：「這是銀行經營，辯護士，同居八年了的丈夫，對於已經做了三個子女的母親的妻所應有的口吻嗎？」

這套口氣，我對於上面的信，也要發同樣的疑問「這信是廚房徒弟，十二歲的小孩所做的文字嗎？」了！章實齋的古文十弊裏說：

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員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此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

這雖爲「古文」而說，我以爲實是普通記述文字應守的律令，上例正犯了此律令的。

又有不但部分上態度不一致，全篇犯着不統一的毛病的。例如創造週報（第十三期）全平的呆子與俊傑。

依理，要對於全篇加批評，應把原作全體鈔錄。爲避煩計，只得摘取開端和結尾，顯出其全文形式上的態度。并且，我以爲但看開端和結尾就夠。因爲已可看出全文形式上的口氣了。

原作開端一節是：

當去年暑假來的時候，我的鄉人C君在平民教養院所獲得的美缺，被他的友人H君佔去了。

結尾一節是：

暑假到了，議時務的俊傑H君代替C君佔了教養院的美缺了，不合時宜的呆子C君茫然地離了教養院，絕無留戀。他把他會進行的艱鉅的交際工程完全拋棄了。他開始了在俊傑的對面度那寂寂孤獨而被人譏諷的呆子的生涯。

因為文字如敘述上是逆行的，所以結尾仍舊說到開端所說的事情為止。詳細請看原作。就這開端和結尾二節看，就可知道C君在文中是主人公，H君是副主人公。語氣是第三人稱的。下面就依了這些條件來加以批評。

全篇稱「C君」，「H君」，則作者立在旁面觀察的地位可知，這文中的人名下加稱呼，完全是普通稱呼性質，和葉紹鈞氏的潘先生在難中的「潘先生」性質不同。葉底「潘先生」，已是專稱，和通常稱潘某某沒甚兩樣。這文裏的稱「君」，純粹祇是普通稱呼。

依上面的立腳點說，原作中凡敘述主人公內生活的處所，幾乎全體發生衝突了。例如：

大會早已散了。C君和H君並坐在「一路」電車中。他「滿懷快樂，滿臉高興」。……

「滿臉高興」呢，是旁觀者看得出的，至於「滿懷快樂」依上列的條件，似乎是有點通不過去了。更有甚者：

電車到了靜安寺，他們倆走下車來，步行回去，途中C君想：H君的話確有幾分道理……

試問，作者何以知道C君在想？在這樣想呢？這樣一一檢查，幾乎全篇各處都要達到同類的困難了。

我以為這困難完全在用了「君」字的緣故，因為「君」字的背後，露出有作者底地位的。

原來在第三人稱的小說作者底立點有三：一是全知的視點 (The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二是制限的視點 (The limited point of View)、三是純客觀的視點 (The rigidly restricted Point of View)。在全知的視點中，作者好似全知全能的神，從天上注視下界，作中一切人物底內心秘密無不知道，一般描寫心理的小說，作者如果不完全立腳於這態度，就在情理上通不過去。制限的視點，是把全知的視點縮小範圍，只在作中一人物上，行使其全知的權利，凡作了作中一人物(主人公)而敘述一切者皆是。純客觀的視點範圍更狹，作者絕不自認有全知

的權利，對於作中人物，但取客觀的態度而已。

上例既稱「C君」「H君」，當然是屬第三的純客觀的視點的文字，作中人物底內心生活，實無知道的權利。若欲改爲第一的全知的視點，或第二的限制的視點，則不應稱「君」，但稱「C」和「H」就是了。「君」的稱呼，實是原文中致命的傷點。

以上是我因了個人的記敘文底見解對的現今小說界文字上的批評。論理我於指摘缺點以外，應再舉國內或國外的小說中的正例，來證明已說。但這有好幾個難點，舉全文呢，不特不勝其煩，且不知舉誰的哪一篇好；舉一節呢，又恐讀者要發生「以偏蓋全」的懷疑，以爲一節的無病，不能證明全文的也都無病，無已，祇好不舉了。據我個人所知，別國名小說中，是少見有這樣不統一的文字的。（選自立達季刊）

七 論體裁描寫與中國新文藝

錦明

這似乎是個極渺小的問題，然而在中國新文藝的發展上却是一個沒有人加過考慮的大問題。一篇作品的體裁 (Style)，——猶如一個人的外表與骨骼，這是天然產生的，——是天才家所獨擅的技能。無論作家怎樣偉大的思想與精神，深刻豐富的想象，若寓在一篇惡劣的體裁內，他的成功也是枉然的。我們辨識一個人，只要觀其眉宇，氣魄，舉動，就可認識他的幾分程度與性格來。體裁之於文藝就是這麼一個東西。

中國的新文藝，除極少數作家外，它的價值——其實尙談不到價值——與優劣，或許還只能從這上面下判斷罷。

誰也承認這不過是修辭學上一個粗淺的術語，但對於一篇作品的鑑賞却也不能不有這一步。中國的散文與小說，似乎都不曾注意這問題，作家也不曾注意這層與藝術最有關係的修養。我并

不知道中國的新作家是否看過一兩部美文修辭學，但不看也未見得不會沒有好的體裁出來，這因創作家并不是文學研究家，好的體裁也都是創造出來的。在中國許多新作家的執筆情形看來，他們把天才似乎太濫用了。他們的體裁不是散漫，任意鋪張，便是過嚴緊笨重或粗糙。他們有好的意思與描寫都不能充份刻畫出來，這實是一宗可惜的事。

體裁的性質，嚴格的說，是邏輯的，寬泛一點說，是音樂的。這句括着句，節(Paragraph)，段(Section)，章(Chapter)的成分。精細的作家。當其描寫或敘述一個人一件事物時，必具一種鄭重的致慮，將其怎樣分配或歸納在一句，一節，一段或一章內。這樣的，他可以使意義，情節、思想明瞭，使文字生一種音樂的魔力，使讀者在一種極微小的變動中得著深刻的感動與觀念。

西歐的作家對於體裁，是其第一步到著作的路的門徑，還竟有所謂體裁家(Stylist)者。如A. Benett, M. Arnold, Carlyle 者文名也就出乎此；英人重其文，也不獨在其思想與批評之主張，蓋大半在其體裁是創格新穎。我們的中學生讀他的文也就是爲此。

雖然，模仿在一般創作家中認爲極可恥的事，但在現近流行這種混亂任性的文藝體裁看來，作家們不將西歐的體裁作第一步的模仿，將來藝術始終是不容易成熟的。我們中國文學，從來

就沒有所謂體裁這名詞，到現在還是沒有。我們的新文藝，除開魯迅，葉紹鈞二三人的作品還可見到有體裁的修養外，其餘大都似乎隨意的把它挂在筆頭上。而更出奇者，竟有一部小說名小雪者——亞東圖書館出版——却加重注意的模仿儒林外史的寫法。我們讀過儒林外史的，大概都會知道它的寫法恐怕比中國任何的歷史小說都要壞。這是章回體裁傳下來的毒，然而小雪却不過換了章回這題名罷了。

我們的批評與鑑賞界每每談到文藝的思想與偉大的藝術，然在今日的創造品看來，這都似乎太失了功利的的作用。從來，中國的近代作家稍成名後，便把什麼都忽略了；他們或許連一本中學用的英文法都忘記了或者竟沒有看過。我們不常時看見許多文字連通順也講不到嗎？最大的而明顯的弊端，他們誠如張耀翔氏所說，濫用了那「！」號。「！」的濫用便是體裁幼稚之一，且常使一篇細膩精美的文字加上一層粗糙之氣。例如：

「……媽媽，他……他……丟了我了。」麗蓮哭着說：「他不是說愛我嗎？現在，把我丟了！唉，我的天哪……。」

「……媽媽！他……他。丟了我了！」麗蓮哭着說：「他不是說愛我嗎？現在把我丟了！唉！我的天哪……。」

從這兩段所用的標點看來。第一段的表情總似乎深沉些。第二段因為欲使其沈痛却句句加上「！」，不期然顯得粗糙起來，像是一種大聲的叫嚷，沉痛的意思反而遮掩了。

說得滑稽一點，中國的新文藝不獨意義與思想大半化爲一種傷感主義，且體裁也似乎有點傷感主義化了。一篇作品的一段一節，我們時常能看見許多贅瘤的幼稚的作家自己所發的傷感的句子。如：

「這可憐無告的工人終於死了。」這是何等的悲慘呀！……

看起來，能善用體裁的，作者即有傷感亦必顯得扼要而沉痛些。作家們不注意體裁的純淨，無用的傷感便在任情中表示出來了；這每每使一篇可傷感的東西變成不傷感，因為作者不留心，自己給它傷感了。比方一個說笑話的人，自己還沒說便打起哈哈來，這簡直是傻。

說到描寫，這大概也可以概括在天才的之一類罷。但也並不盡然，這和體裁一樣的要修養；因為沒有好的描寫，即有好的體裁也是枯燥呆板的。中國的新作家有描寫天才的多，但也容易濫用。

尤其明顯的弊端是一種惡濫的 Fallacious Insion (即所謂過甚的表示。)這是蒙蔽藝術極惡毒的東西，又叫做誇張，俗叫聳人聽聞。譬如平凡人的描寫，說一個人的勇必有一萬夫不當之

勇，「說危險必至「千鈞一髮。」這是一種可笑的騙術，然而在中國新文藝中却處處找出這種例來。他們有的是想激起讀者的熱狂，有的却完全是故意製造空氣。有的人讀了覺得似乎有這種事，到有這種事的經驗的人讀了便覺得似乎沒有這種事；無以名之，名之曰 Sophism 爲最妥當。這是談不到文藝上的「真實」的，它的真實的假的，只可騙過平凡人的耳目。

文藝流於這一種變形的惡濫中，真藝術容易爲其所混淆，實是一層可悲的事。我們只要把今日所稱讚的藝術來較之日本的藝術，再而較之西歐藝術，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了。我們的藝術竟連日本藝術中最平淡的也不如，就因爲它本只能平淡而故意使其不平淡，於是成了文藝上的一種偽道 (Heresy) 了。

我們寧可稱道那平淡的作品罷；對於這種藝術上的 Heresy 應當有所「打倒」了。（選自文學週報）

八 論新寫實主義

陳勺水

新寫實主義的主張，當歐戰終結以後，早已在發生了大變動的歐洲各國，如德、俄、奧、匈、捷克等國，用種種的名稱，發現出來（參看樂華月刊一卷三期）。『現代的世界左派文壇』只有在萬事落後的東亞，直遲到一九二八年，才介紹到日本和中國來，好像中國的新寫實主義的主張，一部分還是由日本重譯而來的。

作者是一個窮文人，沒有錢多買國內雜誌，所以還不知道國內文壇對於新寫實主義的討論，以及新寫實派的作品，到底在什麼狀況之下。若只據我所知道的一點材料，由小說月報和太陽雜誌看得的材料，看來，好像國內文壇對於新寫實主義還沒有確切的認識，同時，新寫實派的作品好像也不甚多似的。所以，在這時候，介紹一點新寫實派的理論和作品，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

二

新寫實主義這個名稱，有時又叫做無產的寫實主義，或無產寫實主義，特別是在日本文壇上，一般人慣用無產寫實主義這個名稱。

把新寫實主義叫做無產寫實主義，自然也有相當的理由。文藝上一切主義都是有他一定的社會背景的。有了十八世紀的自由競爭經濟的新社會，才發生了近世文藝上的浪漫主義的大潮流，有了十九世紀的資本集中的大工業經濟社會，然後才有近代的自然主義文藝，同樣，也是因為有廿世紀的帝國主義經濟和隨着這種經濟而來的無產者社會運動的抬頭，然後才有這種新寫實主義的發生。新發生的寫實主義，自然和一切主義一樣，都是負着描寫當時社會上最重大，最主要的發生。新發生的寫實主義，自然和一切主義一樣，都是負着描寫當時社會上最重大，最主要最使人感激，最關多數人利害的事件的，却是，在廿世紀裏面，社會上最重大，最主要，最使人感激最關多數人利害的事件，實在就是無產者在帝國主義經濟下面的被壓、抵抗、抬頭、失敗、以及受難、等等的事件，所以，如果把廿世紀新發生的寫實主義叫做無產寫實主義，實在可以說是相當的理由。

但是，從另一方面觀察，這種稱呼却有兩種不妥的地方：

第一，在帝國主義經濟下面被壓迫而起來抗爭受難的，除了先進國的無產者以外，還有落後國的無產者和有產者的全體即所謂被壓迫民族。關於這種被壓迫民族的事件，也是和無產社會運動事件相關聯的，有時，他的可驚可泣的重大程度，並不亞於無產者運動的事件，所以當然也是這種寫實主義的對象之一。如果把這種寫實主義稱為無產寫實主義，就會有不能包含被壓迫民族的寫實在內的弊病。

第二，無產者三字，在普通的用法上，都是和有產者三字對峙而言的，所以無產寫實主義這句話，往往會使人發生兩種誤解：（一）以為無產寫實主義是專寫無產者的生活的。其實，在整個的社會生活上，無產者和有產者的生活，完全是互相關聯的，如果完全離開了有產者的關係，就決不能描寫出無產者生活實況來。何況描寫有產者的組織和心機，如像辛克雷的著作等等的例，還是新寫實派的重要的手法呢？（二）以為無產寫實主義之外，還有一個有產寫實主義。其實斷沒有這回事。從前雖有一個寫實主義，却斷不能稱為有產寫實主義，因為這一派人所寫的，還是以無產者生活為主要題材，在觀點上，也並未替有產者張目，從前的寫實主義和如今的寫實主義的不同之點，實在只在對於無產者的覺點上和文藝主題的採擇上面，所以，只能說他們有前後新舊的區別，決不能說他們一個是有產寫實主義，一個是無產寫實主義。

因為這樣，所以我認為無產寫實主義的名稱是不妥的，應該稱為新寫實主義。

三

新寫實主義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要想真正澈底答復這個問題，自然非從寫實主義的歷史，從文藝思想史說起不可。可惜，這種考據事業，我實在沒有工夫去做。所以我想用一種最簡便的方法說明他：先把一切主張錯了或偏了的見解，先列出來，加以指摘，然後再把現今多數人認為應該包含在新寫實主義內的性質，加以解釋。我以為這樣一來，或者比較容易得着一個明白的觀念。

第一種頂錯誤的見解，就是那些單把無產者對於有產者的怨恨和反抗的描寫，認為新寫實派的描寫。這種見解的立場，是完全站在溫情主義，抑強扶弱的個人英雄主義上面的，縱然描寫得怎樣活靈活現，也只不過能夠滿足一些少年人的浪漫的心理，成一種煽動青年的宣傳物罷了。一般受難的大衆，決不會受着如何的感激，得着怎樣的慰安，發現怎樣的光明，因為人生決不是一種單以愛憎的感情為內容的東西。這樣的描寫，縱然他所根據的材料竟是一種事實，他在作品上的地位，也只算得是寫實的浪漫主義，不能稱為新寫實主義。

其次，專描寫無產者生活的悲慘，痛苦，暗黑，醜惡等方面的作品，也往往被人認為新寫實派的作品。這當然是錯誤的，如果這算得是新寫實派，那末，新寫實派早已發生於十九世紀了，因為，像左拉等自然主義者所描寫的窮苦人的暗黑面，實已達到了極高妙的程度！這種專描寫無產者受難的作品，只是帶着一種被動的性質，太過於悲觀絕望，在事實上，和廿世紀的無產大眾的性格並不相符，所以也只能算是一種空想的作品，不能說是新寫實派的作品。

第三，有一種作品，專門描寫一種自稱無產者，在作品當中，把他的主人公看成一個模範的無產人物，說模範無產者的話，做模範無產者的行動，穿戴模範無產者的衣履，總而言之，描寫着一個理想的無產者。這種樂觀的作品，也許在提起無產者的興致和暗示無產者的應有性格上面，可以有一點用處，但是，却無論如何，不能稱為新寫實派的作品，因為他明明太夢想了，太樂觀了，也和廿世紀的無產大眾的性格不符，大概只能稱為廣告派的作品罷。

第四，有一種作家，專把無產運動理論上的公式，編入作品之內，舉例說，如果他描寫一個工人，他就生怕不能夠把關於工人運動的理論全部放入作品當中，如果他描寫一個外國資本案，他就生怕不能夠把一切罵倒帝國主義的名言妙論，都抬到這幾篇小說上去。這樣的作品，往往也僭稱為新寫實派的作品，許多不明白的人也跟着稱這樣作品為新寫實派的傑作，其實離新寫實派

，不知道有多遠呢。這種作品，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名稱，叫做宣傳的文學，或傳單式的作品。這種宣傳的文學，從效果上說來，不敢說他毫無力量，但是，總不應僭稱新寫實派的名義。

第五，有一種作家，專門努力去暴露現社會的醜惡，特別注重去暴露帝國主義者，大銀行家，統治機關，軍事機關：……等等的內幕，這種作品比起上面說的第二種作品，當然進了一步，因為他不單描寫無產者及被壓迫者的痛苦，並且還去描寫這些痛苦的來歷，他的描寫的性質是有主動性和社會性的。不過，單是這樣，還算不得新寫實派的作品，因為他還不能夠把握住時代的精神，使一般大眾發生異常的感激，由感激當中發生情熱，由情熱發生活力。

四

真正的新寫實主義的作品，應該含蓄下面幾個性質：

(1) 新寫實派的作品，應該站在社會的及集團的觀點上去描寫，而不應該採用個人的及英雄的觀點。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與現今的大眾集團時代的實情相符合，才能夠獲得現實社會的真相，才能夠把握住大眾的心理。自然，這裏說的是觀點，並不是說材料。在材料上，當然還得描寫個個的人和個個的東西。

(2) 新寫實派的作品，不單是描寫環境，並且一定要描寫意志，因為廿世紀的無產大衆已經由被動的被環境征服的狀況，進到主動的起來轉變環境的地步了。那些單單描寫環境，不管意志的作品，自然是過不着大衆的心理的，當然也就算不得是新寫實派的作品了。新寫實派在這一點上面，是和舊寫實派大不相同的。

(3) 新寫實派的作品，不單描寫性格，還要由性格當中描寫出社會的活力，換句話說，不是把個人性格當做個人的東西描寫，倒是把他看做湊成活力的一個分子。這一點是和自然主義的個人性格的描寫，大不相同的地方。新寫實派的作品當中可以沒有一個確定的主人公，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4) 新寫實派的作品，應該是富於情熱的，引得起大衆的美感的。自然，這裏所謂美，不是指美學上所謂美，或從來美術家藝術家所謂美，因為這種美是一種固定的美，是一部分人的美，是大衆所不能領略的美，這裏所謂美，是指那些能夠引起現今社會上一般大衆的熱情的美。一種作品，如果只是平平的寫一些日常生活事件，或羅列一些統計材料和報告文章，一點地引不起大衆的熱情，那末，那怕他言言是真，句句是實，也只能算得一種紀實的報告書，一點也夠不上說是寫實派的藝術品。真正的新寫實派作品所以和宣傳的文學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裏。

(5) 新寫實派作品所描寫的，應該是真實的，縱然有時萬不得已，要利用一些想像力，那種想像，也應該是根據事實的想像。自然，這裏所謂真實，是指題材的真實說的，不是說，作品上的情節和語句都要是真的，如果那樣，那就用不着藝術的天才創造作品了。新寫實派的作品在這一點上面，是和廣告派夢想派文學大不相同的。

(6) 新寫實派作品應該是有目的意識的，用別的話說，就是，應該是有教訓的目的的。更詳細說，就是，新寫實派的作品，在上面幾個條件俱已滿足之後，還要看他合不合一定的目的，合一定目的才描寫，不合一定目的的，只好丟下。這個一定目的，到底是什麼，很難一言而決，統籠說來，應該是和廿世紀的無產大衆應有的人生觀社會觀相符合的東西。應該是一種光明的東西。在這一層上面，新寫實派的主張，是和極端的暴露文學家不同的。高爾基說得好，描寫的東西，固然要真實，然而真實的東西，却不必盡可描寫，對於人生無益有害的東西，非棄去不可，不棄去就等於做壞事。新寫實派的态度，也是如此。

五

一個作品能夠包含上面所說的幾種性質，就可以算得是完全的新寫實派的作品了。這樣的完

全作品，一定是能夠教訓大衆的觀點，暗示大衆的出路，鼓舞大衆的勇氣，安慰大衆的痛苦，滿足大衆的需要的。

不過，在事實上，這種完全的作品，當然很不容易得着，從目前的現狀看來，在全世界上還非常缺乏。各國的無產文壇作家所以繼續不斷的努力，就爲的是想創造這種完全的作品，同時各國無產文壇的批評家所以諄諄致辯，也不過是想用批評的力量，誘導一些真的完全的新寫實派的作品罷了。

在目前沒有完全的新寫實派作品的狀況下面，若就具體而微的作品來說，又可以依據各作品偏向的程度，在所謂新寫實派作品中分爲（1）目的意識作品，即偏重宣傳目的的作品，（2）暴露作品，即偏重暴露現實的作品，（3）藝術作品，即偏重藝術本身價值的作品，（4）大衆作品，即偏重投合多數大衆嗜好的作品。這些不完全的作品的發生，自然是過渡期間免不了的事。要免除這些弊病，還是只有靠作家繼續創作和批評家繼續指摘誘導。（選自日本新寫實派代表傑作集）

